

列传第一

后妃

帝祖母号太皇太后，母号皇太后，妃号皇后，汉旧制也。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贵嫔，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国所制。贵人，汉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仪、修华，晋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仪，魏明帝所制。婕妤、容华，前汉旧号。充华，晋武帝所制。美人，汉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华、修容，置贵妃，位比相国；进贵嫔，位比丞相；贵人，位比三司，以为三夫人。又置昭仪、昭容、昭华，以代修华、修仪、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为散位。昭仪，汉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华，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晋武帝所制。充衣，前汉旧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复置修华、修仪、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贵人，置贵姬，以备三夫人之数。又置昭华，增淑容、承徽、列荣。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凡五职，班亚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职为散役。其后太宗

留心后房，拟外百官，备位置内职。列其名品于后。

后宫通尹，准录尚书，紫极户主，光兴户主。官品第一（各置一人，并铨六宫）。

后宫列叙，准尚书令，铨六宫。紫极中监尹，铨六宫。光兴中监尹，铨六宫。宣融户主，铨六宫。紫极房帅，置一人。光兴房帅，置一人。官品第二（各置一人）。

后宫司仪，准左仆射，铨人士。后宫司政，准右仆射，铨人士。参议女林，准银青光禄，铨人士。中台侍御尹，铨六宫。宣融便殿中监尹，铨六宫。采芝房主，铨六宫。南房主，铨六宫。中藏女典，铨六宫。典坊，铨六宫。乐正，铨六宫。内保，铨人士。学林祭酒，铨人士。昭阳房帅，置一人。徽音房帅，置一人。宣融房帅，置一人。官品第三（各置一人）。

后宫都掌治职，置二人（准左右丞，位比尚书，铨人士）。后宫殿中治职，置一人（准左民尚书，铨人士）。后宫源典治职，置一人（准祠部尚书，铨人士）。后宫谷帛治职，置一人（准度支尚书）。中傅，置一人（铨人士）。后宫校事女史，置一人（铨人士）。紫极中监女史，置一人（铨人士）。光兴中监女史，置一人（铨人士）。紫极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有限外）。宣融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有限外）。中台侍御奏案女史，置一人（铨人士）。赞乐女史，置一人（铨人士）。中训女史，置一人（铨人士）。女祝史，置一人。紫极中监典，置一人。光兴中监典，置一人。典乐帅，置人无定数（有限外）。紫极房廉帅祭酒，置一人。光兴房廉帅祭酒，置一人。宣融房廉帅祭酒，置一人。官品第四。

后宫通关参事，置一人。景德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采芝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南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内房参事，置一人（铨人士）。校学女史，置

一人（铨人士）。后宫中房帅，置二人。后宫源典帅，置二人。后宫谷帛帅，置二人。中台帅，置一人。中台侍御起居帅，置二人。中台侍御诏诰帅，置二人。斯男房帅，置一人。宣豫房帅，置一人。景德房帅，置一人。采芝房帅，置一人。中藏帅，置一人。内坊帅，置一人。南房帅，置一人。外华房帅，置一人。招庆房帅，置一人。紫极诸房廉帅，置人无定数（有限外）。紫极中监省帅，置一人。紫极殿帅，置六人。光兴殿帅，置四人。徽音监帅，置一人。徽章监帅，置一人。宣融便殿中监典，置一人。清商帅，置人无定数。总章帅，置人无定数。左西章帅，置人无定数。右西章帅，置人无定数。中厨师，置一人。官品第五。

中台侍御执卫，置人无定数。中台侍御监闺帅，置二人。中台侍御监司帅，置二人。宣融便殿帅，置一人。永巷帅，置一人。后宫都掌内史，置二人。后宫殿中内史，置一人。后宫源典内史，置一人。后宫谷帛内史，置二人。后宫监临内史，置二人。中台侍御执法内史，置一人。中台侍御典内史，置二人。中台侍御节度内史，置二人。中台侍御应内史，置六人。紫极房内史，置一人。光兴房内史，置一人。助教，置一人。彩制帅，置人无定数。装饰帅，置人无定数。绣帅，置人无定数。织帅，置人无定数。学林馆帅，置一人。宫闺帅，置一人。教堂帅，置人无定数，（有限外）。监解帅，置人无定数。累室帅，置人无定数。行病帅，置人无定数。官品第六。

合堂帅，置二人。御清帅，置一人。监夜帅，置一人。诸房禁防，置人无定数。三厢禁防，置三人。诸房厨帅，各置一人。中厨廉，置三人。应闺，置六人。诸应阁，置人无定数。宫闺史，置一人。官品第七。

诸房中掾，各置一人。中藏掾，各置二人。比五品敕吏。

紫极供殿直伥。光兴供殿直伥。总章伎伥。侍御扶持。主衣。准二卫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紫极置二十人。光兴置十人。）

左右守藏，置四人。

典乐人。比诸房禁防。

作伥。比王官。

供殿给使。（紫极置二十人。光兴置十人。）

典殿，置人无定数。比官人。

紫极三厢给事，置十人。

全堂给使，置五人。

宫闺给使，置六人。比房。

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范，治书侍御史。父裔，字彦胄，平原太守。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嫔孝皇，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产疾殁于丹徒官舍，时年二十一。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壁里雩山。宋初追崇号谥，陵曰兴宁。

永初二年，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于荣亲。一人有庆，光被万国。是以灵文宠于西京，寿张显于隆汉。故平原太守赵裔、故洮阳令萧卓，并外属尊戚，不逮休宠。臣等仰述圣思，远稽旧章，并可追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裔命妇孙可豫章郡建昌县君，卓命妇赵可吴郡寿昌县君。”孙氏，东莞人也。其年，又诏曰：“推恩之礼，在情所同。故内树宗子，外崇后属，爰自汉、魏，咸遵斯典。外祖赵光禄、萧光禄，名器虽隆，茅土未建，并宜追封开国县侯，食邑五百户。”于是追封裔临贺县侯。裔长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无子，以弟孙袭之继宣之绍封。袭之卒，子祖怜嗣。齐受禅，国除。宣之弟伦之，自有传。

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阳令。孝穆后殂，孝皇帝聘后为继室，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武王道规。义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为宋王，又加太妃之号。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寿阳，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晋禅；在外凡五年，后常留东府。高祖践阼，有司奏曰：“臣闻道积者庆流，德洽者礼备。故祇敬表于崇高，嘉号彰于盛典。伏惟太妃母仪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训，光被洪业。虽幽明同庆，而称谓未穷。稽之前代，礼有恆准，宜式遵旧章，允副群望。臣等请上宋王太后号皇太后。”故有司奏犹称太妃也。

上以恭孝为行，奉太后素谨，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尝失时刻。

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显阳殿，时年八十一。遗令曰：“孝皇背世五十余年，古不祔葬。且汉世帝后陵皆异处，今可于茔域之内，别为一圻。孝皇陵坟本用素门之礼，与王者制度奢俭不同，妇人礼有所从，可一遵往式。”乃开别圻，与兴宁陵合坟。初，高祖微时，贫约过甚。孝皇之殂，葬礼多阙；高祖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至是故称后遗旨施行。

卓，初与赵裔俱赠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封阳县侯，妻下邳赵氏封吴郡寿昌县君。卓子源之袭爵，源之见子《思话传》。

武敬臧皇后，讳爱亲，东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书郎。父俊，字宣义，郡功曹。后适高祖，生会稽宣长公主兴弟。高祖以俭正率下，后恭谨不违。及高祖兴复晋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粗素，不为亲属请谒。义熙四年正月甲午，殂于东城，时年四十八。追赠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高祖临崩，遗诏留葬京师，于是备法驾，迎梓宫祔葬初宁陵。

宋初，追赠俊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孙氏封迁陵永平乡君。俊子焘，焘弟熹，熹子质，自有传。

武帝张夫人，讳闕，不知何郡县人也。义熙初，得幸高祖，生少帝，又生义兴恭长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为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曰：“臣闻严亲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并坤元，徽音光劭，发祥兆庆，诞启圣明。宜崇极徽号，允备盛则。从《春秋》母以子贵之义，遵汉、晋推爱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宫曰永乐。”少帝既废，太后还玺绂，随居吴县。太祖元嘉元年，拜营阳王太妃。三年，薨。

少帝司马皇后，讳茂英，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初封海盐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为皇后。元嘉元年，降为营阳王妃，又为南丰王太妃。十六年薨，时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讳道安，淮南人。义熙初，为高祖所纳，生文帝。五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践阼，追赠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闻德厚者礼尊，庆深者位极。故闕宫既构，咏歌先妣；园陵崇卫，聿追来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渊，光备六列，德昭坤范，训洽母仪。用能启祚圣明，奄宅四海。严亲莫逮，天禄永违。臣等远准《春秋》近稽汉、晋。谨上尊号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宁。”立庙于京师。

太后兄子元庆，位至奉朝请。

文帝袁皇后，讳齐妣，陈郡阳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贱，后年五六岁，方见举。后适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东阳献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礼甚笃，袁氏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贍与之；上性节俭，所得不过三五万、三五十匹。后潘淑妃有宠，爱倾后宫，咸言所求无不得。后闻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万钱与家，以观上意，信宿便得。

因此恚恨甚深，称疾不复见上。上每入，必他处回避。上数掩伺之，不能得。始兴王浚诸庶子问讯，后未尝视也。后遂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笃，上执手流涕问所欲言，后视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显阳殿，时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诏前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哀策，文甚丽。其辞曰：

龙輶纚紵，容翟结驂。皇涂昭列，神路幽严。皇帝亲临祖饯，躬瞻宵载。饰遗仪于组旒，想徂音乎珩佩。悲黼筵之移御，痛翬榆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宾阶。乃命史臣，诔德述怀。其辞曰：

伦昭俪升，有物有凭。圆精初铄，方只始凝。昭哉世族，祥发庆膺。秘仪景胄，图光玉绳。昌辉在阴，柔明将进。率礼蹈和，称诗纳顺。爰自待年，金声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绚。象服是加，言观惟则。俾我王风，始基嫔德。蕙问川流，芳猷渊塞。方江泳汉，再谣南国。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宝命，仰陟天机。释位公宫，登耀紫闱。钦若皇姑，允迪前徽。孝达宁亲，敬行宗祀。进思才淑，傍综图史。发言在咏，动容成纪。壶政穆宣，房乐昭理。坤则顺成，星轩润饰。德之所届，惟深必测。下节震腾，上清眇侧。有来斯雍，无思不极。谓道辅仁，司化莫晰。

象物方臻，眊褫告沴。太和既融，收华委世。兰殿长阴，椒涂弛卫。呜呼哀哉！戒凉在律，杪秋即窆。霜夜流唱，晓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辂迁迹。嗷嗷储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泗丹掖。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呜呼哀哉！南背国门，北首山园。仆人案节，服马顾辕。遥酸紫盖，眇泣素轩。灭彩清都，夷体寿原。邑野沦蕩，戎夏悲沍。来芳可述，往驾弗援。呜呼哀哉！

策既奏，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以致其意

焉。有司奏谥宣皇后，上特诏曰“元”。

初，后生劭，自详视之，驰白太祖：“此儿形貌异常，必破国亡家，不可举。”便欲杀之。太祖狼狈至后殿户外，手拨幔禁之，乃止。后亡后，常有小小灵应。沈美人者，太祖所幸也。尝以非罪见责，应赐死。从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间，自后崩后常闭。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无罪就死，先后若有灵，当知之！”殿诸窗户应声豁然开。职掌遽白太祖，太祖惊往视之。美人乃得释。

大明五年，世祖诏曰：“昔汉道既灵，博平辉绝，魏国方安，嘉宪启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诰。亡外祖亲王夫人柔德淑范，光启坤载。属内位阙正，摄馈闺庭，仪被芳闱，闻宣戚里。永言感远，思追荣秩，宜式傍鸿则，敬登徽序。”乃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诏：“赵、萧、臧光禄、袁敬公、平乐郡君墓，先未给茔户。加世数已远，胤嗣衰陵，外戚尊属，不宜使坟茔芜秽。可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后父湛，自有传。

文帝路淑媛，讳惠男，丹阳建康人也。以色貌选入后宫，生孝武帝，拜为淑媛。年既长，无宠，常随世祖出蕃。世祖入讨元凶，淑媛留寻阳。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闻历集周邦，徽音克嗣，气淳汉国，沙麓发祥。昔在上代，业隆祚远，未有不敷阴教以阐洪基，膺淑庆以载圣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内昭，徽仪外范，合灵初迪，则庶姬仰耀；引训蕃闾，则家邦被德。民应惟和，神属惟祉，故能诞钟睿躬，用集大命，固灵根于既殒，融盛烈乎中兴。载厚化深，声咏允缉，宜式谐旧典，恭享极号。谨奉尊号曰皇太后，宫曰崇宪。”太后居显阳殿。

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

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赠太后父兴之散骑常侍，兴之妻徐氏余杭县广昌乡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抚军参军琮之上表曰：“先臣故怀安令道庆赋命乖辰，自违明世。敢缘卫戍请名之典，特乞云雨，微垂洒润。”诏付门下。有司承旨奏赠给事中。琮之及弟休之、茂之并超显职。太后颇豫政事，赐与琮之等财物，家累千金；居处服器，与帝子相伴。

琮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琮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琮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大明五年，太后随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并从。废帝即位，号太皇太后。

太宗践阼，号崇宪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太宗尽心祇事，而太后抚爱亦笃。及上即位，供奉礼仪，不异旧日。有司奏曰：“夫德敷于内，典章必远；化覃于外，徽号宜宣。伏惟皇太后懿圣自天，母仪允著，义明八远，道变九围。圣明登御，景祚攸改，皇太后宜即前号，别居外宫。”诏曰：“朕备丁艰罚，蚤婴孤苦，特蒙崇宪太后圣训抚育。昔在蕃阍，常奉药膳，中迫凶威，抱怀莫遂。今泰运初启，情典获申，方欲亲奉晨昏，尽欢闺禁。不得如所奏。”寻崩，时年五十五。迁殡东宫，门题曰宗宪宫。上又诏曰：“朕幼集荼蓼，夙凭德训，龛龕定业，实资仁范，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礼沿情施，义循事立，可特齐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谥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东南，号曰修宁陵。

先是，晋安王子勋未平，巫者谓宜开昭太后陵以为厌胜。修复仓卒，不得如礼。上性忌，虑将来致灾。泰始四年夏，诏

有司曰：“崇宪昭太后修宁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而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恆费修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朕蚤蒙慈遇，情礼兼常，思使终始之义，载彰幽显。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今中宇虽宁，边虏未息，营就之功，务在从简。举言寻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未辑，戎役是务，礼之详略，各沿时宜。臣等参议，修宁陵玄宫补治毁坏，权施油殿，暂出梓宫，事毕即窆，于事为允。”诏可。

琮之为衡阳内史，先后卒。废帝景和中，以休之为黄门侍郎，茂之左军将军，并封开国县侯，邑千户。又追赠兴之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孝侯；道庆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敬侯。立道庆女为皇后，以休之为侍中，茂之黄门郎。太宗废幼主，欲说太后之心，乃下令书曰：“太皇太后蚤垂爱遇，沿情即事，同于天属。前车骑谘议参军路休之、前丹阳丞路茂之，崇宪密戚，蚤延荣贯，并怀所勋，宜殊恆饰。休之可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茂之可中书侍郎。”太宗未即位，故称令书。茂之又迁司徒从事中郎，休之桂阳王休范镇北谘议参军。太宗杀世祖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讳宪嫔，琅邪临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废帝、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楚玉、临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乐公主修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宠。上入伐凶逆，后留寻阳，与太后同还京都，立为皇后。

大明四年，后率六宫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观礼。上下诏曰：“朕卜祥大昕，测辰拂羽，爰诏六宫，亲蚕川室。皇太后降銮从御，伫蹕观礼。绿簾既具，玄纁方修，庶仪发椒，闾化动中。县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锡。”废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宫曰永

训。其年，崩于含章殿，时年三十八。祔葬景宁陵。

后父偃，字子游，晋丞相导玄孙，尚书嘏之子也。母晋孝武帝女鄱阳公主，宋受禅，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吴兴长公主讳荣男，少历显官，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元嘉末，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世祖即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禄大夫，领义阳王师，常侍如故。迁右光禄大夫，常侍、王师如故。偃谦虚恭谨，不以世事关怀。孝建二年卒，时年五十四。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本官如故，谥曰恭公。

长子藻，位至东阳太守，尚太祖第六女临川长公主讳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别爱左右人吴崇祖。前废帝景和中，主谗之于废帝，藻坐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泰始初，以主适豫章太守庾冲远，未及成礼而冲远卒。

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悛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左光禄大夫江湛孙敷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敷作表让婚，曰：

伏承诏旨，当以临汝公主降嫔，荣出望表，恩加典外。顾审輶蔽，伏用忧惶。臣寒门赖族，人凡质陋，閭閻有对，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贫业寡，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每不自解，无偶迄兹，媒访莫寻，素族弗问。自惟门庆，属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丑末。怀忧抱惕，虑不获免，征命所当，果膺兹举。虽门泰宗荣，于臣非幸，仰缘圣贷，冒陈愚实。

自晋氏以来，配上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慢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王偃无仲都之质，而僦露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同于矇叟，殷冲几不免于强鉏。彼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

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往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宾待客，朋从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唯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荷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妳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前，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于虚实。姆妳敢恃耆旧，唯赞妒忌；妮媪自倡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余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敝，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进；裾袂向席，则老丑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则有列媵，象则有贯鱼，本无嫚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况今义绝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言轻易我。又窃闻诸主集聚，唯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恆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或言野败去，或言人笑我，虽家曰私理，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恆同科律。王藻虽复强很，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暖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

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专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駙马之身，通离衅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将毁族沦门，岂伊身膏。前后婴此，其人虽众，然皆患彰遐迩，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无敢论诉。臣幸属圣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处亲以公，臣之鄙怀，可得自尽。如臣门分，世荷殊荣，足守前基，便预提拂，清官显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实。非唯止陈一己，

规全身愿；实乃广申诸门忧患之切。伏愿天慈照察，特赐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丛蔚，蠢物含生，自己弥笃。若恩诏难降，披请不申，便当刊肤剪发，投山窜海。

太宗以此表遍示诸主。于是临川长公主上表曰：“妾遭随奇薄，绝于王氏，私庭器戾，致此分异。今孤疾茕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钟，唯在一子。契阔荼炭，持兼怜愍，否泰枯荣，系以为命。实愿申其门衅，还为母子。推迁僂俛，未及自闻。先朝慈爱，鉴妾丹衷。若赐使息彻归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寻。今事迫诚切，不顾典宪，敢缘恩焘，触冒披闻。特乞还身王族，守养弱嗣，虽死之日，实甘于生。”许之。

藻弟懋，升明末贵达。懋弟攸，太宰从事中郎，蚤卒，追赠黄门侍郎。弟臻，升明末显宦。

前废帝何皇后，讳令婉，庐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纳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东宫徽光殿，时年十七。葬□□，谥曰献妃。上更为太子置内职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纳南中郎长史太山羊瞻女为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为保林。废帝即位，追崇献妃曰献皇后。太宗践阼，迁后与废帝合葬龙山北。

后父瑀，字稚玉，晋尚书左仆射澄曾孙也。祖融，大司农。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长公主讳欣男。公主先适徐乔，美容色，聪敏有智数。太祖世，礼待特隆。瑀豪竞于时，与平昌孟灵休、东海何勔等，并以舆马骄奢相尚。公主与瑀情爱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纪。瑀历位清显，至卫将军。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开，世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子迈，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讳英媚。迈少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县界，去京师三十里。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大明末，为豫章王子尚抚军谘议参军，加宁朔将军、南济阴太守。废帝纳公主于后宫，

伪言薨殒，杀一婢送出迈第殡葬行丧礼。常疑迈有异图，迈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废立。事觉，废帝自出讨迈诛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宁县侯，食邑五百户。子曼倩嗣，齐受禅，国除。

瑀兄子亮，孝建初，为桂阳太守。丞相南郡王义宣为逆，遣参军王师寿断桂阳道，以防广州刺史宗慆，亮收斩之。官至新安内史。亮弟恢，废帝元徽初，为广州刺史，未之镇，坐国哀期晦不到，免官。复起为都官尚书，未拜，卒。恢弟诞，司徒右长史。诞弟衍，最知名。性躁动。太宗初，为建安王休仁司徒从事中郎，仍除黄门郎，未拜竟，求转司徒司马。得司马，复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复求侍中。旬日之间，求进无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赐死。

文帝沈婕妤，讳容姬，不知何许人也。纳于后宫，为美人。生明帝，拜为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时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赠湘东国太妃。太宗即位，有司奏曰：“昔豳都追远，正邑缠哀，缅慕德义，敬奉园陵。先太妃德履端华，徽景明峻，风光宸掖，训流国闾，鞠圣诞灵，蚤捐鸿祚。臣等远模汉册，近仪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下礼官议谥，谥曰宣太后，陵号曰崇宁。

以太后弟道庆为给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赠通直散骑常侍，赐爵县侯。又追赠太后父散骑常侍，母王氏成乐乡君。

明恭王皇后，讳贞风，琅邪临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阳王妃；太宗改封，又为湘东王妃。生晋陵长公主伯姁、建安长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为皇后。上常宫内大集，而瑀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瑀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外舍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扬州刺史景文

以此事语从舅陈郡谢纬曰：“后在家为孱弱妇人，不知今段遂能刚正如此。”

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宫曰弘训。废帝失德，太后每加勸譬，始者犹见顺从，后狂慝转甚，渐不悦。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赐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华，因此欲加鸩害，已令太医煮药，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狴。”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

顺帝即位，齐王秉权，宗室刘晃、刘綽、卜伯兴等有异志，太后颇与相关。顺帝禅位，太后与帝逊于东邸，因迁居丹阳宫，拜汝阴王太妃。顺帝殂于丹阳，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时年四十四。追加号谥，葬以宋后礼。父僧朗，事别见《景文传》。

明帝陈贵妃，讳妙登，丹阳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采访民间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县界，家贫，有草屋两三间。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尉自送钱与之，家人并不在，唯太妃在家，时年十二三。尉见其容质甚美，即以白世祖，于是迎入宫。在路太后房内，经二三年，再呼，不见幸。太后因言于上，以赐太宗。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李道儿。寻又迎还，生废帝，故民中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后每自称李将军，或自谓李统。

太宗即位，拜贵妃，礼秩同皇太子妃。废帝践阼，有司奏曰：“臣闻河龙启圣，理浹民神；郊电基皇，庆烁天地。故资敬之道，粹古铭风；沿贵之谊，眇代凝则。伏惟贵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枢，徽音峻古，柔光照世，声华帝掖，轨秀天嫔，景发皇明，祚昌睿命。而备物之章，未焕彝策。远酌前王，允陟鸿典。臣等参议，谨上尊号曰皇太妃。舆服一如晋孝武帝太后故

事。置家令一人。改诸国太妃曰太妃（妃音怡）。宫曰弘化。”追赠太妃父金宝散骑常侍，金宝妻王氏永世县成乐乡君。升明初，降为苍梧王太妃。

伯父照宗，中书通事舍人。叔佛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鲁郡太守。佛念大通货贿，侵乱朝政。升明初，赐死。

后废帝江皇后，讳简珪，济阳考城人，北中郎长史智渊孙女。泰始五年，太宗访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门无强蔭，以卜筮最吉，故为太子纳之。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为皇后。帝既废，降为苍梧王妃。智渊自有传。

明帝陈昭华，讳法容，丹阳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以与六宫所爱者养之。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以昭华为母焉。明帝崩，昭华拜安成王太妃。顺帝即位，进为皇太妃。顺帝禅位，去皇太妃之号。

顺帝谢皇后，讳梵境，陈郡阳夏人，右光禄大夫庄孙女也。升明二年，立为皇后。顺帝禅位，降为汝阴王妃。庄自有传。

史臣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圣人顺民情而为之度，王宫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设防，典文曲立。若夫义笃阃闱，化形邦国，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专夕，配以德升；姬嬙并御，进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爱罔偏流，专贞内表，妖蛊外息。至于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环佩系响，乃可以燮理阴教，辅佐君德。宋氏藉晋世令典，娉纳有章，侃天作伉，必四岳之后。虽正位天闱，礼亢尊极，而衰悵易兆，恩宴难留，一谢属车之尘，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

愤终，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内职稍繁，椒庭绮观，千门万户，而淫妆怪饰，变炫无穷。自汉氏昭阳之轮奂，魏室九华之照曜，曾不能概其万一。徒以所选止于军署之内，征引极乎厮阜之间，非晋氏采择滥及冠冕也。且爱止帷房，权无外授，戚属饬赉，岁时不过肴浆，斯为美矣。及太祖之倾惑潘姬，谋及妇人；大明之沦溺殷姬，并后匹嫡，至使多难起于肌肤，并命行于同产，又况进于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汉之亡于淫嬖，非不幸也。

列传第二

刘穆之 王弘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斡所知。斡为建武将军、琅邪内史，以为府主簿。

初，穆之尝梦与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有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峰嶴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及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曰：“急须一府主簿，何由得之？”无忌曰：“无过刘道民。”高祖曰：“吾亦识之。”即驰信召焉。时穆之闻京城有叫噪之声，晨起出陌头，属与信会。穆之直视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坏布裳为袴，往见高祖。高祖谓之曰：“我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穆之曰：“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卒之际，当略未见逾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受署。

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竭诚，无所遗隐。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迁尚书祠部郎，复为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华县

五等子。

义熙三年，扬州刺史王谧薨。高祖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高祖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领州，以内事付尚书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咨高祖。沈先见穆之，具说朝议。穆之伪起如厕，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从。”高祖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曰：“卿云沈言不可从，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本欲匡主成勋，以取富贵耳。事有前后，故一时推功，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岂是始终大计，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而公功高勋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异端互起，将来之危难，可不熟念。今朝议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盾辞又难。唯应云‘神州治本，宰辅崇要，兴丧所阶，宜加详择。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明矣！”高祖从其言，由是入辅。

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谗，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坐客恆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人或讥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

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便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凡所荐达，不进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穆之与硃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转中军太尉司马。八年，加丹阳尹。

高祖西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总摄后事。高祖疑长民难独任，留穆之以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实力。长民果有异谋，而犹豫不能发，乃屏人谓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与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溯流远伐，而以老母稚子委节下，若一毫不尽，岂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还，长民伏诛。十年，进穆之前将军，给前军府年布万匹，钱三百万。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马休之，中军将军道怜知留任，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迁尚书右仆射，领选，将军、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尹、领选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东城。

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数客昵宾，言谈赏笑，引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瞻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十三年，疾笃，诏遣正直黄门郎问疾。十一月卒，

时年五十八。

高祖在长安，闻问惊恟，哀惋者数日。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以司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追赠穆之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又表天子曰：“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简劳，义深追远。故司勋秉策，在勤必书，德之休明，没而弥著。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赞百揆。顷戎军远役，居中作捍，抚寄之勋，实洽朝野。方宣赞盛猷，缉隆圣世，志绩示究，远迩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荣哀兼备，宠灵已厚。臣伏思寻，自义熙草创，艰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难弥结，时屯世故，靡岁暂宁。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岂唯说言嘉谋，益于民听；若乃忠规远画，潜虑密谟，造膝诡辞，莫见其际。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者，不可称记。所以陈力一纪，克遂有成，出征入辅，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宁济其事者矣。履谦居寡，守之弥固，每议及封赏，辄深自抑绝。所以勋高当年，而未沾茅社，抚事永伤，胡宁可昧。谓宜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赉所及，永秩于善人，忠正之烈，不泯于身后。臣契阔屯泰，旋观始终，金兰之分，义深情密。是以献其乃怀，布之朝听。”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高祖受禅，思佐命元勋，诏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今理运惟新，蕃屏并肇，感事怀人，实深丕妻悼。可进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荆、郢之捷，克翦放命，

北伐之勋，参迹方叔。念勤惟绩，无忘厥心。可进龙阳县侯，增邑千五百户。”谥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庙庭；二十五年四月，车驾行幸江宁，经穆之墓，诏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业，谋猷经远，元勋克茂，功铭鼎彝，义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风后代者矣。近因游践，瞻其茔域，九原之想，情深悼叹。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怀。”

穆之三子，长子虑之嗣，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性嗜酒，谓歆之曰：“卿昔尝见臣，今不能见劝一杯酒乎？”歆之因数孙皓歌答之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鳊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灵休大惊。答曰：“性之所嗜。”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勔书曰：“刘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砍妻，夺爵土，以弟彪绍封。齐受禅，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赃货狼籍，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从事呼摄吏民，欲加辨覆。式之召从事谓曰：“治所还白使君，刘式之于国家粗有微分，偷数百万钱何有，况不偷邪！吏民及文书章之互在。”从事还具白弘，弘曰：“刘式之辩如此奔！”亦由此得停。还为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卒，追赠征虏将军。从征关、

洛有功，封德阳县五等侯，谥曰恭侯。长子散，世祖初，黄门侍郎。散弟衍，大明末，以为黄门郎，出为豫章内史。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以为中护军。事败伏诛。

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气，为太祖所知。始与王浚为南徐州，以瑀补别驾从事史，为浚所遇。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时浚征北府行参军吴郡顾迈轻薄而有才能，浚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与参之。瑀乃折节事迈，深布情款，家内妇女间事，言语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写备说。迈以瑀与之款尽，深相感信。浚所言密事，悉以语瑀。瑀与迈共进射堂下，瑀忽顾左右索单衣帻，迈问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与言无所隐，而卿于外宣泄，致使人无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启。”因而白之。浚大怒，启太祖徙迈广州。迈在广州，值萧简为乱，为之尽力，与简俱死。

瑀迁从事中郎，领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为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元凶弑立，以为青州刺史。瑀闻问，即起义遣军，并送资实于荆州。世祖即位，召为御史中丞。还至江陵，值南郡王义宣为逆，瑀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义宣以为丞相左司马，俱至梁山。瑀犹乘其蜀中船舫，又有义宣故部曲潜于梁山洲外下投官军。除司徒左长史。明年，迁御史中丞。瑀使气尚人，为宪司甚得志。弹王僧达云：“廕籍高华，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寻转右卫将军。瑀愿为侍中，不得，谓所亲曰：“人仕宦不出当入，不入当出，安能长居户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许之。孝建三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与颜竣书曰：“殊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幙下，作谢宣明面见向，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匈奴轻汉耳。”其年，坐夺人妻为妾，免官。大明元年，起为东阳太守。明年，迁吴兴太守。

侍中何偃尝案云：“参伍时望。”瑀大怒曰：“我于时望何参伍之有！”遂与偃绝。及为吏部尚书，意弥愤愤。族叔秀之为丹阳尹，瑀又与亲故书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刘安众处，朝廷不为多士。”其年，疽发背，何偃亦发背痛。瑀疾已笃，闻偃亡，欢跃叫呼，于是亦卒。谥曰刚子。子卷，南徐州别驾。卷弟藏，尚书左丞。

穆之少子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卒官。子裒，始兴相，以赃货系东冶内。穆之女适济阳蔡祐，年老贫穷。世祖以祐子平南参军孙为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与尚书仆射谢混善。弱冠，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农务顿息，未役繁兴，弘以为宜建屯田，陈之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简圣怀。南亩事兴，时不可失，宜早督田峻，以要岁功。而府资役单刻，控引无所，虽复厉以重劝，肃以严威，适足令囷圉充积，而无救于事实也。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军募吏，依冶募比例，并听取山湖人，此皆无损于私，有益于公者也。其中亦应畴量，分判番假，及给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亲局所统，必当练悉，且近东曹板水曹参军纳之领此任，其人颇有干能，自足了其事耳。顷年以来，斯务弛废，田芜廩虚，实亦由此。弘过蒙饰擢，志输短效，岂可相与寝默，有怀弗闻邪！至于当否，尊自当裁以远鉴。若所启谬允者，伏愿便以时施行，庶岁有务农之勤，仓有盈廩之实，礼节之兴，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为黄门侍

郎，珣以其年少固辞。

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余旧业悉以委付诸弟。未免丧，后将军司马元显以为咨议参军，加宁远将军，知记室事，固辞不就。道子复以为咨议参军，加建威将军，领中兵，又固辞。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桓玄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时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焉。

高祖为镇军，召补咨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迁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卢循寇南康诸郡，弘奔寻阳。高祖复命为中军咨议参军，迁大司马右长史，转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而高祖还彭城，弘领彭城太守。

宋国初建，迁尚书仆射领选，太守如故。奏弹谢灵运曰：“臣闻闲厥有家，垂训《大易》，作威专戮，致诫《周书》，斯典或违，刑兹无赦。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宜加重劾，肃正朝风。案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蒙恩奖，频叨荣授，闻礼知禁，为日已久。而不能防闲阖闾，致兹纷秽，罔顾宪轨，忿杀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将替。请以事见免灵运所居官，上台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噂沓，曾不弹举。若知而弗纠，则情法斯挠；如其不知，则尸昧已甚。岂可复预班清阶，式为国宪。请免所居官，以侯还散辈中。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此事彰赫，曝之朝野，执宪蔑闻，群司循旧，国典既颓，

所亏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复谨守常科，则终莫之纠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违旧之愆，伏须准裁。”高祖令曰：“灵运免官而已，余如奏。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

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举。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辞曰：“臣闻赵武称随会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臣千载幸会，谬荷荣遇，虽以智能虚薄，政绩蔑闻，而言无隐情，窃所庶几。向令天启其心，预定大策，而名编司勋，功不见纪，固将请不赏之罪，悬龙蛇之书，岂当稽违成命，苟修小节。但无功勤，暴之四海，进阙君子劳心之谋，退微小人劳力之效，而圣朝僭赏于上，愚臣苟忝于下，则为厚诬当时，永贻口实。窃财之诮，比此为轻，惟尘盛猷，亏玷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尽，非唯仰尘国纪，实亦俯畏友朋。忧心弥疹，胡颜靡托。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见许。加使持节、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

徐羨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羨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

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曰：“臣闻三才虽殊，其致则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应；政有失德，咎征必显。臣抑又闻之，台辅之职，论道赞契，上佐人主，燮理阴阳。位以德授，则和气淳穆；寇窃非据，则谪见于天。是以陈平有辞，不滥主者之局；邴吉停驾，大惧牛喘之由。斯固有国之所同，天人之远旨。陛下圣哲御世，光隆中兴，宜休征表祥，醴泉毖涌。而顷阴阳隔并，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疾厉之气，弥历四时。此岂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毕凡流，谬逢嘉运，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统理神州，珥貂衣袞，总录朝端，内外要重，顿萃微躬，穷极宠贵，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犹或难称，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识。但受命之始，属值时艰，六戎亲戒，忧及社稷，诚是臣下致节忘身之时，当有何心，尘挠圣听。所以僛俛从事，循墙驰驱，志在宣力，虑不及远。既鲸鲵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诉其本怀，避贤谢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实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迁，忽及三载。遂令负乘之衅，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缠氓庶。上缺皇朝缉熙之美，下增官谤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飞散，虽曰厚颜，何以宁处。不远而复，《大易》攸称，小惩大戒，细人之福。近复之美，非所敢觝，惩戒之幸，窃怀庶几。今履端惟始，朝庆礼毕，辄还私门，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谴，少弭谤讟。伏愿鉴其所守，即而许之。临启愧塞，不自宣尽。”

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曰：“仆闻轨物设教，必随时制宜；世代盈虚，亦与之消息。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权轴之要，任归二南，斯前代之明谟，当今之显辙。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

功实盛大，莫之与侔。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明公高枕论道，燮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乔齐久，名垂万代，岂不美欤！”弘本有退志，挟策言，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闻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故鲁长滕君，《春秋》所美，楚出弃疾，前史垂诚。矧乃茂亲明德，道光一时，述职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华之臣，超逾先典，居中赞契，岂所以宪章古式，缉熙治道？骠骑将军臣义康，徽猷渊邈，明德弥劭，敷政江汉，化被荆南，搢绅属情，想乐当务，周旦之寄，不谋同词，分陕虽重，比此为轻。臣实空暗，阶恩逾越，俯积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无一而可。昔孙叔未进，优孟见弓矢；展季在下，臧文贻讥。况道隆地昵，义兼前礼。臣于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万物谓何，虽曰厚颜，胡宁以处。斯亡之惧，实疚其心。乞解州录，以允民望。伏愿陛下远存至公，近鉴丹款，俯顺朝野，改授亲贤。岂惟下臣，获免大戾，凡厥众隶，孰不庆幸。若天眷罔已，脱复迟回，请出臣表，逮闻外内，朝议輿诵，或有可择。”诏曰：“省表，远拟隆周经国之体，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复冲旨，良用恍然。公体道渊虚，明识经远，毗翼艰难，勋猷光茂，俾朕获辰居垂拱，司契委成。岂容高逊总录，固辞神州，使成务有亏，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礼国，所望夤亮。骠骑亲贤之寄，地均旦、奭，还入内辅，参赞机务，辄敬从所执。”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

弘又表曰：“近冒表闻，披陈愚管，实冀天鉴，体其至诚。而奉被还诏，未蒙酬察，徒尘圣览，仰延优旨，顾影惭惶，罔

识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载于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微古人进贤之美，尸位固宠，日积官谤，旋观周行，兴愧已后。况在亲贤，朝野归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补，惟尘大典，亏丧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复垂恩奖，名器弗改，蒙宠如旧，感遇自揆，茫若无涯。臣义康既总录百揆，毗赞盛化，忝厕下风，咨凭有所。内朝细务，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实兼该，臣何人斯，寇窃不已。为尔推迁，覆败将及，就无人事之愆，必有阴阳之患。伏念惟忧，疚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决，涣汗难反，加臣懦弱，少无此志，进不能抗言陈辞，以死自固；退不能重茧置冰，鲜食为瘠。祇畏天威，遂复俯仰。至于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余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预，义无虚饰，苟自贬损。伏愿圣察，特垂许顺，不令诚诉，其见抑夺。”上又诏曰：“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

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与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少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想各言所怀。”

左丞江奥议：“士人犯盗赃不及弃市者，刑竟，自在赃污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

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右丞孔默之议：“君子小人，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亲而后同坐。是故犯违之日，理自相关。今罪其养子、典计者，盖义存戮仆。如此，则无奴之室，岂得宴安！但既云复士，宜令输赎。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补兵，虽大存宽惠，以纾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

尚书王准之议：“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实使即刑当罪耳。夫束修之胄，与小人隔绝，防检无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细，既同符伍，故使纠之。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左丞议奴客与邻伍相关，可得检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实理。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奴客坐伍，滥刑必众，恐非立法当罪本旨。右丞议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补兵。虽欲弘士，惧无以惩邪。乘理则君子，违之则小人。制严于上，犹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众。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异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谢元议谓：“事必先正其本，然后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于符伍，而所以检小人邪？可使受检于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则士无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于伍，则是受检于小人也。然则小人有罪，士人无事，仆隶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实相交关，贵其闻察，则意有未因。何者？名实殊章，公私异令，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乏资财，是私贱也，

以私贱无名之人，豫公家有实之任，公私混淆，名实非允。由此而言，谓不宜坐。还从其主，于事为宜。无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检小人，则小人有过，已应获罪，而其奴则义归戮仆，然则无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输赎，于事非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辨章二本，欲使各从其分。至于求之管见，宜附前科，区别士庶，于义为美。盗制，按左丞议，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幸可同宽宥之惠；不必依旧律，于议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议：“按孔右丞议，士人坐符伍为罪，有奴罪奴，无奴输赎。既许士庶緦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贤，无奴不必不贤。今多僮者傲然于王宪，无仆者怵迫于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恆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求之鄙怀，窃所未愜。谢殿中谓奴不随主，于名分不明，诚是有理。然奴仆实与闾里相关，今都不问，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议。”

弘议曰：“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吴及义兴适有许、陆之徒，以同符合给，二千石论启丹书。己未间，会稽士人云十数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责，以时恩获停。而王尚书云人旧无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圣明御世，士人诚不忧至苦，然要须临事论通，上干天听为纷扰，不如近为定科，使轻重有节也。又寻甲符制，黜士人不传符耳，令史复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领，有违纠列，了无等衰，非许士人闾里之外也。诸议云士庶緦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坻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袁陵士人，实与里巷关接，相知情状，乃当于冠带小民。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

之坐；署为小民，辄受士人之罚。于情于法，不其颇欤？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为轻，则小人令使征预其罚，便事至相纠，间伍之防，亦为不同。谓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谪耳，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当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谓应见优量者，实以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于心，常有可愍，故欲小进匹数，宽其性命耳。至于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冒利，五匹乃已为弘矣。士人无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罚，固其宜耳，并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士人，可杀不可谪，有如诸论，本意自不在此也。近闻之道路，聊欲共论，不呼乃尔难精。既众议纠纷，将不如其已。若呼不应停寝，谓宜集议奏闻，决之圣旨。”太祖诏：“卫军议为允。”

弘又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循吏隐恤，可无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巧避罗宪，实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召之宜，应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十七为全。”从之。

其后，弘寝疾，弘表屡乞骸骨，上辄优诏不许。九年，进位太保，领中书监，余如故。其年，薨，时年五十四。即赠太保、中书监，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侍中、录尚书、刺史如故。谥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庙廷。其年，诏曰：

“乃者三逆煽祸，实繁有徒，爰初遵养，暨于明罚，外虞内虑，实维艰难。故太保华容县公弘、故卫将军华、故左光禄大夫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营夷险，简自朕心。国耻既雪，允膺茅土，而并执谦挹，志不命逾，故用伫朝典，将有后命。盛业不究，相系殒落，永怀伤叹，痛恨无已。弘可增封千户，华、昙首封开国县侯，食邑各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彦之，深诚密谋，比踪齐望，其复先食邑，以酬忠勋。”又诏：“闻王太保家便已匮乏，清约之美，同规古人。言念始终，情增凄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车驾游幸，经弘墓。下诏曰：“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鉴识明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昙首，夙尚恬素，理心贞正。并绸缪先眷，契阔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誉。以国图令勋，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览坟茔，永言想慨，良深于怀。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任藩辅，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而轻率少威仪，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辄面加责辱。少时尝携蒲公城子野舍，及后当权，有人就弘求县，辞诉颇切。此人尝以蒲戏得罪，弘诘之曰：“君得钱会戏，何用禄为！”答曰：“不审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子锡嗣。少以宰相子，起家为员外散骑，历清职，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义恭当朝，锡箕踞大坐，殆无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齐受禅，降爵为侯，食邑五百户。弘少子僧达，别有传。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禄大夫。抑弟孺，侍中。

孺弟昙首，别有传。

弘从父弟练，晋中书令珉子也。元嘉中，历显官，侍中，度支尚书。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临海王子琇晋安王子勋征虏、前军长史，左民尚书。太宗初，为司徒左长史。随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时居母忧，加冠军将军。忤犯休仁，出为始兴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赐死。

史臣曰：晋纲弛紊，其渐有由。孝武守文于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坠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而祖宗之遗典，群公之旧章，莫不叶散冰离，扫地尽矣。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由是祸基东妖，难结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者若縆。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捶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为一代宗臣，配飨清庙，岂徒然哉！

列传第三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济

徐羨之，字宗文，东海郟人也。祖宁，尚书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刘牢之镇北功曹，尚书祠部郎，不拜，桓修抚军中兵曹参军。与高祖同府，深相亲结。义旗建，高祖版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与谢混共事，混甚知之。补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司徒左西属，徐州别驾从事史，太尉咨议参军。义熙十一年，除鹰扬将军、琅邪内史，仍为大司马从事中郎，将军如故。高祖北伐，转太尉左司马，掌留任，以副贰刘穆之。

初，高祖议欲北伐，朝士多谏，唯羨之默然。或问何独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为二千石，志愿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万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寝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轻豫。”刘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总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转尚书仆射，将军、尹如故。

十四年，大司马府军人殊兴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岁，先得痢病，周因其病发，掘地生埋之，为道扶姑女所告，正周弃市刑。羨之议曰：“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虽伏法者当罪，而在宥者靡容。愚谓可

特申之遐裔。”从之。

高祖践阼，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诏曰：“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丹阳尹徐羨之，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使持节、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使持节、督北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散骑常侍、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军将军、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左卫将军淝阳男刘粹，使持节、南蛮校尉佷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马南郡宜阳侯张邵，参西中郎将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规远谋，扶赞洪业；或肆勤树绩，弘济艰难。经始图终，勋烈惟茂，并宜与国同休，飨兹大赉。羨之可封南昌县公，弘可华容县公，道济可改封永修县公，亮可建城县公，晦可武昌县公，食邑各二千户；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怀慎、彦之各进爵为侯，粹改封建安县侯，并增邑为千户；伦之可封霄城县侯，食邑千户；邵可封临沮县伯，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开国之制，率遵旧章。”

羨之迁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位司空、录尚书事，常侍、刺史如故。羨之起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

高祖不豫，加班剑三十人。宫车晏驾，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少帝诏曰：“平理狱

讼，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亲览。司空、尚书令可率众官月一决狱。”

帝后失德，羨之等将谋废立，而庐陵王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废义真，然后废帝。时谢晦为领军，以府舍内屋败应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将士于府内。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召使入朝，告之以谋。事将发，道济入宿领军府。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其日守关。道济领兵居前，羨之等继其后，由东掖门云龙门入，宿卫先受处分，莫有动者。先是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像破岗，率左右唱呼引船为乐。是夕，寝于龙舟，在天渊池。兵士进杀二人，又伤帝指。扶帝出东阁，收玺绶。群臣拜辞，卫送故太子宫，迁于吴郡。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羨之不许。遣使杀义真于新安，杀帝于吴县。时为帝筑宫未成，权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击之倒地，然后加害。

太祖即阼，进羨之司徒，余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加封。有司奏车驾依旧临华林园听讼，诏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讯。”

元嘉二年，羨之与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归政，曰：“臣闻元首司契，运枢成务；臣道代终，事尽宣翼。冕旒之道，理绝于上皇；拱己之事，不行于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龄为断；冢宰听政，以再期为节。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圣德绍兴，负荷洪业，忆兆颀颀，思陶盛化。而圣旨谦挹，委成群司。自大礼告终，钻燧三改，大明伫照，远迩倾属。臣等虽率诚屡闻，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谨因苍生之志。伏愿陛下远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缔构之艰，时揽万机，躬亲朝政，广辟四聪，博询庶业，则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许。羨之等重

奏曰：“近写下情，言为心罄，奉被还诏，鉴许未回。岂惟愚臣，秉心有在，询之朝野，人无异议。何者？形风四方，实系王德，一国之事，本之一人。虽世代不同，时殊风异，至于主运臣赞，古今一揆。未有浑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迩。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为国至，岂容顺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请。”上犹辞。羡之等又固陈曰：“比表披陈，辞诚俱尽，诏旨冲远，未垂听纳，三复屏营，伏增忧叹。臣闻克隆先构，干蛊之盛业；昧旦丕显，帝王之高义。自皇宋创运，英圣有造，殷忧未闕，艰患仍缠。赖天命有底，圣明承业，时屯国故，犹在民心。泰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系在圣躬。斯诚周诗夙兴之辰，殷王待旦之日，岂得无为拱己，复玄古之风，逡巡虚挹，徇匹夫之事。伏愿以宗庙为重，百姓为心，弘大业以嗣先轨，隆圣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献，情尽于此。”上乃许之。羡之仍逊位退还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谓非宜，敦劝甚苦，复奉诏摄任。

三年正月，诏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爱敬同极，岂惟名教，况乃施侔造物，义在加隆者乎！徐羡之、傅亮、谢晦，皆因缘之才，荷恩在昔，擢自无闻，超居要重，卵翼而长，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祸横流，大明倾曜，四海遏密，实受顾托，任同负图。而不能竭其股肱，尽其心力，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居阙忠贞之效，将顺靡记，匡救蔑闻，怀宠取容，顺成失德。虽未因惧祸，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义。播迁之始，谋肆鸩毒，至止未几，显行怨杀，穷凶极虐，荼酷备加，颠沛阜隶之手，告尽逆旅之馆，都鄙哀愕，行路饮涕。故庐陵王英秀明远，徽风夙播，鲁卫之寄，朝野属情。羡之等暴蔑求专，忌贤畏逼，造构贝锦，成此无端，罔主蒙上，横加流屏，矫诬朝旨，致兹祸害。寄以国命，而翦为仇讎，旬月之间，再肆鸩

毒，痛感三灵，怨结人鬼。自书契以来，弃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从弑，郑人致讨；宋肥无辜，荡泽为戮。况逆乱倍于往衅，情痛深于国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诛殛，告谢存亡。而于时大事甫尔，异同纷结，匡国之勋实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远酌民心，近听舆讼，虽欲讨乱，虑或难图，故忍戚含哀，怀耻累载。每念人生实难，情事未展，何尝不顾影恸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衅，彰暴遐迩，君子悲情，义徒思奋，家仇国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肃明典刑。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率六师，为其遏防。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络绎继路，符卫军府州以时收翦。已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罪止元凶，余无所问。感惟永往，心情崩绝。氛雾既祛，庶几治道。”

尔日诏召羨之。行至西明门外，时谢晦弟 爵（子肖反）为黄门郎，正直，报亮云：“殿内有异处分。”亮驰报羨之。羨之回还西州，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灶中自刭死，时年六十三。羨之初不应召，上遣中领军到彦之、右卫将军王华追讨。羨之死，野人以告，载尸付廷尉。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学。乔之及弟乞奴从诛。

初，羨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贵相，而有大厄，可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可位极人臣。”后羨之随亲之县，住在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后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唯羨之在外获全。随从兄履之为临海乐安县，尝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余，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关将入，彗星晨见危南。又当拜时，双鹤集太极东鹄尾鸣唤。

兄子佩之，轻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为丹阳

尹，吴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权，颇豫政事。与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党与。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羨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答以为：“己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相残戮！若诸君果行此事，便当角巾步出掖门耳。”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诛，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并告前宁州刺史应袭，以亨为兖州，袭为豫州。亨密以闻，袭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党百余人，杀牛犒赐，条牒时人，并相署置，期明年正会，于殿中作乱。未及数日，收斩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祖咸，司隶校尉。父瑗，以学业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与郗超善，超尝造瑗，瑗见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岁，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无吝色。超谓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当远逾于兄。然保家传祚，终在大者。”迪字长猷，亦儒学，官至五兵尚书。永初二年卒，追赠太常。

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义熙元年，除员外散骑侍郎，直西省，典掌诏命。转领军长史，以中书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忧，服阕，为刘毅抚军记室参军，又补领军司马。七年，迁散骑侍郎，复代演直西省。仍转中书黄门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劳，欲以为东阳郡，先以语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驰见高祖曰：“伏闻恩旨，赐拟东阳，家贫忝禄，私计为幸。但凭廕之愿，实结本心，乞归天宇，不乐外出。”高祖笑曰：“谓卿之须禄耳，若能如此，甚协所望。”会西讨司马休之，以为太尉从事中郎，掌记室。

以太尉参军羊徽为中书郎，代直西省。

亮从征关、洛，还至彭城。宋国初建，令书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徙中书令，领中庶子如故。从还寿阳。高祖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篡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

永初元年，迁太子詹事，中书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虎门外，每旦车常数百两。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演字彦将，南阳西鄂人，官至黄门郎，秘书监。义熙八年卒。二年，亮转尚书仆射，中书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与徐羨之、谢晦并受顾命，给班剑二十人。

少帝即位，进为中书监，尚书令。景平二年，领护军将军。少帝废，亮率行台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门于江陵城南，题曰“大司马门。”率行台百僚诣门拜表，威仪礼容甚盛。太祖将下，引见亮，哭恸甚，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深自结纳。太祖登阼，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即

为左光禄府。又进爵始兴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

元嘉三年，太祖欲诛亮，先呼入见；省内密有报之者，亮辞以嫂病笃，求暂还家。遣信报徐羨之，因乘车出郭门，骑马奔兄迪墓。屯骑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诛。时年五十三。初至广莫门，上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并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初，亮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曰：

大道有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咏其多福；仲由好勇，冯河貽其苦箴。《虞书》著慎身之誉，周庙铭陞坐之侧。因斯以谈，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于慎乎！夫四道好谦，三材忌满，祥萃虚室，鬼瞰高屋，丰屋有郤家之灾，鼎食无百年之贵。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进忘退者，曾莫之惩。前车已摧，后鉴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险而徼幸，于是有颠坠覆亡之祸，残生天命之衅。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轻于物也。

故昔之君子，同名爵于香饵，故倾危不及；思忧患而豫防，则针石无用。洪流壅于涓涓，合拱挫于纤蘖，介焉是式，色斯而举，悟高鸟以风逝，鉴醴酒而投绂。夫岂敝著而后谋通，患结而后思复云尔而已哉！故《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单以营内丧表，张以治外失中，齐、秦有守一之败，偏恃无兼济之功，冰炭涂于胸心，岩墙绝于四体。夫然，故形神偕全，表里宁一，营魄内澄，百骸外固，邪气不能袭，忧患不能及，然可以语至而言极矣！

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羈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吕，肆言于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翩铄于垂举。观夫贻书良友，则匹厚味于甘鸩，□□□□□□□□其惧患也，若无辔而乘奔，其慎祸也，

犹履冰而临谷。或振褐高栖，揭竿独往，或保约违丰，安于卑位。故漆园外楚，忌在龟牺；商洛遐遁，畏此驷马。平仲辞邑，殷鉴于崔、庆，张临挹满，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览兹二涂，则贤鄙之分既明，全丧之实又显。非知之难，慎之惟难，慎也者，言行之枢管乎！

夫据图挥刃，愚夫弗为，临渊登峭，莫不惴栗。何则？害交故虑笃，患切而惧深。故《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慎微之谓也。故庖子涉族，怵然为戒，差之一毫，弊犹如此。况乎触害犯机，自投死地。祸福之具，内充外斥，陵九折于邛樊，泛冲波于吕梁，倾侧成于俄顷，性命哀而莫救。呜呼！呜呼！故语有之曰，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尔。言慎而已矣。

亮布衣儒生，侥幸际会，既居宰辅，兼总重权。少帝失德，内怀忧惧，作《感物赋》以寄意焉。其辞曰：

余以暮秋之月，述职内禁，夜清务隙，游目艺苑。于时风霜初戒，蛰类尚繁，飞蛾翔羽，翩翾满室，赴轩幌，集明烛者，必以焦灭为度。虽则微物，矜怀者久之。退感庄生异鹊之事，与彼同迷而忘反鉴之道，此先师所以鄙智，及齐客所以难日论也。怅然有怀，感物兴思，遂赋之云尔。

在西成之暮晷，肃皇命于禁中。聆蜻蛚于前庑，鉴朗月于房栊。风萧瑟以陵幌，霜皑皑而被墉。怜鸣蛩之应节，惜落景之怀东。嗟劳人之萃感，何夕永而虑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环之无终。咏倚相之遗矩，希董生之方融。钻光灯而散衺，温圣哲之遗踪。坟素杳以难暨，九流纷其异封。领三百于无邪，贯五千于有宗。考旧闻于前史，访心迹于污隆。岂夷阻之在运，将全丧之由躬。游翰林之彪炳，嘉美手于良工。辞存丽而去秽，旨既雅而能通。虽源流之深浩，且扬榷而发蒙。

习习飞蚋，飘飘纤蝇，缘幌求隙，望燭思陵。糜兰膏而无悔，赴朗烛而未愆。瞻前轨之既覆，忘改辙于后乘。匪微物之足悼，怅永念而拊膺。彼人道之为贵，参二仪而比灵。稟清旷以授气，修缘督而为经。照安危于心术，镜纤兆于未形。有徇末而舍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随侯于微爵，捐所重而要轻。矧昆虫之所昧，在智士其犹婴。悟雕陵于庄氏，几鉴浊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轨，知吾迹之未并。虽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岂知反之徒尔，喟投翰以增情。

初，奉迎大驾，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曰：“夙 翟发皇邑，有人祖我舟。饯离不以币，赠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张邴结晨轨，疏董顿夕辀。东隅诚已谢，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图，怀此作前修。敷衽铭笃诲，引带佩嘉谋。迷宠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抚躬愧疲朽，三省惭爵浮。重明照蓬艾，万品同率由。忠诤岂假知，式微发直讴。”亮自知倾覆，求退无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赞，称其见微之美。

长子演，秘书郎，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并还京师。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左将军韶少弟也。少孤，居丧备礼。奉姊事兄，以和谨致称。高祖创义，道济从入京城，参高祖建武军事，转征西。讨平鲁山，禽桓振，除辅国参军、南阳太守。以建义勋，封吴兴县五等侯。卢循寇逆，群盗互起，郭寄生等聚作唐，以道济为扬武将军、天门太守讨平之。又从刘道规讨柏谦、荀林等，率厉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来逼，道规亲出拒战，道济战功居多。迁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复为太尉参军，拜中书侍郎，转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以前后功封作唐县男，食邑四百户。补太尉主簿、咨议参军。豫章

公世子为征虏将军镇京口，道济为司马、临淮太守。又为世子西中郎司马、梁国内史。复为世子征虏将军司马，加冠军将军。

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济为前锋出淮、肥，所至诸城戍望风降服。进克许昌，获伪宁朔将军、颍川太守姚坦及大将杨业。至成皋，伪兖州刺史韦华降。径进洛阳，伪平南将军陈留公姚洸归顺。凡拔城破垒，俘四千余人。议者谓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甚众。进据潼关，与诸军共破姚绍。长安既平，以为征虏将军、琅邪内史。世子当镇江陵，复以道济为西中郎司马、持节、南蛮校尉。又加征虏将军。迁宋国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转护军，加散骑常侍，领石头戍事。听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县公，食邑二千户。徙为丹阳尹，护军如故。高祖不豫，给班剑二十人。

出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景平元年，虏围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城，夔告急。加道济使持节、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救东阳。未及至，虏烧营，焚攻具遁走。将追之，城内无食，乃开窖取久谷；窖深数丈，出谷作米，已经再宿；虏去已远，不复可追，乃止。还镇广陵。

徐羨之将废庐陵王义真，以告道济，道济意不同，屡陈不可，不见纳。羨之等谋欲废立，讽道济入朝；既至，以谋告之。将废之夜，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晦其夕竦动不得眠，道济就寝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济入守朝堂。上即位，进号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进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辞进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五郡诸军事。

及讨谢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退保隐圻，会

道济至。晦本谓道济与羨之等同诛，忽闻来上，人情凶惧，遂不战自溃。事平，迁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增封千户。

元嘉八年，到彦之伐索虏，已平河南，寻复失之；金墉、虎牢并没，虏逼滑台。加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讨。军至东平寿张县，值虏安平公乙旃眷。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虏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前后邀战，道济分遣段宏及台队主沈虔之等奇兵击之，即斩悉颊库结。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陷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反。进位司空，持节、常侍、都督、刺史并如故。还镇寻阳。

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问。十三年春，将遣道济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诏曰：“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又潜散金货，招诱剽猾，逋逃必至，实繁弥广，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屡陈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铉，豫班河岳，弥缝容养，庶或能革。而长恶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寝疾，规肆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密以启闻。夫君亲无将，刑兹罔赦。况罪衅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余无所问。”于是收道济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司

徒从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秘书郎遵等八人，并于廷尉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亨至寻阳，收道济子夷、邕、演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薛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初，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为奉朝请。

史臣曰：夫弹冠出里，结组登朝，道申于夷路，运艰于险辙，是以古人裴回于出处，交战乎临岐。若其任重于身，恩结自主，虽复据鼎承剑，悠然不以存殁为怀。当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顾托，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为期也。及逢权定之机，当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后祸，御蔽身灾，使桐宫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雾之疾。若以社稷为存亡，则义异于此。但彭城无燕刺之衅，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历，亦未知定终所在也。谢晦言不以贼遗君父，岂徒言哉！

列传第四

谢晦

谢晦，字宣明，陈郡阳夏人也。祖朗，东阳太守。父重，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兄绚，高祖镇军长史，蚤卒。晦初为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昶死，高祖问刘穆之：“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鉴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繁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转豫州治中从事。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入为太尉主簿，从征司马休之。时徐逵之战败见杀，高祖怒，将自被甲登岸，诸将谏，不从，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会胡藩已得登岸，贼退走，乃止。

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措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否？”高祖欲以为从事中郎，以访穆之，坚执不与。终穆之世，不迁。穆之丧问至，高祖哭之甚恸。晦时正直，喜甚，自入阁内参审穆之死问。其日教出，转晦从事中郎。

宋台初建，为右卫将军，寻加侍中。高祖受命，于石头登

坛，备法驾入宫。晦领游军为警备，迁中领军，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县公，食邑二千户。二年，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寻转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三月，高祖不豫，给班剑二十人，与徐羨之、傅亮、檀道济并侍医药。少帝即位，加领中书令，与羨之、亮共辅朝政。少帝既废，司空徐羨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节，依本位除授。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又给鼓吹一部。

初为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将之镇，诣从叔光禄大夫澹别。澹问晦年，晦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结侍中王华，冀以免祸。二女当配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长子世休送女还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虏为寇，覆没河南。至是上欲诛羨之等，并讨晦。声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装舟舰。傅亮与晦书曰：“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又言：“朝士多谏北征，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咨访。”时朝廷处分异常，其谋颇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门侍郎爵驰使告晦，晦犹谓不然，呼咨议参军何承天，示以亮书，曰：“计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虑我好事，故先遣此书。”承天曰：“外间所闻，咸谓西讨已定，幼宗岂有上理。”晦尚谓虚妄，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伐虏宜须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寻阳人书，言：“朝廷将有大处分，其事已申。”

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乐罔封以示晦。晦又谓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复二三日无消息，便是不复来邪？”承天答曰：“诏使本无来理，如程所说，其事已判，岂容复疑。”

晦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士人多劝发兵，乃立幡戒严，谓司马庾登之曰：“今当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备御刘粹。”登之曰：“下官亲老在都，又素无旅，情计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问诸佐：“战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蛮司马周超对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勋。”登之乃曰：“超必能办，下官请解司马、南郡以授。”即于坐命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义阳太守，转登之为长史，南郡如故。

太祖诛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秘书郎世休，收爵、爵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绍等。乐罔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爵等并已诛。”晦先举羨之、亮哀，次发子弟凶问。既而自出射堂，配衣军旅。数从高祖征讨，备睹经略，至是指麾处分，莫不曲尽其宜。二三日中，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乃奉表曰：

臣阶缘幸会，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闻政事，内谋帷幄，经纶夷险，毗赞王业，预佐命之勋，膺河山之赏。及先帝不豫，导扬末命，臣与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将军臣道济等，并升御床，跪受遗诏，载贻话言，托以后事。臣虽凡浅，感恩自厉，送往事居，诚贯幽显。逮营阳失德，自绝宗庙，朝野岌岌，忧及祸难，忠谋协契，徇国忘己，援登圣朝，惟新皇祚。陛下驰传乘流，曾不惟疑，临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则臣等赤心已亮于天鉴，远近万邦咸达于圣旨。若臣等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协翼幼主，孤背天日，岂复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屡被猜嫌，积怨犯上，自贻非命。天祚明德，属当昌运，不有所废，将何以兴？成人之美，

《春秋》之高义；立帝清馆，臣节之所司。耿弇不以贼遗君父，臣亦何负于宋室邪？况衅结闾墙，祸成畏逼，天下耳目，岂伊可诬！

臣忝居蕃任，乃诚匪懈，为政小大，必先启闻。纠剔群蛮，清夷境内，分留弟侄，并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齿召，荐女迁子，合门相送。事君之道，义尽于斯。臣羨之总录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屡抗表疏，优旨绸缪，未垂顺许。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谨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镇卫，而谗人倾覆，妄生国衅，天威震怒，加以极刑，并及臣门，则被孥戮。虽未知臣道济问，推理即事，不容独存。先帝顾托元臣翼命之佐，剿于佞邪之手，忠贞匪躬之辅，不免夷灭之诛。陛下春秋方富，始览万机，民之情伪，未能鉴悉。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规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与不知，孰不为之痛心愤怨者哉！

臣等见任先帝，垂二十载，小心谨慎，无纤介之愆，伏事甫尔，而婴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谬于知人，则为陛下未察愚款。臣去岁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诸将书，并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诚仰期，罔有二心，不图奸回潜遘，理顺难恃，忠贤陨朝，愚臣见袭，到彦之、萧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称乱，诸梁婴冑，恶人在朝，赵鞅入伐。臣义均休戚，任居分陕，岂可颠而不扶，以负先帝遗旨！辄率将士，缮治舟甲，须其自送，投袂扑讨。若天祚大宋，卜世灵长，义师克振，中流清荡，便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申理冤耻，谢罪阙庭，虽伏钺赴镬，无恨于心。伏愿陛下远寻永初托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诚，则微臣丹款，犹有可察。临表哽慨，言不自尽。

太祖时已戒严，诸军相次进路。尚书符荊州曰：

祸福无门，逆顺有数，天道微于影响，人事鉴于前图，未有蹈义而福不延，从恶而祸不至也。故智计之士，审败以立功，守正之臣，临难以全节。徐羨之、傅亮、谢晦，安忍鸩杀，获罪于天，名教所极，政刑所取，已远暴四海，宣于圣诏。羨之父子、亮及晦息，电断之初，并即大宪。复王室之仇，摅义夫之愤，国典澄明，人神感悦。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属，縲仆狱户，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顺讨逆，虽厚必崩。然归死难图，兽困则噬，是以爰整其旅，用为过防。京师之众，天下云集，士练兵精，大号响震。

使持节、中领军假山县开国侯到彦之率羽林选士果劲二万，云旂首路，组甲曜川。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七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檀道济统劲锐武卒三万，戈船蔽江，星言继发，千帆俱举，万棹遄征。散骑常侍、骠骑将军段宏铁马二千，风驱电击，步自竟陵，直至鄱郢。又命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刘粹控河阴之师，冲其巢窟。湘州刺史张邵提湘川之众，直据要害。巴、蜀杜荆门之险，秦、梁绝丹圻之迳，云网四合，走伏路尽。然后銮舆效驾，六军鹏翔，警蹕前驱，五牛整旆。虽以英布之气，彭宠之资，登陴无名，授兵谁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泽，东吴将士，怀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党，横为乱亡之役。置军则鱼溃，婴城则鸟散，其势然矣。圣上殷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轻舟护送。若已猖蹶，先事阻卫，宜翻然背乱，相率归朝。顷大刑所加，洪恩旷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产以下，羨之诸侄，咸无所染。况彼府州文武，并列王职，荷国荣任，身虽在外，乃心辰极。夫转祸贵速，后机则凶，遂使王师临郊，雷电皆至，噬脐之恨，亦将何及。

时益州刺史萧摹之、巴西太守刘道产被征还，始至江陵，晦并系縶，没其财货，以充军资。竟陵内史殷道鸾未之郡，以为咨议参军。以弟遁为冠军、竟陵内史，总留任；兄子世猷为建威将军、南平太守。刘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即以为龙骧将军、雍州刺史。晦率众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旂旗相照，蔽夺日光。晦乃叹曰：“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自领湘州刺史，以张邵为辅国将军，邵不受命。晦檄京邑曰：

王室多故，祸难荐臻。营阳失德，自绝宗庙。庐陵王构闿有本，屡被猜嫌，且居丧失礼，遐迩所具，积怨犯上，自贻非道。群后释位，爰登圣明，乱之未乂，职有所系。按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谬蒙时私，叨窃权要。弘于永初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昙首往因使下，访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扬令德，彰于朝听，其言多诬，故不具说。王华贼亡之余，赏擢之次，先帝常见访逮，庶有一分可取，而华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纵人入城，托疾辞事，此都士庶，咸所闻知。以其所启及上手答示宗叔献，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纠使下，又令见咨，云：“欲自揽政事，求离任还都，并令昙首具述此意。”又惠观道人说，外人告华及到彦之谋反，不谓无之。城内东将，数日之内，操戈相待。华说数为秋当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诸事，岂有忠诚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侧，情事异人，外绝酒醴，而宵饮是恣。腠貌□□□□□□凡厥士庶，谁不侧目。又常叹宰相顿有数人，是何愤愤，规总威权，不顾国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诛；效勤社稷者，致歼夷之祸。搢绅之徒，孰不慷慨！遂矫违诏旨，遭到彦之、萧欣之轻舟见袭。即日监利左尉露檄众军已至扬子。

虽以不武，忝荷蕃任，国家艰难，悲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苍生深横流之惧。辄纠勒义徒，缮治舟甲，舳舻亘川，驷介蔽野，武夫鸷勇，人百其诚。今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将军昭弘宗、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精锐一万，前锋致讨。南蛮参军、振武将军魏像统参军事、宣威将军陈珍虎旅二千，参军事、建威将军、新兴太守贺悛甲卒三千，相系取道。南蛮参军、振威将军郭卓铁骑二千，水步齐举。大军三万，骆驿电迈。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骁勇一万，留守江陵。分命参军、长宁太守奚应期步骑五千，直出义阳。司马、建威将军、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军司马、振武将军胡崇之精悍一万，北出高阳，长兼行参军、宁远将军硃澹之步骑五千，西出雁塞，同讨刘粹，并趋襄阳。奇兵尚速，指景齐奋。诸贤并同国恩，情兼义烈，今诚志士忘身之日，义夫著绩之秋，见机而动，望风而不待勳。

晦至江口，到彦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据巴陵，畏懦不敢进。会霖雨连日，参军刘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寻至，东军方强，唯宜速战。”登之惧，使小将陈祐作大囊，贮茅数千斛，县于帆樯，云可以焚舰，用火宜须晴，以缓战期。晦然之，遂停军十五日。乃攻萧欣于彭城洲，中兵参军孔延秀率三千人进战，甚力。欣于陈后拥楯自卫，又委军还船，于是大败。延秀又攻洲口栅，陷之，彦之退保隐圻。

晦又上表曰：

臣闻凶邪败国，先代成患；谗竖乱朝，异世齐祸。故赵高矫逼，秦氏用倾；董卓阶乱，汉祚伊覆。虽哲王宰世，大明照临，未能使其渐弗兴，兹害不作。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遂与弟华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忌害忠贤，图希非望。

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门。虽未知征北将军臣道济存亡，不容独免。遂遣萧欣、到彦之等轻舟见袭，奸伪之甚，一至于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娅皇极，或任总文武，位班三事，道济职惟上将，捍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栋梁一代。臣昔因时幸，过蒙先眷，内闻政事，外经戎旅，与羨之、亮等同被齿盼。既经启王基，协济大业，爰自权舆，暨于揖让，诚策虽微，仍见纪录，并蒙丹书之誓，各受山河之赏，欲使与宋升降，传之无穷。及圣体不预，穆卜无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顾命领遗，委以家国。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贞不效，期之以死。但营阳悖德，自绝于天，社稷之危，忧在托付，不有所废，将焉以兴。乃远稽殷、汉，用升圣德。

陛下顺流乘传，不听张武之疑，入邸龙飞，非俟宋昌之议，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当阳，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内赞皇猷，臣与道济，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宠授，来镇此方，分留弟侄，以侍台省。到任以来，首尾三载，虽形在远外，心系本朝，事无大小，动皆咨启，八州之政，罔一专辄，尊上之心，足贯幽显。陛下远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复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儿，阖家俱下，血诚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无端，妄生衅祸，羨之内诛，臣受外伐，顾省诸怀，不识何罪？天听遐邇，陈诉靡由。弘等既蒙宠任，得侍左右，自谓势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政事，欲冯陵恩幸，窥望国权，亲从磐峙，规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谗慝，成是乱阶。又惟弘等所构，当以营阳为言，庐陵为罪。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内外胶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机，能不暂惑。

伏自寻省，废昏立明，事非为己。庐陵之事，不由傍人，内积萧墙之衅，外行叔段之罚，既制之有主，臣何预焉。然庐

陵为性轻险，悌顺不足，武皇临崩，亦有口诏，比虽发自营阳，实非国祸。至于羡之、亮等，周旋同体，心腹内外，政欲戮力皇家，尽忠报主。若令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溯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为可鉴。

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并居显要，世称恭谨，不图一旦致兹衅罚。夫周公大贤，尚有流言之谤，伯奇至孝，不免谮诉之祸。慈父非无情于仁子，明君岂有志于贞臣。奸慝所移，势回山岳，况乃精诚微浅，而望求信者哉！《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陛下躬览篇籍，研核是非，衅兆之萌，宜应深察。臣窃惧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阎乐之祸，夙夜殷忧，若无首领。夫周道浸微，桓、文称伐，君侧乱国，赵鞅入诛。况今凶祸滔天，辰极危逼，台辅孱戮，岳牧倾陷。臣才非绛侯，安汉是职，人愧博陆，厕奉遗旨。国难既深，家痛亦切。辄简徒缮甲，军次巴陵，萧欣窘慑，望风奔迸。臣诚短劣，在国忘身，仰凭社稷之灵，俯厉义勇之气，将长驱电扫，直入石头，枭翦元凶，诛夷首恶，吊二公之冤魂，写私门之祸痛。然后分归司寇，甘赴鼎镬，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极，鉴凶祸之无端，察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发霜电之威，枭四凶于庙庭，悬三监于绛阙，申二台之匪辜，明两蕃之无罪，上谢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赐咫尺之书，臣便勒众旋旗，还保所任。须次近路，寻复表闻。

初，晦与徐羡之、傅亮谋为自全之计，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

持久。及太祖将行诛，王华之徒咸云：“道济不可信。”太祖曰：“道济止于胁从，本非事主。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召而问之，必异。”于是诏道济入朝，授之以众，委之西讨。晦闻羨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惶惧无计。

道济既至，与彦之军合，牵舰缘岸。晦始见舰数不多，轻之，不即出战。至晚，因风帆上，前后连咽，西人离阻，无复斗心。台军至忌置洲尾，列舰过江，晦大军一时溃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还江陵。初，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主沈攸之袭江陵，至沙桥，周超率万余人与战，大破之。俄而晦败问至。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超其夜舍军单舸诣到彦之降。众散略尽，乃携其弟遁、兄子世基等七骑北走。遁肥壮不能骑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陆延头，为戍主光顺之所执。顺之，晦故吏也。槛送京师，于路作《悲人道》，其词曰：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懿华宗之冠冑，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于庭户，立操学于衡门。应积善之余祐，当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实招祸而作愆。值变革之大运，遭一顾于圣皇。参谋猷于创物，赞帝制于宏纲。出治戎于禁卫，入关言于帷房。分河山之珪组，继文武之龟章。稟顾命于西殿，受遗寄于御床。伊懦弱其无节，实怀此而不忘。荷隆遇于先主，欲报之于后王。忧托付之无效，惧愧言于存亡。谓继体其嗣业，能增辉于前光。居遏密之未几，越礼度而涵荒。普天壤而殒气，必社稷之沦丧。矧吾齐之体国，实启处而匪遑。藉亿兆之一志，固昏极而明彰。谅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无疆。国既危而重构，家已衰而载昌。获扶顾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

朝褒功以疏爵，祇命服于西蕃。奏箫管之嘈 赞，拥殊旄之赫煌。临八方以作镇，响文武之桓桓。厉薄弱以为政，实忘

食于日旰。岂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历其三稔，实周回其未再。岂有虑于内□□□□其云哉。痛夹辅之二宰，并加辟而靡贷。哀弱息之从祸，悲发中而心痍。

伊荆汉之良彦，逮文武之子民。见忠贞而弗亮，睹理屈而莫申。皆义概而同愤，咸荷戈而竞臻。浮舳舻之弈弈，陈车骑之辚辚。观人和与师整，谓兹兵其谁陈。庶亡魂之雪怨，反泾渭于彝伦。齐轻舟于江曲，殄锐敌其皆湮。勒陆徒于白水，寇无反于只轮。气有捷而益壮，威既肃而弥振。嗟时哉之不与，迁风雨以逾旬。我谋战而不克，彼继奔其蹊尘。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败其有数，岂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师而覆陈。诚得丧之所遭，固当之其无吝。痛同怀之弱子，横遭罹之殃衅。智未穷而事倾，力未极而莫振。誓同尽于锋镝，我怯力而愆信。愍弟侄之何辜，实吾咎之所婴。谓九夷其可处，思致免以全生。嗟性命之难遂，乃窘乡世于边亭。亦何忤于天地，备艰危而是丁。

我闻之于昔诰，功弥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倾宗而灭族。周叹贵于狱吏，终下蕃而靡鞠。虽明德之大贤，亦不免于残戮，怀今悼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复。绩无赏而震主，将何方以自牧。非砭石之圆照，孰违祸以取福，著殷鉴于自古，岂独叹于季叔。能安亲而扬名，谅见称于先哲。保归全而终孝，伤在余而皆缺。辱历世之平素，忽盛满而倾灭。惟烝尝与洒扫，痛一朝而永绝。问其谁而为之，实孤人之险戾。罪有逾于丘山，虽万死其何雪。

羈角偃兮衡闾，亲朋交兮平义。虽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惮耕兮从禄，睹世道兮艰诘。规志局兮功名，每谓之兮为易。今定谥兮阖棺，惭明智兮昔议。虽待尽兮为耻，嗟厚颜兮靡置。长揖兮数子，谢尔兮明智。百龄兮浮促，终焉兮斟

克。卧尽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岂晓分兮辨惑。御庄生之达言，请承风以为则。

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参府事，刘粹遣参军沈敞之告彦之沙桥之败，事由周超，彦之乃执之。先系爵等，犹未即戮，于是与晦、遁、兄子世基、世猷及同党孔延秀、周超、贺悝、奚应期、蒋虔、严干斯等并伏诛。世基，绚之子也，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晦死时，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鸾、何承天并皆原免。

初，河东人商玄石为晦参军，晦为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彦之从弟为主，田夫等不敢许。知玄石独谋不立，遂为晦领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怀福为衡阳王义季右军参军督护。晦走，左右皆弃之，唯有延陵盖追随不舍。太祖嘉之，后以盖为长沙王义欣镇军功曹督护。

史臣曰：谢晦坐玺封违谬，遂免侍中，斯有以见高祖之识治，宰臣之称职也。夫孥戮所施，事行重衅，左黜或用，义止轻愆。轻愆，物之所轻；重衅，人之所重。故斧钺希行于世，徽简日用于朝，虽贵臣细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肃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临务，兹典稍违，网以疏行，法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倾诡愈甚，自非讐窃深私，陵犯密讳，则左降之科，不行于权威。若有身触盛旨，衅非国刑，免书裁至，吊客固望其门矣。由是律无恆条，上多弛行，纲维不举，而网目随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盖为此云。

列传第五

王镇恶 檀韶 向靖 刘怀慎 刘粹

王镇恶，北海剧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坚僭号关中，猛为将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为河东太守。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年十三而苻氏败亡，关中扰乱，流寓崤、渑之间。尝寄食渑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谓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万户侯，当厚相报。”方答曰：“君丞相孙，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贵。至时愿见用为本县令，足矣。”后随叔父曜归晋，客居荆州。颇读诸子兵书，论军国大事，骑乘非所长，关弓亦甚弱，而意略纵横，果决能断。

广固之役，或荐镇恶于高祖，时镇恶为天门临澧令，即遣召之。既至与语，甚异焉，因留宿。明旦谓诸佐曰：“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也。”即以为青州治中从事史，行参中军太尉军事，署前部贼曹。拒卢循于查浦，屡战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高祖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赐给百舸为前驱。”义熙八年，刘毅有疾，求遣从弟兖州刺史藩为副贰，高祖伪许之。九月，大军西讨，转镇恶参军事，加振武将军。高祖至姑孰，遣镇恶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贼知吾上，比军至，亦当少日耳。

政当岸上作军，未办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筹量，可击，便烧其船舰，且浮舸水侧，以待吾至。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并赦文、及吾与卫军府文武书。罪止一人，其余一无所问。若贼都不知消息，未有备防，可袭便袭。今去，但云刘兖州上。”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于鹊洲、寻阳、河口、巴陵守风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自镇恶进路，扬声刘兖州上，毅谓为信然，不知见袭。镇恶自豫章口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竖六七旗，下辄安一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舰。镇恶径前袭城，语前军：“若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实上，晏然不疑。

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将硃显之，与十许骑，步从者数十，欲出江津。问是何人，答云：“刘兖州至。”显之驰前问藩在所，答云：“在后。”显之既见军不见藩，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望见江津船舰已被烧，烟焰张天，而鼓严之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驰去告毅：“外有大军，似从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烧矣。”行令闭诸城门。镇恶亦驰进，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因得开大城东门。大城内，毅凡有八队，带甲千余，已得戒严。蒯恩入东门，便北回击射堂，前攻金城东门。镇恶入东门，便直击金城西门。军分攻金城南门，毅金城，内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余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余人。食时就斗，至中晡，西人退散及归降略尽。镇恶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文并高祖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内亦未信高祖自来。有王桓者，家住江陵，昔手斩桓谦，为高祖所赏拔，常在左右。求还西迎家，至是率十余人助镇恶战。下晡间，于金城东门北

三十步凿城作一穴，桓便先众入穴，镇恶自后继之，随者稍多，因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东来将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者，镇恶令且斗且共语，众并知高祖自来，人情离懈。一更许，听事前阵散溃，斩毅勇将赵蔡。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阁拒战，镇恶虑暗夜自相伤犯，乃引军出，绕金城，开其南面，以为退路。毅虑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初，毅常所乘马在城外不得入，仓卒无马，毅便就子肃民取马，肃民不与。硃显之谓曰：“人取汝父，而惜马不与，汝今自走，欲何之？”夺马以授毅。初出，政值镇恶军，冲之不得去；回冲蒯恩军，军人斗已一日，疲倦，毅得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死。镇恶身被五箭，射镇恶手所执槊，于手中破折。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

署中兵，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以讨刘毅功，封汉寿县子，食邑五百户。蛮帅向博抵根据阮头，屡为凶暴，镇恶讨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马休之，求遣军以为声援，休之遣其将硃襄领众助镇恶。会高祖西讨休之，镇恶乃告诸将曰：“百姓皆知官军已上，硃襄等复是一贼，表里受敌，吾事败矣。”乃率军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数百里，直据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笼盛石，堙塞水道。襄军下，夹岸击之，斩襄首，杀千余人。镇恶性贪，既破襄，因停军抄掠诸蛮，不时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时见之。镇恶笑曰：“但令我一见公，无忧矣。”高祖寻登城唤镇恶，镇恶为人强辩，有口机，随宜酬应，高祖乃释。休之及鲁宗之奔襄阳，镇恶统蒯恩诸军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镇恶追蹙，尽境而还。除游击将军。

十二年，高祖将北伐，转镇恶为咨议参军，行龙骧将军，领前锋。将发，前将军刘穆之见镇恶于积弩堂，谓之曰：“公愍此遗黎，志荡逋逆。昔晋文王委伐蜀于邓艾，今亦委卿以关

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镇恶曰：“不克咸阳，誓不复济江而还也！”镇恶入贼境，战无不捷，邵陵、许昌，望风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坞，斩贼帅赵玄。军次洛阳，伪陈留公姚洸归顺。进次浞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见母，厚加酬赆，即版授方为浞池令。遣司马毛德祖攻伪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城，生擒之。仍行弘农太守。方轨长驱，径据潼关。伪大将军姚绍率大众拒嶮，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

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既而镇恶等径向潼关，为绍所拒不得进，而军又乏食，驰告高祖，求遣粮援。时高祖沿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既得义租，绍又病死，伪抚军姚赞代绍守险，众力犹盛。高祖至湖城，赞引退。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时姚泓屯军在长安城下，犹数万人。镇恶抚慰士卒曰：“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唯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乃身先士卒，众亦知无复退路，莫不腾踊争先。泓众一时奔溃，即陷长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归降。城内夷、晋六万余户，镇恶宣扬国恩，抚尉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

高祖将至，镇恶于灊上奉迎。高祖劳之曰：“成吾霸业者，真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学冯异也。”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进号征虏将军。时有白高祖以镇恶既克长安，藏姚泓伪辇，为有异志。高祖密遣人覘辇所在，泓辇饰以金银，镇恶悉剔取，而弃辇于垣侧。高祖闻之，乃安。

高祖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长安。镇恶以本号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以捍御之任。时西虏佛佛强盛，姚兴世侵扰北边，破军杀将非一。高祖既至长安，佛佛畏惮不敢动。及大军东还，便寇逼北地。义真遣中兵参军沈田子距之。虏甚盛，田子屯刘回堡，遣使还报镇恶。镇恶对田子使，谓长史王修曰：“公以十岁儿付吾等，当各思竭力，而拥兵不进，寇虏何由得平！”使还，具说镇恶言，田子素与镇恶不协，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图志，彼此每相防疑。镇恶率军出北地，为田子所杀，事在《序传》。时年四十六。田子又于镇恶营内，杀镇恶兄基、弟鸿、遵、渊及从弟昭、朗、弘，凡七人。是岁，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

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马、征虏将军王镇恶，志节亮直，机略明举。自策名州府，屡著诚绩。荆南遘衅，势据上流，难兴强蕃，忧兼内侮。镇恶轻舟先迈，神兵电临，旰食之虞，一朝雾散。及王师西伐，有事中原，长驱洛阳，肃清湖、陕。入渭之捷，指麾无前，遂廓定咸阳，俘执伪后，克成之效，莫与为畴，实捍城所寄，国之方召也。近北虏游魂，寇掠渭北，统率众军，曜威扑讨。贼既还奔，还次泾上，故龙骧将军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加刃害，忠勋未究，受祸不图，痛惜兼至，惋悼无已，伏惟圣怀，为之伤恻。田子狂悖，即已备宪。镇恶诚著

艰难，勋参前烈，殊绩未酬，宜蒙追宠，愿敕有司，议其褒赠。于是追赠左将军、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龙阳县侯，食邑千五百户，谥曰壮侯。配食高祖庙廷。

子灵福嗣，位至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参军。灵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睿嗣。齐受禅，国除。

镇恶弟康，留关中，及高祖北伐，镇恶为前锋，康逃匿田舍。镇恶次潼关，康将家奔之，高祖板为彭城公前将军行参军。镇恶被害，康逃藏得免，携家出洛阳，到彭城，归高祖。即以康为相国行参军。求还洛阳视母，寻值关、陕不守，康与长安徙民张旻、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为守战之备。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又有亡命司马道恭自东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坂戍主黑眊公游骑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

宋台建，除康宁朔将军、河东太守。遣龙骧将军姜□率军救之，诸亡命并各奔散。高祖嘉康节，封西平县男，食邑三百户，进号龙骧将军。迎康家还京邑。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时年四十九，葬于偃师城西。追赠辅国将军。无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当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随刘康祖伐索虏败没，子怀祖嗣。

檀韶，字令孙，高平金乡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从事，西曹主簿，辅国司马。高祖建义，韶及弟祗、道济等从平京城，行参高祖建武将军事。都邑既平，为镇军参军，加宁远将军、东海太守，进号建武将军，迁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县侯，食邑五百户；复参车骑将军事，加龙骧将军，迁骁骑将军，中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

从征广固，率向弥、胡藩等五十人攻临朐城，克之。及围广固，慕容超夜烧楼当韶围分，降号横野将军。城陷之日，韶率所领先登，领北琅邪太守，进号宁朔将军、琅邪内史。从讨卢循于左里，又有战功，并论广固功，更封宜阳县侯，食邑七百户，降先封一等为伯，减户之半二百五十户，赐祗子臻。坐六门内乘舆，白衣领职。义熙七年，号辅国将军。八年，丁母忧，起为冠军将军。明年，复为琅邪内史，淮南太守，将军如故。镇姑孰。寻进号左将军，领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有罪，免官。

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户，并前千五百户。韶嗜酒贪横，所莅无绩，上嘉其合门从义，弟道济又有大功，故特见宠授。永初二年，卒于京邑，时年五十六。追赠安南将军，加散骑常侍。子绪嗣。绪卒，无子，国除。祗子臻。臻卒，子遐嗣，齐受禅，国除。祗、弟道济并别有传。

向靖，字奉仁，小字弥，河内山阳人也。名与高祖祖讳同，改称小字。世居京口，与高祖少旧。从平京城，参建武军事。进平京邑，板参镇军军事，加宁远将军。京邑虽平，而群寇互起，弥与刘藩、孟龙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绥于白茅，攻寿阳克之。义熙三年，迁建武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阳县五等侯。从征鲜卑，大战于临朐，累月不决。弥与檀韶等分军自间道攻临朐城。弥擐甲先登，即时溃陷，斩其牙旗，贼遂奔走。攻拔广固，弥又先登。卢循屯据蔡洲，以亲党阮赐为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弥率谯国内史赵恢讨之。时辅国将军毛修之戍姑孰，告急续至，弥兼行进讨，破赐，收其辎重。除中军咨议参军，将军如故。卢循退走，高祖南征，弥为前锋，于南陵、雷池、左里三战，并大捷。军还，

除太尉咨议参军、下邳太守，将军如故。

八年，转游击将军，寻督马头淮西诸郡军事、龙骧将军、镇蛮护军、安丰汝阴二郡太守、梁国内史，戍寿阳。以平广固、卢循功，封安南县男，食邑五百户。十年，迁冠军将军、高阳内史，临淮太守，领石头戍事。高祖西伐司马休之，以弥为吴兴太守，将军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弥以本号侍从，留戍确礮，进屯石门、柏谷。迁督北青州诸军事、北青州刺史，将军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县侯，食邑千户。迁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二年，卒官，时年五十九。追赠前将军。弥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

子植嗣，多过失，不受母训，夺爵。更以植次弟桢绍封，又坐何杀人，国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学义才能，立身方雅，无所推先，诸盛流并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东扬州刺史颜竣皆与友善。历始兴王浚征北中兵参军，始兴内史，南康相。臧质为逆，召柳至寻阳，与之俱下。质败归降，下狱死。

弥弟劭，永初中，为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杀弥妻施氏，托云奴客所杀，劭辄于墓所杀亮及弥妾并奴婢七八人，匿不闻官，为有司所奏，诏无所问。元嘉初，卒于义兴太守。

刘怀慎，彭城人，左将军怀肃弟也。少谨慎质直。始参高祖镇军将军军事，振威将军、彭城内史。从征鲜卑，每战必身先士卒，及克广固，怀慎率所领先登。从高祖距卢循于石头，屡战克捷，加辅国将军。义熙八年，以本号监北徐州诸军事，镇彭城，寻加徐州刺史。为政严猛，境内震肃。九年，亡命王灵秀为寇，讨平之。十一年，进北中郎将。以平广固、卢循功，封南城县男，食邑五百户。十三年，高祖北伐，以为中领军、征虏将军，卫鞬毂。坐府中相杀，免官。虽名位转优，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逾己者，皆束带门外下车，其谨退类如

此。

宋台立，召为五兵尚书，仍督江北淮南诸军、前将军、南晋州刺史。复征为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高祖迁都寿春，留怀慎督北徐兖青淮北诸军事、中军将军、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广陵城，降号征虏将军。永初元年，以佐命功，进爵为侯，增邑千户。进号平北将军。征为五兵尚书，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迁护军将军，常侍如故。特赐班于宗族，家无余财。二年卒，时年六十一。追赠抚军，谥曰肃侯。

子德愿嗣。世祖大明初，为游击将军，领石头戍事。坐受賈客韩佛智货，下狱，夺爵土。后复为秦郡太守。德愿性粗率，为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世祖闻其能，为之乘画轮车，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德愿岸著笼冠，短硃衣，执辔进止，甚有容状。永光中，为廷尉，与柳元景厚善。元景败，下狱诛。

怀慎庶长子荣祖，少好骑射，为高帝所知。及卢循攻逼，时贼乘小舰，入淮拔栅。武帝宣令三军，不得辄射贼。荣祖不胜愤怒，冒禁射之，所中应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战功参太尉军事。从讨司马休之，彭城内史徐达之败没，诸将意沮，荣祖请战愈厉，高祖乃解所著铠以授之。荣祖率所领陷阵，身被数创，会贼破走。加振威将军，寻参世子征虏军事，领遂成令。高祖北伐，转镇西中兵参军，宁远将军。水军入河，与硃超石

大破索虏于半城，又攻刘度垒克之。高祖大飨战士，谓荣祖曰：“卿以寡克众，攻无坚城，虽古名将，何以过此。”转为太尉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既破长安，姚泓女婿徐众率其余众连营叛走，荣祖与檀道济等攻营破之，斩首擒馘，不可称计。十四年，除彭城内史，又补相国参军。其年，遣荣祖还都，为世子中兵参军。

永初元年，除越骑校尉，寻转右军将军。索虏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没，荣祖时居父艰，起为辅国将军。追论半城之功，赐爵都乡侯。荣祖为人轻财贵义，善抚将士，然性偏险褊隘，颇失士君子之心。领军将军谢晦深接待之，废立之际，要荣祖，固辞获免。及晦出镇荆楚，欲请为南蛮校尉，荣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愿弟兴祖，青州刺史。

怀慎弟怀默，冠军将军、江夏内史，太中大夫。怀默子道球，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道球弟孙登，武陵内史。孙登子亮，世祖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太宗泰始初，为巴陵王休若镇东中兵参军，北伐南讨，功冠诸将，封顺阳县侯，食邑六百户，历黄门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俭，不营财货，所余公禄，悉以还官。太宗嘉之，下诏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道胤，令合仙药。至益州，泰豫元年药始成，而未出火毒。孙不听亮服，亮苦欲服，平旦开城门取井华水服，至食鼓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后人逢见，乘白马，将数十人，出关西行，共语分明，此乃道家所谓尸解者也。追赠冠军将军，谥曰刚侯。

孙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为庐江太守。世祖举义，弃郡来奔，以补南中郎参军事，加龙骧将军。时世祖分麾下以为三幢，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大明中，历

黄门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废帝景和中，以为右卫将军，永昌县侯，食邑五百户，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为太守尽力，迁左卫将军，中护军。寻赐死，事在《建安王休仁传》

王谦之，字休光，琅邪临沂人，晋司州刺史胡之曾孙也。世祖初，历骁骑将军，御史中丞，吴兴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阳县子，食邑五百户。大明三年卒，赠前将军，谥曰肃。子应之嗣。大明末，为衡阳内史。晋安王子勋反，应之起义拒湘州行事何慧文，为慧文所杀，事在《邓琬传》，追赠侍中。应之弟云之，顺帝升明中贵达。

马文恭，扶风人也。亦以功封泉陵县子，食邑五百户。世祖即位，为游击将军。顷之，卒。

刘粹，字道冲，沛郡萧人也。祖恢，持节、监河中军事，征虏将军。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干，初为州从事。高祖克京城，参建武军事。从平京邑，转参镇军事，寻加建武将军、沛郡太守；又领下邳太守，复为车骑中军参军。从征广固，战功居多。以建义功，封西安县五等侯。军还，转中军咨议参军。卢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时年四岁，高祖使粹奉太祖镇京城。转游击将军。迁建威将军、江夏相。

卫将军毅，粹族兄也，粹尽心高祖，不与毅同。高祖欲谋毅，众并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军至，粹竭其诚力。事平，封淝阳县男，食邑五百户。母忧去职。俄而高祖讨司马休之，起粹为宁朔将军、竟陵太守，统水军入河。明年，进号辅国将军，迁相国右司马、侍中、中军司马、冠军将军，迁左卫将军。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县侯，食邑千户。二年，以役使监吏，免官。寻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虏将军、广陵太守。三年，以本号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阳马头三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梁郡太守，镇寿阳，治有政绩。少帝

景平二年，谯郡流离六十余家叛没虏，赵灵、秦刚等六家悔倍还投陈留襄邑县，顿谋等村，粹遣将苑纵夫讨叛户不及，因诛杀谋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贬号为宁朔将军。时索虏南寇，粹遣将军李德元袭许昌，杀伪颍川太守庾龙，于是陈留人董邈自称小黄盟主，斩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司马世贤，传首京都。

太祖即位，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元嘉三年讨谢晦，遣粹弟车骑从事中郎道济、龙骧将军沈攸之就粹，自陆道向江陵。粹以道济行竟陵内史，与攸之及南阳太守沈道兴步骑至沙桥，为晦司马周超所败，士众伤亡死者过半，降号宁朔将军。初，晦与粹厚善，以粹子旷之为参军。粹受命南讨，一无所顾，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旷之还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时年五十三。追赠安北将军，持节、本官如故。

旷之嗣，官至晋熙太守。旷之卒，子琛嗣。琛卒，无子，国除。琛弟亮，顺帝升明末，尚书驾部郎。粹庶长子怀之，为临川内史，与臧质同逆，伏诛。

粹弟道济，尚书起部郎，王弘车骑从事中郎，江夏王义恭抚军司马，河东太守，仍迁振武将军、益州刺史。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等，并聚敛兴利，而道济委任之，伤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闻之，与道济诏，戒之曰：“闻卿在任，未尽清省，又颇为殖货，若万一有此，必宜改之。比传人情不甚缉谐，当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济虽奉此旨，政化如初。

有司马飞龙者，自称晋之宗室，晋末走仇池。元嘉九年，

闻道济绥抚失和，遂自仇池入绵竹，崩动群小，得千余人，破巴兴县，杀令王贞之。进攻阴平，阴平太守沈法兴焚城遁走。道济遣军击飞龙，斩之。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氏奴、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氏奴既怀恚忿，因聚党为盗贼。其年七月，道济遣罗习为五城令，氏奴等谋曰：“罗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犹有作贼盗不止者，一旦发露，则为祸不测。宜结要誓，共相禁检。”乃杀牛盟誓。俄而氏奴及赵广等唱曰：“官禁杀牛，而村中公违法禁，脱使罗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贼，则无余类矣。”因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则功名可立，不然，立灭不久。众既乐乱，因相率从之，得数千人，复向广汉。道济遣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五百人击之，并为所杀。贼于是径向涪城，巴西人唐频聚众应之，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怀业再遣军拒之，战败失利。怀业及司马、南汉中太守韦处伯并弃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阳太守社玄起、遂宁太守冯迁闻涪城不守，并委郡出奔。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又招集商贾及免道俗奴僮，东西胜兵可有四千人。贼众数万屯城西及城北，道济婴城自守。

赵广本以譟诈聚兵，顿兵城下，不见飞龙，各欲分散。广惧，乃将三千人及羽仪，诈其众云迎飞龙。至阳泉寺中，谓道人程道养曰：“但自言是飞龙，则坐享富贵；若不从，即日便斩头。”道养惶怖许诺。道养，包罕人也，广改名为龙兴，号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建号泰始元年，备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涪城。广自号镇军，

帛氏奴征虏将军，梁显镇北将军，同党大帅张宁秦州刺史，严遐前将军。奉道养还成都，众十余万，四面围城。就道济索费谦、张熙，曰：“但送此人来，我等自不复作贼。”

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将千余人出西门战，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复出战，破贼营，焚其积聚。贼党江阳人杨孟子领千余人，屯城南。道济参军梁俊之统南楼，屡与孟子交言，因投书晓以祸福，要使入城。孟子许诺，入见道济；道济大喜，即板为主簿，遣子为任，克期讨贼。赵广知其谋，孟子惧，将所领奔晋原。晋原太守文仲兴拾合得二千余人，与孟子并力自固。广遣同党袁玄子攻晋原，为仲兴所杀。广又遣帛氏奴攻之，连战，仲兴军败，及孟子并死。

方明复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百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仍回军击城东大营，杀千余人，斩伪仆射蔡滔。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于是奔散。道养收合得七千人还广汉，赵广以别卒五千余人还涪城。

初，别驾张熙说道济令柴太仓谷，贼以九月末围城，至十二月末，廩粮便尽。方明将二千人出城求食，为贼所败，匹马独还。贼因追之，众复大集。方明夜于城西缒上，道济为设食，饘不能飧，唯泣涕而已。道济时有疾已笃，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败何苦。贼势既衰，台兵垂至，但令卿还，何忧于贼。”即减左右数十人配之。贼城外云：“方明已死，可来取丧。”城中大恐。道济夜列炬火，方明自出，众见之乃安。道济悉出财物于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时城中或传道济已亡，莫有至者。梁俊之说道济曰：“将军气息绵绵，而外论互有同异。今军师屡败，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则危祸立至。宜称小损，听左右给使暂出，不然败矣。”道济从之，即唤左右三

十余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劳。今既小损，各听归家休息，唤复还。”给使既出，其父兄皆问：“使君亡来几日？”子弟皆言：“君渐差，谁言亡者！”传相告语，城内乃安，由是应募者一日千余人。十年正月，贼众大至，攻逼成都。道济卒，梁俊之与方明等，及其故旧门生数人，共埋尸于后斋。使书与道济相似者为教命，酬答签疏，不异常日，故虽母妻，不知也。

二月，道养于毁金桥升坛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将三千人出击之。贼列阵营前死战，日夕乃大败。临阵斩伪征虏将军赵石之等八百余级，道养等退保广汉。是月，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以扬武将军、巴东太守周籍之即本号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宁巴郡五郡诸军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参军费淡、龙骧将军罗猛二千人援成都。广等屯据广汉，分守郫川，连营百数，处处屯结。籍之与方明及费淡等攻郫，克之。广等退据郡城，傍竹自固。罗猛率队主王盱等并力追讨。张寻自涪城率众二万来助广等，方明、淡斩竹开径邀之，战败，退还郫县。广等又移营屯箭竿桥，方明等破其六营，乘胜追奔，径至广汉。广等走还涪及五城。四月十日，发道济丧。五月，方明进军向涪城。张寻、唐频渡水拒战，方明击破之，生擒伪骠骑将军、雍秦二州刺史司马龙伸，斩之。龙伸，道助也。州吏严道度斩严遐首，广等并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张寻攻破阴平，复与道养合。帛氏奴攻广汉，费淡督将军种松等与战，斩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余级。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诛费谦之，道济丧及方明等并东反。道养等领二千余家逃于鄣山，其余群贼，亦各拥户藏窜，出为寇盗不绝。

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宁朔将军萧汪之统军讨之。军次鄣口，帛氏奴斩伪卫将军司马飞燕归降。汪之击破道养，道养还入鄣

山。十四年四月，赵广、张寻、梁显各率部曲归降，伪辅军将军王道恩斩道养，送首，余党悉平。迁赵广、张寻等于京师。十六年，广、寻复与国山令司马敬琳谋反，伏诛。

先是，道济振武司马、蜀郡太守任荟之虽不任军事，事宁，以为正员郎。裴方明虎贲中郎将，仍为义庆平西中兵参军、龙骧将军、河东太守。费淡，太子屯骑校尉。周籍之后为益州刺史。

粹族弟损，字子骞，卫将军毅从父弟也。父镇之，字仲德，以毅贵，历显位，闲居京口，未尝应召。常谓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惮之，每还京，未尝敢以羽仪人从入镇之门。左光禄大夫征，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余，卒于家。损，元嘉中历职义兴太守。东土残饥，太祖遣扬州治中沈演之东入赈恤，以损绥抚有方，称为良守。官至吴郡太守，追赠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静乱，以德济民，则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来，醇风稍薄，成功济务，尊出权道，虽复负宸南面，比号轩、牺，莫不自谢王风，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誉，义无曹公英杰之响，又阙晋氏辅魏之基，一旦驱乌合，不崇朝而制国命，功虽有余，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谧以内惧流奔，王绥以外侮成衅，若非树奇功于难立，震大威于四海，则不能承配天之业，一异同之心。义熙以后，大功仍建，自桓温旂旆所临，莫不献珍受朔。及金墉请吏，元勋将举，九命之礼既行，代终之符已及。方复观兵函、渭，用师天险，独克之举，振古难称。若使闭门反政，置兵散地，后败责其前功，一眚亏其盛业，岂复得以黄屋殊户，为衰晋之贞臣乎？及其灵威薄震，重关莫守，故知英算所苞，先胜而后战也。王镇恶推锋直指，前无强陈，为宋方叔，壮矣哉！

列传第六

赵伦之 到彦之 阙 王懿 张邵

赵伦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孝穆皇后之弟。幼孤贫，事母以孝称。武帝起兵，以军功封阆中县五等侯，累迁雍州刺史。武帝北伐，伦之遣顺阳太守傅弘之、扶风太守沈田子出峽柳，大破姚泓于蓝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安北将军，镇襄阳。少帝即位，征拜护军。元嘉三年，拜镇军将军，寻迁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

伦之虽外戚贵盛，而以俭素自处。性野拙，人情世务，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颇觉富盛，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光禄大夫范泰好戏谓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资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伦之大喜，每载酒肴诣泰。五年，卒。子伯符嗣。

伯符，字润远。少好弓马。伦之在襄阳，伯符为竟陵太守。时竟陵蛮屡为寇，伯符征讨，悉破之，由是有将帅之称。后为宁远将军，总领义徒，以居宫城北，每有火起及贼盗，辄身贯甲冑，助郡县赴讨，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迁徐、兖二州刺史。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盗远窜，无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征为领军将军。先是，外监不隶领军，宜相统摄者，自有别诏，至此始统领焉。二十一年，转豫州刺史。明年，为护军将军，复为丹阳尹。在郡严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

录赴水而死；典笔吏取笔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初，始兴王浚以潘妃之宠，故得出入后宫，遂与公主私通。及适倩，倩入宫而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事上闻，有诏离婚，杀主所生蒋美人，伯符惭惧发病卒。谥曰肃。传国至孙勛，齐受禅，国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汉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孙也。祖宏，事石季龙；父苗，事苻坚，皆为二千石。

仲德少沈审，有意略，通阴阳，解声律。苻氏之败，仲德年十七，与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儿骑牛行，见仲德，问曰：“食未？”仲德告饥。儿去，顷之复来，携食与之。仲德食毕欲行，会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之，获济，与睿相及。渡河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使为将帅。积年，仲德欲南归，乃奔太山，辽遣骑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导，仲德随之，行百许里，乃免。

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睿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篡，见辅国将军张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诚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

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义举，使于都下袭玄。仲德闻其谋，谓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应机务速，不在巧迟。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图之，正须一夫力耳。”事泄，元德为玄所诛，仲德奔窜。会义军克建业，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于马上抱方回与仲德相对号泣，追赠元德给事中，

封安复县侯，以仲德为中兵参军。

武帝伐广固，仲德为前锋，大小二十余战，每战辄克。及卢循寇逼，败刘毅于桑落，帝北伐始还，士卒创痍，堪战者可数千人。贼众十万，舳舻百里，奔败而归者，咸称其雄。众议并欲迁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当阳而治，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贼豕突，乘我远征，既闻凯入，将自奔散。今自投草间，则同之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义士英豪，当自求其主尔。此谋若行，请自此辞矣。”帝悦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贼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贼留亲党范崇民五千人，高舰百余，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舰，收其散卒，功冠诸将，封新淦县侯。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硃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硃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乃总众军，进据潼关。长安平，以仲德为太尉咨议参军。

武帝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使卫送姚泓先还彭城。武帝受命，累迁徐州刺史，加都督。

元嘉三年，进号安北将军，与到彦之北伐，大破虏军。诸军进屯灵昌津。司、兖既定，三军咸喜，仲德独有忧色，曰：“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戈北归，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岂不能为三军之忧！”十月，虏于委粟津渡河，进逼金墉，虎牢、洛阳诸军，相继奔走。彦之闻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阳既陷，则虎牢不能独全，势使然也。今贼去我千里，滑台犹有强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

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乃回军沿济南历城步上，焚舟弃甲，还至彭城。仲德与彦之并免官。寻与檀道济救滑台，粮尽而归。

九年，又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明年，加领兖州刺史。仲德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进号镇北大将军。十五年，卒，谥曰桓侯。亦于庙立白狼、童子坛，每祭必祠之。子正修嗣，为家僮所杀。

张邵，字茂宗，会稽太守裕之弟也。初为晋琅邪内史王诞龙骧府功曹，桓玄徙诞于广州，亲故咸离弃之，惟邵情意弥谨，流涕追送。时变乱饥馑，又馈送其妻子。

桓玄篡位，父敞先为尚书，以答事微谬，降为廷尉卿。及武帝讨玄，邵白敞表献诚款，帝大说，命署其门曰：“有犯张廷尉者，以军法论。”后以敞为吴郡太守。王谧为扬州，召邵为主簿。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辏，独邵不往。或问之，邵曰：“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刘穆之闻以白，帝益亲之，转太尉参军，署长流贼曹。卢循寇迫京师，使邵守南城。时百姓临水望贼，帝怪而问邵，邵曰：“若节钺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观望。今当无复恐耳。”寻补州主簿。

邵悉心政事，精力绝人。及诛刘藩，邵时在西州直庐，即夜诫众曹曰：“大军当大讨，可各修舟船仓库，及晓取办。”旦日，帝求诸簿署，应时即至；怪问其速，诸曹答曰：“昨夜受张主簿处分。”帝曰：“张邵可谓同我忧虑矣。”九年，世子始开征虏府，补邵录事参军，转号中军，迁咨议参军，领记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事将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镇广陵，时滁州

结聚亡命，祇率众掩之。刘穆之恐以为变，将发军。邵曰：“檀韶据中流，道济为军首，若疑状发露，恐生大变。宜且遣慰劳，以观其意。”既而祇果不动。及穆之卒，朝廷恇惧，便欲发诏以司马徐羨之代之，邵对曰：“今诚急病，任终在徐，且世子无专命，宜须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马，其余启还。”武帝重其临事不挠，有大臣体。十四年，以世子镇荆州，邵谏“储贰之重，四海所系，不宜处外，敢以死请。”从之。

文帝为中郎将、荆州刺史，以邵为司马，领南郡相，众事悉决于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临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为刺史。将署府，邵以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帝从之。谢晦反，遗书要邵，邵不发函，驰使呈帝。

元嘉五年，转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华与邵有隙，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仇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丹、浙二川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因大会诛之，悉掩其徒党。既失信群蛮，所在并起，水陆断绝。子敷至襄阳定省，当还都，群蛮伺欲取之。会蠕蠕国遣使朝贡，贼以为敷，遂执之，邵坐降号扬烈将军。

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邵为抚军长史，持节、南蛮校尉。坐在雍州营私蓄取赃货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后为吴兴太守，卒，追复爵邑，谥曰简伯。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輶车，诸子从焉。子敷、演、镜，有名于世。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数岁，问知之，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扇，乃緘

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筍流涕。见从母，悲咸呜咽。性整贵，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初，父邵使与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武帝闻其美，召见奇之，曰：“真千里驹也。”以为世子中军参军，数见接引。累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上甚不说。迁正员中书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迁黄门侍郎、始兴王浚后将军司徒左长史。未拜，父在吴兴亡，成服凡十余日，方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恻，绝而复续。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复往，未期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赠侍中，改其所居为孝张里。

敷弟柬，袭父封，位通直郎。柬有勇力，手格猛兽，元凶以为辅国将军。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坠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伟之子也。伟少有操行，为晋琅邪王国郎中令，从王至洛，还京都，武帝封药酒一罍付伟，令密加鸩毒，受命于道，自饮而卒。

暢少与从兄敷、演、敬齐名，为后进之秀。起家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诛，暢驰出奔赴，制服尽哀，时论美之。弟

牧尝为獠犬所伤，医者云食樗蠹可疗，牧难之。暢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迁太子中庶子。

孝武镇彭城，暢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焘南征，太尉江夏王义恭统诸军出镇彭城。虏众近城数十里，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时历城众少食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城兵配护军将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勣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都。二议未决，更集群僚议之。暢曰：“若历城、郁洲可至，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人无固心，但以关扃严密，不获走耳。若一摇动，则溃然奔散，虽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虽寡，名朝夕未至窘乏，岂可舍万全之术，而即危亡之道。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君马迹！”孝武闻暢议，谓义恭曰：“张长史言，不可违也。”义恭乃止。

魏主既至，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氍毹屋。先是，队主蒯应见执，其日晡时，遣送应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骆驼。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暢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问：“君何姓？”答曰：“姓张。”孝伯曰：“张长史乎？”暢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君名声远闻，足使我知。”城内有具思者，尝在魏，义恭使视，知是孝伯，乃开门饷物。魏主又求酒及柑橘，孝武又致螺杯杂物，南土所珍。魏主复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借博具。”暢曰：“博具当为申致，有诏之言，正可施于彼国，何得施之于此？”孝伯曰：“以邻国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镇军，久阙南信，殊当忧邑。若遣信，当为护送。”暢曰：“此中间道甚多，亦不须烦魏。”孝伯曰：

“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 暢曰：“君著白衣，故号白贼也。” 孝伯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 又求博具，俄送与。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 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问，观我仪貌，察我为人。” 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见。李尚书亲自衔命，不忍彼此不尽，故不复遣。” 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安北若须大马，当送之，脱须蜀马，亦有佳者。” 暢曰：“安北不乏良驷，送在彼意，此非所求。” 义恭又送炬烛十挺，孝武亦致锦一匹。又曰：“知更须黄甘，若给彼军，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当乏绝，故不复致。” 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为著屣？君且如此，将士云何？” 暢曰：“膏粱之言，诚以为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阵军间，不容缓服。” 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棋子，孝伯足词辩，亦北土之美。暢随宜应答，甚为敏捷，音韵详雅，魏人美之。

时魏声云当出襄阳，故以暢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暢为元佐，举哀毕，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简人，音仪容止，众皆瞩目，见者皆为尽命。事平，征为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及义宣有异图，蔡超等以暢人望，劝义宣留之，乃解南蛮校尉以授暢，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暢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衅状。僧宝有私货，止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前。义宣将为逆，使嬖人翟灵宝告暢，暢陈必无此理，请以死保之。灵宝还白义宣，云暢必不可回，请杀以徇众，赖丞相司

马竺超民得免。进号抚军，别立军部，以收人望。暢虽署文檄，饮酒常醉，不省其事。及义宣败于梁山，暢为军人所掠，衣服都尽。遇右将军王玄谟乘輿出营，暢已得败衣，遂排玄谟上輿，玄谟甚不悦。诸将请杀之，队主张荣救之得免。执送都下，付廷尉，见原。

起为都官尚书，转侍中。孝武宴朝贤，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张暢信奇才也，与义宣作贼，而卒无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时，谁黄其阁？”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为元凶司空，及义师至新林门，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黄阁，故暢以此讥之。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卒，谥曰宣。暢爱弟子辑，临终遗命与辑合坟，时议非之。

弟悦，亦有美称，历侍中、临海王子项前将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召拜为吏部尚书，与邓琬共辅伪政。及事败，悦杀琬归降，复为太子中庶子。后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于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补之，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

暢子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咨议参军。浩弟淹，黄门郎，封广晋县子，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免官禁锢。起为光禄勋，与晋安王子勋同逆，军败见杀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赵伦之传》下有《到彦之传》而此书独阙。约之史法，诸帝称庙号，而谓魏为虏。今帝称帝号，魏称魏主，与《南史》体同，而传末又无史臣论，疑非约书。然其辞差与《南史》异，故特存焉。

列传第七

刘怀肃 孟怀玉 弟龙符 刘敬宣 檀祗

刘怀肃，彭城人，高祖从母兄也。家世贫窳，而躬耕好学。初为刘敬宣宁朔府司马，东征孙恩，有战功，又为龙骧司马、费令。闻高祖起义，弃县来奔。京邑平定，振武将军道规追桓玄，以怀肃为司马。玄留何澹之、郭铨等戍桑落洲，进击破之。颍川太守刘统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从子振大破义军于杨林，义军退寻阳。怀肃与江夏相张畅之攻澹之于西塞，破之。伪镇东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孟山图据鲁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垒，皆连壁相望。怀肃与道规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冯该走石城，生擒仙客。义熙元年正月，振败走，道规遣怀肃平石城，斩冯该及其子山靖。三月，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出奔，怀肃自云杜驰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万，旗帜蔽野，跃马横矛，躬自突陈。流矢伤怀肃额，众惧欲奔，怀肃瞋目奋战，士气益壮。于是士卒争先，临阵斩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镇，执怀肃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伪辅国将军符嗣、马孙、伪龙骧将军金符青、乐志等屯结江夏，怀肃又讨之，枭乐志等。道规加怀肃督江夏九郡，权镇夏口。

除通直郎。仍为辅国将军、淮南历阳二郡太守。二年，又领刘毅抚军司马，军、郡如故。以义功封东兴县侯，食邑千户。

其冬，桓石绥、司马国璠、陈袭于胡桃山聚众为寇，怀肃率步骑讨破之。江淮间群蛮及桓氏余党为乱，自请出讨，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怀肃官。三年，卒，时年四十一。追赠左将军。无子，弟怀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内史。

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为太尉江夏王义恭咨议参军。世祖伐元凶，义军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杀其母以徇。前废帝景和中，为义恭太宰从事中郎。义恭败，以党与下狱死。

怀肃次弟怀敬，涩讷无才能。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高祖。高祖从母生怀敬，末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高祖。高祖以旧恩，怀敬累见宠授，至会稽太守，尚书，金紫光禄大夫。

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辅政，必其简惠成能；莅职阐治，务以利民著绩。故王奂见纪于前，叔卿流称于后。窃见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称咏，讼诉希简。又翦荡凶非，屡能擒获。灾水之初，余杭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道锡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获全。经历诸县，访核名实，并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赐谷千斛，以真道为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贼杨难当侵寇汉中，真道率军讨破之。而难当寇盗犹不已，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节度。十九年，方明至武兴，率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陈弥、裴肃之、安西参军段叔文、鲁尚期、始兴王国常侍刘僧秀、绥远将军马洗、振武将军王奂之等，进次潭谷，去兰皋数里。难当遣其建节将军苻弘祖、啖元等固守兰皋，镇北将军苻德义于外为游军，难当

子抚军大将军和重兵继其后。方明进击，大破之于洹水，斩弘祖并三千余级。遣康祖追之，过兰皋二千余里。和又遣德义助战，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难当遣建忠将军杨林、振威将军姚宪领二千骑就和，方明又率诸将攻之。和败走，追至赤亭，难当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顷，伪丞相杨万寿等一时归降。难当第三息虎先戍阴平，难当既走，虎逃窜民间，生禽之，送京都，斩于建康市。

秦州刺史胡从之西镇百顷，行至洹水，为索虏所邀击，败没。以真道为建威将军、雍州刺史，方明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辞不拜。诏曰：“往年氏竖杨难当造为叛乱，俯首者众。其长史杨万寿、建节将军姚宪，情不违顺，屡进矢言。及凶丑宵遁，阖境崩扰，建忠将军吕训卫仓储以候王师。宁朔将军姜檀果烈恳到，志在宣力，洹水之捷，厥庸显然，近者协赞义奋，乃心无替。略阳苻昭，诚系本朝，亦同斯举，俘擒伪将，独克武兴，推锋致效，陨命寇手。并事著屯险，感于予怀，宜蒙旌叙，荣慰存亡。可赠万寿龙骧将军，昭武都太守；宪补员外散骑侍郎，训驸马都尉、奉朝请；檀征西大将军司马、仇池太守，宜并内徙。可符雍、梁二州，厚加贍恤。”吕训，略氏人吕先子也。又诏曰：“故晋寿太守姜道盛，前讨仇池，志输诚力，即戎著效，临财能清。近先登洹水，殒身锋镝，诚节俱亮，矜悼于怀。可赠给事中，赐钱千万。”道盛注《古文尚书》，行于世。

真道、方明并坐破仇池，断割金银诸杂宝货，又藏难当善马，下狱死。刘康祖等系免各有差。方明，河东人，为刘道济振武中兵参军，立功蜀土，历颖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赃私免官。

孟怀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晋河南尹。祖渊，右光禄大夫。父绰，义旗后为给事中，光禄勋，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世居京口。

高祖东伐孙恩，以怀玉为建武司马。豫义旗，从平京城，进定京邑。以功封鄱阳县侯，食邑千户。高祖镇京口，以怀玉为镇军参军、下邳太守。义熙三年，出为宁朔将军、西阳太守、新蔡内史，除中书侍郎，转辅国将军，领丹阳府兵，戍石头。

卢循逼京邑，怀玉于石头岸连战有功，为中军咨议参军。贼帅徐道覆屡欲以精锐登岸，畏怀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怀玉与众军追蹙，直至岭表。徐道覆屯结始兴，怀玉攻围之，身当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阳丰县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复为太尉咨议参军，征虏将军。八年，迁江州刺史，寻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之恆农扬州之松滋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刺史如故。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上流，有异志，故授怀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节。丁父艰，怀玉有孝性。因抱笃疾，上表陈解，不许。又自陈弟仙客出继，丧主唯己，乃见听。未去任，其年卒官。时年三十一。追赠平南将军。子元卒，无子，国除。怀玉别封阳丰男，子慧熙嗣，坐废祭祀夺爵。慧熙子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龙符，怀玉弟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龙符为建武参军。江乘、罗落、覆舟三战，并有功。参镇军军事，封平昌县五等子，加宁远将军、淮陵太守。与刘藩、向弥征桓歆、桓石康，破斩之。除建威将军、东海太守。索虏斛兰、索度真侵边，彭、沛骚扰，高祖遣龙符、建威将军道怜北讨，一战破之。追斛兰至光水沟边，被创奔走。

高祖伐广固，以龙符为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广川太守，统步骑为前锋。军达临朐，与贼争水，龙符单骑冲突，应手破散，即据水源，贼遂退走。龙符乘胜奔逐，后骑不及，贼数千

骑围绕攻之。龙符奋槊接战，每一合辄杀数人，众寡不敌，遂见害，时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赠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忠勇果毅，陨身王事，宜蒙甄表，以显贞节，圣恩嘉悼，宠赠方州。龙符投袂义初，前驱效命，推锋三捷，每为众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虏，朝议爵赏，未及施行。会今北伐，复统前旅，临朐之战，气冠三军。于时逆徒实繁，控弦掩泽，龙符匹马电跃，所向摧靡，夺戈深入，知死弗吝。贼超奔遁，依险鸟聚，大军因势，方轨长驱。考其庸绩，豫参济不，窃谓宜班爵士，以褒勋烈。”乃追封临沂县男，食邑五百户。无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罪夺爵，徙广州，以微生弟彦祖子佛护袭爵。齐受禅，国除。孝武大明初，诸流徙者悉听还本，微生已死，子系祖归京都，有筋干异力，能负数人，入隶羽林，为殿中将军。二年，索虏寇青、冀，世祖遣军援之，系祖自占求行。战于杜梁，挺身入陈，所杀狼籍，遂见杀。诏书追赠颍川郡太守。

刘敬宣，字万寿，彭城人，汉楚元王交后也。祖建，征虏将军。父牢之，镇北将军。敬宣八岁丧母，昼夜号泣，中表异之。辅国将军桓序镇芜湖，牢之参序军事。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因悲泣不自胜，序叹息，谓牢之曰：“卿此儿既为家之孝子，必为国之忠臣。”起家为王恭前军参军，又参会稽世子元显征虏军事。

隆安三年，王恭起兵于京口，以诛司马尚之兄弟为名。牢之时为恭前军司马、辅国将军、晋陵太守，置佐领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举，使牢之为前锋。太傅会稽王道子与牢之书，备言祸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谓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义心未彰，唯兵是纵。吾不能申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缉穆宰相与

不。今欲奉国威灵，以明逆顺，汝以为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隆，未有桓、灵之乱，而恭怙乱阻兵，志陵京邑。大人与恭亲无骨肉，分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斩恭大将颜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还京袭恭。恭方出城耀军，驰骑横击之，一时散溃。元显进号后将军，以敬宣为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

三年，孙恩为乱，东土骚扰，牢之自表东讨，军次虎贲。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进平会稽，寻加临淮太守，迁后军从事中郎。五年，孙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贼频攻不能拔。敬宣请往为援，贼恩于是退远入海。是时四方云扰，朝廷微弱，敬宣每虑艰难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贼，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凭结，情好甚隆。元显进号骠骑，敬宣仍随府转，军、郡如故。元显骄淫纵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预燕会，未尝饮酒，调戏之来，无所酬答，元显甚不说。寻进号辅国将军，余如故。

元兴元年，牢之南讨桓玄，元显为征讨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骤诣门，不得相见；帝出饯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既至溧州，遣信说牢之；牢之以道子昏暗，元显淫凶，虑平玄之日，乱政方始，假手于玄，诛除执政，然后乘玄之隙，可以得志于天下，将许玄降。敬宣谏曰：“方今国家乱扰，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藉先父之基，据荆南之势，虽无姬文之德，实为参分之形。一朝纵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则难图也。董卓之变，将生于今。”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遗敬宣为任，玄板为其府咨议参军。

玄既得志，害元显，废道子，以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牢之与敬宣谋共袭玄，期以明旦。值尔日大雾，府门晚开，

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谓所谋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广陵。而敬宣还京口迎家，牢之寻求不得，谓已为玄所擒，乃自缢死。敬宣奔丧，哭毕，即渡江就司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阳，往来长安，各以子弟为质，求救于姚兴。兴与之符信，令关东募兵，得数千人，复还至彭城间，收聚义故。玄遣孙无终讨冀州刺史刘轨，轨要敬宣、雅之等共据山阳破之，不克。又进昌平润，战不利，众各离散，乃俱奔鲜卑慕容德。

敬宣素晓天文，知必有兴复晋室者。寻梦丸土服之，既觉，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复本土乎！”乃结青州大姓诸崔、封，并要鲜卑大帅免逵，谋灭德，推休之为主，克日垂发。时刘轨为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轨。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观其有安齐志，必不动，不可告也。”雅之以为不然，遂告轨，轨果不从。谋颇泄，相与杀轨而去。至淮、泗间，会高祖平京口，手书召敬宣；左右疑其诈，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诱我也。”即便驰还。既至京师，以敬宣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袭封武冈县男。是岁，安帝元兴三年也。

桓歆率氐贼杨秋寇历阳，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大破之。歆单骑走渡淮，斩杨秋于练固而还。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敬宣固辞，言于高祖曰：“仇耻既雪，四海清荡，所愿反身草泽，以终余年。恩遇不遣，遂复僂俛，即目所忝，已为优渥。且盘龙、无忌犹未遇宠，贤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责。”不许。敬宣既至江州，课集军粮，搜召舟乘，军戎要用，常有储拟。故口征诸军虽失利退据，因之每即振复。其年，桓玄兄子亮自号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苻宏寇庐陵，敬宣并讨破之。

初，刘毅之少也，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

敬宣曰：“夫非常之才，当别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其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深以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乃使人言于高祖曰：“刘敬宣父子，忠国既昧，今又不豫义始。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论资语事，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其郡，实为过优；寻知复为江州，尤所骇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职。于是散彻，赐给宅宇，月给钱三十万。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所赐钱帛车马及器服玩好，莫与比焉。寻除冠军将军、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户。

高祖方大相宠任，欲先令立功。义熙三年，表遣敬宣率众五千伐蜀。国子博士周祗书谏高祖曰：“自义旗之建，所征无不克，此可谓天人交助，信顺之征也。今大难已夷，君臣俱泰。顷五谷转丰，民无饥苦，劫盗之患，亦为弭息，比诚渐足无事，宜大宁治本。蜀贼宜平，六合宜一，非为不尔也。古人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万有余里，溯流天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子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而今往艰险，雨雪方降，驱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岂可称计。此一疑也。贼必不守穷城，将决力战。今我往劳困，彼来甚逸。若忽使师行不利，人情波骇，大势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况今溯险万里，所在无储。若连兵不解，运漕不继，虽韩、白之将，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皆云：‘彼亲离众叛。’愚谓不然。彼以一匹夫，而

能致今日之事，若众力离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乌合受募之人，亦必无千人一心，有前无退矣。为治者固先定其内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怀其远。自顷狂狡不息，诛戮相继，未可谓人和也。天险如彼，未可谓地利也。毛修之家仇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报。今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而忘国家之重计，愚情窃所未安。阙门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觉披尽。”不从。

假敬宣节，监征蜀诸军事，郡如故。既入峡，分遣振武将军、巴东太守温祚以二千人扬声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由垫江而进。敬宣率先士卒，转战而前，达遂宁郡之黄虎，去成都五百里。伪辅国将军谯道福等悉众距险，相持六十余日，大小十余战，贼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进，食粮尽，军中多疾疫，死者太半，引军还。谯纵送毛璩一门诸丧，其妻女、文处茂母何，并诸士人丧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归。为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

五年，高祖伐鲜卑，除中军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从至临朐，慕容超出军距战，敬宣与兖州刺史刘籓等奋击，大破之。龙骧将军孟龙符战没，敬宣并领其众，围广固，屡献规略。卢循逼京师，敬宣分领鲜卑虎班突骑，置阵甚整，循等望而畏之。迁使持节、督马头淮西诸军郡事、镇蛮护军、淮南安丰二郡太守、梁国内史，将军如故。循既走，仍从高祖南讨，转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

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著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于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涂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邪！”

初，敬宣回师于蜀，刘毅欲以重法绳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憾伤至公，若必文致为戮，已当入朝以廷议决之。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生平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毅出为荊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祸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出为使持节、督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领清河太守，寻领冀州刺史。

时高祖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军事，贻敬宣书曰：“盘龙狼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自义熙以来，首尾十载，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节，常惧福过祸生，实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遣使呈长民书，高祖谓王诞曰：“阿寿故为不负我也。”十一年正月，进号右将军。

司马道赐者，晋宗室之贱属也。为敬宣参军。至高祖西征司马休之，道赐乃阴结同府辟闾道秀及左右小将王猛子等谋反。道赐自号齐王，以道秀为青州刺史，规据广固，举兵应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论，因屏人，左右悉出户，猛子逡巡在后，取敬宣备身刀杀敬宣，时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讨道赐、猛子等，皆斩之。先是，敬宣未死，尝夜与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只芒屨于坐中，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人著，耳鼻间并欲坏。顷之而败。丧至，高祖临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禅，国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乡人，左将军歆第二弟也。少为孙无终辅国参军，随无终东征孙恩，屡有战功。复为王诞龙骧参军。从高祖克京城，参建武军事。至罗落，檀凭之战没之后，仍以凭之所领兵配祗。京邑既平，参镇军事，加振武将军，隶振武大将军道规追讨桓玄，每战克捷。江陵平定，道规遣祗征

浚、沔亡命桓道兒、张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又为宁朔将军、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于长沙，苻宏于湘东。武陵内史庾悦疾病，道规以祗代悦，加宁朔将军，封西昌县侯，食邑千户。五年，入为中书侍郎。

卢循逼京邑，加辅国将军，领兵屯西明门外。循退走，祗率所领，步道援江陵，未发，遇疾停。八年，迁右卫将军，出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即本号督江北淮南军郡事、青州刺史、广陵相。进号征虏将军，加节。十年，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得过淮，因天夜阴暗，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听事。祗惊起，出门将处分，贼射之，伤股，乃入。祗语左右：“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打五鼓，惧晓，必走矣。”贼闻鼓鸣，谓为晓，于是奔散，追讨杀百余人。祗降号建武将军。十一年，进号右将军。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马口寇涂（涂或作滁）中，秦郡太守刘基求救，分军掩讨，即破斩之。

十四年，宋国初建，天子诏曰：“宋国始立，内外草创，禁旅王要，总司须才。右将军祗可为宋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祗性矜豪，乐在外放恣，不愿内迁，甚不得志。发疾不自治，其年卒广陵，时年五十一。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谥曰威侯。

子献嗣，元熙中卒，无子，祗次子朗绍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刘敬宣与高祖恩结龙潜，义分早合，虽兴复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义止于人存；饰终之数，无闻于身后。恩礼之有厚薄者，将有以乎！

列传第八

硃龄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

硃龄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将帅。祖腾，建威将军、吴国内史。伯父宪及斌，并为西中郎袁真将佐，宪为梁国内史，斌为汝南内史。大司马桓温伐真于寿阳，真以宪兄弟与温潜通，并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温弟冲苦请得免。绰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参冲车骑军事、西阳广平太守。及冲薨，绰欧血死。冲诸子遇龄石如兄弟。

龄石少好武事，颇轻佻，不治崖检。舅淮南蒋氏，人才儻劣，龄石使舅卧于听事一头，剪纸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虽危惧战栗，为畏龄石，终不敢动。舅头有大瘤，龄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初为殿中将军，常追随桓修兄弟，为修抚军参军。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为建武参军。从至江乘，将战，龄石言于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高祖义而许之。事定，以为镇军参军，迁武康令，加宁远将军。

丧乱之后，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系祖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北涂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乃率吏人

驰至其家，掩其不备，莫有得举手者，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高祖又召为参军，补徐州主簿，迁尚书都官郎，寻复为参军。从征鲜卑，坐事免官。广固平，复为参军。卢循至石头，领中军。循选敢死之士数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龄石领鲜卑步槩，过淮击之。率厉将士，皆殊死战，杀数百人，贼乃退。龄石既有武干，又练吏职，高祖甚亲委之。卢循平，以为宁远将军、宁蛮护军、西阳太守。义熙八年，高祖西伐刘毅，龄石从至江陵。九年，遣诸军伐蜀，令龄石为元帅，以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硃林等，凡二万人，发自江陵。寻加节益州诸军事。初，高祖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全封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硃林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将军秦州刺史侯辉、尚书仆射蜀郡太守谯洗等率众万余屯彭模，夹水为城。

十年六月，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北城险阻众多，咸欲先攻其南，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龄石率刘钟、蒯恩等攻城，诘朝战，至日昃，焚其楼櫓，四面并登，斩侯辉、谯洗，仍回军以麾，南城即时散溃。凡斩大将十五级，诸营守以次土崩，众军乃舍船步进。

龙骧将军臧熹至广汉，病卒。硃林至广汉，复破譙道福，别军乘船陷牛脾城，斩其大将譙抚。譙纵闻诸处尽败，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斩送。伪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王师。道福闻彭模不守，率精锐五千兼行来赴，闻纵已走，道福众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瑶缚送之，斩于军门。桓谦弟恬随谦入蜀，为宁蜀太守，至是亦斩焉。

高祖之伐蜀也，将谋元帅而难其人，乃举龄石。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谏者甚众，高祖不从。乃分大军之半，猛将劲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龄石之善于其事。

龄石遣司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产德作乱，攻涪城，叔任击破之，斩产德。初，龄石平蜀，所戮止纵一祖之后，产德事起，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进号辅国将军，寻进监益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安固怀宁六郡诸军事，以平蜀功，封丰城县侯，食邑千户。

十一年，征为太尉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十二年北伐，迁左将军，本号如故，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刘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诸事，皆与谋焉。高祖还彭城，以龄石为相国右司马。十四年，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被征，以龄石持节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敕龄石，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龄石亦举城奔走。龙骧将军王敬先戍曹公垒，龄石自潼关率余众就敬先，虜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陷。虜执龄石及敬先还长安，见杀，时年四十。

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辄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国秩，夺爵。更以祖宣弟隆绍封。齐受禅，国除。

龄石弟超石，亦果锐善骑乘，虽出自将家，兄弟并闲尺牍。桓谦为卫将军，以补行参军。又参何无忌辅国右军军事。徐道

覆破无忌，得超石，以为参军。至石头，超石说其同舟人乘单舸走归高祖，高祖甚喜之，以为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谦身首，躬营殡葬。迁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寻复补中兵参军、宁朔将军、沛郡太守。西伐刘毅，使超石率步骑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讨司马休之，遣冠军将军檀道济及超石步军出大薄，鲁宗之闻超石且至，自率军逆之，未战而江陵平。从至襄阳，领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阳而还。

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鹄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截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高祖乃遣白直队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旄。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高祖先命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遂内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槊，乃断槊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追之，复为虏所围，奋击尽日，杀虏千计，虏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将军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骑城，虏围猗之，以长戟结阵。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军进克蒲坂，以超石为河东太守，戍守之。贼以超石众少，复还攻城，超石战败退走，数日乃及大军。

高祖自长安东还，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书侍郎，

封兴平县五等侯。关中扰乱，高祖遣超石慰劳河、洛。始至蒲坂，值龄石自长安东走至曹公垒，超石济河就之，与龄石俱没，为佛佛所杀，时年三十七。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并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修之有大志，颇读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为宁远参军。桓玄克荆州，仍为玄佐，历后军、太尉、相国参军。解音律，能骑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为屯骑校尉。随玄西奔，玄败于峥嵘洲，复还江陵，人情离散，议欲西奔汉川。修之诱令入蜀，冯迁斩玄于枚回洲，修之力也。

晋安帝反正于江陵，除骁骑将军。下至京师，高祖以为镇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旬月，迁右卫将军。既有斩玄之谋，又伯、父并在蜀土，高祖欲引为外助，故频加荣爵。及父瑾为谯纵所杀，高祖表为龙骧将军，配给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及文处茂、时延祖等西讨。修之至宕渠，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承祖自称镇军将军、巴州刺史。修之退还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修之使参军严纲等收兵众，汉嘉太守冯迁率兵来会，讨承祖斩之。时文处茂犹在邑郡，修之遣振武将军张季仁五百兵系处茂等。荆州刺史道规又遣奋武将军原导之领千人，受修之节度。修之遣原导之与季仁俱进。

时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修之下都上表曰：“臣闻在生所以重生，实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沦于泉壤，借命于朝露者，以日月贞照，有兼映之辉，庶凭天威，诛夷仇逆。自提戈西赴，备尝时难，遂使齐斧停柯，狡竖假息。诚由经路有暨，亦缘制不自己。抚影穷号，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达巴东，顿白帝，以俟庙略。可乘之机宜践，投袂之会屡愆。臣虽效死寇庭，而理绝救援，是以束骸

载驰，诉冤象魏。昔宋害申丹，楚庄有遗履之愤，况忘家殉国，鲜有臣门，节冠风霜，人所矜悼。伍员不亏君义，而申包不忘国难，俟会伫锋，因时乃发。今臣庸逾在昔，未蒙宵迈之旗，是以仰辰极以希照，眷西土以洒泪也。公私怀耻，仰望洪恩，岂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实又非所继，但以方仗威灵，要须综摄，乞解金紫宠私之荣，赐以鹰扬折冲之号。臣之于国，理无虚请。自臣涉道，情虑荒越，疹毒交缠，常虑性命陨越，要当躬先士卒，身驰贼庭，手斩凶丑，以攄莫大之衅。然后就死之日，即化如归，阖门灵爽，岂不谢先帝于玄宫。”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军将军刘敬宣率文处茂、时延祖诸军伐蜀。军次黄虎，无功而退。谯纵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丧，口累并得俱还。

卢循逼京邑，修之服未除，起为辅国将军，寻加宣城内史，戍姑孰。为循党阮赐所攻，击破之。循走，刘毅还姑孰，修之领毅后军司马，坐长置吏僮，免将军、内史官。毅西镇江陵，以为卫军司马、辅国将军、南郡太守。修之虽为毅将佐，而深自结高祖。高祖讨毅，先遣王镇恶袭江陵，修之与咨议参军任集之等并力战，高祖宥之。

时遣硃龄石伐蜀，修之固求行，高祖虑修之至蜀，必多所诛残，士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故不许。还都，除黄门侍郎，复为右卫将军。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庙。时蒋山庙中有佳牛好马，修之并夺取之。高祖讨司马休之，以为咨议参军、冠军将军、领南郡相。

高祖将伐羌，先遣修之复芍陂，起田数千顷。及至彭城，又使营立府舍，转相国右司马，将军如故。时洛阳已平，即本号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阳，修治城垒。高

祖既至，案行善之，赐衣服玩好，当时计直二千万。先是，刘敬宣女嫁，高祖赐钱三百万，杂彩千匹，时人并以为厚赐。王镇恶死，修之代为安西司马，将军如故。值桂阳公义真已发长安，为佛佛虜所邀，军败。修之与义真相失，走将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卫军人叛走，已上坂，尝为修之所罚者，以戟掷之，伤额，因坠坂，遂为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连昌为索虏托跋焘所获，修之并没。

初，修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为焘所信敬，营护之，故得不死，迁于平城。修之尝为羊羹，以荐虜尚书，尚书以为绝味，献之于焘；焘大喜，以修之为太官令。稍被亲宠，遂为尚书、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书如故。其后殊修之没虜，亦为焘所宠。修之相得甚欢。修之问南国当权者为谁，殊修之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归罪之日，便应巾幘到门邪！”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讯访，修之具答，并云：“贤子元矫，甚能自处，为时人所称。”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及。初，荒人去来，言修之劝诱焘侵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太祖甚疑责之。修之后得还，具相申理，上意乃释。修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于虜中，时年七十二。元矫历宛陵、江乘、溧阳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阳人。傅氏旧属灵州，汉末郡境为虜所侵，失土寄寓冯翊，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不立，故傅氏还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悉属灵州。弘之高祖晋司徒祗，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复泥阳。曾祖暢，秘书丞，没胡，生子洪，晋穆帝永和中，胡乱得还。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骑常侍。韶生弘之。

少倜傥有大志，为本州主簿，举秀才，不行。桓玄将篡，

新野人庾仄起兵于南阳，袭雍州刺史冯该，该走。弘之时在江陵，与仄兄子彬谋杀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应仄。彬从弟宏知其谋，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杀之，系弘之于狱。桓玄以弘之非造谋，又白衣无兵众，原不罪。

义旗建，辅国将军道规以为参军、宁远将军、魏兴太守。卢循作乱，桓石绥自上洛甲口自号荆州刺史，征阳令王天恩自号梁州刺史，袭西城。时韶为梁州，遣弘之讨石绥等，并斩之。除太尉行参军。从征司马休之，署后部贼曹，仍为建威将军、顺阳太守。高祖北伐，弘之与扶风太守沈田子等七军自武关入，伪上洛太守口脱奔走，进据蓝田，招怀戎、晋。晋人庞斌之、戴养、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弘之素善骑乘，高祖至长安，弘之于姚泓驰道内，缓服戏马，或驰或骤，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观者数千人，并惊惋叹息。初上马，以马鞭柄策，挽致两股内，及下马，柄孔犹存。

进为桂阳公义真雍州治中从事史，除西戎司马、宁朔将军。略阳太守徐师高反叛，弘之讨平之。高祖归后，佛佛伪太子赫连瑰率众三万袭长安，弘之又领步骑五千，于池阳大破之，杀伤甚众。瑰又抄掠渭南，弘之又于寡妇人渡破瑰，获贼三百，掠七千余口。又义真东归，佛佛倾国追蹙，于青泥大战，弘之身贯甲冑，气冠三军。军败，陷没，佛佛逼令降，弘之不为屈。时天寒，裸弘之，弘之叫骂见杀。时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东渐西被，无遗遐荒。及汉氏辟土，通译四方，风教浅深，优劣已远。晋室播迁，来宅扬、越，关、朔遥阻，陇、汧开遐荒，区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里，而羌、戎杂合，久绝声教，固宜待以荒服，羁縻而已也。若其怀道畏威，奉王受职，则通以书轨，班以王规。若负其岨远，屈强边垂，则距险闭关，御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

志移晋鼎，自非兵屈霸上，战衄枋头，则光宅之运，中年允集。高祖无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实须外积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龙门，折冲冀、赵，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辟于东晋，威独振于江南，然后可以变国情，愜民志，抚归运而膺宝策。岂不知秦川不足供养，百二难以传后哉！至举咸阳而弃之，非失算也。此四将藉归众难固之情，已至于俱陷，为不幸矣。

列传第九

孙处 蒯恩 刘钟 虞丘进

孙处，字季高，会稽永兴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于世。少任气。高祖东征孙恩，季高义乐随。高祖平定京邑，以为振武将军，封新夷县五等侯。广固之役，先登有功。

卢循之难，于石头捍栅，戍越城、查浦，破贼于新亭。高祖谓季高曰：“此贼行破，应先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无所归投，非卿莫能济事。”遣季高率众三千，泛海袭番禺。初，贼不以海道为防，季高至东冲，去城十余里，城内犹未知。循守战士犹有数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舰，悉力登岸，会天大雾，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彪夫等，轻舟奔始兴。即分遣振武将军沈田子等讨平始兴、南康、临贺、始安岭表诸郡。循于左里奔走，而众力犹盛，自岭道还袭广州。季高距战二十余日，循乃破走，所杀万余人。追奔至郁林，会病，不得穷讨，循遂得走向交州。

义熙七年四月，季高卒于晋康，时年五十三。追赠龙骧将军、南海太守，封侯官县侯，食邑千户。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孙季高岭南之勋，已蒙褒赠。臣更思惟卢循稔恶一纪，据有全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余烬，犹能为虞；县师远讨，方勤庙算。而季高泛海万里，投命洪流，波激电迈，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进退靡依，

轻舟远进。曾不旬月，妖凶殄殄。荡涤之功，实庸为大。往年所赠，犹为未优。愚谓宜更赠一州，即其本号，庶令忠勋不湮，劳臣增厉。”重赠交州刺史，将军如故。子宗世卒，子钦公嗣。钦公卒，子彦祖嗣。齐受禅，国除。

蒯恩，字道恩，兰陵承人也。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贼，常为先登，多斩首级。既习战阵，胆力过人，诚心忠谨，未尝有过失，甚见爱信。于娄县战，箭中左目。

从平京城，进定京邑，以宁远将军领幢。随振武将军道规西讨，虏桓仙客，克偃月叠，遂平江陵。义熙二年，贼张坚据应城反，恩击破之，封都乡侯。从伐广固，又有战功。卢循逼京邑，恩战于查浦，贼退走。与王仲德等追破循别将范崇民于南陵。循既走还广州，恩又领千余人随刘藩追徐道覆于始兴，斩之。迁龙骧将军、兰陵太守。

高祖西征刘毅，恩与王镇恶轻军袭江陵，事在《镇恶传》。以本官为太尉长兼行参军，领众二千，随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领居前，大战，自朝至日昃，勇气益奋，贼破走。进平成都，擢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高祖伐司马休之及鲁宗之，恩与建威将军徐逵之前进。逵之败没，恩陈于堤下。宗之子轨乘胜击恩，矢下如雨，呼声震地，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轨屡冲之不动，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将军持重。江陵平定，复追鲁轨于石城。轨弃城走，恩追至襄阳，宗之奔羌，恩与诸将追讨至鲁阳关乃还。恩自从征讨，每有危急，辄率先诸将，常陷坚破阵，不避艰悍。凡百余战，身被重创。高祖录其前后功劳，封新宁县男，食邑五百户。高祖世子为征虏将军，恩以大府佐领中兵参军，随府转中兵参军。高祖北伐，

留恩侍卫世子，命朝士与之交。恩益自谦损，与人语常呼官位，而自称为鄙人。抚待士卒，甚有纪纲，众咸亲附之。迁咨议参军，转辅国将军、淮陵太守。世子开府，又为从事中郎，转司马，将军、太守如故。

入关迎桂阳公义真。义真还至青泥，为佛佛虏所追，恩断后，力战连日。义真前军奔散，恩军人亦尽，为虏所执，死于虏中。子国才嗣。国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无子，国除。

刘钟，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乡人中山太守刘固同居。幼有志力，常慷慨于贫贱。隆安四年，高祖伐孙恩，钟愿从余姚、浹口攻句章、海盐、娄县，皆摧坚陷阵，每有战功。为刘牢之镇北参军督护。高祖每有戎事，钟不辞艰剧，专心尽力，甚见爱信。

义旗将建，高祖版钟为郡主簿。明日，从入京城。将向京邑，高祖命曰：“预是彭沛乡人赴义者，并可依刘主簿。”于是立为义队，恆在左右，连战皆捷。明日，桓谦屯于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贼有伏兵，顾视左右，正见钟，谓之曰：“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扑之。”钟应声驰进，果有伏兵数百，一时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谦故营，遣钟宿据东府，转镇军参军督护。桓歆寇历阳，遣钟助豫州刺史魏咏之讨之，歆即奔进。除南齐国内史，封安丘县五等侯。自陈情事，改葬父祖及亲属十丧，高祖厚加资给。转车骑长史，兼行参军。司马叔璠与彭城刘谧、刘怀玉等自蕃城攻邹山，鲁郡太守徐邕失守，钟率军讨平之。从征广固。孟龙符陷没，钟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将军、中兵参军，代龙符领广川太守。

卢循逼京邑，徐赤军违处分，败于南岸。钟率麾下距栅，身被重创，贼不得入。循南走，钟与辅国将军王仲德追之。循

先留别帅范崇民以精兵高舰据南陵，夹屯两岸。钟自行觐贼，天雾，贼钩得其舸；钟因率左右攻舰户，贼遽闭户距之，钟乃徐还。与仲德攻崇民，崇民败走。钟追讨百里，烧其船乘。又随刘藩追徐道覆于始兴，斩之。补太尉行参军、宁朔将军、下邳太守。代孟怀玉领石头戍事。

高祖讨刘毅，钟率军继王镇恶。江陵平定，仍随硃龄石伐蜀，为前锋，由外水，至于彭城模，去成都二百里。伪冠军征讨督护谯亢等两岸连营，层楼重栅，众号三万。钟于时脚疾不能行，龄石乃诣钟谋曰：“今天时盛热，而贼严兵固险，攻之未必可拔，只增疲困。计其人情恒挠，必不久安，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决机两陈，公本有所委，卿意谓何？”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胆矣。贼今阻兵守险，是其惧不敢战，非能持久坚守也。因其凶惧，尽锐攻之，其势必克。鼓行而进，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缓兵相守，彼将知人虚实，涪军忽并来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将又集，此求战不获，军食无资，当为蜀子虏耳。”龄石从之。明日进攻，陷其二城，斩其大将侯辉、谯诜，迺平成都。以广固功，封永新县男，食邑五百户。迁给事中、太尉参军事、龙骧将军、高阳内史，领石头戍事。

高祖讨司马休之，前军将军道怜留镇东府，领屯兵。冶亭群盗数百，夜袭钟垒，距击破之。时大军外讨，京邑扰惧，钟以不能镇遏，降号建威将军。平蜀功，应封四百户男，以先有封爵，减户以赐次子敬顺高昌县男，食邑百户。寻复本号龙骧将军。十二年，高祖北伐，复留镇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荆州刺史道怜献名马三匹，并精丽乘具，高祖悉以赐钟三子。十四年，迁右卫将军，龙骧将军如故。元熙元年卒，时

年四十三。

子敬义嗣。敬义官至马头太守，卒。子国重嗣，齐受禅，国除。钟次子高昌男敬顺，卒，子国须嗣。须卒，无子，国除。

虞丘进，字豫之，东海郟人也。少时随谢玄讨苻坚，有功，封关内侯。隆安中，从高祖征孙恩，戍句章城，被围数十日，无日不战，身被数创。至余姚呵浦，破贼张骠，追至海盐故治及娄县。于蒲涛口与孙恩水战，又被重创。追恩至郁州，又至石鹿头，还海盐大柱，频战有功。元兴元年，又从高祖东征临海，于石步固与卢循相守二十余日。二年，又从高祖至东阳，破徐道覆。其年，又至临松穴破贼，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战皆有功。三年，从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国内史。

义熙二年，除龙骧将军，封龙川县五等侯。从高祖伐广固，于临朐破贼。卢循逼京邑，孟昶、诸葛长民等建议奉天子过江，进廷议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献计伐树，树栅石头。除鄱阳太守，将军如故。统马步十八队，于东道出鄱阳，至五亩峤。循遣将英軻为上饶令。千余人守故城，进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为鄱阳太守，据郡，进从余干步道趣鄱阳，敏之退走，追破之，斩首数百。复随刘藩至始兴，讨斩徐道覆。

八年，除宁蛮护军、寻阳太守，领文武二年从征刘毅。事平，补太尉行参军，寻加振威将军。九年，以前后功封望蔡县男，食邑五百户，加龙骧将军。讨司马休之，又有战功。军还，除辅国将军、山阳太守。宋台令书除秦郡太守，督陈留郡事，将军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书以为高祖第四子义康右将军司马。永初二年，迁太子右卫率。明年，卒官。时年六十。追论讨司马休之功，进爵为子，增邑三百户。

子耕嗣。耕卒，子袭祖嗣。袭祖卒，世宝嗣。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诸将并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刍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奋其鳞翼。至于推锋转战，百死而不顾一生，盖由其心一也。遂飡封侯之报，诗人之言，信矣！

列传第十

胡藩 刘康祖 垣护之 张兴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随，散骑常侍。父仲任，治书侍御史。藩少孤，居丧以毁称。太守韩伯见之，谓藩叔尚书少广曰：“卿此侄当以义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须二弟冠婚毕，乃参郗恢征虏军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藩外兄罗企生为仲堪参军，藩请假还，过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见，接待甚厚。藩因说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快快于失职。节下崇待太过，非将来之计也。”仲堪色不悦。藩退而谓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祸。若不早规去就，后悔无及。”玄自夏口袭仲堪，藩参玄后军军事。仲堪败，企生果以附从及祸。藩转参太尉、大将军、相国军事。

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马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玄于芜湖，玄见藩，喜谓张须无曰：“卿州故为多士，今乃复见王叔治。”桑落之战，藩舰被烧，全铠入水潜行三十许步，方得登岸。义军既迫，不复得西，乃还家。

高祖素闻藩直言于殷氏，又为玄尽节，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军军事。从征鲜卑，贼屯聚临朐，藩言于高祖曰：“贼屯军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斩其旗帜，此韩信所以克赵

也。”高祖乃遣檀韶与藩等潜往，既至，即克其城。贼见城陷，一时奔走，还保广固累月。将拔之夜，佐史并集，忽有鸟大如鹅，苍黑色，飞入高祖帐里，众皆骇愕，以为不祥。藩起贺曰：“苍黑者，胡虏之色，胡虏归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从讨卢循于左里，频战有功，封吴平县五等子，除正员郎。寻转宁远将军、鄱阳太守。

从伐刘毅。毅初当之荆州，表求东道还京辞墓，去都数十里，不过拜阙。高祖出倪塘会之。藩劝于坐杀毅，高祖不从。至是谓藩曰：“昔从卿倪塘之谋，无今举也。”又从征司马休之。复为参军，加建武将军，领游军于江津。徐逵之败没，高祖怒甚，即日于马头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奋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

高祖伐羌，假藩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统别军。至河东，暴风漂藩重舰渡北岸，索虏牵得此舰，取其器物。藩气厉心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径往河北。贼骑五六百见藩来，并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贼应弦而倒者十许人，贼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硃超石等追索虏于半城，虏骑数重，藩及超石所领皆割配新军，不盈五千，率厉力战，大破之。又与超石等击姚业于蒲坂，超石失利退还，藩收超石成舍资实，徐行而反，业不敢追。高祖还彭城，参相国军事。时卢循余党与苏淫贼大相聚结，以为始兴相。论平司马休之及广固功，封阳山县男，食邑五百户。

少帝景平元年，坐守东府，开掖门，免官，寻复其职。元嘉四年，迁建武将军、江夏内史。七年，征为游击将军。到彦

之北伐，南兖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进据彭城，藩出戍广陵，行府州事。转太子左卫率。十年，卒，时年六十二，谥曰壮侯。

子隆世嗣，官至西阳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藩第十四子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孔熙先同逆谋，高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杀太守桓隆之、令诸葛和之，欲奉庶人义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诞世兄车骑参军新兴太守景世、景世弟宝世，诣廷尉归罪，并徙远州。乾秀夺国。世祖初，徙者并得还。

刘康祖，彭城吕人，世居京口。伯父简之，有志干，为高祖所知。高祖将谋兴复，收集才力之士，尝再造简之，值有宾客。简之悟其意，谓弟虔之曰：“刘下邳频再来，必当有意。既不得共语，汝可试往见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义。简之闻之，杀耕牛，会聚徒众，率以赴高祖。简之历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议参军。简之弟谦之，好学，撰《晋纪》二十卷；义熙末，为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因刺史谢欣死，合率群不逞之徒作乱，攻没州城，杀士庶素憾者百余，倾府军、招集亡命，出攻始兴。谦之破走之，进平广州，诛其党与，仍行州事。即以为振威将军、广州刺史。后为太中大夫。虔之诞节，不营产业，轻财好施。高祖西征司马休之、鲁宗之等，遣参军檀道济、硃超石步骑出襄阳，虔之时为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浚城，屯三连，立桥聚粮以待。道济等积日不至，为宗之子轨所袭，众寡不敌。参军孙长庸流涕劝还军，虔之厉色曰：“我仗顺伐罪，理无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战败见杀，追赠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县男，食邑五百户。

康祖，虔之子也，袭封，为长沙王义欣镇军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便弓马，膂力绝人，在闾里不治土业，以浮荡击蒲酒为事。每犯法，为郡县所录，辄越屋逾墙，莫之能禽。夜入人家，为有司所围守，康祖突围而去，并莫敢追。因夜还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门诣府州要职。俄而建康移书录之，府州执事者并证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见无恙。前后屡被纠劾，太祖以勋臣子，每原贷之。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搏击蒲戏免。

转太子左积弩将军，随射声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与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顷之，世祖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以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既被委任，折节自修。转太子翊军校尉。久之，迁南平王铄安蛮府司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虏托拔焘亲率大众攻围汝南，太祖遣诸军救援，康祖总统为前驱。军次新蔡，与虏战，俱前百余里，济融水。虏众大至，奋击破之，斩伪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去县瓠四十里，焘烧营退走。转左军将军。

太祖欲大举北伐，康祖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以河北义徒并起，若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志，不许。其年秋，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军出许、洛。玄谟等败归，虏引大众南度。南平王铄在寿阳，上虑为所围，召康祖速反。康祖回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虏永昌王库仁真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险，间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荡河洛。寇今自送，不复远劳王师，犬羊虽多，实易摧灭。吾兵精器练，去寿阳裁数十里，援军寻至，亦何患乎！”乃结车营而进。虏四面来攻，大战一日一夜，杀虏填积。虏分众为三，且休且战，以骑负草烧车营。康祖率厉将士，无不一当百，虏死者太半。会矢中颈死，于是大败，举营沦覆，为虏所杀尽，自免者裁数

十人。虜传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

胡盛之为虜生禽，托跋焘宠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为长沙王义欣镇军参军督护，讨劫谯郡，县西劫有马步七十，逃隐深榛，盛之挺身独进，手斩五十八级。

二十八年，诏曰：“康祖班师尉武，戎律靡忒。对众以寡，殄殄太半。猛气云腾，志申力屈，没世徇节，良可嘉悼。宜加甄宠，以旌忠烈。可赠益州刺史，谥曰壮男。”传国至齐受禅，国除。

垣护之，字彦宗，略阳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为长乐国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为车骑长史。德兄子超袭伪位，伯父遵、父苗复见委任。遵为尚书，苗京兆太守。高祖围广固，遵、苗逾城归降，并以为太尉行参军。太祖元嘉中，遵为员外散骑常侍，苗屯骑校尉。

护之少倜傥，不拘小节，形状短陋，而气干强果。从高祖征司马休之，为世子中军府长史，兼行参军。永初中，补奉朝请。元嘉初，为殿中将军。随到彦之北伐，彦之将回师，护之为书谏曰：“外闻节下欲回师反旆，窃所不同。何者？残虜畏威，望风奔进，八载侵地，不战克复。方当长驱朔漠，穷扫遗丑，况乃自送，无假远劳。宜使竺灵秀速进滑台助殊修之固守，节下大军进拟河北，则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者，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彦之不纳，散败而归。太祖闻而善之，以补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以载禁物系尚方，久之蒙宥。又补衡阳王义季征北长流参军，迁宣威将军、钟离太守。

随王玄谟入河，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

石济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驰书劝玄谟急攻，曰：“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亦众。况事殊曩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不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护之闻知，而虜悉已牵玄谟水军大艘，连以铁锁三重断河，欲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余舸并全。留戍靡沟城。还为江夏王义恭骠骑户曹参军，戍淮阴。加建武将军，领济北太守。率二千人复随张永攻确礲，先据委栗津。虜杜道俊与伪尚书伏连来援确礲，护之拒之，贼因引军东去。萧思话遣护之迎军至梁山，伪尚书韩元兴率精骑卒至，护之依险拒战，斩其都军长史，甲首数十，贼乃退。思话将引还，诋护之云：“沈庆之救军垂至，可急于济口立桥。”护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话复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追军。

三十年春，太祖崩，迁屯历下。闻世祖入讨，率所领驰赴，上嘉之，以为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义宣反，兖州刺史徐遗宝，护之妻弟也。远相连结，与护之书，劝使同逆。护之驰使以闻。遗宝时戍湖陆，护之留子恭祖守历城，自率步骑袭遗宝。道经邹山，破其别戍。未至湖陆六十里，遗宝焚城西走。袞土既定，征为游击将军。

随沈庆之等击鲁爽，加辅国将军。义宣率大众至梁山，与王玄谟相持。柳元景率护之及护之弟询之、柳叔仁、郑琨等诸军，出镇新亭。玄谟见贼强盛，遣司马管法济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进据南州，护之水军先发。贼遣将庞法起率众袭姑孰，适值护之、郑琨等至，奋击，大破之，斩获及投水死略尽。玄谟驰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余东城，众寡相悬，请退还姑孰，更议进取。”元景不许，将悉众赴救，护之劝分军援之。

元景然其计，乃以精兵配护之赴梁山。及战，护之见贼舟舰累沓，谓玄谟曰：“今当以火平之。”即使队主张谈等烧贼舰，风猛水急，贼军以此奔散。梁山平，护之率军追讨，会硃修之已平江陵，至寻阳而还。迁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封益阳县侯。食邑千户。

弟询之，骁敢有气力，元凶夙闻其名，以副辅国将军张柬。时张超首行大逆，亦领军隶柬。询之规杀之，虑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测询之同否，互相观察。会超来论事，柬色动，询之觉之，即共定谋，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询之不知其移，径斫之，杀其仆于床，因与柬南奔。柬溺淮死，询之得至。时世祖已即位，以为积弩将军。梁山之役力战，为流矢所中。死，追赠冀州刺史。

二年，护之坐论功挟私，免官。复为游击将军。俄迁大司马，辅国将军，领南东海太守。未拜，复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历城。明年，进号宁朔将军。进督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军事。世祖以历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镇历城。议者多异。护之曰：“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虜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由是遂定。

大明三年，征为右卫将军，还，于道闻司空竟陵王诞于广陵反叛，护之即率部曲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节度。事平，转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临淮太守。明年，出为使持节、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复隶沈庆之伐西阳蛮。护之所莅多聚敛，贿货充积。七年，坐下狱，免官。明年，复起为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时年七十，谥曰壮侯。前废帝永光元年，追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子承祖嗣。承祖卒，子显宗嗣。齐受禅，国除。护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风。太宗泰始初，以军功为梁、南秦二州刺史。

遵子闾，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闾与弟殿中将军闾共杀昙洛等五人，诣官归罪，见原。闾，大明三年，自义兴太守为宁朔将军、兖州刺史，为竟陵王诞所杀。追赠征虏将军，刺史如故。闾，顺帝升明末，右卫将军。

张兴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单名世，太宗益为兴世。少时家贫，南郡宗珍之为竟陵郡，兴世依之为客。竟陵旧置军府，以补参军督护，不就。白衣随王玄谟伐蛮，每战，辄有禽获，玄谟旧部曲诸将不及也，甚奇之。兴世还都，白太祖，称其胆力。后随世祖镇寻阳，以补南中参军督护。入讨元凶，隶柳元景为前锋。事定，转员外将军，领从队。南郡王义宣反，又随玄谟出梁山，有战功。除建平王宏中军行参军，领长刀。又隶西平王子尚为直卫。坐从子尚入台，弃仗游走，下狱，免官。复以白衣充直卫。

大明末，除员外散骑侍郎，仍除宣威将军、随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进兴世号龙骧将军，领水军，距南贼于赭圻。筑二城于湖口，伪龙骧将军陈庆领舸于前为游军。兴世率龙骧将军佼长生、董凯之攻克二城，因击庆，庆战大败，投水死者数千人。时台军据赭圻，南贼屯鹊尾，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余，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时豫州刺史殷琰之据寿阳同逆，为刘劭所攻，南贼遣庞孟虬率军助琰，刘劭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兴世救之，问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蚁

寇，必无能为。遣别将马步数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饵之。上流若捷，不忧不殄。兴世之行，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乃遣段佛荣等援勦。

兴世欲率所领直取大雷，而军旅未集，不足分张。会薛索儿平定，太宗使张永以步骑五千留戍盱眙，余众二万人悉遣南讨。山阳又寻平。征阮佃夫所领诸军，悉还南伐，众军大集。乃分战士七千配兴世，兴世乃令轻舸溯流而上，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备。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物人，欲轻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钱溪可据，地既险要，江又甚狭，去大众不远，应赴无难。江有洄洑，船下必来泊，岸有横浦，可以藏船舸，二三为宜。”乃夜渡湖口，至鹊头，因复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风，仍举帆直前。贼亦遣胡灵秀诸军，于东岸相翼而上。兴世夕住景江浦宿，贼亦不进。夜潜遣黄道标领七十舸，径据钱溪，营立城柴。明旦，兴世与军齐集。停一宿，刘胡自领水步二十六军平旦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曰：“贼来尚远，而气盛矢骤，骤既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之所以破齐也。”令将士不得妄动，治城如故。俄而贼来转近，舫入洄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进，胡于是败走。斩级数百，投水者甚众，胡收军而下。

时兴世城垒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虑贼并力更攻钱溪，欲分其形势，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等以皮舰二十，攻贼浓湖，苦战连日，斩获千数。是日，刘胡果率众军，欲更攻兴世。未至钱溪数十里，袁顗以浓湖之急遽追之，钱溪城柴由此得立。贼连战转败，兴世又遏其粮道，寻阳遣运至南陵，不敢下，贼众渐饥。刘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马、伪右军沈仲玉领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粮运。仲玉至南陵，领米三十万斛，钱布

数十舫，竖榜为城，规欲突过。行至贵口，不敢进，遣间信报胡，令遣重军援接。兴世、寿寂之、任农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贵口击之，与仲玉相值。交战尽日，仲玉走还顓营，悉虏其资实；贼众大败，胡弃军遁走，顓仍亦奔散。兴世率军追讨，与吴喜共平江陵。迁左军将军，寻为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封作唐县侯，食邑千户。征为游击将军。

海道北伐，假辅国将军，加节置佐，无功而还。四年，迁太子右卫率，又以本官领骁骑将军，与左卫将军沈攸之参员置。五年，转左卫将军。六年，中领军刘劭当镇广陵，兴世权兼领军。泰豫元年，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寻加宁蛮校尉。桂阳王休范反，兴世遣军赴朝廷，未发而事平。进号征虏将军。废帝元徽三年，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五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卒，时年五十九。追赠本官。

兴世居临沔水，沔水自襄阳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无洲屿。兴世初生，当其门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渐大，及至兴世为方伯，而洲上遂十余顷。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宪，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兴世欲拜墓，仲子谓曰：“汝卫从太多，先人必当惊怖。”兴世减撤而后行。

兴世子欣业，当嗣封，会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兵固诡道，胜在用奇。当二帝争雄，天人之分未决，南北连兵，相厄而不得进者，半岁矣。盖乃赵壁拔帜之机，官渡熳师之日，至于鹊浦投戈，实兴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组，岂徒然哉！

列传第十一

宗室

长沙景王道怜 临川烈武王道规

营浦侯遵考

长沙景王道怜，高祖中弟也。初为国子学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高祖克京城，进平京邑，道怜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除员外散骑侍郎。寻迁建威将军、南彭城内史。

时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引索虏为援，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聚众应之。义熙元年，索虏托跋开遣伪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军斛斯兰寇徐州，攻相县，执钜鹿太守贺申，进围宁朔将军羊穆之于彭城；穆之告急，道怜率众救之。军次陵栅，斩全。进至彭城，真、兰退走。道怜率宁远将军孟龙符、龙骧将军孔隆及穆之等追，真、兰走奔相城；又追蹙至光水沟，斩刘该，虏众见杀及赴水死略尽。

高祖镇京口，进道怜号龙骧将军，又领堂邑太守，戍石头。明年，加使持节、监征蜀诸军事，率冠军将军刘敬宣等伐谯纵，而文处茂、温祚据险不得进，故不果行。以义勋封新兴县五等侯。四年，代诸葛长民为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将军、内史如故。犹戍石头。

时鲜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阳、淮阴诸戍，

并不复立。道怜请据彭城，以渐修创，朝议以彭城县远，使镇山阳。进号征虏将军、督淮北军郡事、北东海太守，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县男，食邑五百户。从高祖征广固，常为军锋。及城陷，慕容超将亲兵突围走，道怜所部获之。加使持节，进号左将军。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八年，高祖伐刘毅，征为都督衮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军事、兖青州刺史，持节、将军、太守如故，还镇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广固功，改封竟陵县公，食邑千户。减先封户邑之半，以赐次子义宗。十年，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明年，讨司马休之，道怜监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高祖虽遣将军佐辅之，而贪纵过甚，畜聚财货，常若不足，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

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征道怜还为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衮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元熙元年，解尚书令，进位司空，出镇京口。高祖受命，进位太尉，封长沙王，食邑五千户，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卢陵王义真为扬州刺史，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故宜为扬州。”上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后曰：“道怜年出五十，岂当不如汝十岁儿邪？”上曰：“车士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车士，义真小字也。

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剑三十人。时道怜入朝，留司马陆仲元居守，刁逵子弥为亡命，率数十人入京城，仲元击斩之。

先是，府中陈 告弥有异谋，至是赐钱二十万，除县令。五月，宫车晏驾，道怜疾患不堪临丧。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赠太傅，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礼依晋太宰安平王故事，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辎辌挽歌二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

太祖元嘉九年，诏曰：“古者明王经国，司勋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畴功烈，铭徽庸于鼎彝，配衿祀于清庙。是以从飡先王，义存商诰，祭于大蒸，礼著周典。自汉迄晋，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显咸秩。先皇经纬天地，拨乱受终，骏命爰集，光宅区宇。虽圣明渊运，三灵允协，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效。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京口诸军事、太傅、南徐兖二州刺史长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道济，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恶，或履道广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唯知正，才略开迈，咸文德以熙帝载，武功以隆景业，固以侔踪姬旦，方 丸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鸿绪，每惟道勋，思遵令典，而大常未铭，从祀尚阙，鉴寐钦属，永言深怀。便宜敬是前式，宪兹嘉礼，勒功天府，配祭庙庭，俾示徽章，垂美长世，茂绩远猷，永传不朽。”

道怜六子：义欣嗣、义庆、义融、义宗、义宾、义纂。

义欣，为员外散骑侍郎，不拜。历中领军，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将军如故，戍石头。元嘉元年，进号后将军，加散骑常侍。三年，以本号为南兖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大众入河，义欣进彭城，为众军声援。彦之退败，青、齐搔

扰，将佐虑寇大至，劝义欣委镇还都，义欣坚志不动。迁使持节、监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镇寿阳。

于时土境荒毁，人民雕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义欣纲维补缉，随宜经理，劫盗所经，立讨诛之制。境内畏服，道不拾遗，城府库藏，并皆完实，遂为盛藩强镇。时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义欣陈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雕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宾接荒垂，而可辑柔顿阙。愿敕选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劳而治。”芍陂良田万余顷，堤竭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咨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淝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进号镇军将军，进监为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礼。十六年，薨，时年三十六。追赠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刺史如故。谥曰成王。

子悼王瑾，字彦瑜，官至太子屯骑校尉。三十年，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绩嗣，官至步兵校尉。顺帝升明二年薨，会稽受禅，国除。

瑾弟祗，字彦期，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曰：“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为南兖州刺史、都官尚书，谋应晋安王子勋为逆，伏诛。

祗弟楷，秘书郎，为元凶所杀，追赠通直郎。楷弟瞻，晋安太守，与子勋同逆，伏诛。瞻弟韞，字彦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勋为乱，大众屯据鹊尾，攻逼宣城。于时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韞弃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诚，以为黄门郎，太子

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兖州刺史，吴兴太守。侍中，领左军将军。又改领骁骑将军，抚军将军，雍州刺史。侍中，领右卫将军。改领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中领军。升明元年，谋反伏诛。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勋，特为太宗所宠。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此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韞形像问曰：“此何人而在舆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鄙如此。

韞弟弼，武昌太守，亦与子勋同逆，伏诛。

弟鉴，员外散骑侍郎，蚤卒。

监弟勰，字彦和，侍中，吴兴太守，后废帝元徽元年卒。

勰弟顗，字彦明，侍中、左卫将军，冠军将军、吴兴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赠右将军。

顗弟述，东阳太守，黄门郎，与从弟秉同逆，事败走白山，追禽伏诛。

义欣弟义庆，出继临川烈武王道规。

义庆弟义融，永初元年，封桂阳县侯，食邑千户。凡王子为侯者，食邑皆千户。义融历侍中，左卫将军，太子中庶子，五兵尚书，领军。有质干，善于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恭侯。

子孝侯顗嗣，官至太子翊军校尉，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无子，弟袭以子晃继封。升明二年，与员外散骑侍郎安成戡仁祖、荒人王武连、羽林副彭元俊等谋反，国除。

袭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晋安王子勋为逆，袭据郡距之，子勋遣军攻围不能下。太宗嘉之，以为郢州刺史，封建陵县侯，食邑五百户。建陵县属苍梧郡，以道远，改封临澧县侯。始六年，卒于中护军。追赠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忠侯。袭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军上听事，纲纪正伏阁，

怪之，访问，乃知是袭。子旻嗣，升明三年，改封东昌县侯，与兄晃俱伏诛。

袭弟彪，秘书郎；弟寔，太子舍人，并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

义融弟义宗，幼为高祖所爱，字曰伯奴，赐爵新渝县男。永初元年，进爵为侯，历黄门侍郎，太子左卫率。元嘉八年，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还弟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灵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明为郡，方明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乘流遵归渚》篇是也。又为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谥曰惠侯。爱士乐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称之。

子怀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为元凶所杀，追赠散骑常侍。无子，弟秉以子承继封。

秉字彦节，初为著作郎，历羽林监，越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太宗泰始初，为侍中，频徙左卫将军，丹阳尹，太子詹事，吏部尚书。时宗室虽多，材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誉，故为太宗所委。五年，出为前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还复本任。复为侍中，守秘书监，领太子詹事。未拜，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豫青冀六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后废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诸军事、郢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未拜，留为尚书左仆射，参选。元徽元年，领吏部，加兵五百人。寻领卫尉，辞不拜。桂阳王休范为逆，中领军刘劭出守石头，秉权兼领军将军，所给加兵，自随入殿。二年，加散骑常侍、丹阳尹，解吏部。封当阳县侯，食邑千户。与齐王、袁粲、褚渊分日入直决机事。四年，迁中书令，加抚军将军，常侍、尹如

故。顺帝即位，转尚书令、中领军，将军如故。

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袁粲镇石头，不识天命，沈攸之举兵反，齐王入屯朝堂，粲潜与秉及诸大将黄回等谋欲作乱。本期夜会石头，旦乃举兵。秉素恒怯骚动，扰不自安，再乞甫后，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部曲数百，赫奕满道。既至见粲，粲惊曰：“何遽便来，事今败矣！”秉曰：“今得见公，万死亦何恨。”从弟中领军韞，直在省内，与直阁将军卜伯兴谋，其夜共攻齐王。会秉去事觉，齐王夜使骁骑将军王敬则收韞。韞已戒严，敬则率壮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杀之，伯兴亦伏诛。粲败，秉逾城出走，于额檐湖见擒，与二子承、侯并死。秉时年四十五。秉妻萧氏，思话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惧祸败，每谓秉曰：“君富贵已足，故应为儿子作计。年垂五十，残生何足吝邪！秉不能从。

秉弟谟，奉朝请。谟弟遐，字彦道，亦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疑遐潜加毒害，为有司所纠。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还。太宗世，历黄门侍郎，都官尚书，吴郡太守。兄秉既死，齐王遣诛之。遐人才甚凡，自讳名，常对宾客曰：“孝武无道，枉我杀母。”其顽驽若此。秉当权，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于听望不足。”遐曰：“富贵时则云不可相关，从坐之日，为得免不？”至是果死焉。

义宗弟义宾，元嘉二年，封新野县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封兴安县侯。黄门郎，秘书监，左卫将军，位至辅国将军、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赠后将军，谥曰肃侯。子惠侯综嗣。卒。子宪嗣。升明二年，齐受禅，国除。综弟琨，晋平太守。

义宾弟义纂，元嘉六年，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知，每为始兴王浚兄弟所戏弄。浚尝谓义纂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纂曰：“下官初不识，何忽见苦。”其庸塞可笑类若此。历右卫将军，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僖侯。子长猷嗣，官至步兵校尉。升平三年，卒。齐受禅，国除。

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高祖少弟也。少倜傥有大志，高祖奇之，与谋诛桓玄。时桓弘镇广陵，以为征虏中兵参军。高祖克京城，道规亦以其日与刘毅、孟昶共斩弘，收众济江。进平京邑，玄败走。晋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规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

与刘毅、何无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铨、何澹之等固守盆口，义军既至，贼列舰距之。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舫，而别在它船，无忌欲攻羽仪所在，众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虽得无益也。”无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须言也。既不在此，则战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日，彼必以为失其军主，我徒咸谓已得贼帅，我勇而彼惧，惧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规喜曰：“此名计也。”因往彼攻之，即禽此舫。因鼓噪倡曰：“已斩何澹之！”贼徒及义军并以为然。因纵兵，贼众奔败，即克盆口，进平寻阳。因复驰进，遇玄于峥嵘洲。道规等兵不满万人，而玄战士数万，众并惮之，欲退还寻阳。道规曰：“不可。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怍怯，加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昔光武昆阳之战，曹操官渡之师，皆以少制多，共所闻也。今虽才谢古人，岂可先为之弱！”因麾众而进，毅等从之，大破玄军。郭铨与玄单舸走，江陵不复能守，欲入蜀，为冯迁所斩。

义军遇风不进，桓谦、桓振复据江陵，毅留巴陵，道规与无忌俱进攻桓谧于马头，桓蔚于宠洲，皆破之。无忌欲乘胜直造江陵，道规曰：“兵法屈申有时，不可苟进。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为竭力，振勇冠三军，难与争胜。且可顿兵养锐，徐以计策縻之，不忧不克也。”无忌不从，果为振所败。乃退还寻阳，缮治舟甲，复进军夏口。伪镇军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于是毅攻鲁城，道规、无忌攻偃月，并克之，生禽仙客、山图。其夕，该遁走，进平巴陵。谦、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归晋帝，不许。会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攻襄阳，伪雍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进至纪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谦留守。时毅、道规已次马头，驰往袭，谦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归，闻城已陷，亦走。无忌翼卫天子还京师，道规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规推毅为元功，无忌为次功，自居其末。进号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

时荆州、湘、江、豫犹多桓氏余烬，往往屯结。复以本官进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随郡义阳绥安、豫州之西阳汝南颍川新蔡九郡诸军事，随宜剪扑，皆悉平之。以义勋封华容县公，食邑三千户。迁使持节、都督荆宁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将军如故。辞南蛮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诛，乃复还领。善于为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爱之。刘敬宣征蜀不克，道规以督统降为建威将军。

卢循寇逼京邑，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扬武将军檀道济、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贼党荀林所破。循即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乘胜伐江陵，扬声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厚加资给，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正与林会。林屯江津，谦军枝江，

二寇交逼，分绝都邑之间。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马迎之，宗之感悦。众议欲使檀道济、到彦之与宗之共击，道规曰：“卢循拥隔中流，扇张同异，桓谦、荀林更相首尾。人怀危惧，莫有固心，成败之机，在此一举。非吾自行，其事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诸军攻谦。诸将佐皆固谏曰：“今远出讨谦，其胜难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规曰：“诸君不识兵机耳。荀林愚竖，无它奇计。以吾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疑之间，已自还反。谦败则林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支数日。”解南蛮校尉印以授咨议参军刘遵。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舸走，欲下就林，追斩之。还至浦口，林又奔散。刘遵率军追林，至巴陵，斩之。

初，谦至枝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咸欲谋为内应。至是参军曹仲宗检得之，道规悉焚不视，众于是大安。进号征西将军。先是，桓歆子道儿逃于江西，出击义阳郡，与卢循相连接，循使蔡猛助之。道规遣参军刘基破道儿于大薄，临陈斩猛。

徐道覆率众三万，奄至破冢，鲁宗之已还襄阳，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平京师，遣道覆上为刺史，江汉士庶感焚书之恩，无复贰志。道规使刘遵为游军，自距道覆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道规壮气愈厉，激扬三军；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赴水死者殆尽，道覆单舸走还盆口。初使遵为游军，众咸云：“今强敌在前，唯患众少，不应割削见力，置无

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力，众乃服焉。

遵字慧明，临淮海西人，道规从母兄萧氏舅也。官至右将军、宣城内史、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追赠抚军将军。追封监利县侯，食邑七百户。

道规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固辞。俄而寝疾，改授都督豫江二州扬州之宣城淮南卢江历阳安丰堂邑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闰月，薨于京师，时年四十三。追赠侍中、司徒，加班剑二十人。谥曰烈武公。平桓谦功，进封南郡公，邑五千户。高祖受命，赠大司马，追封临川王，食邑如先。

道规无子，以长沙景王第二子义庆为嗣。初，太祖少为道规所养，高祖命绍焉，咸以礼无二继，太祖还本，而定义庆为后。义庆为荆州，庙主当随往江陵，太祖诏曰：“褒崇道勋，经国之盛典；尊亲追远，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体道钦明，至德渊邈，睿哲自天，孝友光备。爰始协规，则翼赞景业；陵威致讨，则克剪梟鲸。逮妖逆交侵，方难孔棘，势逾累綦，人无固志。王神谟独运，灵武宏发，辑宁内外，诛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汉，勋高微管，远猷侔于二南，英雄迈于两猷者矣。朕幼蒙殊爱，德隆特隆，丰恩慈训，义深情戚，永惟仁范，感慕缠怀。今当拥移寝祐，初祀西夏，思崇嘉礼，式备徽章，庶以昭宣风度，允副幽显。其追崇丞相，加殊礼，鸾辂九旒，黄屋左纛，给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侍中如故。”及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祭皆给鸾辂九旒，黄屋左纛，纛轝车，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丰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除给事，不拜。义熙十二年，从伐长安，还拜辅

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并如故。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

时有民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徙送避孙仇。义庆曰：“案《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虽遇市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含戚枕戈，义许必报。至于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宪，记无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毫。岂得以荒毫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

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太祖诏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难可了。且史家诸占，各有异同，兵星王时，有所干犯，乃主当诛。以此言之，益无惧也。郑仆射亡后，左执法尝有变，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犹竟无他。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兄与后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维城，表里经之，盛衰此怀，实有由来之事。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邪？既非远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则有不测，去此必保利贞者，岂敢苟违天邪？”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加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

十二年，普使内外群官举士，义庆上表曰：“诏书畴咨群司，延及连牧，旌贤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经

纬明远，皇阶藻曜，风猷日升，而犹询衢室之令典，遵明台之睿训，降渊虑于管库，纡圣思乎版筑，故以道邈往载，德高前王。臣敢竭虚暗，祇承明旨。伏见前临沮令新野庾实，秉真履约，爱敬淳深。昔在母忧，毁瘠过礼；今罹父疾，泣血有闻。行成闺庭，孝著邻党，足以敦化率民，齐教轨俗。前征奉朝请武陵龚祈，恬和平简，贞洁纯素，潜居研志，耽情坟籍，亦足镇息颓竞，奖勳浮动。处士南郡师觉，才学明敏，操介清修，业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为州祭酒，未污其虑。若朝命远暨，玉帛遐臻，异人间出，何远之有。”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遣五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即本号都督南兖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

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其辞曰：

臣闻善谈天者，必征象于人；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鸿、牺以降，遐哉邈乎，镂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勋，可谓多矣。而史编唐尧之功，载“格于上下”，乐登文王之操，称“于昭

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螭，爰定祥历，鱼鸟动色，禾雉兴让，皆物不盈眦，而美溢金石。诗人于是不作，颂声为之而寝，庸非惑欤。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应龙之精，俯协河龟之灵，君图帝宝，粲烂瑰英，固业光曩代，事华前德矣。圣上天飞践极，迄兹二十四载。道化周流，玄泽汪々岁。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轨通，表里禔福。耀德中区，黎庶知让；观英遐表，夷貉怀惠。恤勤秩礼，罢露台之金；纾国振民，倾钜桥之粟。约违迫胁，奢去泰甚。燕无留饮，畋不盘乐。物色异人，优游据正。显不失心，幽无怨气。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劳杖斧之臣，号令不严而自肃；无辱凤举之使，灵怪不召而自彰。万里神行，飙尘不起。农商野庐，边城偃柝。冀马南金，填委内府；驯象西爵，充罗外囿。阿繄綦组之饶，衣覆宗国；渔盐杞梓之利，傍赡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惭德；宫宇宏丽，三川莫之能比。闾閻有盈，歌吹无绝。殊轮叠辙，华冕重肩。岂徒世无穷人，民获休息，朝呼韩、罢酤铁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应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鸟，栖阿阁，游禁园。金芝九茎，木禾六刃，秀铜池，发膏亩。宜以协调律吕，谒荐郊庙，烟霏雾集，不可胜纪。然而圣上犹昧旦夙兴，若有望而未至，闕规远图，如有迫而莫及，神明之贶，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检，盛典芜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许。崇文协律之士，蕴僊颂于外；坐朝陪宴之臣，怀揄扬于内，三灵伫眷，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岁宫乾维，月躔苍陆，长河巨济，异源同清，澄波万壑，洁澜千里。斯诚旷世伟观，昭启皇明者也。语曰：“影从表，瑞从德。”此其效焉。宣尼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传》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皆伤不可见也。然则古人所不

见者，今殚见之矣。孟轲曰：“千载一圣，是旦暮也。”岂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树声长世，大宝也。泽浸群生，国富刑清，鸿德也。制礼裁乐，惇风迁俗，文教也。诛华逋羯，束纛绛阙，武功也。鸣鸟跃鱼，涤秽河渠，至祥也。大宝鸿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协赞，民祇与能，厥应如彼。唯天为大，尧实则之；皇哉唐哉，畴与为让。抑又闻之，势之所覃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流者远。是以丰功黻命，润色滕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颂。察之上代，则奚斯、吉甫之徒，鸣玉銮于前；视之中古，则相如、王褒之属，施金羁于后。绝景扬光，清埃继路，班固称汉成之世，奏御者千有余篇，文章之盛，与三代同风。由是言之，斯乃臣子旧职，国家通义，不可辍也。臣虽不敏，宁不勉乎。

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临海王子项为荊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项败，为乱兵所杀。

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麋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康王。

子哀王烨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为元凶所杀。追赠散骑常侍。子绰，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升明三年反，伏诛，国除。绰弟綰，早卒。烨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镜，宣城太守。镜弟颖，前将军。颖弟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员郎。祖岩，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

遵考始为将军振武参军，预讨卢循，封乡侯。自建威将军、彭城内史随高祖北伐。时高祖诸子并弱，宗室唯有遵考。长安

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东北平阳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关中失守，南还，除游击将军，迁冠军将军。晋帝逊位居秣陵宫，遵考领兵防卫。

高祖初即大位，下推恩之诏，曰：“遵考服属之亲，国戚未远，宗室无多，宜蒙宠爵。可封营浦县侯，食邑五百户。”以本号为彭城、沛二郡太守。景平元年，迁右卫将军。元嘉二年，出为征虏将军、淮南太守。明年，转使持节，领护军，入直殿省。出为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遵考为政严暴，聚敛无节。五年，为有司所纠，上不问，赦还都。七年，除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明年，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领广陵太守。又征为侍中，领后军将军，徙太常。九年，迁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十二年，坐厉疾不待对，免常侍，以侯领右卫。明年，复本官。十五年，又领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前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未之镇，留为侍中，领左卫将军。明年，出为使持节、监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阳马头荆州之义阳四郡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领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统内旱，百姓饥，诏加赈给，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为散骑常侍、五兵尚书，迁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征为领军。二十七年，索虏南至瓜步，率军出江上，假节盖。三十年，复出为使持节，监豫州刺史。元凶弑立，进号安西将军，遣外监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斩安期等，起义兵应南谯王义宣，义宣加遵考镇西将军。夏侯献率众至瓜步承候世祖，又坐免官。

孝建元年，鲁爽、臧质反，起为征虏将军，率众屯临沂县，仍除吴兴太守。明年，征为湘州刺史，未行，迁尚书左仆射。三年，转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复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子右卫率。明年，又除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五年，复迁尚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转左仆射，常侍如故。又领徐州刺史、大中正、崇宪太仆。前废帝即位，迁特进、右光禄大夫，常侍、太仆如故。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为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领崇宪太仆，给亲侍三十人。崇宪太后崩，太仆解，余如故。泰始五年，赐几杖，大官四时赐珍味，疾病太医给药，固辞几杖。后废帝即位，进左光禄大夫，余如故。元徽元年卒，时年八十二。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谥曰元公。遵考无才能，直以宗室不远，故历朝显遇。年老有疾失明。

子澄之，顺帝升明末贵达。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就，縶系数十日，终不受，乃杀之。追赠黄门郎。诏吏部尚书谢庄为之谏。

遵考从弟思考，亦被遇。历朝官，极清显，为豫章、会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经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于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时年七十五。追赠特进，常侍，光禄如故。

史臣曰：余妖内侮，偏众西临，荀、桓交逼，荆楚之势危矣。必使上略未尽，一算或遗，则城坏压境，上流之难方结。敌资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争天下，则我全胜之道，或未可知。烈武王览群才，扬盛策，一举殪勍寇，非曰天时，抑亦人谋也。降年不永，遂不得与大业始终，惜矣哉！

列传第十二

庾悦 王诞 谢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悦，字仲豫，颍川 焉陵人也。曾祖亮，晋太尉。祖羲，吴国内史。父准，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悦少为卫将军琅邪王行参军、司马，徙主簿，转右长史。桓玄辅政，领豫州，以悦为别驾从事史，迁骁骑将军。玄篡位，徙中书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悦为宁远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以病去职。镇军府版咨议参军，转车骑从事中郎。刘毅请为抚军司马，不就。迁车骑中军司马。从征广固，竭其诚力。

卢循逼京都，以为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之恆农扬州之松滋六郡诸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从东道出鄱阳。循遣将英纠千余人断五亩峤，悦破之，进据豫章，绝循粮援。

初，毅家在京口，贫约过常，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暂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久蹶顿，营一游集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语。众人并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悦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俄顷亦退。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

卢循平后，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治民为职，不宜置军府，上表陈之曰：“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时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损，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拯涂炭于将绝。自顷戎车屡驾，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力弱民慢，而器运所继。自桓玄以来，驱蹙残毁，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对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单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臣谬荷增统，伤慨兼怀。夫设官分职，军国殊用，牧民以息务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今兼而领之，盖出于权事，因藉既久，遂为常则。江州在腹心之中，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昔胡寇纵逸，朔马临江，抗御之宜，盖出权计。以温峤明达，事由一己，犹觉其弊，论之备悉。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而统司鳞次，未获减息，大而言之，足为国耻。况乃地在无军，而军府犹置，文武将佐，资费非一，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其州郡边江，民户辽落，加以邮亭嶮阔，畏阻风波，转输往还，常有淹废；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愚谓宜解军府，移治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且属县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休止，亦谓应随宜并减，以简众费。刺史庾悦，自临州部，甚有恤民之诚，但纲维不革，自非纲目所理。寻阳接蛮，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于是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摄严峻，数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进年三十八。追赠征虏将军。以广固之功，追封新阳县五等男。

王诞，字茂世，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兄也。祖恬，中军将军。父混，太常。诞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

为哀策文，久而未就，谓诞曰：“犹少序节物一句。”因出本示诞。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嗟叹清拔，因而用之。袭爵雒乡侯，拜秘书郎，琅邪王文学，中军功曹。

隆安四年，会稽王世子元显开后军府，又以诞补功曹。寻除尚书吏部郎，仍为后军长史，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转龙骧将军、琅邪内史，长史如故。诞结事元显嬖人张法顺，故为元显所宠。元显纳妾，诞为之亲迎。随府转骠骑长史，将军、内史如故。元显讨桓玄，欲悉诛桓氏，诞固陈修等与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修，诞甥也。及玄得志，诞将见诛，修为之陈请；又言修等得免之由，乃徙诞广州。

卢循据广州。以诞为其平南府长史，甚宾礼之。诞久客思归，乃说循曰：“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识，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岁月。”循甚然之。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亦为循所拘留，诞又曰：“将军今留吴公，公私非计。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于是诞及隐之并得还。

除员外散骑常侍，未拜，高祖请为太尉咨议参军，转长史。尽心归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广固，领齐郡太守。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高祖持疑未决，诞密白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余人分之。毅与公司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高祖从其说。七年，以诞为吴国内史。母忧去职。高祖征刘毅，起为辅国将军，诞固辞军号，墨经从行。时诸葛长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虑之。毅既平，诞求先下，高祖曰：“长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诞曰：

“长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轻身单下，必当以为无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过贲、育矣。”于是先还。九年，卒，时年三十九。以南北从征，追封作唐县五等侯。子诩，宋世子舍人，早卒。

谢景仁，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从叔父也。名与高祖同讳，故称字。祖据，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内史。景仁幼时与安相及，为安所知。始为前军行参军、辅国参军事。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内外无不造门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桓玄诛元显，见景仁，甚知之，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著作佐郎。”玄为太尉，以补行参军，府转大将军，仍参军事。玄建楚台，以补黄门侍郎。及篡位，领骁骑将军。景仁博闻强识，善叙前言往行，玄每与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范之之徒，皆骑马散从，而使景仁陪辇。

高祖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尝诣景仁咨事，景仁与语悦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办，而景仁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顷之间，骑诏续至。高祖屡求去，景仁不许，曰：“主上见待，要应有方。我欲与客共食，岂当不得待。”竟安坐饱食，然后应召。高祖甚感之，常谓景仁是太傅安孙。及平京邑，入镇石头，景仁与百僚同见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孙也。”谓景仁曰：“承制府须记室参军，今当相屈。”以为大将军武陵王遵记室参军，仍为从事中郎，迁司徒左长史。出为高祖镇军司马，领晋陵太守，复为车骑司马。

义熙五年，高祖以内难既宁，思弘外略，将伐鲜卑；朝议皆谓不可。刘毅时镇姑孰，固止高祖，以为：“苻坚侵境，谢太傅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景仁独曰：“公建桓、文之烈，应天人之心，匡复皇祚，芟夷奸逆，虽业高振古，而

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广树威略。鲜卑密迩疆甸，屡犯边垂，伐罪吊民，于是乎在。平定之后，养锐息徒，然后观兵洛汭，修复园寝，岂有坐长寇虏，纵敌贻患者哉！”高祖纳之。及北伐，大司马琅邪王，天子母弟，属当储副，高祖深以根本为忧，转景仁为大司马左司马，专总府任，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又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左仆射，依制不得相临，高祖启依仆射王彪之、尚书王劭前例，不解职。坐选吏部令史邢安泰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职拜谒陵庙，为御史中丞郑鲜之所纠，白衣领职。八年，迁领军将军。十一年，转右仆射，仍转左仆射。

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静丽，每睡，转睡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每欲睡，左右争来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庐陵王义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时年四十七。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葬日，高祖亲临，哭之甚恻。与骠骑将军道怜书曰：“谢景仁殒逝，悲痛摧割，不能自胜。汝闻问惋愕，亦不可堪。其器体淹中，情寄实重，方欲与之共康时务，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当复奈何！”

子恂，鄱阳太守。恂子稚，善吹笙。官至西阳太守。

景仁弟纯，字景懋，初为刘毅豫州别驾。毅镇江陵，以为卫军长史、南平相。王镇恶率军袭毅，已至城下，时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纯参承毕，已出，闻兵至，驰还入府。左右引车欲还外解，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败众散，时已暗夜，司马毛修之谓纯曰：“君但随仆。”纯不从，扶两人出，火光中为人所杀。纯孙沈，太宗泰始初，为巴陵王休若卫军录事参军、山阴令，坐事诛。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随兄纯在江陵。纯遇害，述奉纯丧还都。行至西塞，值暴风，纯丧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

寻求之。经纯妻庾舫过，庾遣人谓述曰：“丧舫存没，已应有在，风波如此，岂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无及，宁可存亡俱尽邪？”述号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当须营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无心独存。”因冒浪而进，见纯丧几没，述号叫呼天，幸而获免，咸以为精诚所致也。高祖闻而嘉之，及临豫州，讽中正以述为主簿，甚被知器。景仁爱其第三弟彪而憎述，尝设饌请高祖，希命彪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虑高祖命之，请急不从。高祖驰遣呼述，须至乃欢。及景仁有疾，述尽心营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后进，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怀感愧。

转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封吉阳县五等侯。世子征虜参军，转主簿，宋台尚书祠部郎，世子中军主簿，转太子中舍人，出补长沙内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征拜中书侍郎。明年，出为武陵太守，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领南郡太守。先是，述从兄曜为义康长史，丧官，述代之。太祖与义康书曰：“今以谢述代曜。其才应详练，著于历职，故以佐汝。汝始亲庶务，而任重事殷，宜寄怀群贤，以尽弼谐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义康入相，述又为司徒左长史，转左卫将军。莅官清约，私无宅舍。义康遇之甚厚。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并与述为异常之交。美风姿，善举止，湛每谓人曰：“我见谢道儿，未尝足。”道儿，述小字也。

雍州刺史张邵以黷货下廷尉，将致大辟，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太祖手诏酬纳焉。述语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将加曲恕，吾所启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疏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太祖后谓邵曰：“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

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除吴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病差，补吴兴太守。在郡清省，为吏民所怀。十二年，卒，时年四十六。丧还京师，未至数十里，殷景仁、刘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刘湛诛，义康外镇，将行，叹曰：“谢述唯劝吾退，刘湛唯劝吾进，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

三子：综、约、纬。综有才艺，善隶书，为太子中舍人，与舅范晔谋反，伏诛。约亦坐死。纬尚太祖第五女长城公主，素为约所憎，免死，徙广州。孝建中，还京师。方雅有父风。太宗泰始中，至正员郎中。

袁湛，字士深，陈郡阳夏人也。祖耽，晋历阳太守。父质，琅邪内史，并知名。湛少为从外祖谢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为卫军行参军，员外散骑，通直正员郎，中军功曹，桓玄太尉参军事。入为中书黄门侍郎，出补桓修抚军长史。

义旗建，高祖以为镇军咨议参军。明年，转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侍中。以从征功，封晋宁县五等男。出为高祖太尉长史，迁左民尚书，徙掌吏部。出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为吏民所称。入补中书令，又出为吴国内史，秩中二千石。义熙十二年，转尚书右仆射、本州大中正。时高祖北伐，湛兼太尉，与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让，湛等随军至洛阳，住柏谷坞。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

初，陈郡谢重，王胡之外孙，于诸舅礼敬多阙。重子绚，湛之甥也，尝于公座陵湛；湛正色谓曰：“汝便是两世无《渭阳》之情。”绚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时年四十。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赠侍中、以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籍田，行经湛墓。下诏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

宁敬公，外氏尊戚，素风简正，岁纪稍积，坟茔浸远。朕近巡览千亩，遥瞻松隧，缅惟徽尘，感慕增结。可遣使祭，少申永怀。”又增守墓五户。

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为谢安所知，好学博闻，多览典籍。初为著作佐郎，卫军桓谦记室参军。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复为记室参军。其年，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司马。岁余，转司徒左西属，迁刘毅抚军咨议参军，领记室。毅时建议大田，豹上议曰：

国因民以为本，民资食以为天，修其业则教兴，崇其本则未理，实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阶也。不敦其本，则末业滋章；饥寒交凑，则廉耻不立。当今接篡伪之末，值凶荒之余，争源既开，雕薄弥启，荣利荡其正性，赋敛罄其所资，良畴无侧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间多故，日不暇给。自卷甲却马，甫一二年，积弊之黎，难用克振，实仁怀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发也。

然斯业不修，有自来矣。司牧之官，莫或为务，俗吏庸近，犹秉常科，依劝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屡变。譬犹修堤以防川，忘渊丘之改易；胶柱于昔弦，忽宫商之乖调。徒有考课之条，而无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于澄源，止轮由乎高阹，患生于本，治之于末故也。夫设位以崇贤，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审官，不取人于浮誉，则比周道息，游者言归；游子既归，则南亩辟矣。分职以任务，置吏以周役，职不以无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废，则莱荒垦矣。器以应用，商以通财，剿靡丽之巧，弃难得之货，则雕伪者贱，谷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浅利深，增贾贩之税，薄畴亩之赋，则末技抑而田峻喜矣。居位无义从之徒，在野靡兼并之党，给赐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门，则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劝；游食省而肆勤众，

则东作繁矣。密勿者甄异，怠慢者显罚，明劝课之令，峻纠违之官，则懒惰无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惧，则稽人劝矣。凡此数事，亦务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镇之以无欲，勸之以无倦，翼之以廉谨，舍日计之小成，期远致于莫岁，则浇薄自淳，心化有渐矣。

豹善言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

寻转抚军司马，迁御史中丞。鄱阳县侯孟怀玉上母檀氏拜国太夫人，有司奏许。豹以为妇人从夫之爵，怀玉父大司农綽见居列卿，妻不宜从子，奏免尚书右仆射刘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诏并赎论。孟昶卒，豹代为丹阳尹。义熙七年，坐使徙上钱，降为太尉咨议参军，仍转长史。从讨刘毅。高祖遣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使豹为檄文，曰：

夫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与义，难以求安，冯阻负衅，鲜克有成。详观自古，隆替有数，故成都不世祀，华阳无兴国。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纷，波振尘骇，覃及遐裔。蕞尔谗纵，编户黔首，同恶相求，是崇是长，肆反噬于州相，播毒害于民黎，俾我西服，隔阂皇泽。自义风电靡，天光反辉，昭{折日}旧物，烟煴区宇。以庶务草创，未遑九伐，自尔以来，奄延十载。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间，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扰我蛮獠，摇荡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丑类尽殪，匹马无遗，桓谦折首，谗福鸟逝，奔伏巢穴，引颈待戮。

当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扫，朝风载戢，庶绩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咏。孤职是经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迹，愿言载怀，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汉，愤慨交深。清江源于滥觞，澄氛昆于井络，诛叛柔远，今也其时。即命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精勇二万，直指成都。龙骧将军臧熹，戎卒二万，进自垫江。益州刺史硃龄石，舟师三万，电

曜外水。分遣辅国将军索纁，率汉中之众，济自剑道。振威将军硃客子，提宁州之锐，渡泸而入。神兵四临，天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万张，组甲贝胄，景焕波属，华夷百濮，云会雾臻，以此攻战，谁与为敌！况又奉义而行，以顺而动者哉！

今三峡之隘，在我境内，非有岑彭荆门之险。弥入其阻，平衢四达，实无邓艾绵竹之艰。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难易，居然百倍。当全蜀之强，士民之富，子阳不能自安于庸、樊，刘禅不敢窜命于南中，荆邯折谋，伯约挫锐。故知成败有数，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当今元龟也。盛如卢循，强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楼船万艘，掩江盖汜，铁马千群，充原塞隰。然广固之攻，陆无完雉；左里之战，水靡全舟。或显戮京畿，或传首万里。故知逆顺有势，难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鉴，深切著明者也。

梁益人士，咸明王化，虽驱迫一时，本非奥主。从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杀非罪，死以泽量。而待命寇仇之戮，崎岖豺狼之吻，岂不溯诚南凯，延首东云，普天有来苏之幸，而一方怀后予之怨。王者之师，以仁为本，舍逆取顺，爰自三驱，齐斧所加，纵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军门者，一无所问。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审择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复奸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诸，芝艾同烂，河决金堤，渊丘同体，虽欲悔之，亦将何及！

九年，卒官。时年四十一。次年，以参伐蜀之谋，追封南昌县五等子。

子洵，元嘉中，历显官，庐陵王绍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年少未亲政，洵为长史、寻阳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为吴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洵建威将军，置佐史。会安东将军随王诞起义，檄洵为前锋，加辅国将军。事平，顷之卒，追赠征虏

将军，谥曰贞子。长子顗，别有传。少子凯，好学善属文，有清誉于世。官至司徒从事中郎、武陵内史，蚤卒。洵弟濯，扬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并有别传。

褚叔度，河南阳翟人也。曾祖裒，晋太傅。祖歆，秘书监。父爽，金紫光禄大夫。长兄秀之，字长倩，历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黄门侍郎、高祖镇西长史。秀之妹，恭帝后也，虽晋氏姻戚，而尽心于高祖。迁侍中，出补大司马右司马。恭帝即位，为祠部尚书、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为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时年四十七。

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历显官，为高祖车骑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廷尉卿，左卫将军。高祖受命，为侍中。淡之兄弟并尽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及恭帝逊位，居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虑有鸩毒，自煮食于床前。高祖将杀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视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于恭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后会稽郡缺，朝议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儿，何关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为会稽太守。

景平二年，富阳县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其支党在永兴县，潜相影响。永兴令羊恂觉其奸谋，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诬人之罪，收县职局。于是孙法亮号冠军大将军，与孙道庆等攻没县邑，即用富阳令顾粲为令，加辅国将军。遣伪建威将军孙道仲、孙公喜、法杀攻永兴。永兴民濡恭期初与贼同，后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战，力少退败。贼用县人许祖为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寻复为贼所得，使还行县事。贼遂磐据，更相树立，遥以鄞令司马文寅为征西大将军，孙道仲为征西长史，

孙道覆为左司马，与公喜、法杀等建旗鸣鼓，直攻山阴。

淡之自假凌江将军，以山阴令陆邵领司马，加振武将军，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前国子博士孔欣、前员外散骑常侍谢芴之并参军事，召行参军七十余人。前镇西咨议参军孔宁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艰中，皆起为将军。遣队主陈愿、郡议曹掾虞道纳二军过浦阳江。愿等战败，贼遂摧锋而前，去城二十余里。淡之遣陆邵督带戟公石綝、广武将军陆允以水军拒之，又别遣行参军彊属恭期率步军与邵合力。淡之率所领出次近郊。恭期等与贼战于柯亭，大破之，贼走还永兴。遣伪宁朔将军孙伦领五百人攻钱唐，与县戍军建武将军战于琦，伦败走还富阳。伦因反善，杀法步帅等十余人，送首京都。诏遣殿中员外将军徐卓领千人，右将军彭城王义康遣龙骧将军丘显率众五百东讨，司空徐羨之版扬州主簿沈嗣之为富阳令领五百人，于吴兴道东出，并未至而贼平。吴郡太守江夷轻行之职，停吴一宿，进至富阳，分别善恶，执送愿徙贼余党数百家于彭城、寿阳、青州诸处。二年，淡之卒，时年四十五。谥曰质子。

叔度名与高祖同，故以字行。初为太宰琅邪王参军，高祖车骑参军事，司徒左西属，中军咨议参军，署中兵，加建威将军。从伐鲜卑，尽其诚力。卢循攻查浦，叔度力战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广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桓玄族人开山聚众，谋掩广州，事觉，叔度悉平之。义熙八年，卢循余党刘敬道窘迫，诣交州归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统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穷请命，事非款诚，报使诛之。慧度不加防录，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杀太守杜章民，慧度讨平之。叔度辄贬慧度号为奋扬将军，恶不先上，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高祖征刘毅，叔度遣三千人过峽，荆州平乃还。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坐免官，禁锢终身。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寻除太尉咨议参军、相国右司马。高祖受命，为右卫将军。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乃下诏曰：“夫赏不遗勤，则劳臣增劝；爵必畴庸，故在功咸达。叔度南北征讨，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诚著岭表，可封番禺县男，食邑四百户。”寻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出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义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雍州刺史，领宁蛮校尉、襄阳义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简致称。景平二年，卒，时年四十四。

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齐受禅，国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暖，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太宰参军，亦早卒。

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驸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复尚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谨实有意干，故为太祖所知。历显位，扬武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侍中，左卫将军，左民尚书，丹阳尹。元凶弑逆，以为吏部尚书，复出为辅国将军、丹阳尹，统石头戍事。

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垒，使湛之率水师俱进。湛之因携二息渊、澄轻船南奔。渊有一男始生，为劭所杀。世祖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孝建元年，为中书令，丹阳尹。坐南郡王义宣诸子逃藏郡抵，建康令王兴之、江宁令沈道源下狱，湛之免官楚劓。其年，复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俄迁侍中，左卫如故。以久疾，拜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顷之，复为丹阳尹，光禄如故。寻为尚书左仆射。以南奔赐爵都乡侯。大明四年，卒，时年五十。追赠侍中、特进、骠骑将军，给鼓

吹一部，左仆射如故。谥曰敬侯。

子渊庶生，宣公主以渊有才，表为嫡嗣。渊，升明末为司空。

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凡此诸子，并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将由庇民之道邪。

列传第十三

张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谢方明
江夷

张茂度，吴郡吴人，张良后也。名与高祖讳同，故称字。良七世孙为长沙太守，始迁于吴。高祖嘉，曾祖澄，晋光禄大夫。祖彭祖，广州刺史。父敞，侍中、尚书、吴国内史。

茂度郡上计吏，主簿，功曹，州命从事史，并不就。除琅邪王卫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度支郎，父忧不拜。服阕，为何无忌镇南参军。顷之，出补晋安太守，卢循为寇，覆没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孙蚪之并受其符书，供其调役。循走，俱坐免官。复以为始兴相，郡经贼寇，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创立城寺，吊死抚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在郡一周，征为太尉参军，寻转主簿、扬州治中从事史。高祖西伐刘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军还，迁中书侍郎。出为司马休之平西司马、河南太守。高祖将讨休之，茂度闻知，乘轻船逃下，逢高祖于中路，以为录事参军，太守如故。江陵平，骠骑将军道怜为荆州，茂度仍为咨议参军，太守如故。还为扬州别驾从事史。高祖北伐关洛，复任留州事。出为使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绥静百越，岭外安之。以疾求还，复为道怜司马。丁继母忧，服阕，除廷尉，转尚书吏部郎。

太祖元嘉元年，出为使持节、督益宁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怀宁安固六郡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讨荆州刺史谢晦，诏益州遣军袭江陵，晦已平而军始至白帝。茂度与晦素善，议者疑其出军迟留，时茂度弟邵为湘州刺史，起兵应大驾，上以邵诚节，故不加罪，被代还京师。七年，起为廷尉，加奉车都尉，领本州中正。入为五兵尚书，徙太常。以脚疾出为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从容谓茂度曰：“勿复以西蜀介怀。”对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顷之，解职还家。征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固辞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茂度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会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县，职事甚理。明年，卒官，时年六十七。谥曰恭子。

茂度同郡陆仲元者，晋太尉玩曾孙也。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弟子真，元嘉十年，为海陵太守。中书舍人狄当为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还葬，桥路毁坏，不通丧车，县求发民修治，子真不许。司徒彭城王义康闻而善之，召为国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临海东阳太守。

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镜，新安太守，皆有盛名，并早卒。镜弟永。永字景云，初为郡主簿，州从事，转司徒士曹参军，出补余姚令，入为尚书中兵郎。先是，尚书中条制繁杂，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为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称绩。又除广陵王诞北中郎录事参军。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华林园、

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凡诸制置，皆受则于永。徙为江夏王义恭太尉中兵参军、越骑校尉、振武将军、广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义恭骠骑中兵参军，沛郡如故。

永既有才能，所在每尽心力，太祖谓堪为将。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攻确礮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永及申坦并为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所收，系于历城狱。太祖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责永等与思话诏曰：“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

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督青州徐州之东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州刺史。司空南谯王义宣起义，又板永为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冀州刺史。永遣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则二军驰赴国难。时萧思话在彭城，义宣虑二人不相谐缙，与思话书，劝与永坦怀。又使永从兄长史张畅与永书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网之原，可谓虽在縲绁，而腹心无愧矣。萧公平厚，先无嫌隙，见汝翰迹，言不相伤，何其滔滔称人意邪！当今世故艰迫，义旗云起，方藉群贤，共康时难。当远慕廉、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蒂芥，克申旧情。公亦命萧示以疏达，兼令相报，共遵此旨。”事平，召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从事中郎，领中兵。

时使百僚献说言，永以为宜立谏官，开不讳之路，讲师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质反，遣永辅武昌王浑镇京口。其年，出为扬州别驾从事史。明年，召入为尚书左丞。时将士

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永建议曰：“臣闻开兵从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战递劳，先代以之经远。当今化宁万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骥，于焉自始。伏见将士休假，多蒙三番，程会既促，装赴在早。故一岁之间，四驰遥路，或失遽春耕，或违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储，家阙旧粟，考定利害，宜加详改。愚谓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使征士之念，劳未及积；游农之望，收功岁成。斯则王度无蹇，民业斯植矣。”从之。

大明元年，迁黄门侍郎，寻领虎贲中郎将、本郡中正。三年，迁廷尉。上谓之曰：“卿既与释之同姓，欲使天下须无冤民。”加宁朔将军、尚书吏部郎、司徒右长史、寻阳王子房冠军长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将作大匠。事毕，迁太子右卫率。七年，为宣贵妃殷氏立庙，复兼将作大匠。转右卫将军。其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东入，使永循行水路。是岁旱，涂迳不通，上大怒，免。时上宠子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割吴郡度属徐州。八年，起永为别驾从事史。其年，召为御史中丞。前废帝永光元年，出为吴兴太守，迁度支尚书。

太宗即位，除吏部尚书。未拜，会四方反叛，复以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将军。假节。未拜，以将军假节，徙为吴郡太守，率军东讨。又为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未拜，迁使持节、监青冀幽并四州诸军事、前将军，青冀二州刺史，统诸将讨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战克捷，破薛索儿等，事在《安都传》。又迁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太子詹事，权领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又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时薛安都据彭城请降，而诚心不款，太宗遣永与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锋军事，进军彭城。安都招引索虏之兵既至，士卒离散，永狼狈引军还，为虏所追，大败。复值寒雪，士卒离散，永脚指断落，仅以身免，失其第

四子。

三年，徙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以北讨失律，固求自贬，降号左将军。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虽除，犹立灵座，饮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车好马，号曰侍从，有事辄语左右报郎君。以破薛索儿功，封孝昌县侯，食邑千户。在会稽，宾客有谢方童等，坐赃下狱死，永又降号冠军将军。四年，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未拜，停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给鼓吹一部。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寻复领护军。后废帝即位，进右光禄大夫，加侍中，领安成王师，加亲信二十人。又领本州中正，出为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禄如故。元徽二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兖徐青冀益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侍中如故。

永少便驱驰，志在宣力，年虽已老，志气未衰，优游闲任，意甚不乐，及有此授，喜悦非常，即日命驾还都。未之镇，值桂阳王休范作乱，永率所领出屯白下。休范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锋遂攻南掖门。永遣人觐贼，既返，唱云：“台城陷矣。”永众于此溃散，永亦弃军奔走，还先所住南苑。以永旧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叹发病。三年，卒，时年六十六。顺帝升明二年，追赠侍中、右光禄大夫。子瑰，升明末，达官。永弟辩，太宗亦见任遇，历尚书吏部郎，广州刺史，大司农。辩弟岱，升明末，吏部尚书。

庾登之，字元龙，颍川鄢陵人也。曾祖冰，晋司空。祖蕴，广州刺史。父廓，东阳太守。登之少以强济自立，初为晋会稽王道子太傅参军。义旗初，又为高祖镇军参军。以预讨桓玄功，封曲江县五等男。参大司马琅邪王军事，豫州别驾从事史，大

司马主簿，司徒左西曹属。登之虽不涉学，善于世事，王弘、谢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转太尉主簿。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击节驱驰，退告刘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是士庶咸惮远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军发后，乃以补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尚书左丞。出为新安太守。

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请为长史、南郡太守，仍为卫军长史，太守如故。登之与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为之佐，意甚不惬。到笈，唯云“即日恭到”初无感谢之言。每入觐见，备持箱囊几席之属，一物不具不坐。晦常优容之。晦拒王师，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许，语在《晦传》。晦败，登之以无任免罪，禁锢还家。

元嘉五年，起为衡阳王义季征虏长史。义季年少，未亲政，众事一以委之。寻加南东海太守。入为司徒右长史，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府公彭城王义康专览政事，不欲自下厝怀，而登之性刚，每陈己意，义康甚不悦，出为吴郡太守。州郡相临，执意无改，因其莅任赃货，以事免官。弟炳之时为临川内史，登之随弟之郡，优游自适。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临川，吏民咸相轻侮，豫章与临川接境，郡又华大，仪迥光赫，士人并惊叹焉。十八年，迁江州刺史。疾笃，征为中护军。未拜。二十年，卒，时年六十二。即以为赠。

子冲远，太宗镇姑孰，为卫军长史，卒于豫章太守，追赠侍中。炳之，字仲文，初为秘书、太子舍人，刘粹征北长史、广平太守。兄登之为谢晦长史，炳之往省之。晦时位高权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独与抗礼，时论健之。为尚书度支郎，不拜。出补钱塘令，治民有绩。转彭城王义康骠骑主簿，未就，

徙为丹阳丞。炳之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礼敬，下礼官博议。中书侍郎裴松之议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

《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推此而言，则炳之为吏之道，定于受命之日矣，其辞已成，在官无外，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职，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则成君民之义故也。吏之被敕，犹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见阙其被礼，吏安可以未到废其节乎？愚怀所见，宜执吏礼。”从之。迁司徒左西属。左将军竟陵王义宣未亲府板炳之为咨议参军，众务悉委焉。后将军长沙王义欣镇寿阳，炳之为长史、南梁郡太守，转镇国长史，太守如故。出为临川内史。后将军始兴王浚镇湘州，以炳之为司马，领长沙内史。浚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马如故。

于时领军将军刘湛协附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而与仆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太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义康出藩，湛伏诛，以炳之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俱参机密。顷之，转侍中，本州大中正。迁吏部尚书，领义阳王师。内外归附，势倾朝野。

炳之为人强急而不耐烦，宾客干诉非理者，忿置形于辞色。素无术学，不为众望所推。性好洁，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时陈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洁，每容接之。炳之好洁反是，冲每以此讥焉。领选既不缉众论，又颇通货贿。炳之请急还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出炳之宅咨事。泰能弹琵琶，伯齐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书旧制，令史咨事，不得宿停外，虽有八座命，亦不许。为有司所奏。上于炳之素厚，将恕之，召

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尚之具陈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为国为家，何尝不谨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虑非哲王御世之长术。炳之所行，非暧昧而已。臣所闻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见，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纵而不纠，不知复何以为治。晋武不曰明主，断鬲令事，遂能奋发，华嵩见待不轻，废锢累年，后起，止作城门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诚于国，未知的是何事？政当云与殷景仁不失其旧，与刘湛亦复不疏。且景仁当时事意，岂复可蔑，朝士两边相推，亦复何限，纵有微诚，复何足掩其恶。今贾充勋烈，晋之重臣，虽事业不胜，不闻有大罪，诸臣进说，便远出之。陛下圣睿，反更迟迟于此。炳之身上之衅，既自籍籍，交结朋党，构扇是非，实足乱俗伤风。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伏愿深加三思，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群下见陛下顾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伤；顾问之日，宣布嫌责之旨。若不如此，亦当不辩有所得失。臣蠢，既有所启，要欲尽其心，如无可纳，伏愿宥其触忤之罪。”

时炳之自理：“不谙台制，令史并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伤大臣。尚之又陈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咨都令史骆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说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听纳。此非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诬于信受，群情岂了，陛下不假为之辞。虽是令史，出乃远亏朝典，又不得谓之小事。谢晦望实，非今者之畴，一事错误，免侍中官。王珣时贤小失，桓胤春搜之谬，皆白衣领职。况公犯宪制者邪？不审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于任使无损，兼可得以为肃戒。孔万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当，语骆宰云：‘炳之贵要，异他尚书身，政可得无言耳。’又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为异也。”

太祖犹优游之，使尚之更陈其意。尚之乃备言炳之愆过，

曰：“尚书旧有增置干二十人，以元、凯丞郎干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询处干阙，不得时补。近得王师，犹不遣还，臣令人语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复留。’得臣此信，方复遣耳。大都为人好率怀行事，有诸纭纭，不悉可晓。臣思张辽之言，关羽虽兄弟，曹公父子，岂得不言。观今人忧国实寡，臣复结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岂不谓臣有争竞之迹，追以怅怅。臣与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复生厚薄。太尉昨与臣言，说炳之有诸不可，非唯一一条，远近相崇畏，震动四海，凡短人办得致此，更复可嘉。虞秀之门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尝有乏，其外别贡，岂可具详。炳之门中不问大小，诛求张幼绪，幼绪转无以堪命。炳之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恐人知，作虚买券。刘道锡骤有所输，倾南俸之半。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庶，若新发于州。国吏运载樵荻，无辍于道。诸见人有物，鲜或不求。闻刘遵考有材；便乞材，见好烛盘，便复乞之。选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论虞秀之作黄门，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与炳之疏，欲用德原儿作州西曹，炳之乃启用为主簿，即语德愿，德愿谢太尉。前后漏泄志恩，亦复何极，纵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项羽楚歌而已也。自从裴、刘刑罚以来，诸将陈力百倍，今日事实好恶可问。若赫然发愤，显明法宪，陛下便可闲卧紫闼，无复一事也。”

太祖欲出炳之为丹阳，又以问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贾生应对之才，又谢汲公犯颜之直，至于侍坐仰酬，每不能尽。昨出伏复深思，祇有愚滞，今之事迹，异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测得物之数耳。可为蹈罪负恩，无所复少。且居官失和，

未有此比。陛下迟迟旧恩，未忍穷法，为弘之大，莫复过此。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国之人，于此而息；贪狼恣意者，岁月滋甚。非但亏点王化，乃治乱所由。如臣所闻天下论议，炳之常坐累日月，未见一豪增辉。今曲阿在水南，恩宠无异，而协首郡之荣，乃更成其形势，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治也。’陛下岂可坐损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复在可否之间，亦不敢苟陈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睿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贾谊、刘向重生，岂不慷慨流涕于圣世邪！臣昔启范晔，当时亦惧犯触之尤，苟是愚怀所挹，政自不能不舒达，所谓虽九死而不悔者也。谓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职著称，还亦不难，则可得少明国典，粗酬四海之诮。今愆衅如山，荣任不损，炳之若复有彰大之罪，谁复敢以闻述。且自非殊勋异绩，亦何足塞今日之尤。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臣每念圣化中有此事，未尝不痛心疾首。设令臣等数人纵横狼藉复如此，不审当复云何处之。近启贾充远镇，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采臣言，故是臣不能尽己之愚至耳。今蒙恩荣者不少，臣何为独恳恳于斯，实是尊主乐治之意。伏愿试更垂察。”

又曰：“臣见刘伯宠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张幼绪，幼绪语人，吾虽得一县，负三十万钱，庾冲远乃当送至新林，见缚束，犹示得解手。荀万秋尝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问‘有好牛不？’云：‘无。’问‘有好马不？’又云：‘无。政有佳驴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门，遂与相闻索之。刘道锡云是炳之所举，就道锡索嫁女具及祠器，乃当百万数。犹谓不然。选令史章龙向臣说，亦叹其受纳之过，言‘实得嫁女具，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在

尚书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台阁所无，不审少简圣听不？恐仰伤日月之明，臣窃为之叹息。”

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岁，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于家，时年六十三。太祖录其宿诚，追复本官。二子季远、弘远。

谢方明，陈郡阳夏人，尚书仆射景仁从祖弟也。祖铁，永嘉太守。父冲，中书侍郎。家在会稽，谢病归，除黄门侍郎，不就。为孙恩所杀，追赠散骑常侍。

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孙恩寇会稽，东土诸郡皆响应，吴兴民胡桀、郗骠破东迁县，方明劝邈避之，不从，贼至被害，方明逃窜遂免。初，邈舅子长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俱往吴兴投邈，并舍之郡学，礼待甚简。二人并忿愠，遂与恩通谋。恩尝为嗣之等从者，夜入郡，见邈众，遁，不悟。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及郗等攻郡，嗣之、玄达并豫其谋。刘牢之、谢琰等讨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结邈门生义故得百余人，掩讨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

于时荒乱之后，吉凶礼废。方明合门遇祸，资产无遗，而营举凶事，尽其力用；数月之间，葬送并毕，平世备礼，无以加也。顷之，孙恩重没会稽，谢琰见害。恩购求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载母妹奔东阳，由黄檿峤出鄞阳，附载还都，寄居国子学。流离险厄，屯苦备经，而贞立之操，在约无改。元兴元年，桓玄克京邑，丹阳尹卞范之之势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书吏部郎王腾譬说备至，方明终不回。桓玄闻而赏之，即除著作佐郎，补司徒王谧主簿。

从兄景仁举为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无不为。高祖谓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赏，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祿。”屡

加赏赐。方明严格，善自居遇，虽处暗室，未尝有惰容。无他技能，自然有雅韵。从兄混有重名，唯岁节朝宗而已。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方明、廓后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直置便自是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顷之，转从事中郎，仍为左将军道怜长史、高祖命府内众事，皆咨决之。随府转中军长史。寻更加晋陵太守，复为骠骑长史、南郡相，委任如初。

尝年终，江陵县狱囚事无轻重，悉散听归家，使过正三日还到。罪应入重者有二十余人，纲纪以下，莫不疑惧。时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寿之并随在西，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且当今民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纳，一时遣之。囚及父兄皆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还，方明不听讨捕。其一人醉不能归，逮二日乃反；余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殊千期请见欲白讨之，方明知为囚事，使左右谢五官不须入，囚自当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归，乡村责让之，率领将送，遂竟无逃亡者。远近咸叹服焉。遭母忧，去职。服阕，为宋台尚书吏部郎。

高祖受命，迁侍中。永初三年，出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方明深达治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存纲领。州台符摄，即时宣下，缓民期会，展其办举；郡县监司，不得妄出，贵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狱。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发倩士庶；事既宁息，皆使还本。而属所刻害，或即以补吏。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虽服

役十载，亦一朝从理，东土至今称咏之。性尤爱惜，未尝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使无迹可寻。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相知赏，事在《灵运传》。本州辟主簿，不就。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被徙废塞，不豫荣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时，便见世中有此文，而论者云是谢惠连，其实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应通之。”元嘉七年，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是时义康治东府城，城堑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为《雪赋》，亦以高丽见奇。文章并传于世。十年，卒，时年二十七。既早亡，且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无子。弟惠宣，竟陵王诞司徒从事中郎，临川内史。

江夷，字茂远，济阳考城人也。祖霖，晋护军将军。父散，骠骑咨议参军。夷少自藻厉，为后进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为豫章王文学。义旗建，高祖板为镇军行参军，寻参大司马琅邪王军事，转以公事免。顷之，复补主簿。豫讨桓玄功，封南郡州陵县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马，中书侍郎，中军太尉从事中郎，征西大将军道规长史、南郡太守，寻转太尉咨议参军，领录事，迁长史，入为侍中，大司马，从府公北伐，拜洛阳园陵，进至潼关。还领宁远将军、琅邪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命大司马府、琅邪国事，一以委焉。

宋台初建，为五兵尚书。高祖受命，转掌度支。出为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职。寻拜吏部尚书，为吴郡太守。营阳王于吴县见害，夷临哭尽礼。又以兄疾去官。复为丹阳尹，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迁右仆射。夷美风仪，善举止，历任

以和简著称。出为湘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未之职，病卒，时年四十八。遗命薄敛蔬奠，务存俭约。追赠前将军，本官如故。子湛，别有传。

史臣曰：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士君子当以体正为基，蹈义为本，然后饰以艺能，文以礼乐，苟或难备，不若文不足而质有余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于上帝，嗇夫喋喋，终不离于虎圈。江夷、谢方明、谢弘微、王惠、王球，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贞心雅体，廷臣所罕及。《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列传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昙庆

孔靖，字季恭，会稽山阴人也。名与高祖祖讳同，故称字。祖愉，晋车骑将军。父，散骑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镇军司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忧。隆安五年，于丧中被起建威将军、山阴令，不就。高祖东征孙恩，屡至会稽，季恭曲意礼接，贍给甚厚。高祖后讨孙恩，时桓玄篡形已著，欲于山阴建义讨之。季恭以为山阴去京邑路远，且玄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衅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高祖亦谓为然。虞啸父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季恭初求为府司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为内史，使赍封板拜授，正与季恭相值，季恭便回舟夜还。至即叩扉告啸父，并令扫拂别斋，即便入郡。啸父本为桓玄所授，闻玄败，震惧，开门请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务存治实，敕止浮华，翦罚游惰，由是寇盗衰止，境内肃清。

征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不拜。寻除侍中，领本国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马司马。寻出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迁尚书右仆射，固让。义熙八年，复督五郡诸军、征虏、会稽内史。修饰学校，督课诵习。十年，

复为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又让不拜。顷之，除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是岁，高祖北伐，季恭求从，以为太尉军咨祭酒、后将军。从平关、洛。高祖为相国，又随府迁。

宋台初建，令书以为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又让不受，乃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及受命，加开府仪同三司，辞让累年，终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时年七十六。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子山士，历显位，侍中，会稽太守，坐小弟驾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领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

弟灵符，元嘉末，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为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之、尚书王瓚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宇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畚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后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散、郗颢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已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逋亡，且令就业，

若审成腴壤，然后议迁。”太常王玄谟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阙，习之既难，劝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

灵符自丹阳出为会稽太守，寻加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以免官。后复旧官，又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太守如故。恚实有材干，不存华饰，每所莅官，政绩修理。前废帝景和中，犯忤近臣，为所谗构，遣鞭杀之。二子湛之、渊之，于都赐死。太宗即位，追赠灵符金紫光禄大夫。

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值赦。律文，子贼杀伤殴父母，梟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治。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梟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死，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梟首。妇本以义，爰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治，有允正法。”诏如渊之议，吴免弃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书都官郎。父绥，中书侍郎。玄保起家楚台太常博士，遭母忧，服阕，右将军何无忌、前将军诸葛长民俱板为参军，并不就。除临安令。刘穆之举为高祖镇军参军，库部郎，永世令。复为高祖太尉参军，转主簿，丹阳丞。少帝景平二年，入为尚书右丞。转左丞，司徒右长史。

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谓左长史庾登之、吏部尚书王准之曰：“卿二贤明美朗识，会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当共推羊也。”顷之，入为黄门侍郎。

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睹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玄保以为非宜，陈之曰：“臣伏寻亡叛之由，皆出于穷逼，未有足以推存而乐为此者也。今立殊制，于事为苦。臣闻苦节不可贞，惧致流弊。昔龚遂譬民于乱绳，缓之然后可理；黄霸以宽和为用，不以严刻为先。臣愚以谓单身逃役，便为尽户。今一人不测，坐者甚多，既惮重负，各为身计，牵挽逃窜，必致繁滋。又能禽获叛身，类非谨惜，既无堪能，坐陵劳吏，名器虚假，所妨实多，将阶级不足供赏，服勤无以自劝。又寻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则应与天下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独行一郡。民离忧患，其弊将甚。臣忝守所职，惧难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陈闻。”由此此制得停。

玄保在郡一年，为廷尉。数月，迁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南东海太守，加辅国将军。入为都官尚书、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丹阳尹，会稽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授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唯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

元凶弑立，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寻加光禄大夫。及世祖入讨，朝野多南奔，劭集群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众战惧莫敢言，玄保容色不异，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即位，以为散骑常侍，领崇宪卫尉。寻迁金紫光

禄大夫。又以谨敬见知，赐赉甚厚。大明初，进位光禄大夫。五年，迁散骑常侍，特进。玄保自少至老，谨于祭奠，四时珍新，未得祠荐者，口不妄尝。八年，卒，时年九十四。谥曰定子。

子戎，有才气，而轻薄少行检，玄保尝云：“此儿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与王僧达谤议时政，赐死。死后世祖引见玄保，玄保谢曰：“臣无日碑之明，以此上负。”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并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

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吴郡褚胤，年七岁，入高品。及长，冠绝当时。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胤应从诛，何尚之请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不许。时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闻，少有才气。大明初，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燠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治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益旧条，更申恆制。”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燠爨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鳅鰿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赏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

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

益州刺史刘瑀，先为右卫将军，与府司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为尚书令建平王宏所亲待，屡毁瑀于宏。会瑀出为益州，夺士人妻为妾，宏使羊希弹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齿。有门生谢元伯往来希间，瑀令访讯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门奉笺陈谢，云闻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大明末，为始安王子真征虏司马，黄门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又请为东莞太守。希既到镇，长史、南海太守陆法真丧官，希又请惠徽补任。诏曰：“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轻薄多衅，备彰历职。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岭南，干上逞欲，求诉不已，可降号横野将军。”

初，李万周、刘嗣祖籍略广州，事在《邓琬传》。太宗以万周为步兵校尉，加宁朔将军，权行广州事。希既至，而万周等并有异图，希诛之。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领军伐俚。思道违节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领攻州，希遣平越长史邹琰于朝亭拒战，军败见杀。思道进攻州城，司马邹嗣之拒之西门，战败又死。希逾城走，思道获而杀之。府参军邹曼率数十人袭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敌，又败。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战败，又见杀。时龙骧将军陈伯绍率军伐俚，还击思道，定之。赠希辅国将军，惠徽中书郎，嗣之越骑校尉。

希子崇，字伯远，尚书主客郎。丁母忧，哀毁过礼。及闻广州乱，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顿伏江渚。门义以小船致之，于是进路。父葬毕，不胜哀，卒。

沈昙庆，吴兴武康人，侍中怀文从父兄也。父发，员外散

骑侍郎，早卒；吴兴太守王韶之为之诔焉。

昙庆初辟主簿，州从事，西曹主簿，长沙王义欣后军镇军主簿。遭母忧，哀毁致称，本县令诸葛阐之公解言上。服释，复为主簿。义欣又请为镇军记室参军。出为余杭令，迁司徒主簿，江夏王义恭太尉录事参军，尚书右丞。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太祖纳其言，而事不行。领本邑中正，少府，扬州治中从事史，始兴王浚卫军长史。元凶弑立，世祖入讨，劭遣昙庆还东募人，安东将军随王诞收付永兴县狱，久之，被原。

世祖践阼，除东海王祗抚军长史，入为尚书吏部郎，江夏王义恭大司马长史，南东海太守，左卫将军。大明元年，督徐兖二州及梁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戎彭城，本伧人，多悉戎荒事。昙庆使撰《秦记》十卷，叙苻氏僭伪本末，其书传于世。明年，复征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领本州大中正。三年，迁祠部尚书。其年，卒，时年五十七。追赠本官。昙庆谨实清正，所莅有称绩。常谓子弟曰：“吾处世无才能，政图作大老子耳。”世以长者称之。

史臣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并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殄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

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难利薄，亘岁从务，无或一日非农，而经税横赋之资，养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于此。穰岁粢贱，粢贱则稼苦；饥年余贵，余贵则商倍。常平之议，行于汉世。元嘉十三年，东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廩以振之，病而不凶，盖此力也。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若常平之计，兴于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笼以平价，则官苦民优，议屈当时，盖由于此。

列传第十五

臧焘 徐广 傅隆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

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所，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愍皇后，虽不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庙。又卫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夫汉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议者从之。

顷之，去官。以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服阕，除临沂令。义旗建，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

转镇南参军。

高祖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

时太庙鸛尾灾，焘谓著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墀，有禘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礼，去祧则有坛墀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属，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

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所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渊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瘞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秉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溢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逾尔。石室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瘞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经典难详，群言纷错，非臣卑浅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

迁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留府事。义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职。高祖受命，征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其年卒，时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

侍。

长子邃，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少子绰，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长子湛之，尚书都官郎，乌程令。湛之弟凝之，学涉有当世才具，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之交。年少时与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为太祖所引见，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凝之便干其语，上因回与论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谓僧祐曰：“明主难再遇，便应正尽所怀。”上与往复十余反，凝之词韵铨序，兼有理证，上甚赏焉。历随王诞后军记室录事，欲以为青州，其事不果。迁尚书右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子夤，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攸之尽节，事在《攸之传》。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誉。太宗世，历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中，为左民尚书，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领军于盱眙，为索虏所破，见杀，追赠通直郎。绰子焕，顺帝升明中，为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焕弃郡赴之；攸之败，伏诛。

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子邵，员外散骑侍郎，妻焘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为山阴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长莫及。亦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卫率。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州，辟广从事西曹。又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转员外散骑侍郎，领校书如故。隆安中，尚书令王珣举为祠部郎。

李太后薨，广议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

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服从其议。

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

义熙初，高祖使撰车服仪注，乃除镇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郎。二年，尚书奏曰：“臣闻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阳秋》著乎鲁史。自皇代有造，中兴晋祀，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诏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风缅代，永贻将来者也。便敕撰集。”

六年，迁散骑常侍，又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时有风雹为灾，广献书高祖曰：“风雹变未必为灾，古之圣贤辄惧而修己，所以兴政化而降德教也。尝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尘露，率诚于习。明公初建义旗，匡复宗社，神武应运，信宿平夷。且恭俭谦约，虚心匪懈，来苏之化，功用若神。顷事故既多，刑德并用，战功殷积，报叙难尽，万机繁凑，固应难速，且小细烦密，群下多惧。又谷帛丰贱，而民情不劝；禁司互设，而劫盗多有，诚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义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愿逸，万物之大趣，习旧骇新，凡识所不免。要当俯顺群情，抑扬随俗，则朝野欢泰，具瞻允康矣。言无可采，愿矜其愚款之志。”又转大司农，领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晋纪》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曰：

“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因更歔歔。

永初元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许之，赠赐甚厚。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元嘉二年，卒，时年七十四。《答礼问》百余条，用于今世。广兄子豁，在《良吏传》。

傅隆，字伯祚，北地灵州人也。高祖咸，晋司隶校尉。曾祖晞，司徒属。父祖早亡。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坐辞兼，免。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历佐三军，首尾八年。除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羨之置建威府，以为录事参军，寻转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为尚书左丞。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出补山阴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长史，迁御史中丞。当官而行，甚得司直之体。转司徒左长史。

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徙赵二千里外。隆议之曰：“原夫礼律之兴，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也。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孙，砥锋挺铍，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碣、稭侯何得流名百代，以为美

谈者哉！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从之。

又出为义兴太守，在郡有能名。征拜左民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出，白衣领职。寻转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其源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睿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象。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灿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而复猥充搏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

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明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三。

史臣曰：选贤于野，则治身业弘；求士子朝，则饰智风起。《六经》奥远，方轨之正路；百家浅末，捷至之偏道。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然后可以俯拾青组，顾蔑簠金。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艺重当时，所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是故仕以学成，身由义立。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险情，贤否臆断，万不值一。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崇诡遇之巧速，鄙税驾之迟难，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蹕，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

列传第十六

谢瞻 孔琳之

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初为桓伟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为柳建威长史。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

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高祖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忧惧。

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

时果有诉告晦反者。瞻疾笃还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吾有先人弊庐，何为于此！”临终，遣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遂卒，时年三十五。

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瑛，无才能。为秘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弟峻，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清，尝药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 爵至性，咸纳屣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余年。初为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就。徐羨之请为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从坐伏诛，时年三十一。有诏宥其子世平，又早卒，无后。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沈，晋丞相掾。父璽，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桓玄辅政为太尉，以为西阁祭酒。桓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肆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

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敝，著于自曩。故钟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玄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

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网。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恨恨，议之而未辩。钟繇、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于前，则惊心骇瞩。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产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于余条，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

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母忧，去职。服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时司马休之为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以琳之为长史。父忧，去官。服阕，补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居著绩。

时责众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琳之于众议之外，别建言曰：“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不若帝王

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于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肖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难。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殫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虽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褊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或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私服为脂艰贵，官库为之空尽。愚谓若侍卫所需，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

又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

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殫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侈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

迁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领平西将军，以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初建，除宋国侍中。出为吴兴太守，公事免。

永初二年，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挠。奏劾尚书令徐羨之曰：“臣闻事上以奉宪为恭，临下以威严为整。然后朝典惟明，莅众必肃。斯道或替，则宪纲其颓。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咨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辄张，有顷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车侧，录收捕樊马子，互行筑马子顿伏，不能还台。臣自录非，本无对校，而宗敢乘势凶恣，篡夺罪身。尚书令臣羨之，与臣列车，纷纭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陵犯监司，凶声彰赫，容纵宗等，曾无纠问，亏损国威，无大臣之体，不有准绳，风裁何寄。羨之内居朝右，外司辇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肃是风轨。致使宇下纵肆，凌暴宪司，凶赫之声，起自京邑，所谓已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为篡夺之主，纵不纠问，二三亏违，宜有裁贬。请免羨之所居官，以公还第。宗等篡夺之愆，已属掌故御史随事检处。”诏曰：“小人难可检御，司空无所问，余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宪示物。时羨之领扬州刺史，

琳之弟璩之为治中，羡之使璩之解释琳之，停寝其事。琳之不许。璩之固陈，琳之谓曰：“我触忤宰相，正当罪止一身尔，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肃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又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不治产业，家尤贫素。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五。追赠太常。

子邈，有父风，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邈子凯，别有传。凯弟道存，世祖大明中，历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为侍中，行雍州事。事败自杀。

史臣曰：民生所贵，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民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稌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渴于汤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与事习，或库盈朽贯，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圆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列传第十七

蔡廓 子兴宗

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也。曾祖谟，晋司徒。祖系，抚军长史。父綝，司徒左西属。廓博涉群书，言行以礼。起家著作佐郎，时桓玄辅晋，议复肉刑，廓上议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贞一以闲其邪，教禁以检其慢，洒湛露以膏润，厉严霜以肃威，晞风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闻宪而警虑。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民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冥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法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岂能反其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治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虽闭否之运甫开，而遐遗之难未已。诚宜明慎用刑，爱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于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使将断之骨，荷更荣于三阳，干时之华，监商飙而知惧。威惠俱宣，感畏偕设，全生拯暴，于是乎在。”

迁司徒主簿，尚书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黄门郎。以方鲠闲素，为高祖所知。及高祖领兖州，廓为别驾从事史，委以州任。寻除中军咨议参军，太尉

从事中郎。未拜，遭母忧。性至孝，三年不栉沐，殆不胜丧。服阕，相国府复板为从事中郎，领记室。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高祖以廓刚直，不容邪枉，补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时中书令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每咨廓然后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终不为屈。时疑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朝堂班次，亮与廓书曰：“扬州自应著刺史服耳。然谓坐起班次，应在朝堂诸官上，不应依官次坐下。足下试更寻之。《诗序》云‘王姬下嫁于诸侯，衣服礼秩，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则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陆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别。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抚军将军会稽王第二，大司马第三。大司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岂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为司徒，司马简文为抚军开府，对录朝政。蔡为正司，不应反在仪同之下，而于时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诸例甚多，不能复具疏。扬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礼，宜改之邪？”廓答曰：“扬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复无明文云皇子加殊礼。齐献王为骠骑，孙秀来降，武帝欲优异之，以秀为骠骑，转齐王为镇军，在骠骑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则齐王本次自尊，何改镇军，令在骠骑上，明知故依见位为次也。又齐王为司空，贾充为太尉，俱录尚书署事，常在充后。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时三录，梁王彤为卫将军，署在太尉陇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驾新宫成，司

马太傅为中军，而以齐王柔之为贺首。立安帝为太子，上礼，徐邈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诸王下；又谒李太后，宗正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首，时王东亭为仆射。王、徐皆是近世识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谓未可为据。其云上出式乾，召侍中彭城王植、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后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黄门郎下，有何义？且四王之下则云大将军梁王彤、车骑赵王伦，然后云司徒王戎耳。梁、赵二王亦是皇子，属尊位齐，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复不通。盖书家指疏时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异于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仆射下，侍中在尚书下耳。来示又云曾祖与简文对录，位在简文下。吾家故事则不然，今写如别。王姬身无爵位，故不得不从夫而以王女为尊。皇子出任则有位，有位则依朝，复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为言。然赦文前后，亦参差不同。太宰上公，自应在大司马前耳。简文虽抚军，时已授丞相殊礼，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护军总方伯，而位次故在持节都督下，足下复思之。”

迁司徒左长史，出为豫章太守，征为吏部尚书。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羨之，羨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署纸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权要。徙为祠部尚书。

太祖入奉大统，尚书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寻阳，遇疾，不堪前。亮将进路，诣廓别，廓谓曰：“营阳在吴，宜厚加供奉。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亮已与羨之议害少帝，乃驰信止之，信至，已不及。

羨之大怒曰：“与人共计议，云何裁转背，便卖恶于人。”及太祖即位，谢晦将之荆州，与廓别，屏人问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

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每至岁时，皆束带到门。奉兄轨如父，家事小大，皆咨而后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高祖在彭城，妻郝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时轨为给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时年四十七。高祖尝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兴宗。

兴宗年十岁失父，哀毁有异凡童。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兴宗年十岁，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价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兒。”寻丧母。

少好学，以业尚素立见称。初为彭城王义康司徒行参军，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军参军，武昌太守。又为太子洗马，义阳王友，中书侍郎。中书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并与兴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绰被诛，凶威方盛，亲故莫敢往，兴宗独临哭尽哀。出为司空何尚之长史。又迁太子中庶子。

世祖践阼，还先职，迁临海太守，征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转游击将军，俄迁尚书吏部郎。时尚书何偃疾患，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便可开门当之，无所让也。”转司徒左长史，复为中庶子，领前军将军，迁侍中。每正言得失，无所顾惮，由是失旨。竟陵王诞据广陵城为逆，事平，兴宗奉旨慰劳。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

宗至广陵，躬自收殓，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之，甚不悦。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锁付宁州，亲戚故人，无敢瞻送；兴宗在直，请急，诣朗别。上知尤怒。坐属疾多日，白衣领职。寻左迁司空沈庆之的长史，行兖州事，还为廷尉卿。

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时坦已死，子令孙时作山阳郡。自系廷尉。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讐，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若士先审知逆谋，当时即应闻启，苞藏积年，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千黷欺罔，罪合极法。”又有讼民严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当讯，权系尚方。兴宗以讼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系尚方，于事为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谢沈及郡县尉还职司十一人，坐仲良铸钱不禽，久已判结。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职已久。又加执启，事悉见从。

出为东阳太守，迁安陆王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征还，未拜，留为左民尚书。顷之，转掌吏部。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唯兴宗以方直见惮，不被侵媒。尚书仆射颜师伯谓议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每至官赌，常在胜朋。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

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为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兴宗时亲奉玺绶，嗣主容色自若，了无哀貌。兴宗出谓亲故曰：“鲁昭在戚而有嘉容，终之以衅结大臣，昭子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时义恭录尚书事，

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恒桡，阿顺法兴，常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徭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

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谢庄等迁授失序，兴宗又欲为美选。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率，殷常为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常为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为多，欲单为左卫，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若谓安都晚达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轻，宜有贯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义恭曰：“若宫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恆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使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

既中旨以安都为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吴郡太守。固辞郡，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

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曰：“臣闻慎节言语，《大易》有规，铨序九流，无取裁口。若乃结党连群，讥诉互起，街谈巷议，罔顾听闻，乃撤实宪制所宜禁经之巨蠹。侍中秘书监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养，圣旨矜体，特顺所陈，改授臣府元僚，兼带军郡。虽臣驽劣，府任非轻，准之前人，不为屈后。京郡本以为禄，不计户之少多，遇缺便用，无关高下。抚军长史庄滞府累朝，每陈危苦，内职外守，称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赐以优养，恩慈之厚，不近于薄。前新除吴郡太守兴宗，前居选曹，多不平允，鸿渥含宥，恕其不闲，改任大都，宠均阿辅，仍苦请益州，雅违成命。伏寻扬州刺史子尚、吴兴太守休若，并国之茂戚，鲁、卫攸在，犹牧守东山，竭诚抚莅，而辞择适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无欣荷。御史中丞永，昔岁余愆，从恩今授，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后效未申，以何取进。司徒左长史孔凯，前除右卫，寻徙今职，回换之宜，不为乃少。窃外谈谓彧等咸为失分，又闻兴宗躬自怨怼，与尚书右仆射师伯疏，辞旨甚苦。臣虽不见，所闻不虚。臣以凡才，不应机务，谬自幸会，受任三朝，进无古人兴贤之美，退无在下献替之绩，致兹纷纭，伏增惭悚。然此源不塞，此风弗变，将亏正道，尘秽盛猷。伏愿圣德，赐垂览察。”诏曰：“太宰表如此，省以恍然。朕恭承洪绪，思弘盛烈，而在朝倭竞，驱扇成风，将何以式扬先德，克隆至化。公体国情深，保厘攸托，便可付外详议。”

义恭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曰：“臣义恭表、诏书如右。摄曹辨核尚书袁愍孙牒：‘此月十七日，诣仆射颜师伯，语次，因及尚书蔡兴宗有书固辞今授，仍出疏见示，乃者数纸，不意悉何所道，缘此因及朝士。当今圣世，不可使人以为少。今牒。’数之，朝廷处之实得所，臣等亦自谓得分，常多在门，袁愍

孙无或措多，而愚意欲启更量出内之宜，刍蕘管见，愿在闻彻。选令史宣传密事，故因附上闻，亦外人言此。今薛庆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书袁愍孙论选事。愍孙云，昨诣颜修射，出蔡尚书疏见示，言辞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践阼始尔，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议谓应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启录公。又谢庄口时未老，其疾以转差，今居此任，复为非宜，谓宜中书令才望为允。又孔凯南士之美，所历已多，近频授即复回改，于理为屈，门下无人，此是名选。又张永人地可论，其去岁愆戾，非为深罪，依其望复门下一人。张淹昔忝南下，预同休戚，虽屡经愆黜，事亦已久，谓应秘书监。’带授兴宗手迹数纸，文翰炳然，事证明白，不假核辨。愍孙任居官人，职掌铨裁，若有未允，则宜显言，而私加许与，自相选署，托云物论，终成虚诡，隐末出端，还为矛盾。臣闻九官成让，虞风垂则，诤主怨时，汉罪夙断。况义为身发，言谤朝序，乱辟害政，混秽大猷，纷纭彰谬，上延诏旨，不有霜准，轨宪斯沦。请解兴宗新附官，须事御，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免愍孙所居官。”诏曰：“兴宗首乱朝典，允当明宪，以其昔经近侍，未忍尽法，可令思愆远封。愍孙窃评自己，委咎物议，可以子领职。”

除兴宗新昌太守，郡属交州。朝廷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师，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觉。及兴宗被徙，论者并云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诛，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项前军长史、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

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顗为雍州刺史，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

为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难不测，同年而语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后求复出，岂得哉！

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时京城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

重除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羨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羨曰：“公闭门绝客，以避悠悠请托耳，身非有求，何为见拒。”还造庆之，庆之遣羨报命，要兴宗令往。兴宗因说之曰：“先帝虽无功于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驾。主上绍临，四海清谧，即位正是举止违衷，小小得失耳，亦谓春秋尚富，进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伦道尽。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无复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复坐视成败者，非唯身祸不测，四海重责，将有所归。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谁不景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仆者昔佐贵府，蒙眷异常，故敢尽言，愿公思为其计。”庆之曰：“仆皆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要富贵，求功赏，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著，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宋越、谭金之徒，出公宇下，并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谁敢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陆攸之今入东讨贼，又大送铠仗，在青溪未发。攸之公之乡人，骁勇有胆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驱，天下

之事定矣。仆在尚书中，自当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犹成大事，况今苍生窘急，祸百往代乎。又朝廷诸所行造，民间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车驾屡幸贵第，醉酣弥留，又闻屏左右独入阁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仆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详其祸福。庆之曰：“深感君无已。意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故当抱忠以没耳。”顷之，庆之果以见忌致祸。

时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云已见诛，市道喧扰。玄谟典签包法荣者，家在东阳，兴宗故郡民也，为玄谟所信，见使至，兴宗因胃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比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那得坐待祸至。”初，玄谟旧部曲犹有三千人，废帝颇疑之，彻配监者。玄谟太息深怨，启留五百人岩山营墓，事犹未毕，少帝欲猎，又悉唤还城。岩兵在中堂，兴宗劝以此众举事，曰：“当今以领军威名，率此为朝廷唱始，事便立克。领军虽复失脚，自可乘舆处分。祸殆不测，勿失事机。君还，可白领军如此。”玄谟遣法荣报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太宗践祚，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产、女婿韦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季产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会机，但大事难行尔，季产言亦何益。”玄谟有惭色。

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尝夜幸著作佐郎江敦宅，兴宗马车从道隆从车后过，兴宗谓曰：“刘公！比日思一闲写。”道隆深达此旨，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殴群臣，自骠骑大将军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孙等，咸见陵曳，唯兴宗得免。顷之，太宗定大事。

是夜，废帝横尸在大医阁口，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景文曰：“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

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今普天图逆，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上从之。

加游击将军，未拜，迁尚书右仆射，寻领卫尉，又领兖州大中正。太宗谓兴宗曰：“诸处未定，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而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尚书褚渊以手板筑兴宗，兴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袁顗首，敕从登南掖门楼观之，兴宗凄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兴宗始昌县伯，食邑五百户；固让不许，封乐安县伯，邑三百户，国秩吏力，终以不受。

时殷琰据寿阳为逆，遣辅国将军刘劭攻围。四方既平，琰婴城固守，上使中书为诏譬琰，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私慰。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谓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劭诈造，果不敢降。攻战经时，久乃归顺。

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后遣使归顺。泰始二年冬，遣张永率军迎之。兴宗曰：“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即安所莅，不过须单使及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叛臣衅重，必宜翦戮，

则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据强地，密迩边关，考之国计，忧宜驯养。如其遂叛，将生旰食之忧。彭城险固，兵强将勇，围之既难，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虑，臣为朝廷忧之。”时张永已行，不见从。安都闻大军过淮，婴城自守，要取索虏。永战大败，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见如此。初，永败问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兴宗，谓休仁曰：“吾惭蔡仆射。”以败书示兴宗，曰：“我愧卿。”

三年春，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坐诣尚书切论以何始真为咨议参军，初不被许，后又重陈，上怒，贬号平西将军，寻又复号。初，吴兴丘珍孙言论常侵兴宗。珍孙子景先，人才甚美，兴宗与之周旋。及景先为鄱阳郡，值晋安王子勋为逆，转在竟陵，为吴喜所杀。母老女稚，流离夏口。兴宗至郢州，亲自临哭，致其丧柩家累，令得东还。在任三年，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加散骑常侍，寻领兵置佐，加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给鼓吹一部。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桀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兴宗悉启罢省。又陈原诸逋负，解遣杂役，并见从。三吴旧有乡射礼，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为郡，亦行乡射。

太宗崩，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渊、中领军刘劭、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以兴宗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

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兴宗强正，不欲使拥兵上流，改为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辞不拜。

兴宗幼立风概，家行尤谨，奉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太子左率王锡妻范，聪明妇人也，有才藻学见，与锡弟僧达书，诘让之曰：“昔谢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其为世所重如此。妻刘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刘氏亦亡。兴宗姊，即顗母也，一孙一侄，躬自抚养，年齿相比，欲为婚姻，每见兴宗，辄言此意。

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启，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旧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后彖家好不终，顗又祸败，彖等沦废当时，孤微理尽。敬猷遇害，兴宗女无子嫠居，名门高胄，多欲结婚，明帝亦敕适谢氏，兴宗并不许，以女适彖。北地傅隆与廓相善，兴宗修父友敬。

泰豫元年，薨，时年五十八。遗令薄葬，奏还封爵。追赠后授，子景玄固辞不受，又奏还封，表疏十余上，见许。诏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骑常侍、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乐安县开国伯兴宗，忠恪立朝，谋猷宣著，往属时难，勋亮帷幄，锡珪分壤，实允通诰。而恳诚谦诉，备彰存没，廉概素情，有洁声轨。景玄固陈先志，良以惻然。虽彝典宜全，而哀款难夺，可特申不瞑之请，永矜克让之风。”初，兴宗为郢州府参军，彭城颜敬以式卜曰：“亥年当作公，官有大字者，

不可受也。”及有开府之授，而太岁在亥，果薨于光禄大夫之号焉。文集传于世。

景玄雅有父风，为中书郎，晋陵太守，太尉从事中郎。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谈，士推素论，蔡廓虽业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风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辞铨衡，耻为志屈，岂不知选录同体，义无偏断乎！良以主暗时难，不欲居通塞之任也。远矣哉！

列传第十八

王惠 谢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禄大夫。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使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即时逢人耳。”常临曲水，风雨暴至，座者皆驰散，惠徐起，姿貌不异常日。世子为荊州，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不拜。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时年四十二。追赠太常。

无子。

谢弘微，陈郡阳夏人也。祖韶，车骑司马。父思，武昌太守。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

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后言。所继叔父混名知人，见而异之，谓思曰：“此儿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岁出继。所继父于弘微本缌麻，亲戚中表，素不相识，率意承接，皆合礼衷。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混闻而惊叹，谓国郎中令漆凯之曰：“建昌国禄，本应与北舍共之，国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违混言，乃少有所受。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常云：“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云：“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辅。”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沈俊，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诚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标兰讯，直辔鲜不蹶，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勿轻一簣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

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等并有诚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远即瞻字。灵运小名客儿。

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微亦拜员外散骑，琅邪王大司马参军。义熙八年，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其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唯有二女，年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迁通直郎。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而室宇修整，仓廩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中外姻亲，道俗义旧，见东乡之归者，入门莫不叹息，或为之涕流，感弘微之义也。性严正，举止必循礼度，事继亲之党，恭谨过常。伯叔二母，归宗两姑，晨夕瞻奉，尽其诚敬。内或传语通讯，辄正其衣冠。婢仆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

太祖镇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邪王球为友，弘微为文学。母忧去职。居丧以孝称，服阕逾年，菜蔬不改。除镇西咨议参军。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预机密。寻转右卫将军。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选拟。居身清约，器服不华，而饮食滋味，尽其丰美。

兄曜历御史中丞，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积时，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啖鱼肉。沙门释慧琳诣弘微，弘微与之共食，犹独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顷者肌色微损，即吉之后，犹未复膳。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于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变，礼不可逾。在心之哀，实

未能已。”遂废食感咽，歔歔不自胜。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举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长，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论，弘微常以它语乱之。

六年，东宫始建，领中庶子，又寻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权宠，固让不拜，乃听解中庶子。每有献替及论时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营膳羞，尝就求食。弘微与亲故经营，既进之后，亲人问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余语酬之，时人比汉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卫，领太子右卫率，还家。议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尚书，固陈疾笃，得免。

九年，东乡君薨，资财钜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资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混女夫殷睿素好樗蒲，闻弘微不取财物，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弘微舅子领军将军刘湛性不堪其非，谓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讥之曰：“谢氏累世财产，充殷君一朝戏责，理之不允，莫此为大。卿亲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设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亲戚争财，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后，岂复见关。”东乡君葬，混墓开，弘微牵疾临赴，病遂甚。十年，卒，时年四十二。

时有一长鬼寄司马文宣家，云受遣杀弘微，弘微疾增剧，辄豫告文宣。弘微既死，与文宣分别而去。弘微临终，语左右曰：“有二封书，须刘领军至，可于前烧之，慎勿开也。”书皆是太祖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卫千人营毕葬事。追赠太常子庄，别有传。

王球，字倩玉，琅邪临沂人，太常惠从父弟也。父谧，司徒。球少与惠齐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寻除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功曹。宋国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转咨议参军，以疾去职。元嘉四年，起为义兴太守。从兄弘为扬州，服亲不得相临，加宣威将军，在郡有宽惠之美，徙太子右卫率。入为侍中，领冠军将军，又领本州大中正，徙中书令，侍中如故。迁吏部尚书。

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延之相善。居选职，接客甚希，不视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朝野称之。本多羸疾，屡自陈解。迁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庐陵王师。

兄子履进利为行，深结刘湛，委诚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与刘斌、孔胤秀等并有异志，球每训厉，不纳。自大将军从事中郎，转太子中庶子，流涕诉义康不愿违离，以此复为从事中郎。太祖甚衔之。及湛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为取履，先温酒与之，谓曰：“常日语汝，何如？”履怖惧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忧。”命左右：“扶郎还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废于家。

十七年，球复为太子詹事，大夫、王师如故。未拜，会殷景仁卒，因除尚书仆射，王师如故。素有脚疾。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犹坐白衣领职。时群臣诏见，多不即前，卑疏者或至数十日，大臣亦有十余日不被见者。唯球辄去，未尝肯停。十八年，卒，时年四十九。追赠特进、

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无子，从孙奂为后。大明末，吴兴太守。

或人问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简。”又问：“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问：“谢弘微何如？”曰：“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谓名臣，弘微当之矣。”

列传第十九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张畅 何偃 江智渊

殷淳，字粹远，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融，祖允，并晋太常。父穆，以和谨致称，历显官，自五兵尚书为高祖相国左长史。及受禅，转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复为五兵尚书，吴郡太守。太祖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领竟陵王师，迁护军，又迁特进、右光禄大夫，领始兴王师。元嘉十五年卒官，时年六十，谥曰元子。

淳少好学，有美名。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淳居黄门为清切，下直应留下省，以父老特听还家。高简寡欲，早有清尚，爱好文义，未尝违舍。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元嘉十一年卒，时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

子孚，有父风。世祖大明末，为始兴相。官至尚书吏部郎，顺帝抚军长史。

淳弟冲，字希远，历中书黄门郎，坐议事不当免。复为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称。出为吴兴太守，入为度支尚书。元凶妃即淳女，而冲在东宫为劭所知遇；劭弑立，以为侍中、护军，迁司隶校尉。冲有学义文辞，劭使为尚书符，罪状世祖，亦为劭尽力。世祖克京邑，赐死。

冲弟淡，字夷远，亦历黄门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见知，为当时才士。

张暢，字少微，吴郡吴人，吴兴太守邵兄子也。父祗，少有孝行，历宦州府，为琅邪王国郎中令。从琅邪王至洛。还京都，高祖封药酒一罍付祗，使密加鸩毒。祗受命，既还，于道自饮而卒。

暢少与从兄敷、演、敬齐名，为后进之秀。起家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诛，暢驰出奔赴，制服尽哀，为论者所美。弟牧尝为獠犬所伤，医云宜食虾蟆脰，牧甚难之，暢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创亦即愈。州辟从事，衡阳王义季征虏行参军，彭城王义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书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义恭征北记室参军、晋安太守。又为义季安西记室参军、南义阳太守，临川王义庆卫军从事中郎，扬州治中别驾从事史，太子中庶子。

世祖镇彭城，暢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虏托跋焘南侵，太尉江夏王义恭总统诸军，出镇彭、泗。时焘亲率大众，已至萧城，去彭城十数里。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时历城众少食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兵配护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勛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京都。义恭去意已判，唯二议未决，更集群僚谋之。众咸惶扰，莫有异议。暢曰：“若历城、郁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若一旦动脚，则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诸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用，下官请以颈血汗公马蹄！”世祖既闻暢议，谓义恭曰：“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为城主，而损威延寇，其为愧恧，亦已深矣。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期与此城共其

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暢言既坚，世祖又赞成其议，义恭乃止。

时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虑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虏大众亦至彭城。

焘始至，仍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氍毹屋。先是，焘未至，世祖遣将马文恭向萧城，为虏所破，文恭走得免，队主蒯应见执。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时防城队主梁法念答曰：“当为启闻。”应乃自陈萧城之败。又问应：“虏主自来不？”曰：“来。”问：“今何在？”应举手指西南。又曰：“士马多少？”答云：“四十余万。”法念以焘语白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闻彼有骆驼，可遣送。”

明旦，焘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暂出门，欲与安北相见。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劳苦将士在城上。又骡、驴、骆驼，是北国所出，今遣送，并致杂物。”又语小市门队主曰：“既有饷物，君可移度南门受之。”焘送骆驼、骡、马及貂裘、杂饮食，既至南门，门先闭，请翕未出。暢于城上视之，虏使问：“是张长史邪？”暢曰：“君何得见识？”虏使答云：“君声名远闻，足使我知。”暢因问虏使姓，答云：“我是鲜卑，无姓。且道亦不可。”暢又问：“君居何任？”答云：“鲜卑官位不同，不可辄道，然亦足与君相敌耳。”虏使复问：“何为匆匆杜门绝桥？”暢答曰：“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彼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日

交戏。”虜使曰：“君当以法令裁物，何用发桥，复何足以十万夸人。我亦有良马逸足，若云骑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设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为数州士庶，二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邪！”虜使曰：“不尔。城守，君之所长；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尝在北国，义恭遣视之，思是虜尚书李孝伯。思因问：“李尚书，若行途有劳。”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思答：“缘共知，所以有劳。”孝伯曰：“感君至意。”

既开门，暢屏却人仗，出对孝伯，并进饷物。虜使云：“貂裘与太尉，骆驼、骡与安北，蒲陶酒杂饮，叔侄共尝。”煮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问：“致意魏主，知欲相见，常迟面写。但受命本朝，过蒙藩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悉。且城守备防，边镇之常，但悦以使之，故劳而无怨耳。太尉、镇军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复须甘橘，今并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乡，皮袴褶脱是所须，今致魏主。螺杯、杂粽，南土所珍，镇军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煮复遣使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语太尉、安北，近以骑至，车两在后，今端坐无为，有博具可见借。”暢曰：“博具当为申启。但向语二王，已非逊辞，且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诏之与语，朕之与我，并有何异。”暢曰：“若辞以通，可如来谈；既言有所施，则贵贱有等。向所称诏，非所敢闻。”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与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暢曰：“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况在诸王之贵，而犹曰邻国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镇军并皆年少，分阔南信，殊当忧邑。若欲遣信者，

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暢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来，不复以此劳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暢曰：“君著白衣，故称白贼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实为有贼，但非白贼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贵远，启闻难彻。”孝伯曰：“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暢曰：“握发吐哺，本施中国耳。”孝伯曰：“宾有礼，主则择之。”暢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俄顷送博具出，因以与之。

焘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宋朝之美，近于汝阳身被九创，落在殿外，我手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辄已语之，但其弟苦辞。今令与来使相见。”程天福谓使人曰：“兄受命汝阳，不能死节，各在一国，何烦相见。”焘又送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懣，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治目痛。柔盐不食，治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丰，可更见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见。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安北若须大马，当更送之，脱须蜀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驷，送自彼意，非此所求。”义恭饷焘炬烛十挺，世祖亦致锦一匹，曰：“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军，向给魏主，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焘复求

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当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为著屨。君而著此，使将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阵之间，不容缓服。”孝伯又曰：“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从弟，自复常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久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头，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之险，君家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间诸将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人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机，但因夜回师，致戎马小乱耳。我家玄谟斗城，陈宪小将，魏主倾国，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一旅，始济融水，魏国君臣奔迸，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圣化，奸盗未息，亦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没虏手，何损于国。魏主自以十万师而制一崔邪利，方复足言邪。闻萧、相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示之耳。文恭谓前以三队出，还走后，大营嵇玄敬以百骑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衄。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肆行残虐，事生意外，由彼无道。官不负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土，百无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镇军圣略。经国之要，虽不豫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

孝伯曰：“魏主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彭城不待围；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各应反命，迟复更悉。”畅便回还，孝伯追曰：“长史深自爱敬，相去步武，恨不执手。”畅因复谓曰：“善将爱，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孝伯曰：“待此末期。”焘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义恭答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在此燕会，政使镇府命妓，有弦百条，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经虑，且乐人常器，又观前来诸王赠别，有此琵琶，今以相与。棋子亦付。”孝伯言辞辩贍，亦北土之美也。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

虏寻攻彭城南门，并放火，畅躬自前战，身先士卒。及焘自瓜步北走，经彭城下过，遣人语城内：“食尽且去，须麦熟更来。”义恭大惧，闭门不敢追。虏期又至，议欲芟麦剪苗，移民堡聚，众论并不同，复更会议。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独曰：“虏不能复来，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议亦不可立。百姓闭在内城，饥馑日久，方春之月，野采自资，一入堡聚，饿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虏若必来，芟麦无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对。畅曰：“孝孙之议，实有可寻。”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世祖侧，进曰：“王录事议不可夺，实如来论。”别驾王子夏因曰：“此论诚然。”畅敛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世祖曰：“王别驾有何事邪？”畅曰：“芟麦移民，可谓大议，一方安危，事系于此。子夏亲为州端，曾无同异，及闻元嗣之言，则欢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惭，元嗣亦有惭色。义恭之议遂寝。太祖闻畅屡有正议，甚嘉

之。世祖犹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镇。时虏声云当出襄阳，故以暢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刘兴祖为青州及彭城都督，并不果。

三十年，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暢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韦袴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事平，征为吏部尚书，夷道县侯，食邑千户。义宣既有异图，蔡超等以暢民望，劝义宣留之，乃解南蛮校尉以授暢，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暢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衅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径断绝，僧宝遂不得去。义宣将为逆，遣嬖人翟灵宝谓暢：“朝廷简练舟甲，意在西讨，今欲发兵自卫。”暢曰：“必无此理，请以死保之。”灵宝知暢不回，劝义宣杀以徇众。即遣召暢，止于东斋，弥日不与相见，赖司马竺超民保持，故获全免。既而进号抚军，别立军部，以收民望。暢虽署文檄，而饮酒常醉，不省文书。随义宣东下，梁山战败，义宣奔走，暢于兵乱自归，为军人所掠，衣服都尽。值右将军王玄谟乘輿出营，暢已得败衣，排玄谟上輿，玄谟意甚不悦，诸将欲杀之，队主张世营救得免。送京师，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寻见原。复起为都官尚书，转侍中，代子淹领太子右卫率。

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时年五十。颜竣表世祖：“张暢遂不救疾。东南之秀，蚤树风范，闻问凄怆，深切常怀。”谥曰宣子。暢爱弟子辑，临终遗命与辑合坟。

子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谘议参军。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立，为黄门郎，封广晋县子，食邑五百户。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民有罪使礼佛，动至数千拜。免官禁锢。起为光禄勋，临川内史。太宗泰始初，与晋

安王子勋同逆，率众至鄱阳，军败见杀。

暢弟悦，亦有美称。历中书吏部郎，侍中，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于寻阳，召为吏部尚书，与邓琬共辅伪政。事败，杀琬归降，事在《琬传》。复为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卫军长史、襄阳太守。四年，即代休若为雍州刺史、宁远将军。复为休若征西长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于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补之，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庐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议曹从事，举秀才，除中军参军，临川王义庆平西府主簿。召为太子洗马，不拜。元嘉十九年，为丹阳丞，除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时义阳王昶任东宫，使偃行义阳国事。

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访之群臣，偃议曰：“内干胡法宗宣诏，逮问北伐。伏计贼审有残祸，犬羊易乱，歼殄非难，诚如天旨。今虽庙算无遗，而士未精习。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控引所资，取给根本。亏根本以殉边患，宜动必万克。无虑往岁挫伤，续以内衅，侮亡取乱，诚为沛然。然淮、泗数州，实亦雕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异，薄之则势艰，围之则旷日，进退之间，奸虞互起。窃谓当今之弊易衄，方来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齐天道。”迁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

元凶弑立，以偃为侍中，掌诏诰。时尚之为司空、尚书令，偃居门下，父子并处权要，时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摄机宜，曲得时誉。会世祖即位，任遇无改，除大司马长史，迁侍中，领太子中庶子。时责百官说言，偃以为：“宜重农恤本，并官省事，考课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奸。责成良守，久于其职。

都督刺史，宜别其任。”

改领骁骑将军，亲遇隆密，有加旧臣。转吏部尚书。尚之去选未五载，偃复袭其迹，世以为荣。侍中颜竣至是始贵，与偃俱在门下，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竣自谓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偃代竣领选，竣愈愤懣，与偃遂有隙。竣时势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心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医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备加治疗，名医上药，随所宜须，乃得瘥。时上长女山阴公主爱倾一时，配偃子戢。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世。

大明二年，卒官，时年四十六。世祖与颜竣诏曰：“何偃遂成异世，美志长往。与之周旋，重以姻媾，临哭伤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本官如故。”谥曰靖子。子戢，升明末，为相国左长史。

江智渊，济阳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渊初为著作郎，江夏王义恭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诞后军参军。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誉，父子并贵达，智渊父少无名问，湛礼敬甚简，智渊常以为恨，自非节岁，不入湛门。及为随王诞佐，在襄阳，诞待之甚厚。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并与智渊友善。怀文每称之曰：“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者，其江智渊乎！”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说，固辞不肯拜。竟陵王诞复版为骠骑参军，转主簿，随府转司空主簿、记室参军，领南濮阳太守，迁从事中郎。诞将为逆，智渊悟其机，请假先反。诞事发，即除中书侍郎。

智渊爱好文雅，词采清赡，世祖深相知待，恩礼冠朝。上燕私甚数，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渊常为其首。同侣未及前，辄独蒙引进，智渊每以越众为惭，未尝有喜色。每从游幸，与

群僚相随，见传诏驰来，知当呼己，耸动愧恧，形于容貌，论者以此多之。

迁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上每酣宴，辄诟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讪，以为欢笑。智渊素方退，渐不会旨。尝使以王僧朗嘲戏其子景文，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渊伏席流涕，由此恩宠大衰，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加拜宁朔将军，行南徐州事。初，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议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惶惧。大明七年，以忧卒，时年四十六。

子季筠，太子洗马，早卒。后废帝即位，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季筠妻王，平望乡君。

智渊兄子概，早孤，养之如子。概历黄门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后废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将帅者，御众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谈兵机，制胜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驱，履肠涉血而已哉！山涛之称羊祜曰：“大将虽不须筋力，军中犹宜强健。”以此为言，则叔子之干力弱矣。杜预文士儒生，身不能穿札，射未尝跨马，一朝统大众二十余万，为平吴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专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后可受脤于朝堂，荷推毂之重。及虏兵深入，徐服个匡震，非张畅正言，则彭、汴危矣。岂其身捍飞镞，手折云冲，方足使穷堞假命，危城载安乎？仁者之有勇，非为臆说。

列传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人也。祖汪，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宁，豫章太守。泰初为太学博士，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会稽王道子二府参军。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请为天门太守。忱嗜酒，醉辄累旬，及醒，则俨然端肃。泰谓忱曰：“酒虽会性，亦所以伤生。游处以来，常欲有以相戒，当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无假陈说。”忱嗟叹久之，曰：“见规者众矣，未有若此者也。”或问忱曰：“范泰何如谢邈？”忱曰：“茂度慢。”又问：“何如殷凯？”忱曰：“伯通易。”忱常有意立功，谓泰曰：“今城池既立，军甲亦充，将欲扫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通意锐，当令拥戈前驱。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贤挫屈者多矣。功名虽贵，鄙生所不敢谋。”会忱病卒。召泰为骠骑谘议参军，迁中书侍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专权，内外百官请假，不复表闻，唯签元显而已。泰建言以为非宜，元显不纳。父忱去职，袭爵阳遂乡侯。桓玄辅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长史王淮之、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泰坐废徙丹徒。

义旗建，国子博士。司马休之为冠军将军、荆州刺史，以泰为长史、南郡太守。又除长沙相，散骑常侍，并不拜。入为

黄门郎，御史中丞。坐议殷祠事谬，白衣领职。出为东阳太守。卢循之难，泰预发兵千人，开仓给禀，高祖加泰振武将军。明年，迁侍中，寻转度支尚书。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

初，司徒道规无子，养太祖，及薨，以兄道怜第二子义庆为嗣。高祖以道规素爱太祖，又令居重。道规追封南郡公，应以先华容县公赐太祖。泰议曰：“公之友爱，即心过厚。礼无二嗣，诿宜还本属。”从之。转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复为尚书，常侍如故。兼司空，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随军到洛阳。

高祖还彭城，与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泰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在公坐，不异私室，高祖甚赏爱之。然拙于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迁护军将军，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曰：

臣闻风化兴于哲王，教训表于至世。至说莫先讲习，甚乐必寄朋来。古人成童入学，易子而教，寻师无远，负粮忘艰，安亲光国，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户，则斯道莫从。是以明诏爰发，已成涣汗，学制既下，远近遵承。臣之愚怀，少有未达。

今惟新告始，盛业初基，天下改观，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开不来之端，非一涂而已。臣以家推国，则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风，弘济济之美。臣谓合选之家，虽制所未达，父兄欲其入学，理合开通；虽小违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则所陷或大，故赵盾忠而书弑，许子孝而得罪，以斯为戒，可不惧哉！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许其进邪！扬乌

豫《玄》，实在弱齿；五十字《易》，乃无大过。

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颍川陈载已辟太保掾，而国子取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贵在于得才，无系于定品。教学不明，奖厉不著，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会今生到有期，而学校未立。覆篑实望其速，回辙已淹其迟。事有似赊而宜急者，殆此之谓。古人重寸阴而贱尺璧，其道然也。

时学竟不立。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泰又谏曰：

流闻将禁私铜，以充官铜。民虽失器，终于获直，国用不足，其利实多。臣愚意异，不宁寝默。臣闻治国若烹小鲜，拯敝莫若务本。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未有民贫而国富，本不足而末有余者也。故囊漏贮中，识者不吝；反裘负薪，存毛实难。王者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织蒲谓之不仁，是以贵贱有章，职分无爽。

今之所忧，在农民尚寡，仓廩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众，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所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钟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夏鼎负《图》实冠众瑞，晋铎呈象，亦启休征。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陛下劳谦终日，无倦庶务，以身率物，勤素成风，而颂声不作，板、渭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纳，择当收之说，则嘉谋日陈，圣虑可广。其

亡存心，然后苞桑可系。愚诚一至，用忘寝食。

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诸愆失，上封事极谏，曰：

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鼓鞞在宫，声闻于外；黠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不闻将帅之臣，统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远近之怪。近者东寇纷扰，皆欲伺国瑕隙，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根本既摇，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灾，役夫不息，无寇而戒，为费渐多。河南非复国有，羯虜难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寝食，而干非其位者也。

陛下践阼，委政宰臣，实同高宗谅暗之美。而更亲狎小人，不免近习，惧非社稷至计，经世之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下观而化，疾于影响。伏愿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遗训，从理无滞，任贤勿疑，如此则天下归德，宗社惟永。《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天高听卑，无幽不察，兴衰在人，成败易晓，未有政治在于上而人乱于下者也。

臣蒙先朝过遇，陛下殊私，实欲尽心竭诚，少报万分；而愆憾已及，百疾互生，便为永违圣颜，无复自尽之路，贪及视息，陈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请，留心览察，则臣夕殒于地，无恨九泉。

少帝虽不能纳，亦不加谴。徐羨之、傅亮等与泰素不平，及庐陵王义真、少帝见害，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贺元正，并陈旱灾，曰：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来庭。顷旱魃为虐，亢阳愆度，通川燥流，异井同竭。老弱不堪远汲，贫寡单于负水。租输既重，赋税无降，百姓怨咨。臣年过七十，未见此旱。阴阳并隔，则和气不交，

岂惟凶荒，必生疾疫，其为忧虞，不可备序。

雩絜之典，以诚会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汉东海枉杀孝妇，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岁以有年。是以卫人伐邢，师兴而雨。伏愿陛下式遵远猷，思隆高构，推忠恕之爱，矜冤枉之狱，游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纪。令谤木竖阙，谏鼓鸣朝，察刍牧之言，总统御之要。如此，则苞桑可系，危几无兆。斯而灾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汤甘万方之过，太戊资桑谷以进德，宋景藉荧惑以修善，斯皆因败以转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难为风，就正路者易为雅。臣疾患日笃，夕不谋朝，会及岁庆，得一闻达，微诚少亮，无恨泉壤，永违圣颜，拜表悲咽。

遂轻舟游东阳，任心行止，不关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问也。时太祖虽当阳亲览，而羨之等犹秉重权，复上表曰：“伏承庐陵王已复封爵，犹未加赠。陛下孝慈天至，友于过隆，伏揆圣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为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虽言不足采，诚不亮时，但猥蒙先朝忘丑之眷，复沾庐陵矜顾之末，息晏委质，有兼常款，契阔戎阵，颠狈艰危，厚德无报，授令路绝，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谢越局，无所逃刑。”泰诸子禁之，表竟不奏。

三年，羨之等伏诛，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如故。上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艰难，宴见之日，特听乘舆到坐。累陈时事，上每优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

陛下昧旦丕显，求民之瘼，明断庶狱，无倦政事，理出群心，泽谣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为遇其时也。灾变虽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诬。有蝗之处，县官多课民捕之，无益于枯苗，有伤于杀害。臣闻

桑谷时亡，无假斤斧，楚昭仁爱，不絜自瘳，卓茂去无知之虫，宋均囚有异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杀。石不能言，星不自陨，《春秋》之旨，所宜详察。

礼，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自专之道；《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来尚矣。谢晦妇女，犹在尚方，始贵后贱，物情之所甚苦，匹妇一至，亦能有所感激。臣于谢氏，不容有情，蒙国重恩，寝处思报，伏度圣心，已当有在。

礼春夏教诗，无一而阙也。臣近侍坐，闻立学当在入年。陛下经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则农功兴，农功兴则田里辟，入秋治庠序，入冬集远生，二涂并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为戒，不远为患，任臣学官，竟无微绩，徒坠天施，无情自处。臣之区区，不望目睹盛化，窃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陈愚见，便是都无可采，徒烦天听，愧作反侧。

书奏，上乃原谢晦妇女。

时司徒王弘辅政，泰谓弘曰：“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

时旱灾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顷亢旱历时，疾疫未已，方之常灾，实为过差，古以为王泽不流之征。陛下昧旦临朝，无懈治道，躬自菲薄，劳心民庶，以理而言，不应致此。意以为上天之于贤君，正自殷勤无已。陛下同规禹、汤引百姓之过，言动于心，道敷自远。桑谷生朝而殒，荧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灾弭患，乃所以大启圣明；灵雨立降，百姓改瞻，感应之来，有同影响。陛下近当仰推天意，俯察人谋，升平之化，尚存旧典，顾思与不思，行与不行耳。大宋虽揖让受终，未积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杀，哲藩婴祸，九服徘徊，有心丧气，佐命托孤之臣，俄为戎首。

天下荡荡，王道已沦，自非神英，拨乱反正，则宗社非复宋有。革命之与随时，其义尤大。是以古今异用，循方必壅，大道隐于小成，欲速或未必达。深根固蒂之术，未洽于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缄默者也。臣既顽且鄙，不达治宜，加之以笃疾，重之以昏耄，言或非言而复不能无言，陛下录其一毫之诚，则臣不知厝身之所。”

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时年七十四。追赠车骑将军，侍中、特进、王师如故。谥曰宣侯。

长子昂，早卒。次子嵩，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禄大夫。次晔，太子詹事，谋反伏诛，自有传。少子广渊，善属文，世祖抚军谘议参军，领记室，坐晔事从诛。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纳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淮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起家为本国右常侍，桓玄大将军行参军。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义熙初，又为尚书中兵郎，迁参高祖车骑中军军事，丹阳丞，中军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又为高祖镇西、平北、太尉参军，尚书左丞，本郡大中正。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僚友所惮。淮之父纳之、祖临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职。淮之尝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弹事耳。”淮之正色答：“犹差卿世载雄狐。”坐世子右卫率谢灵运杀人，不举，免官。

高祖受命，拜黄门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郑玄注《礼》

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禭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缙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

迁司徒左长史，出为始兴太守。元嘉二年，为江夏王义恭抚军长史、历阳太守，行州府之任，绥怀得理，军民便之。寻入为侍中。明年，徙为都官尚书，改领吏部。性峭急，颇失缙绅之望。出为丹阳尹。淮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淮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风素，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时年五十六。追赠太常。子兴之，征虏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嵩，晋骠骑将军。祖羨之，镇军掾。父伟之，本国郎中令。韶之家贫，父为乌程令，因居县境。好史籍，博涉多闻。初为卫将军谢琰行参军。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迁尚书祠部郎。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诏诰，任在西省，因谓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与帝左右密加鸩毒。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诸诏奏，皆其辞也。

高祖受禅，加骠骑将军、本郡中正，黄门如故，西省职解，复掌宋书。有司奏东冶士硃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启曰：“尚书金部奏事如右，斯诚检忘一时权制，惧非经国弘本

之令典。臣寻旧制，以罪补士，凡有十余条，虽同异不紊，而轻重实殊。至于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臣惧此制永行，所亏实大。方今圣化惟新，崇本弃末，一切之令，宜加详改。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条，却宜仍旧。诏可。又驳员外散骑侍郎王实之请假事曰：“伏寻旧制，群臣家有情事，听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赐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听并请来年限，合为二百日。此盖一时之令，非经通之旨。会稽虽途盈千里，未足为难，百日归休，于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应自表陈解，岂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门？臣等参议，谓不合开许。或家在河、洛及岭、沔、汉者，道阻且长，犹宜别有条品，请付尚书详为其制。”从之。坐玺封谬误，免黄门，事在《谢晦传》。

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结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骠骑如故。景平元年，出为吴兴太守。羨之被诛，王弘入为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厉，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两嘉之。在任积年，称为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坐去郡长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为吴兴太守。其年卒，时年五十六。七庙歌辞，韶之制也。文集行于世。子晔，尚书驾部外兵郎，临贺太守。

荀伯子，颍川颍阴人也。祖羨，骠骑将军。父猗，秘书郎。伯子少好学，博览经传，而通率好为杂戏，遨游闾里，故以此失清涂。解褐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徐

广重其才学，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迁尚书祠部郎。

义熙九年，上表曰：“臣闻咎由亡后，臧文以为深叹；伯氏夺邑，管仲所以称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滥赏无崇朝宜许。故太傅钜平侯祐，明德通贤，宗臣莫二，勋参佐命，功成平吴，而后嗣阙然，烝尝莫寄。汉以萧何元功，故绝世辄绍。愚谓钜平之封，宜同酈国。故太尉广陵公陈淮，党翼孙秀，祸加淮南，窃飡大国，因罪为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兴复因而不夺。今王道惟新，岂可不大判臧否？谓广陵之国，宜在削除。故太保卫瓘，本爵萧阳县公，既被横祸，及进弟秩，始赠兰陵，又转江夏。中朝公辅，多非理终，瓘功德不殊，亦无缘独受偏赏，宜复本封，以正国章。”诏付门下。

前散骑常侍江夏公卫玠上表自陈曰：“臣乃祖故太保卫瓘，于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为元辅之日，封萧阳侯；大晋受禅，进爵为公。历位太保，总录朝政。于时贾庶人及诸王用事，忌瓘忠节，故楚王玮矫诏致祸。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勋，故追封兰陵郡公。永嘉之中，东海王越食兰陵，换封江夏，户邑如旧。臣高祖散骑侍郎璠，口之嫡孙，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卫将军崇承袭，逮于臣身。伏闻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贬降复封萧阳。夫赵氏之忠，宠延累叶，汉祖开封，誓以山河。伏愿陛下录既往之勋，垂罔极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参详。”颍川陈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祸加淮南，不应滥赏。寻先臣以剪除贾谧，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祸之前。后广陵虽在扰攘之际，臣祖乃始蒙殊遇，历位元、凯。后被远外，乃作平州，而犹不至除国。良以先勋深重，百世不泯故也。圣明御世，英辅系兴，曾无疑议，以为滥赏。臣以微弱，未齿人伦，加始勉视息，封爵兼嗣。伏愿陛下

远录旧勋，特垂矜察。”诏皆付门下，并不施行。

伯子为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妻弟谢晦荐达之，入为尚书左丞，出补临川内史。车骑将军王弘称之曰：“沈重不华，有平阳侯之风。”伯子常自矜廕藉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迁散骑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见百官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窃以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夏后于已，殷后于宋。已、陈并为列国，而蓟、祝、焦无闻焉。斯则褒崇所承，优于远代之显验也。是以《春秋》次序诸侯，宋居已、陈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征。晋泰始元年，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爵关内侯，卫公姬署、宋侯孔绍子一人驸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刘跂等议，称卫公署于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陈留之上。”从之。

迁太子仆，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外内惮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示其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补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时年六十一。文集传于世。

子赤松，为尚书左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伯子族弟昶，字茂祖，与伯子绝服五世。元嘉初，以文义至中书郎。昶子万秋，字元宝，亦用才学自显。世祖初，为晋陵太守。坐于郡立华林阁，置主书、主衣，下狱免。前废帝末，为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问令望，诗人所以作咏；有礼有法，前谟以之垂美。荀、范、二王，虽以学义自显，而在朝之誉不弘，盖由才有余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列传第二十一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张夫人生少帝，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义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义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献王义恭，孙美人生南郡王义宣，吕美人生衡阳文王义季。义康、义宣别有传。

庐陵孝献王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初封桂阳县公，食邑千户。年十二，从北征大军进长安，留守栢谷坞，除员外散骑常侍，不拜。及关中平定，高祖议欲东还，而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乃以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儿，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义真寻除正，加节，又进督并东秦二州、司州之东安定、新平二郡诸军事，领东秦州刺史。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得归本。及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而佛佛虏寇逼交至。

沈田子既杀王镇恶，王修又杀田子。义真年少，赐与左右不节，修常裁减之，左右并怨。因是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今杀田子，是又欲反也。”义真乃使左右刘乞等杀修。修字叔治，京兆霸城人也。初南渡见桓玄，玄知之，谓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

高祖遣将军硃龄石替义真镇关中，使义真轻兵疾归。诸将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虏追骑且至。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恐虏追击人也。今多将輜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骑追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不从。贼追兵果至，骑数万匹。辅国将军蒯恩断后，不能禁；至青泥，后军大败，诸将及府功曹王赐悉被俘虏。义真在前，故得与数百人奔散。日暮，虏不复穷追。义真与左右相失，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叫唤，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负之而归。义真谓宏曰：“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

初，高祖闻青泥败，未得义真审问，有前至者访之，并云“暗夜奔败，无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克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宏启事，知义真已免，乃止。

义真寻都督司、雍、秦、并、凉五州诸军、建威将军、司州刺史，持节如故。以段宏为义真谘议参军，寻迁宋台黄门郎，领太子右卫率。宏，鲜卑人也，为慕容超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广固，归降。太祖元嘉中，为征虏将军、青冀二州刺史。追赠左将军。时义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改除扬州刺史，镇石头。

永初元年，封庐陵王，食邑三千户，移镇东城。高祖始践阼，义真意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义真曰：“安不

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迁司徒。高祖不豫，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未之任而高祖崩。

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将之镇，列部伍于东府前，既有国哀，义真所乘舫单素，不及母孙修仪所乘者。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因宴舫内，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胜者。及至历阳，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深怨执政，表求还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吵，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曰：

臣闻二叔不咸，难结隆周，淮南悖纵，祸兴盛汉，莫不义以断恩，情为法屈。二代之事，殷鉴无远，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断，几倾郑国；刘英容养，衅广难深。前事之不忘，后王之成鉴也。

案车骑将军义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阳之酷，丑声远播。先朝犹以年在纨绮，冀能改厉，天属之爱，想闻革心。自圣体不豫，以及大渐，臣庶忧惶，内外屏气。而纵博酣酒，日夜无辍，肆口纵言，多行无礼。先帝贻厥之谋，图虑经固，亲敕陛下，面诏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厉，犹在纸翰。而自兹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弃藩屏，志还京邑，潜怀异图，希幸非冀，转聚甲卒，征召车马。陵坟未干，情事犹昨，遂蔑弃遗旨，显违成规，整棹浮舟，以示归志，肆心专己，无复谄承。圣恩低徊，深垂隐忍，屡遣中使，苦相敦释。而亲

对散骑侍郎邢安泰、广武将军茅仲思，纵其悖骂，讪主谤朝，此久播于远近，暴于人听。

臣闻原火不扑，蔓草难除；青青不伐，终致寻斧。况忧深患著，社稷虑切。请一遵晋朝武陵旧典，使顾怀之旨，不坠于武庙；全宥之德，获申于昵亲。仰寻感恻，临启悲咽。

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谏曰：

臣闻仁义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万物，故不系于贵贱。是以考叔反悔誓于及泉，壶关复冤魂于湖邑。当斯之时，岂无尊卿贤辅，或以事迫心违，或以道壅谋屈，何尝不愿闻善于舆隶，药石于阿氏哉！臣虽草芥，备充黔首，少不量力，颇高殉义之风，谓蹈善于朝闻，愈徒生于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

伏惟高祖武皇帝诞兹神武，抚运龙兴，仰清天步，则齐德有虞，俯廓九州，则侔功大夏，故虔顺天人，享有万国。虽灵祚修长，圣躬弗永，陛下继明绍统，遐迩一心，藩王哲茂，四维宁谧，倾耳康哉之咏，企踵升平之风。

窃念庐陵王少蒙先皇优慈之遇，长受陛下睦爱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怀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骄恣之愆。至于天姿夙成，实有卓然之美。宜在容养，录善掩瑕，训尽义方，进退以渐。今猥加剥辱，幽徙远郡，上伤陛下棠棣之笃，下令远近恇然失图，士庶杜口，人为身计。臣伏思大宋之兴，虽协应符纬，而开基造次，根条未繁。宜广树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辉鲁、卫；龟策告同，祚均七百，岂不善哉！

陛下富于春秋，虑未重复，忽安危之远算，肆不忍于一朝。特愿留神允思，重加询采。上考前代兴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构之业，下顾苍生颺颺之望，时开曲宥，反王都邑。选保傅于旧

老，求四友于髦俊，引诱情性，导达聪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厉，况王质朗心聪，易加训范。且中贤之人，未能无过；过贵自改，罪愿自新。以武皇之爱子，陛下之懿弟，岂可以其一眚，长致沦弃哉！谨昧死诣阙，伏地以闻。惟愿丹诚，一经天听，退就斧钺，无愧地下矣。

书奏，以约之为梁州府参军，寻又见杀。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时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诏曰：“前庐陵王灵柩在远，国封堕替，感惟拱恻，情若贯割。王体自至极，地戚属尊，岂可令情礼永沦，终始无寄。可追复先封，特遣奉迎，并孙修华、谢妃一时俱还。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诛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诏曰：“故庐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徽风遐被。遭时多难，志匡权逼，天未悔祸，运钟屯险，群凶肆丑，专窃国柄，祸心潜构，衅生不图。朕每永念讎耻，含痛内结，遵养奸慝，情礼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国体，于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将军，王如故。为慰冤魂，少申悲愤。”又诏曰：“乃者权臣陵纵，兆乱基祸，故吉阳令张约之抗疏矢言，至诚慷慨，遂事屈群丑，殒命遐疆，志节不申，感焉兼至。昔关老奏书，见纪汉策，阎纂献规，荷荣晋代。考其忠概，参迹前踪，宜加旌显，式扬义烈。可赠以一郡，赐钱十万，布百匹。”

义真无子，太祖以第五子绍字休胤为嗣。元嘉九年，袭封庐陵王。少而宽雅，太祖甚爱之。二十年，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时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桀戟，进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未之镇，仍迁扬州刺史，将军如故。索虏至瓜步，绍从太子镇石头。二十九年，疾患解职。其年薨，时年二十一。遗令敛以时服，素棺周身，太祖从之。追赠散骑

常侍、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刺史如故。

无子，南平王铄第三子敬先为嗣。本名敬秀，既出继而绍妃褚秀之孙女，故改焉。景和二年，为前废帝所害。追赠中书侍郎，谥曰恭王。无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晋熙王子璠字孝文为绍嗣，封庐陵王。为辅国将军、南高平、临淮二郡太守，并未拜，为太宗所杀。三年，更以桂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绍。为建威将军、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后废帝元徽二年，与休范俱伏诛。国复绝。三年，复以临澧忠侯袭第三子皓字渊华继绍。为给事中。顺帝升明元年，薨，谥曰元王。又无子，国除。

江夏文献王义恭，幼而明颖，姿颜美丽，高祖特所钟爱，诸子莫及也。饮食寝卧，常不离于侧。高祖为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盂盘，而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

景平二年，监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代庐陵王义真镇历阳，时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加使持节，进号抚军将军，给鼓吹一部。三年，监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进监为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谢晦，义恭还镇京口。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义恭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既出镇，太祖与书诫之曰：

汝以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赞世成名而无断者哉！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也。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

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书陈。若形迹之间，深宜慎护。至于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

今既进袁太妃供给，计足充诸用，此外一不须复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脱应大饷致，而当时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后可入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久停，以废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余闲。

府舍住止，园池堂观，略所谙究，计当无须改作。司徒亦云尔。若脱于左右之宜，须小小回易，当以始至一治为限，不烦纷纭，日求新异。

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汝复不习，殊当未有次第。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辈共详，大不同也。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万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讯狱，君子用心，自不应尔。刑狱不可壅滞，一月可再讯。

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诚，所陈不可漏泄，

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汝娣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西，未可匆匆复有所纳。

又诫之曰：

宜数引见佐史，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人不尽，复何由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于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九年，征为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时诏内外百官举才，义恭上表曰：

臣闻云和备乐，则繁会克谐，骅骝骖服，则致远斯效。陛下顺简賁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阶载一，而犹发虑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显著扬历。是以潜虬耸鳞，伫利见之期；翔凤弭翼，应来仪之感。

窃见南阳宗炳，操履闲远，思业真纯，砥节丘园，息宾盛世，贫约而苦，内无改情，轩冕屡招，确尔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伦之美，庶投竿释褐，翻然来仪，必能毗赞九官，宣赞百揆。

尚书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参军事臣王天宝，并局力允济，忠谅款诚。往年逆臣叛逸，华阳失守，森之全境宁民，绩章危棘。前者经略伊、瀍，元戎丧旅，天宝北勤河朔，东据营丘，勋勇既昭，心事兼竭。虽蒙褒叙，未尽才宜，并可授以

边藩，展其志力。

交趾辽邈，累丧藩将，政刑每阙，抚莅惟艰。南中夔远，风谣迥隔，蛮獠狡窃，边氓荼炭，实须练实，以绥其难。谓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宝可宁州刺史，庶足威怀荒表，肃清遐服。昔魏戊之贤，功存荐士；赵武之明，事彰管库。臣识愧前良，理谢先哲，率举所知，仰酬采访，退惧瞽言，无足甄奖。

十六年，进位司空。明年，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有罪出藩，征义恭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太子太傅，持节如故，给班剑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兖。二十一年，进太尉，领司徒，余如故。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给钱年千万。二十六年，领国子祭酒。时有献五百里马者，以赐义恭。

二十七年春，索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开定河、洛。其秋，以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解国子祭酒。虏遂深入，径至瓜步，义恭与世祖闭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虏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虏驱广陵民万余口，夕应宿安王陂，去城数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诸将并请，义恭又禁不许。经宿，太祖遣驿至，使悉力急追。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虏先已闻知，乃尽杀所驱广陵民，轻骑引去。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敕。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瀚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走，赖众议得停，事在《张畅传》。降义恭号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悉如故。

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

莫不叹息。又以本官领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兖、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诸军事，并前十三州，移镇盱眙。修治馆宇，拟制东城。

二十九年冬，还朝，上以御所乘苍鹰船上迎之。遭太妃忧，改授大将军、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持节、侍中、录尚书、太子太傅如故。还镇东府。辞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义恭。先是，诏召太子及诸王，各有常人，虑有诈妄致害者。至是义恭求常所遣传诏，劭遣之而后入。义恭请罢兵，凡府内兵仗，并送还台。进位太保，进督会州诸军事，服侍中服，又领大宗师。

世祖入讨，劭疑义恭有异志，使入住尚书下省，分诸子并住神虎门外侍中下省。劭闻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决战中道。义恭虑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为患，乃进说曰：“割弃南岸，栅断石头，此先朝旧法；以逸待劳，不忧不破也。”劭从之。世祖前锋至新亭，劭挟义恭出战，恆录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战败，使义恭于东堂简将。义恭先使人具船于东冶渚，因单马南奔。始济淮，追骑已至北岸，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兴王浚就西省杀义恭十二子。

世祖时在新林浦，义恭既至，上表劝世祖即位，曰：“臣闻治乱无兆，倚伏相因，乾灵降祸，二凶极逆，深酷巨痛，终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电发，投袂泣血，四海顺轨，是以诸侯云赴，数均八百；义奋之旅，其会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跃，未登天祚，非所以严重宗社，绍延七百。昔张武抗辞，代王顺请；耿纯陈款，光武正位。况今罪逆无亲，恶盈衅满，阻兵安忍，戮善崇奸，履地戴天，毕命俄顷；宜早定尊号，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实惟乐推，王室之乱，天命有在，故抱拜兆于压璧，赤龙表于霄征。伏惟大明无私，远存家

国七庙之灵，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时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负衅婴罚，偷生人壤，幸及宽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视息，披露肝胆。”世祖即祚，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给鼓吹一部，班剑二十人；又假黄钺。事宁，进位太傅，领大司马，增班剑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环大绶赐之。增封二千户。

上不欲致礼太傅，讽有司奏曰：“圣旨谦光，尊师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诚弘兹远风，敦阐盛则。然周之师保，实称三吏，晋因于魏，特加其礼。帝道严极，既有常尊，考之史载，未见兹典。故卞壶、孙楚并谓人君无降尊之义。远稽圣典，近即群心，臣等参议谓不应有加拜之礼。”诏曰：“暗薄纂统，实凭师范，思尽虔恭，以承道训。所奏稽诸往代，谓无拜礼，据文既明，便从所执。”世祖立太子，东宫文案，使先经义恭。

孝建元年，南郡王义宣、臧质、鲁爽等反，加黄钺，白直百人入六门。事平，以臧质七百里马赐义恭，又增封二千户。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义恭希旨，乃上表省录尚书，曰：“臣闻天地设位，三极同序，皇王化则，九官咸事。时亮之绩，昭于《虞典》；论道之风，宣于周载。台辅之设，坐调阴阳，元、凯之置，起厘百揆。所以栞针矢言，侵官是诫；陈平抗辞，匪职罔答。汉承秦后，庶僚稍改。爵因时变，任与世移，总录之制，本非旧体，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宪章先代，证文古则，停省条录，以依昔典。使物竞思存，人怀勤壹，则名实靡愆，庸节必纪。臣谬典国重，虚荷崇位，兴替宜知，敢不输尽。”上从其议。又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曰：“臣闻侑悬有数，等级异仪，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盖上哲之洪谟，范世之明训。而时至弥流，物无不弊，僭侈由俗，轨度非古。晋代东徙，旧法沦落，

侯牧典章，稍与事广，名实一差，难以卒变，章服崇滥，多历年所。今枢机更造，皇风载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约，宜备品式之律，以定损厌之条。臣等地居枝昵，位参台辅，遵正之首，请以爵先；致贬之端，宜从戚始。辄因暇日，共参愚怀，应加省易，谨陈九事。虽惧匪衷，庶竭微款。伏愿陛下听览之余，薄垂昭纳，则上下相安，表里和穆矣。”诏付外详。有司奏曰：

车服以庸，《虞书》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诫。是以尚方所制，汉有严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降于顷世，下僭滋极。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辨，民志靡壹。义恭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

听事不得南向坐，施帐并 沓。籓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及夹侍国师传令及油戟；公主王妃传令，不得殊服；舆不得重栢；鄣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槩眊不得孔雀白氍；夹毂队不得绛袄；平乘诞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褂衣，不得装面；冬会不得铎舞、杯样舞；长跷、透狭、舒丸剑、博山、缘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诸妃主不得著缙带；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诸镇常行，车前后不得过六队，白直夹毂，不在其限。刀不得过银铜为饰；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卤簿；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车非轺车，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象龙舟，悉不得殊油；帐钩不得作五花及竖笋形。

诏可。

是岁十一月，还镇京口。二年春，进督东、南兖二州。其

冬，征为扬州刺史，余如故。加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固辞殊礼。又解持节、都督并侍中。

义恭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太元，表上之，诏付秘阁。时西阳王子尚有盛宠，义恭解扬州以避之，乃进位太宰，领司徒。义恭常虑为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于襄阳为乱，乃上表曰：

古先哲王，莫不广植周亲，以屏帝宇，诸侯受爵，亦愿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祸周、汉，上乖显授之恩，下亡血食之业。夫善积庆深，宜享长久，而历代侯王，甚乎匹庶。岂异姓皆贤，宗室悉不贤。由生于深宫，不睹稼穡，左右近习，未值田苏，富贵骄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轴，遂乃危祸。汉之诸王，并置傅相，犹不得禁逆；七国连谋，实由强盛。晋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祸。尾大不掉，终古同疾，不有更张，则其源莫救。

日者庶人恃亲，殆倾王业。去岁西寇藉宠，几败皇基。不图襄楚，复生今衅，良以地胜兵勇，奖成凶恶。前事之不忘，后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绍祚，垂法万叶。臣年衰意塞，无所知解。忝皇族耆长，惭愧内深，思表管见，裨崇万一。窃谓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于华州优地，时可暂出。既以有州，不须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长史掾属。若宜镇御，别差捍城大将。若情乐冲虚，不宜逼以戎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百僚修诣，宜遵晋令，悉须宣令齐到，备列宾主之则。衡泌之士，亦无烦干候贵王。器甲于私，为用盖寡，自金银装刀剑战具之服，皆应输送还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无惧，恶者止奸。

时世祖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尽礼祇奉，且

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累表劝封禅，上大悦。三年，省兵佐，加领中书监，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为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旧辟召。又年给三千匹布。七年，从巡，兼尚书令，解中书监。八年闰月，又领太尉。其月，世祖崩，遗诏：“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

前废帝即位，诏曰：“总录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虽暂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济务。朕茆独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务，允归尊德。太宰江夏王义恭新除中书监、太尉，地居宗重，受遗阿衡，实深凭倚，用康庶绩，可录尚书事，本官监、太宰、王如故；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尚书令元景，同禀顾誓，翼辅皇家，赞业宣风，繫公是赖。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一依旧准，领丹阳尹、侍中、领公如故。”又增义恭班剑为四十人，更申殊礼之命。固辞殊礼。

义恭性嗜不恆，日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赍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东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国史，世祖自为义恭作传。及永光中，虽任宰辅，而承事近臣戴法兴等，常若不及。

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谋欲废立。永光元年八月，

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时年五十三。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精。

太宗定乱，令书曰：“故中书监、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江夏王道性渊深，睿鉴通远，树声列藩，宣风铉德，位隆姬辅，任属负图，勤劳国家，方熙托付之重，尽心毗导，永融雍穆之化。而凶丑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殒歿无闻，愤达幽明，痛贯朝野。朕蒙险在难，含哀莫申，幸赖宗祏之灵，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勋戚，震恻于厥心。昔梁王征庸，警蹕备礼；东平好善，黄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如故。给九旒鸾辂，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辚轳车。”

泰始三年，又下诏曰：“皇基崇建，《屯》、《剥》维难，弘启熙载，底绩忠果，故从飨世祀，勒勋宗彝。世祖宁乱定业，实资翼亮。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江夏文献王义恭，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军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兴郡开国襄公庆之，故持节、征西将军、雍州刺史洮阳县开国肃侯恽，或体道冲玄，变化康世，或竭诚致效，庚难禽逆，宜式遵国典，陪祭庙庭。”

义恭长子朗，字元明，出继少帝，封南丰县王，食邑千户。为湘州刺史、持节、侍中，领射声校尉。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前将军、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长子歆继封。祗伏诛，歆还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铕继封。为秘书郎，与韞俱死。顺帝升明二年，复以宗室琨子绩继封。三年，薨。会齐受禅，国除。

朗弟睿，字元秀，太子舍人。为元凶所害。追赠侍中，谥

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绥字宝孙继封，食邑二千户。追谥睿曰宣王。以子绥为都督郢州诸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进号后军将军，加持节。太宗泰始元年，进号征南将军，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改睿为江夏宣王。子绥未受命，与晋安王子勋同逆，赐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跻字仲升，继义恭为孙，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后废帝即位，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东中郎将、会稽太守，进号左将军。齐受禅，降为沙阳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睿弟韶，字元和，封新吴县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赠中书侍郎，谥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怀侯。坦弟元谅，江安愍侯。元谅弟元粹，兴平悼侯。坦、元谅、元粹并追赠散骑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与朗等凡十二人，并为元凶所杀。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义恭诸子既遇害，为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拟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辅国将军、湘州刺史。又为前废帝所杀。谥曰哀世子。又追赠江夏王，改谥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永修县侯。为宁朔将军、临淮、济阳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阳县侯。叔子弟叔宝，及仲容、叔子，并为前废帝所杀。谥仲容、叔子并曰殇侯。

衡阳文王义季，幼而夷简，无鄙近之累。太祖为荆州，高祖使随往江陵，由是特为太祖所爱。元嘉元年，封衡阳王，食邑五千户。五年，为征虏将军。八年，领石头戍事。九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右将军、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临川王义庆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给鼓吹一部。先是，义庆在任，值巴蜀乱扰，师旅应接，府库空虚，义季躬行节俭，

畜财省用，数年间，还复充实。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母月白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义季素拙书，上听使余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骑常侍，进号征西大将军，领南蛮校尉。

义季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诘责，义季引愆陈谢。上诏报之曰：“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徽，耽酒成疾，旦夕待尽，吾试禁断，并给药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节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励，乃复须严相割裁，坐诸纭纭，然后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酣法，汝于何得之？临书叹塞。”义季虽奉此旨，酣纵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诏之曰：“汝饮积食少，而素羸多风，常虑至此，今果委顿。纵不能以家国为怀，近不复顾性命之重，可叹可恨，岂复一条。本望能以理自厉，未欲相苦耳。今遣孙道胤就杨佛等令晨夕视汝，并进止汤食，可开怀虚受，慎勿隐避。吾饱尝见人断酒，无它嫌吸，盖是当时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忧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业，复何为吾煎毒至此邪！”义季终不改，以至于终。

二十一年，为都督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为美谈。二十二年，进督豫州之梁郡。迁徐州刺史，持节、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虏侵逼，北境扰动，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太祖又诏之曰：“杜骥、申恬，仓卒之际，尚以弱甲琐卒，微寇作援。彼为元统，士马

桓桓，既不怀奋发，连被意旨，犹复逡巡。岂唯大乖应赴之宜，实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轻汉，将自此而始。贼初起逸，未知指趋，故且装束，兼存观察耳。少日势渐可见，便应大有经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动。遣军政欲乘际会，拯危急，以申威援，本无驱驰平原方幅争锋理。又山路易凭，何以畏首尾迥弱。若谓事理政应如此者，进大镇，聚甲兵，徒为烦耳。”

二十四年，义季病笃，上遣中书令徐湛之省疾，召还京师。未及发，薨于彭城，时年三十三。太尉江夏王义恭表解职迎丧，不许。上遣东海王祎北迎义季丧。追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如故。

子恭王嶷，字子岐嗣。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顺帝升明三年，薨。其年，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戒惧乎其所不睹，恐畏乎其所不闻，在于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宠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亲典冠朝。屈体降情，盘辟于轩槛之上，明其为卑约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顾无猜色，历载逾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属有所归。自谓践冰之虑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几，而磔体分肌。古人以隐微致戒，斯为笃矣。

列传第二十二

羊欣 张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晋徐州刺史。祖权，黄门郎。父不疑，桂阳太守。欣少靖默，无竞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尤长隶书。不疑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起家辅国参军，府解还家。隆安中，朝廷渐乱，欣优游私门，不复进仕。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常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桓玄辅政，领平西将军，以欣为平西参军，仍转主簿，参预机要。欣欲自疏，时漏密事，玄觉其此意，愈重之，以为楚台殿中郎。谓曰：“尚书政事之本，殿中礼乐所出。卿昔处股肱，方此为轻也。”欣拜职少日，称病自免，屏居里巷，十余年不出。

义熙中，弟徽被遇于高祖，高祖谓咨议参军郑鲜之曰：“羊徽一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后，恨不识之。”即板欣补右将军刘藩司马，转长史，中军将军道怜谘议参军。出为新安太守。在

郡四年，简惠著称。除临川王义庆辅国长史，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并不就。太祖重之，以为新安太守，前后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适性。转在义兴，非其好也。顷之，又称病笃，自免归。除中散大夫。

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辞不朝觐，高祖、太祖并恨不识之。自非寻省近亲，不妄行诣，行必由城外，未尝入六关。元嘉十九年，卒，时年七十三。子俊，早卒。

弟徽，字敬猷，世誉多欣。高祖镇京口，以为记室参军掌事。八年，迁中书郎，直西省。后为太祖西中郎长史、河东太守。子瞻，元嘉末为世祖南中郎长史、寻阳太守，卒官。

张敷，字景胤，吴郡人，吴兴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没。年数岁，问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虽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许岁，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画扇，乃緘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筭流涕。见从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贵，风韵甚高，好读玄书，兼属文论，少有盛名。高祖见而爱之，以为世子中军参军，数见接引。永初初，迁秘书郎。尝在省直，中书令傅亮贵宿权要，闻其好学，过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

父邵为湘州，去官侍从。太祖版为西中郎参军。元嘉初，为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为抚军功曹，转记室参军。时义恭就太祖求一学义沙门，比沙门求见发遣，会敷赴假还江陵，太祖谓沙门曰：“张敷应西，当令相载。”及敷辞，上谓曰：“抚军须一意怀道人，卿可以后め载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杂。”上甚不说。

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

欲诣之。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讵可轻往邪？”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操遇如此。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

迁黄门侍郎，始兴王浚后军长史，司徒左长史。未拜，父在吴兴亡，报以疾笃，敷往奔省，自发都至吴兴成服，凡十余日，始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辄更感恻，绝而复续。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复往。末期而卒，时年四十一。

琅邪颜延之书吊茂度曰：“贤弟子少履贞规，长怀理要，清风素气，得之天然。言面以来，便申忘年之好，比虽艰隔成阻，而情问无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见慰说，岂谓中年，奄为长往，闻问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门教敦至，兼实家宝，一旦丧失，何可为怀。”其见重如此。世祖即位，诏曰：“司徒故左长史张敷，贞心简立，幼树风规。居哀毁灭，孝道淳至，宜在追甄，于以报美。可追赠侍中。”于是改其所居称为孝张里。无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禄大夫。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年十六，州举秀才，衡阳王义季右军参军，并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转主簿，始兴王浚后军功曹记室参军，太子中舍人，始兴王友。父忧去官，服阕，除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参军。微素无宦情，称疾不就。仍除中书侍郎，又拟南琅邪、义兴太守，并固辞。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微与湛书曰：

弟心病乱度，非但蹇蹇而已，此处朝野所共知。骆会忽扣荜门，闾里咸以为祥怪，君多识前世之载，天植何其易倾。弟受海内骇笑，不过如燕石秃鹫邪，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今虽王道鸿鬯，或有激朗于天表，必欲探援潜宝，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间，马栈牛口之下，赏剧孟于博徒，拔卜式于刍牧。亦有西戎孤臣，东都戒士，上穷范驰之御，下尽诡遇之能，兼鳞杂袭者，必不乏于世矣。且庐于承明，署乎金马，皆明察之官，又贤于管库之末。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尘秽难堪之选，将以靖国，不亦益器乎。《书》云“任官维贤才”。而君擢士先疹废，芘耳械朴，似不如此。且弟旷违兄姊，迄将十载，姊时归来，终不任舆曳入阁，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怠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里，无假长目飞耳也。

常谓生遭太公，将即华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养。光武以冯衍才浮其实，故弃而不齿。诸葛孔明云：“来敏乱郡，过于孔文举。”况无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汉之常刑。彼二三英贤，足为晓治与否？恐君逢此时，或亦不免高阁，乃复假名不知己者，岂欲自比卫赐邪？君欲高黜山公，而以仲容见处，徒以捶提礼学，本不参选，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师古，坐乱官政，诬饰蚯蚓，冀招神龙，如复托以真素者，又不宜居华留名，有害风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为人赐，举未以己劳，则商贩之事，又连所不忍闻也。岂谓不肖易擢，贪者可诱，凡此数者，君必居一焉。虽假天口于齐骈，藉鬼说于周季，公孙碎毛发之文，庄生纵湔湔之极，终不能举其契，为之辞矣。子将明魂，必灵哈于万里，汝、颖余彦，将拂衣而不朝。浮华一开，风俗或从此而爽。鬼谷以揣情为最难，何君忖度之轻谬。

今有此书，非敢叨拟中散，诚不能顾影负心，纯盗虚声，所以绵络累纸，本不营尚书虎爪板也。成童便往来居舍，晨省复经周旋，加有诸甥，亦何得顿绝庆吊。然生平之意，自于此都尽。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杀我身。”天爵且犹灭名，安用吏部郎哉！其举可陋，其事不经，非独搢绅者不道，仆妾皆将笑之。忽忽不乐，自知寿不得长，且使千载知弟不诈谗耳。

微既为始兴王浚府吏，浚数相存慰，微奉答笺书，辄饰以辞采。微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微因此又与从弟僧绰书曰：

吾虽无人鉴，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漠至此，当局苦迷，将不然邪！诂容都不先闻，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倾侧溢诈，士颇以此容之。至于规矩细行，难可详料。疹疾日滋，纵恣益甚，人道所贵，废不复修。幸值圣明兼容，置之教外，且旧恩所及，每蒙宽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难复支振，民生安乐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尽于大布粝粟，半夕安寝，便以自度，血气盈虚，不复稍道，长以大散为和羹，弟为不见之邪？疾废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败俗伤化，下不至毁辱家门，泊尔尸居，无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实。吾与弟书，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举，为无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岂见吾近者诸笺邪，良可怪笑。

吾少学作文，又晚节如小进，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饰，酬对尊贵，不厌敬恭。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邪。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其数旦见客

小防，自来盈门，亦不烦独举吉也。此辈乃云语势所至，非其要也。弟无怀居今地，万物初不以相非，然鲁器齐虚，实宜书绅。今三署六府之人，谁表里此内，傥疑弟豫有力，于素论何如哉。则吾长厄不死，终误盛壮也。

江不过强吹拂吾，云是岩穴人。岩穴人情所高，吾得当此，则鸡鹜变作凤皇，何为干饰廉隅，秩秩见于面目，所惜者大耳。诸舍闾门皆蒙时私，此既未易陈道，故常因含声不言。至兄弟尤为叨窃，临海频烦二郡，谦亦越进清阶，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阖棺矣。

又前年优旨，自弟所宣，虽夏后抚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过也。语皆循检校迹，不为虚饰也。作人不阿谀，无缘头发见白，稍学谄诈。且吾何以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户；头不耐风，故不可扶曳。家本贫馁，至于恶衣蔬食，设使盗跖居此，亦不能两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选官设作此举，于吾亦无剑戟之伤，所以勤勤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晋贤，乃关人主之轻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视明听聪，而返区区饰吾，何辩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龙居深藏，与蛙虾为伍，放勋其犹难之，林宗辈不足识也。似不肯眷眷奉笺记，雕琢献文章，居家近市廛，亲戚满城府，吾犹自知袁阳源辈当平此不？饰诈之与直独，两不关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贤矣，兼悉怒此言自尔家任兄故能也。

日日望弟来，属病终不起，何意向与江书，粗布胸心，无人可写，比面乃具与弟。书便觉成，本以当半日相见，吾既恶劳，不得多语，枢机幸非所长，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亲属欲见自可示，无急付手。

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庐江何偃亦豫其议，虑为微所咎，

与书自陈。微报之曰：

卿昔称吾于义兴，吾常谓之见知，然复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独识之也。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

卿少陶玄风，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小兒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竟无可得，口吃不能剧读，遂绝意于寻求。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乃复持此拟议人邪。尚独愧笑扬子之褒贍，犹耻辞赋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诸人亦当尤以此见议。或谓言深博，作一段意气，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见世人文赋书论，无所是非，不解处即日借问，此其本心也。

至于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摄养有征，故门冬昌术，随时参进。寒温相补，欲以扶护危羸，见冀白首。家贫乏役，至于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吾实倦游医部，颇晓和药，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矫慕不羁，不同家颇有骂之者。又性知画绩，盖亦鸣鹄识夜之机，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仿像也。不好诣人，能忘荣以避权右，宜自密应对举止，因卷慚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来有此数条，二三诸贤，因复架累，致之高尘，咏之清壑。瓦砾有资，不敢轻厕金银也。

而顷年婴疾，沉沦无已，区区之情，↑妻于生存，自恐难复，而先命猥加，魂气褻褻，常人不得作常自处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谓有记自论。既仰天光，不夭庶类，兼望诸贤，共相哀体，而卿首唱诞言，布之翰墨，万石之慎，或未然邪。好尽

之累，岂其如此。绰大骇叹，便是阖朝见病者。吾本伧人，加疹意慍，一旦闻此，便惶怖矣。五六日来，复苦心痛，引喉状如胸中悉肿，甚自忧。力作此答，无复条贯，贵布所怀，落漠不举。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且当笑。

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太祖以其善箴，赐以名著。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处治，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哀痛僧谦不能已，以书告灵曰：

弟年十五，始居宿于外，不为察慧之誉，独沉浮好书，聆琴闻操，辄有过目之能。讨测文典，斟酌传记，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长病，或小有小间，辄称引前载，不异旧学。自尔日就月将，著名邦党，方隆夙志，嗣美前贤，何图一旦冥然长往，酷痛烦冤，心如焚裂。

寻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无不相对，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赏，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奈何罪酷，茕然独坐。忆往年散发，极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恆虑吾羸病，岂图奄忽，先归冥冥。反覆万虑，无复一期，音颜仿佛，触事历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穷。昔仕京师，分张六旬耳，其中三过，误云今日何意不来，钟念悬心，无物能譬。方欲共营林泽，以送余年，念兹有何罪戾，见此天酷，没于吾手，触事痛恨。吾素好医术，不使弟子得全，又寻思不精，致有枉过，念此一条，特复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

弟为志，奉亲孝，事兄顺，虽僮仆无所叱咄，可谓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冲和淹通，内有阜白，举动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气，可推英丽以自许。又兄为人矫介

欲过，宜每中和。”道此犹在耳，万世不复一见，奈何！唯十纸手迹，封拆俨然，至于思恋不可怀。及闻吾病，肝心寸绝，谓当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殓送！

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仲长《昌言》，亦其大要。刘新妇以刑伤自誓，必留供养；殷太妃感柏舟之节，不夺其志。仆射笃顺，范夫人知礼，求得左率第五儿，庐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为是存者意耳。

吾穷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实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适，正赖弟耳。过中未来，已自卜妻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悖毒，无复人理。比烦冤困惫，不能作刻石文，若灵响有识，不得吾文，岂不为恨。傥意虑不遂谢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诉，明书此数纸，无复词理，略道阡陌，万不写一。阿谦！何图至此！谁复视我，谁复忧我！他日宝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岂复支，冥冥中竟复云何。弟怀随、和之宝，未及光诸文章，欲收所一集，不知忽忽当办此不？今已成服，吾临灵，取常共饮杯，酌自酿酒，宁有仿像不？冤痛！冤痛！

元嘉三十年，卒，时年三十九。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遗令薄葬，不设輶旛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尝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来，以琴与之。何长史者，偃也。无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传于世。世祖即位，诏曰：“微栖志贞深，文行淳洽，生自华宗，身安隐素，足以贲兹丘园，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赠秘书监。”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闵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袁淑笑谑之间，而王微吊词连牒，斯盖好名之士，欲以身为珪璋，皦皦然

使尘玷之累，不能加也。

列传第二十三

王华 王昙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华，字子陵，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荟，卫将军，会稽内史。父，廕，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居在吴，晋隆安初，王恭起兵讨王国宝，时廕丁母忧在家，恭檄令起兵，廕即聚众应之，以女为贞烈将军，以女人为官属。国宝既死，恭檄廕罢兵。廕起兵之际，多所诛戮，至是不复得已，因举兵以讨恭为名。恭遣刘牢之击廕，廕败走，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华时年十三，在军中，与廕相失，随沙门释昙永逃窜。时牢之搜检觅华甚急，昙永使华提衣幘随后，津逻咸疑焉。华行迟，永呵骂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华数十，众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还吴。

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余年，为时人所称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发廕丧问，使华制服。服阕，高祖北伐长安，领镇西将军、北徐州刺史，辟华为州主簿，仍转镇西主簿，治中从事史，历职著称。太祖镇江陵，以为西中郎主簿，迁咨议参军，领录事。太祖进号镇西，复随府转。太祖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来常引夹毂，华出入乘牵车，从者不过二三以矫之。尝于城内相逢，华阳不知是邵，谓左右：“此卤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牵车，立于道侧；及邵至，乃惊。邵白

服登城，为华所纠，坐被征；华代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太祖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疑不敢下。华建议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每生情多，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太祖从之，留华总后任。上即位，以华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未拜，转右卫将军，侍中如故。

先是，会稽孔宁子为太祖镇西咨议参军，以文义见赏，至是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宁子先为高祖太尉主簿，陈损益曰：“隆化之道，莫先于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举。虽复因革不同，损益有物，求贤审官，未之或改。师锡金曰，焕乎钦明之诰，拔茅征吉，著于幽《贲》之爻。晋师有成，瓜衍作赏，楚乘无入，薦贾不贺。今旧命惟新，幽人引领《韶》之尽美，已备于振纲；《武》之未尽，或存于理目。虽九官之职，未可备举，亲民之选，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举一人堪为二千石长吏者，以付选官，随缺叙用，得贤受赏，失举任罚。夫惟帝之难，岂庸识所易，然举尔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与一识之见，执咎在己，岂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选曹所铨，果于乖谬，众职所举，必也惟良，盖宜使求贤辟其广涂，考绩取其少殿。若才实拔群，进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计年，免徒之守，岂限资秩。自此以还，故当才均以资，资均以地。宰莅之官，诚曰吏职，然监观民瘼，翼化宣风，则隐厚之求，急于刀笔，能事之功，接于德心，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政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士多心竞，仁必由己，处士砥自求之节，仕子

藏交驰之情。宁子庸微，不识治体，冒昧陈愚，退惧违谬。”

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羨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元嘉二年，宁子病卒。三年，诛羨之等，华迁护军，侍中如故。

宋世惟华与南阳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华以情事异人，未尝预宴集，终身不饮酒，有燕不之诣。若宜有论事者，乘车造门，主人出车就之。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时年四十三。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九年，上思诛羨之之功，追封新建县侯，食邑千户，谥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飨太祖庙庭。

子定侯嗣，官至左卫将军，卒。子长嗣，太宗泰始二年，坐骂母夺爵，以长弟终绍封。后废帝元徽三年，终上表乞以封还长，许之。齐受禅，国除。华从父弟鸿，五兵尚书，会稽太守。

王昙首，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业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马属，从府公修复洛阳园陵。与从弟球俱诣高祖，时谢晦在坐，高祖曰：“此君并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昙首答曰：“既从神武之师，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悦。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高祖大笑。昙首有识局智度，喜愠不见于色，闺

门之内，雍雍如也。手不执金玉，妇女不得为饰玩，自非禄赐所及，一毫不受于人。

太祖为冠军、徐州刺史，留镇彭城，以昙首为府功曹。太祖镇江陵，自功曹为长史，随府转镇西长史。高祖甚知之，谓太祖曰：“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龙见西方，半天腾上，瞻五彩云，京都远近聚观，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气。”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上犹未许。昙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硃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数旬。既下在道，有黄龙出负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谓昙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谓昙首曰：“非宋昌独见，无以致此。”以昙首为侍中，寻领右卫将军，领骁骑将军。以硃容子为右军将军。诛徐羨之等，平谢晦，昙首及华之力也。

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檠。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曰：“既无墨敕，又阙幡檠，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既据旧史，应有疑却本末，曾无此状，犹宜反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檠，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特无所问，更立科条。迁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宴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时封诏已成，出以示昙首，昙首曰：“近日之事，衅难将成，赖陛下英明速断，故罪人斯戮。臣

等虽得仰凭天光，效其毫露，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上不能夺，故封事遂寝。

时兄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快快，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太祖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者哉？贤兄比屡称疾，固辞州任，将来若相申许者，此处非卿而谁？亦何吴郡之有。”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义康谓宾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治。”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义康乃悦。

七年，卒。太祖为之恸，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预诛羡之等谋，追封豫宁县侯，邑千户，谥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飨太祖庙庭。子僧绰嗣，别有传。少子僧虔，升明末，为尚书令。

殷景仁，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融，晋太常。祖茂，散骑常侍、特进、左光禄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初为刘毅后军参军，高祖太尉行参军。建议宜令百官举才，以所荐能否为黜陟。迁宋台秘书郎，世子中军参军，转主簿，又为骠骑将军道怜主簿。出补衡阳太守，入为宋世子洗马，仍转中书侍郎。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迁太子中庶子。

少帝即位，入补侍中，累表辞让，又固陈曰：“臣志干短弱，历著出处。值皇涂隆泰，身荷恩荣，阶牒推迁，日月频积，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闻今授，固守愚心者，窃惟殊次之宠，必归器望；喉膺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诸躬，无以克荷，

岂可苟顺甘荣，不知进退，上亏朝举，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见其可。顾涯审分，诚难庶几，逾方越序，易以诚惧。所以俯仰周惶，无地宁处。若惠泽广流，兰艾同润，回改前旨，赐以降阶，虽实不敏，敢忘循命。臣迁违之愆，既已屡积，宁当徒尚浮采，尘黷天听。丹情慙款，仰希照察。”诏曰：“景仁退挹之怀，有不可改，除黄门侍郎，以申君子之请。”寻领射声。顷之，转左卫将军。

太祖即位，委遇弥厚，俄迁侍中，左卫如故。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车驾征谢晦，司徒王弘入居中书下省，景仁长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为中领军，侍中如故。

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六年，苏氏卒，车驾亲往临哭，下诏曰：“朕夙罹偏罚，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极之怀。而礼文遗逸，取正无所，监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苏夫人奄至倾殂，情礼莫寄，追思远恨，与事而深，日月有期，将卜窆窆，便欲粗依《春秋》以贵之义，式遵二汉推恩之典。但动藉史笔，传之后昆，称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时共详论，以求其中。执笔永怀，益增感塞。”景仁议曰：“至德之感，灵启厥祥，文母伫天，实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号极徽崇，以贵之义，礼尽于此。苏夫人阶缘戚属，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实感圣怀，明诏爰发，询求厥中。谨寻汉氏推恩加爵，于时承秦之弊，儒术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惧非盛明所宜轨蹈。晋监二代，朝政之所因，君举必书，哲王之所慎。体至公者，悬爵赏于无私；奉天统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万国，貽则后昆。臣

豫蒙博逮，谨露庸短。”上从之。

丁母忧，葬竟，起为领军将军，固辞。上使纲纪代拜，遣中书舍人周赳舆载还府。九年，服阕，迁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代为领军，与景仁素善，皆被遇于高祖，俱以宰相许之。湛尚居外任，会王弘、华、昙首相系亡，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夺，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

十二年，景仁复迁中书令，护军、仆射如故。寻复以仆射领吏部，护军如故。湛愈忿怒。义康纳湛言，毁景仁于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称疾解职，表疏累上，不见许，使停家养病。发诏遣黄门侍郎省疾。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以为太祖虽知，当有以，终不能伤至亲之爱。上微闻之，迁景仁于西掖门外晋鄱阳主第，以为护军府，密迓宫禁，故其计不行。

景仁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

代义康为扬州刺史，仆射领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绶，主簿代拜，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性本宽厚，而忽更苛暴，问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舆出听事观望，忽惊曰：“当阁何得有大树？”既而曰：“我误邪？”疾转笃。太祖谓不利在州司，使还住仆射下省，为州凡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祟。时年五十一，追赠侍中、司空，本官如

故。谥曰文成公。

上与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书曰：“殷仆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识具经远，奉国竭诚，周游繇綆，情兼常痛。民望国器，遇之为难，惋叹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

“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经景仁墓，诏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风识明允，徽绩忠谏，夙达先照，惠政茂誉，实留民属。近瞻丘坟，感往兴悼，可遣使致祭。”

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恆，太宗世为侍中，度支尚书，属父疾积久，为有司所奏。诏曰：“道矜生便有病，无更横疾。恆因愚习惯，久妨清序，可降为散骑常侍。”

沈演之，字台真，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充，晋车骑将军，吴国内史。曾祖劭，冠军陈祐长史，戍金墉城，为鲜卑慕容恪所陷，不屈节，见杀，追赠东阳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干质，初为扬州主簿，高祖太尉参军，吴、山阴令，治皆有声。硃龄石伐蜀，为龄石建威府司马，加建威将军。平蜀之功，亚于元帅，即本号为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东军既反，二郡强宗侯劭、罗奥聚众作乱，四面云合，遂至万余人，攻城急。叔任东兵不满五百，推布腹心，众莫不为用，出击大破之，逆党皆平。高祖讨司马休之，龄石遣叔任率军来会。时高祖领镇西将军，命为司马。及军还，以为扬州别驾从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宁新县男，食邑四百四十户。出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以疾还都。义熙十四年，卒，时年五十。长子融之，蚤卒。

演之年十一，尚书仆射刘柳见而知之，曰：“此童终为令器。”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从事史，

西曹主簿，举秀才，嘉兴令，有能名。入为司徒祭酒，南谯王义宣左军主簿，钱唐令，复有政绩。复为司徒主簿。丁母忧。起为武康令，固辞不免，到县百许日，称疾去官。服阕，除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从事史。

元嘉十二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书祠部郎江邃并兼散骑常侍，巡行拯恤，许以便宜从事。演之乃开仓廩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刑狱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赖。转别驾从事史，领本郡中正，深为义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后十余年。后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湛等不同，湛因此谗之于义康。尝因论事不合旨，义康变色曰：“自今而后，我不复相信！”演之与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庭，太祖甚嘉之，以为尚书吏部郎。

十七年，义康出藩，诛湛等，以演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及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谓之曰：“庙堂之谋，卿参其力，平此远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鸣鸾东岱，不忧河山不开也。”二十一年，诏曰：“总司戎政，翼赞东朝，惟允之举，匪贤莫授。侍中领右卫将军演之，清业贞审，器思沈济。右卫将军晔，才应通敏，理怀清要。并美彰出内，诚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树绩所莅。演之可中领军，晔可太子詹事。”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

相，任寄不异也。

素有心气，疾病历年，上使卧疾治事。性好举才，申济屈滞，而谦约自持，上赐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车驾拜京陵，演之以疾不从。上还宫，召见，自勉到坐，出至尚书下省，暴卒，时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侯。

演之昔与同使江邃字玄远，济阳考城人。颇有文义。官至司徒记室参军，撰《文释》，传于世。演之子睦，至黄门郎，通直散骑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访评殿省内事，又与弟西阳王文学勃忿，睦不睦，坐徙始兴郡，勃免官禁锢。

勃好为文章，善弹琴，能围棋，而轻薄逐利。历尚书殿中郎。太宗泰始中，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曰：“沈勃琴书艺业，口有美称，而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脏物，二百余万，便宜明罚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绩在朝，寻远矜怀，能无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于是徙付梁州。废帝元徽初，以例得还。结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复为司徒左长史。为废帝所诛。顺帝即位，追赠本官。

勃弟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干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后百人。统轻役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干僮，多不祇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干杖，自此始也。

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袭宁新县男。大明中，为海陵王休茂

北中郎咨议参军，为休茂所杀，追赠黄门郎。子晔嗣，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彼群公义虽往结，恩实今疏，而任即曩权，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穷爻，当来宠之要辙，颠覆所基，非待他衅，况于废杀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杀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兴累；倾物而移其宠，不忌自我难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则所望于来哲。

列传第二十四

郑鲜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也。高祖浑，魏将作大匠。曾祖袭，大司农。父遵，尚书郎。袭初为江乘令，因居县境。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初为桓伟辅国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尸丧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废，议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曰：

名教大极，忠孝而已，至乎变通抑引，每事辄殊，本而寻之，皆是求心而遗迹。迹之所乘，遭遇或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伸与夺，难可等齐，举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废君；君可胁乎？而鬻权见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还，殊实而齐声，异誉而等美者，不可胜言。而欲令百代之下，圣典所阙，正斯事于一朝，岂可易哉！

然立言明理，以古证今，当使理厌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终身隐处，不关人事；或升朝理务，无讥前哲。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折其两中，则异同之情可见矣。然无讥前哲者，厌情之谓也。若王陵之母，见烹于楚，陵不退身穷居，终为社稷之臣，非为荣也。鲍勋蹇谗魏朝，亡身为效，观其志非贪爵也。凡此二贤，非滕之谕。

夫圣人立教，犹云“有礼无时，君子不行”。有礼无时，政

以事有变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贤为证，则恐人人自贤矣；若不可人人自贤，何可独许其证。讥者兼在于人，不但独证其事。汉、魏以来，记阙其典，寻而得者无几人。至乎大晋中朝及中兴之后，杨臻则七年不除丧，三十余年不关人事，温公则见逼于王命，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高世远则为王右军、何骠骑所劝割，无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纛麻非为哀之主，无所复言矣。文皇帝以东关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废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于人伦，有识已审其可否矣。若其不尔，居宗辅物者，但当即圣人之教，何所复明制于其间哉！及至永嘉大乱之后，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原此是为国之大计，非谓训范人伦，尽于此也。

何以言之？父仇明不同戴天日，而为国不可许复仇，此自以法夺情，即是东关、永嘉之喻也。何妨综理王务者，布衣以处之。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无不可仕之理，而杂以情讥，谓宜在贬裁尔。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则孝子可顾法而不复仇矣。文皇帝无所立制于东关，王敦无所明之于中兴。每至斯会，辄发之于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若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将无所理。滕但当尽《陟岵》之哀，拟不仕者之心，何为证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荣，荣与假乘常，已有惭德，无欣工进，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则工进无欣，何足贵于千载之上邪！苟许小才荣其位，则滕不当顾常疑以自居乎。所谓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也。

且有生之所宗者圣人，圣人之为教者礼法，即心而言，则

圣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县治天下，莫之能变；汉文除肉刑，莫之能复。彼圣人之为法，犹见改于后王，况滕赖前人，而当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后圣与不？况仕与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见议者弘通情纪，每傍中庸，又云若许讥滕，则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尽。何斯言之过与！夫忠烈之情，初无计而后动。若计而后动，则惧法不尽命。若有不尽，则国有常法。故古人军败于外，而家诛于内。苟忠发自内，或惧法于外，复有踟蹰顾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可致斯喻尔。无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于所天。不致力于所天，则王经忠不能救主，孝不顾其亲，是家国之罪人尔，何所而称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赏厚，非不报也。若国宪无负于滕恬，则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岂是劝沮之本乎？

议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归，寻言求意，将所负者多乎。后汉乱而不亡，前史犹谓数公之力。魏国将建，苟令君正色异议，董昭不得枕苏则之膝，贾充受辱于庾纯。以此而推，天下之正义，终自传而不没，何为发斯叹哉！若以时非上皇，便不足复言多者，则夷齐于爽、望，子房于四人，亦无所复措其言矣。至于陈平默顺避祸，以权济屈，皆是卫生免害，非为荣也。滕今生无所卫，鞭笞已冥，义安在乎？昔陈寿在丧，使婢丸药，见责乡闾；阮咸居哀，骑驴偷婢，身处王朝。岂可以阮获通于前世，便无疑于后乎！且贤圣抑引，皆是究其始终，定其才行。故虽事有惊俗，而理必获申。郗诜葬母后园，而身登宦，所以免责，以其孝也。日磾杀兒无讥，以其忠也。今岂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为，便可许杀兒葬母后园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当究定滕之才行，无所多辩也。

滕非下官乡亲，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谋能决敌，才能周用，此自追踪古人，非议所及。若是士流，故谓宜如子夏受曾参之词，可谓善矣，而子夏无不孝之称也。意之所怀，都尽于此，自非名理，何缘多其往复；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桓伟进号安西，转补功曹，举陈郡谢绚自代，曰：“盖闻知贤弗推，臧文所以窃位；宣子能让，晋国以之获宁。鲜之猥承人乏，谬蒙过眷，既恩以义隆，遂再叨非服。知进之难，屡以上请，然自退之志，未获暂申，夙夜怀冰，敢忘其惧。伏见行参军谢绚，清悟审正，理怀通美，居以端右，虽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渐，差可以位拟人。请乞愚短，甘充下列，授为贤牧，实副群望。”入为员外散骑侍郎，司徒左西属，大司马琅邪王录事参军，仍迁御史中丞。

性刚直，不阿强贵，明宪直绳，甚得司直之体。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义熙六年，鲜之使治书侍御史丘洹奏弹毅曰：“上言传诏罗道盛辄开笈，遂盗发密事，依法弃市，奏报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辄复停宥。按毅勋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杀之非己，无缘生之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请于后，阉外出疆，非此之谓。中丞鲜之于毅舅甥，制不相纠，臣请免毅官。”诏无所问。

时新制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山阴令沈叔任父疾去职，鲜之因此上议曰：“夫事有相权，故制有与夺，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无所明，事无所获，而为永制者也。当以去官之人，或容诡托之事。诡托之事，诚或有之，岂可亏天下之大教，以未伤本者乎？且设法盖以众苞寡，而不以寡违

众，况防杜去官而塞孝爱之实。且人情趋于荣利，辞官本非所防，所以为其制者，莅官不久，则奔竞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绩之实。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义疾理，莫此为大。谓宜从旧，于义为允。”从之。于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坟墓崩毁及疾病族属辄去，并不禁锢。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搏菹，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斂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

自中丞转司徒左长史，太尉咨议参军，俄而补侍中，复为太尉咨议。十二年，高祖北伐，以为右长史。鲜之曾祖墓在开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骑送之。宋国初建，转奉常。

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行意甚盛。鲜之上表谏曰：“伏思圣略深远，臣之愚管无所措其意。然臣愚见，窃有所怀。虏凶狡情状可见，自关中再败，皆是帅师违律，非是内有事故，致外有败伤。虏闻殿下亲御六军，必谓见伐，当重兵守潼关，其势然也。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輿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如此，则进退之机，宜在熟虑。贼不敢乘胜过陕，

远慑大威故也。今尽用兵之算，事从屈申，遣师扑讨，而南夏清晏，贼方惧将来，永不敢动。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颢颢，倾注舆驾，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必以殿下大申威灵，未还，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古人所以救其烦秽，正在于斯。汉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军败赤壁，宣武丧师枋头，神武之功，一无所损。况偏师失律，无亏于庙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实，非败之谓，唯龄石等可念尔。若行也，或速其祸。反覆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伏愿圣鉴察臣愚怀。”

高祖践阼，迁太常，都官尚书。鲜之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无所隐，时人甚惮焉。而隐厚笃实，贍恤亲故。性好游行，命驾或不知所适，随御者所之。尤为高祖所狎，上尝于内殿宴饮，朝贵毕至，唯不召鲜之。坐定，谓群臣曰：“郑鲜之必当自来。”俄而外启：“尚书鲜之诣神虎门求启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亲遇如此。

永初二年，出为丹阳尹，复入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以从征功，封龙阳县五等子。出为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为相，举鲜之为尚书右仆射。四年，卒，时年六十四。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文集传于世。子愔，位至尚书郎，始兴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

正员外郎。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勋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黷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由是并断。

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乐亦宜与四庙同。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淦、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

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使广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书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眺之规。所以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迩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暗，属承洪业，夙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渊谷。惧国俗陵颓，民风凋伪，晷厉违和，水旱伤业。虽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壹，卜征之礼，废而未修，眷被氓庶，无忘钦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惰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勗之，称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旒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纯，虑明扬之靡畅。清问下民，哀此鰥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于《雅》、《诰》，惠训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于是乎在。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畅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

四条，谨随事为牒。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谨依事为书以系之后。”松之甚得奉使之议，论者美之。

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子驎，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驎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

何承天，东海郟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叔父盼为益阳令，随盼之官。

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命为参军。时殷仲堪、桓玄等互举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祸难未已，解职还益阳。义旗初，长沙公陶延寿以为其辅国府参军，遣通敬于高祖，因除浏阳令，寻去职还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版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鄱陵县史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出补宛陵令。赵憺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请为司马。寻去职。

高祖以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刘毅，留诸葛长民为监军。长民密怀异志，刘穆之屏人问承天曰：“公今行济否云何？”承天曰：“不忧西不时，别有一虑尔。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

甚脱尔，今还，宜加重复。”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顷日愿丹徒刘郎，恐不复可得也。”除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为世子征虏参军，转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令。高祖在寿阳，宋台建，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永初末，补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承天议曰：“被府宣令，普议尹嘉大辟事，称法吏葛滕签，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许之。谨寻事原心，嘉母辞自求质钱，为子还责。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杀之，非随所求之谓。始以不孝为劾，终于和卖结刑，倚旁两端，母子俱罪，滕签法文，为非其条。嘉所存者大，理在难申，但明教爰发，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罚，文王所以恤下；议狱缓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则母为子隐，语敬则礼所不及。今舍乞宥之评，依请杀之条，责敬恭之节，于饥寒之隶，诚非罚疑从轻，宁失有罪之谓也。愚以谓降嘉之死，以普春泽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隐之宜。则蒲亭虽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鱼微物，不独遗于今化。”事未判，值赦，并免。

晦进号卫将军，转咨议参军，领记室。元嘉三年，晦将见讨，其弟黄门郎爵密信报之，晦问承天曰：“若果尔，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其次，以腹心领兵戍于义阳，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兵力有余，且当决战，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张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袭之；

承天以为邵意趋未可知，不宜便讨。时邵兄茂度为益州，与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萧摹之、前巴西太守刘道产去职还江陵，晦将杀之，承天尽力营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从。及到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彦之以其有诚，宥之，使行南蛮府事。

七年，彦之北伐，请为右军录事。及彦之败退，承天以才非军旅，得免刑责。以补尚书殿中郎，兼左丞。吴兴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非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则子宜随母补兵。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尚存，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没，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期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于主者守期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生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丧殯，议者谓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见官奏之。承天又议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义，正嫌于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动经岁时，盛明之世，事从简易，曲嫌细忌，皆应荡除。”

承天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不为仆射殷景仁所平，出为衡阳内史。昔在西与士人多不协，在郡又不公清，为州司所纠，被收系狱，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邪！”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时丹阳丁况等久丧不葬，承天议曰：“礼所云还葬，当谓荒俭一时，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丁况三家，数年中，葬辄无棺槨，实由浅情薄恩，同于禽兽者耳。窃以为丁宝等同伍积年，未尝劝之以义，绳之以法。十六年冬，既无新科，又未申明旧制，有何严切，欬然相纠。或由邻曲分争，以兴此言。如闻在东诸处，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为不少。若但谪此三人，殆无整肃。开其一端，则互相恐动，里伍县司，竞为奸利。财赂既逞，狱讼必繁，惧亏圣明烹鲜之美。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后，不得追相告列，于事为宜。”

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承天上表曰：

伏见北藩上事，虏犯青、兖，天慈降鉴，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经纶戎政，臣以愚陋，预闻访及。窃寻猥狁告难，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车，汉氏方隆，卫、霍宣力。虽饮马瀚海，扬旂祁连，事难役繁，天下骚动，委兴负海，赏及舟车。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报复，裁不相补。宣帝末年，值其乖乱，推亡固存，始获稽服。自晋丧中原，戎狄侵扰，百余年间，未暇以北虏为念。大宋启祚，两耀灵武，而怀德畏威，用自款纳。陛下临御以来，羁縻遵养，十余年中，贡译不绝。去岁三王出镇，思振远图，兽心易骇，遂生猜惧，背违信约，深构携隙。贪祸恣毒，无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经武，率其管窥，谨撰《安边论》。意及浅末，惧无可采。若得询之朝列，辨核同异，庶或开引群虑，研尽众谋，短长毕陈，当否可见。其论曰：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余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未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縋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今若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则圣朝爱育黎元，方济之以道。若但欲抚其归附，伐罪吊民，则骏马奔走，不肯来征，徒兴巨费，无损于彼。复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患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秦、汉之末策，轮台之所悔也。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浐，濡须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许，果亡柁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

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良守疆其土田，骁帅振其风略。搜猎宣其号令，俎豆训其廉耻。县爵以縻之，设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宽猛相济。比及十载，民知义方。然后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膏馥，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飡徒于金微之曲。

寇虽乱亡有征，昧弱易取，若天时人事，或未尽符，抑锐俟机，宜审其算。若边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异教，贫富殊资，疆场之民，多怀彼此，虏在去就，不根本业，难可驱率，易在振荡。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波。且今春逾济，既获其利，乘胜怙犬，未虞天诛，比及秋末，容更送死。森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蕪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若盛师连屯，废农必众，驰车奔驱，起役必迟，散金行赏，损费必大，换土客戍，怨旷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修农战，无动众之劳，有捍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县也。

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岨，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暗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

犹可修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师，丁夫匹妇，春夏佃牧。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羸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

三曰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征发，信宿可聚。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

臣闻军国异容，施于封畿之内；兵农并修，在于疆场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习，任其怯勇。山陵川陆之形，寒暑温凉之气，各由本性，易则害生。是故戎申作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汉、魏以来，兹制渐绝，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无经略，唯望朝廷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

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通官涂，朋曹素定，同

忧等乐，情由习亲，艺因事著，昼战见貌足相识，夜战闻声足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修复。今不谓顿便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营其闾术，墉堞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权时栅断。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只立。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廩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微彻敌之要也。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弹箏，上又赐银装箏一面。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元时新除太尉咨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

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白衣领职。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锢。

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语在《律历志》。

史臣曰：治边之术，前世言之详矣。夫戎夷狡黠，飘迅难虞，必宜完其障塞，谨其烽柝，使来径可防，去涂易梗，然后乃能禁暴止奸，养威攘寇。汉世案秦旧迹，严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衅。高祖受命，王略未远，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盛衰既兆，用启戎心。盖由王业始基，经创多阙，先内后外，以至于此乎。自兹以降，分青置境，无围守之宜，阙耕战之略，恃寇不来，遂无其备。周、汉二策，在宋顿亡，遂致胡马横行，曾无藩落之固，使士民踟苍天，蹈厚地，系虏俘囚，而无所控告，哀哉！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载之云尔。

列传第二十五

吉翰 刘道产 杜骥 申恬

吉翰，字休文，冯翊池阳人也。初为龙骧将军道怜参军，随府转征虏左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随道怜北征广固，赐爵建城县五等男。转道怜骠骑中兵参军，从事中郎。为将佐十余年，清谨刚正，甚为高祖所知赏。永初三年，转道怜太尉司马。

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龙骧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氏杨兴平遣使归顺，并兄弟为质，翰遣始平太守庞咨据武兴。仇池大帅杨玄遣弟难当率众拒咨，又遣将强鹿皮向白水。咨击破，难当等并退走。其年，徙督益、宁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安固、怀宁六郡诸军事、益州刺史，将军如故。在益州著美绩，甚得方伯之体，论者称之。六年，以老疾征还，除彭城王义康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

时太祖经略河南，以翰为持节、监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将军如故。会前锋诸军到彦之等败退，明年，复为司徒司马，将军如故。其年，又假节、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时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入关赍呈其事。翰省讫，语“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视讫，谓之曰：“卿意当欲宥此囚死命。昨于斋坐见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

囚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时年六十。追赠征虏将军，持节、监、刺史如故。

刘道产，彭城吕人，太尉咨议参军简之子也。简之事在弟子《康祖传》。道产初为辅国参军，无锡令，在县有能名。高祖版为中军行参军，又为道怜骠骑参军，袭父爵晋安县五等侯。广州群盗因刺史谢道欣死为寇，攻没州城，道怜加道产振武将军南讨，会始兴谦之已平广州，道产未至而反。

元年，除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黄公生、任肃之、张石之等并譙纵余烬，与姻亲侯揽、罗奥等招引白水氏，规欲为乱。道产诛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余党。还为彭城王义康骠骑中兵参军。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归之者甚多。六年，道产表置陇西、宋康二郡以领之。七年，征为后军将军。明年，迁竟陵王义宣左将军咨议参军，仍为持节、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

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十九年卒，追赠征虏将军，谥曰襄侯。道产惠泽被于西土，及丧还，诸蛮皆备衰经，号哭追送，至于沔口。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启太祖曰：“故辅国将军刘道产患背痛，疾遂不救。道产自镇汉南，境接凶寇，政绩既著，威怀兼举。年时犹可，方宣其用，奄至殒没，伤怨特深。伏惟

圣怀，愍惜兼至。”长子延孙，别有传。延孙弟延熙，因延孙之廕，大明中，为司徒右长史，黄门郎，临海、义兴太守。泰始初，与四方同反，伏诛。

道产弟道锡，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为氐寇所攻，道锡保城退敌，太祖嘉之。下诏曰：“前者兵寇攻逼，边情波骇，广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将率文武，尽心固守，保全之绩，厥效可书。可冠军。咨议参军、前建威将军、晋寿太守申坦，孤城弱众，厉志致果，死伤参半，壮气不衰，虽力屈陷没，在诚宜甄。可建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内众寡，道锡募吏民守城，复租布二十年。及贼退，朝议：“贼虽攻城，一战便走，听依本要，于事为优。”右卫将军沈演之、丹阳尹羊玄保、后军长史范晔并谓：“宜随功劳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过十年。”从之。二十一年，迁扬烈将军、广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贪纵过度，自杖治中荀齐文垂死，乘舆出城行，与阿尼同载，为有司所纠。值赦，明年散征。又以赦后余赃，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俭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

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伦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旧法，问疾必遣子弟。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桂阳公义真镇长安，辟为州主簿，后为义真车骑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江夏王义恭抚军刑狱参军，尚书都官郎，长沙王义欣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将军。索虏撤河南戌悉归河北，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虑为太祖所诛。初，高祖平关洛，致钟虞旧器南还，一大钟坠洛水。至是太祖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时耸夫政率所领牵钟于洛水，骥乃诳之曰：“虏既南渡，洛城势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坚固，军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众见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钟无晚。”耸夫信之，率所领就骥。既至，见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大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杀耸夫于寿阳。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世偏裨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耸夫手斩托跋焘叔父英文特勒首，焘以马百匹赎之。

以骥为通直郎，射声校尉，世祖征虏咨议参军。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民所称咏。二十四年，征左军将军，兄坦代为刺史，北土以为荣焉。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太祖尝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丞都答云：“诸郎开视。”上遣主书诘责，骥答曰：

“开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二十七年，卒，时年六十四。

长子长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于行。太宗初，以军功为骁骑将军，封邵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寻坐巧佞夺爵。后以发太尉庐江王祗谋反事，拜黄门侍郎。出为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废帝元徽中，为散骑常侍。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与沈勃、孙超之居止接近，常相从，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为长水校尉，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钟，为石虎司徒。高祖平广固，恬父宣、宣从父兄永皆得归国，并以干用见知。永历青、兖二州刺史。高祖践祚，拜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历兖、青二州刺史。恬兄谟，与硃修之守滑台，为虜所没，后得叛还。元嘉中，为竟陵太守。

恬初为骠骑道怜长兼行参军。高祖践祚，拜东宫殿中将军，度还台。直省十载，不请休息。转员外散骑侍郎，出为绥远将军、下邳太守。转在北海，加宁远将军。所至皆有政绩。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郡境边接任榛，屡被寇抄。恬到，密知贼来，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迁督鲁、东平、济北三郡军事、泰山太守，将军如故。惠威兼著，吏民便之。临川王义庆镇江陵，为平西中兵参军、河东太守。衡阳王义季代义庆，又度安西府，加宁朔将军。召拜太子屯骑校尉，母忧去职。

二十一年，冀州移镇历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烈将军、冀州刺史，明年，加济南太守。时又迁换诸郡守，恬上表曰：“伏闻朝恩当加臣济南太守，仰惟优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余，遭蒙逾忝，宠私罔己，复兼今授，岂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统，究其形宜。河、济之间，应置戍捍，其中四处，急须修立，甕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边事。缘山诸戍，并得除省，防卫绥怀，利便非一。吕绰诚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闻者，咸皆附说，急有同异，二三未宜。但房绍之莅郡经年，军民粗狎，改以带臣，有乖永事。远牵太原，于民为苦。而甕口之计，复成交互，人情非乐，容有不安。疆场威刑，患不开广，若得依先处分，公私允缉。”上从之。诏有司曰：“恬所陈当是事宜，近诸除授可悉停。”

北虏入寇，恬摧击之，为虏所破，被征还都。二十七年，起为通直常侍。是岁，索虏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东阳，因与辅国司马、齐郡太守庞秀之保城固守。萧斌遣青州别驾解荣之率垣护之还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贼朝来胁城，日晚辄退。城内乃出车北门外，环堑为营，欲挑战，贼不敢逼。停五日，东过抄略清河郡及驿道南数千家，从东安、东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闾闭城距守，保全二千余家。虏退，以恬为宁朔将军、山阳太守。善于治民，所莅有绩。世祖践阼，迁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寻加督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明年，又督冀州。齐地连岁兴兵，百姓凋弊，恬初防卫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性清约，频处州郡，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进号辅国将军。

孝建二年，迁督豫州军事、宁朔将军、豫州刺史。明年，

疾病征还，于道卒，时年六十九。死之日，家无遗财。子实，南谯郡太守，早卒。

谡子元嗣，海陵、广陵太守。元嗣弟谦，太始初，以军功历军校，官至辅国将军、临川内史。永子坦，自巴西、梓潼迁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为世祖镇军咨议参军，与王玄谡围滑台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萧斌板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复攻确礲，败退，下历城。萧思话起义讨元凶，假坦辅国将军，为前锋。世祖至新亭，坦亦进克京城。孝建初，为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虏寇兖州，世祖遣太子卫率薛安都、新除东阳太守沈法系北讨，至兖州，虏已去。坦建议：“任榛亡命，屡犯边民，军出无功，宜因此翦扑。”上从之。亡命先已闻知，举村逃走，安都与法系坐白衣领职，坦弃市。群臣为之请，莫能得。将行刑，始兴公沈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尚方。寻被宥，复为骁骑将军，病卒。

子令孙，前废帝景和中，为永嘉王子仁左军司马、广陵太守。太宗以为宁朔将军、徐州刺史，讨薛安都。行至淮阳，即与安都合。弟阐，时为济阴太守，戍睢陵城，奉顺不同安都，安都攻围不能克。会令孙至，遣往睢陵令说阐降，阐既降，杀之，令孙亦见杀。先是，清河崔譔亦以将吏见知高祖，永初末，为振威将军、东莱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马灵期、司马顺之千余人围东莱，譔击之，斩灵期等三十级。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汉之良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孙、曹之世，善职者亦二三十载，皆敷政以尽民和，兴让以存简久。及晚代风烈

渐衰，非才有起伏，盖所遭之时异也。刘道产之在汉南，历年逾十，惠化流于樊沔，颇有前世遗风，故能树绩垂名，斯为美矣！

列传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临沂人也。与高祖讳同，故称字。曾祖嵩，晋骠骑将军。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晋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静，乐山水，为天门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时为荆州，遣信要令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

高祖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咨议参军。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尝共酣饮致醉，敬弘因醉失礼，为外司所白，道规即更引还，重申初宴。召为中书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唐还京邑。久之，转黄门侍郎，不拜。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出为吴兴太守。旧居余杭县，悦是举也。寻征为侍中。高祖西讨司马休之，敬弘奉使慰劳，通事令史潘尚于道疾病，敬弘单船送还都，存亡不测，有司奏免官，诏可。未及释朝服，值赦复官。宋国初建，为度支尚书，迁太常。

高祖受命，补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吏部

尚书，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违也。复除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又除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江夏王师。

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六年，迁尚书令，敬弘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让侍中、特进，求减亲信之半，不许。及东归，车驾幸冶亭饯送。

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京师上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惧交悸。臣抱疾东荒，志绝荣观，不悟圣恩，猥复加宠。东宫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应选者多，且板筑之下，岂无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呜呼微臣，永非复大之一物矣。所以牵曳阙下者，实瞻望圣颜，贪《系》表之旨。臣如此而归，夕死无恨。”诏不许。表疏屡上，终以不拜。东归，上时不豫，自力见焉。

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诣京师上表曰：“臣比自启闻，谓诚心已达，天鉴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处，牵曳载驰。臣闻君子行道，忘其为身，三复斯言，若可庶勉，顾惜昏耄，志与愿违。礼年七十，老而传家，家道犹然，况于在国。伏愿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圣恩，赐反其所，则天道下济，愚心尽矣。”竟不拜，东归。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闻达。先帝

拔臣于蛮荆之域，赐以国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齿，由是感激，委质圣朝。虽怀犬马之诚，遂无尘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尽，永绝天光，沦没丘壑。谨冒奉表，伤心久之。”

明年，薨于余杭之舍亭山，时年八十八。追赠本官。顺帝升明二年诏曰：“夫涂秘兰幽，贞芳载越，徽猷沈远，懋礼弥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德敷象魏，道蔼丘园。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清光粹范，振俗淳风。兼以累朝廷赏，声华在咏，而嘉篆阙文，猷策韬裹，尚想遥芬，兴怀寢寤。便可详定辉谥，式旌追典。”于是谥为文贞公。

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太祖尝问为政得失，敬弘对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绺五辫，著青纹袴襦，饰以硃粉。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斋中卧。俄顷，尚之还，敬弘使二卑守阁不听尚之入，云“正热，不堪相见，君可且去”。尚之于是移于它室。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敬弘见儿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恢之尝请假还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阁，复不见。恢之于阁外拜辞，流涕而去。

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子。瓚之弟升之，都官尚书。升之子延之，升明末，为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彦德，庐江灊人也。曾祖准，高尚不应征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谨有行业，姨适沛郡刘璩，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至三年服竟。

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后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元嘉八年，卒。

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搏菹，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家贫，起为临津令。高祖领征南将军，补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公事免，还都。因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出为临川内史，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父忧去职。服阕，复为左卫，领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十二年，迁侍中，中庶子如故。寻改领游击将军。

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

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迁吏部尚书。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又领建平王师，乃徙中书令，中护军。

二十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之又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輿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亦优诏纳之。

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

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愤乱，民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货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

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议。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历代虽远，资用弥便，但采铸久废，兼丧乱累仍，糜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镛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弥旷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譬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弗思厘改，为弊转深，斯实亲教之良时，通变之嘉会。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于兹矣。”

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二十五年，迁左仆射，领汝阴王师，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转尚书令，领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曰：“昨遣修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事难斯贵，俾疏、班、邴、魏，通美于前策，龚、贡、山、卫，沦惭乎曩篇。规迨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口玄之适。但淑逸操偏迥，野性薈滞，果兹冲寂，必沈乐忘归。然而已议涂闻者，谓丈人徽明未耗，誉业方籍，傥能屈事康道，降节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积，约日无误。”尚之宅在南涧寺侧，故书云“南濒”，《毛诗》所谓“于以采苹，南涧之濒”也。诏书敦劝，上又与江夏王义恭诏曰：“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邪。”义恭答曰：“尚之清忠贞固，历事唯允，虽年在悬车，而体独充壮，未相申许，下情所同。”尚之复摄职。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彦重，本昌安丘人。兄昶贵盛，顗不就征辟。昶死后，起家为东阳太守，遂历吴郡、会稽、丹阳三郡，侍中，仆射，太子詹事，复为会稽太守，卒官，赠左光禄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适彭城王义康、巴陵哀王休若。

尚之既还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进位司空，领尚书令。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端，并得免。世祖即位，复为尚书令，领吏部，迁侍中、左光禄大夫，领护军将军。寻辞护军，加特进。复以本官领尚书令。丞相南郡王义宣、车骑将军臧质反，义宣司马竺超民、臧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尚之上言曰：“刑罚得失，治乱所由，圣贤留心，不可不慎。

竺超民为贼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与向始末无论者复成何异。陆展尽质复灼然，便同之巨逆，于事为重。臣豫蒙顾待，自殊凡隶，苟有所怀，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

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上从其议，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不许。

大明二年，以为左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于殿廷戏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庆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笃，尚之谓曰：“主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于世。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既以致怨，亦以此见称。复以本官领中书令。四年，疾笃，诏遣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问疾。薨于位，时年七十九。追赠司空，侍中、中书令如故。谥曰简穆公。子偃，别

有传。

尚之弟悠之，义兴太守，侍中，太常。与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与偃书曰：“吾与义兴，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贤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书。悠之子颢之，尚太祖第四女临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扬土自庐、蠡以北，临海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是以义宣藉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若长君南面，威刑自出，至亲在外，事不患强。若运经盛衰，时艰主弱，虽近臣怀祸，止有外惮，吕宗不竞，实由齐、楚，兴丧之源，于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谓识治也矣！

列传第二十七

谢灵运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璩，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璩，璩那得生灵运！”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

高祖伐长安，骠骑将军道怜居守，版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其序曰：

盖闻昏明殊位，贞晦异道，虽景度回革，乱多治寡，是故升平难于恆运，剥丧易以横流。皇晋口口河汾，来迁吴楚，数历九世，年逾十纪，西秦无一援之望，东周有三辱之愤，可谓积祸缠衅，固以久矣。况乃陵莹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弥远。庆灵将升，时来不爽，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回乾运轴，内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区宇未统，侧席盈虑。值天祚攸兴，昧弱授机，龟筮元谋，符瑞景征。于是仰祗俯协，顺

天从兆，兴止戈之师，躬暂劳之讨。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治兵于京畿，次师于汭上。灵樯千艘，雷輜万乘，羽骑盈途，飞旌蔽日。别命群帅，诲谟惠策，法奇于《三略》，义秘于《六韬》。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墉，威弧始彀，走鉞隼于滑台。曾不逾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勋劳，庆格天之光大，明发兴于鉴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摄官承乏，谬充殊役，《皇华》愧于先《雅》，靡盬赖于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涂经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乱淮，溯薄泗、汭，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昔皇祖作蕃，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勋由仁积。年月多历，市朝已改，永为洪业，缠怀清历。于是采访故老，寻履往迹，而远感深慨，痛心殒涕。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其词曰：

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畴庸命而顺位，锡宝圭以彻疆。历尚代而平显，降中叶以繁昌。业服道而德徽，风行世而化扬。投前踪以永冀，省輶质以远伤。睽谋始于蓍蔡，违用舍于行藏。

庇常善之罔弃，凭曲成之不遗。昭在幽而偕煦，赏弥久而愈私。顾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颖于松上，擢纤枝于兰逵。施隆贷而有渥，报涓尘而无期。欢太阶之休明，穆皇道之缉熙。

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书，戎蛮孔炽，是殛是诛。所以宣王用棘于玃狁，高帝方事于匈奴。然侵镐至泾，自塞及平。窥郊伺鄙，□□□□慕携王之矫虔，阶丧乱之未宁。窃强秦之三辅，陷隆周之两京。雄崤、渑以制险，据绕雷而作局。家永怀于故壤，国愿言于先

莖。俟太平之旷期，属应运之圣明。坤寄通于四渎，乾假照于三辰。水润土以显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睿哲，当草昧而经纶。总九流以贞观，协五才而平分。时来之机，悟先于介石，纳隍之诚，一援于生民。龟筮允臧，人鬼同情。顺天行诛，司典详刑。树牙选徒，秉钺抗旂。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单吴子之精灵。

迅三翼以鱼丽，襄两服以雁逝。阵未列于都甸，威已振于秦、蜀。洒严霜于渭城，被和风于洛汭。就终古以比猷，考坟册而莫契。昔西怨于东徂，今北伐而南悲。岂朝野之恆情，动万乘之幽思。歌零雨于《豳风》，兴《采薇》于周诗。庆金墉之凯定，眷戎车之迁时。伫千里而感远，涉弦望而怀期。诏微臣以劳问，奉王命于河湄。夕饮饯以俶装，旦出宿而言辞。岁既晏而繁虑，日将迈而恋乖。阙敬恭于桑梓，谢履长于庭阶。冒沈云之晦蔼，迎素雪之纷霏。凌结湍而凝清，风矜籁以扬哀。情在本而易阜，物虽末而难怀。眷余勤以就路，苦忧来其城颓。

尔乃经雉门，启浮梁，眺钟岩，越查塘。览永嘉之紊维，寻建武之缉纲。于时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横流，庶萌分析。主晋有祀，福祿来格。明两降览，三七辞厄。元诞德以膺纬，肇回光于阳宅。明思服于下武，兴继代以消逆。简文因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废。孝武舍己以杖贤，亦宁外而治内。观日化而就损，庶雍熙之可对。闵隆安之致寇，伤龟玉之毁碎。漏妖凶于沧洲，缠衅难而盈纪。时焉依于晋、郑，国有蹙于百里。赖英谟之经营，弘兼济以忘己。主寰内而缓虞，澄海外以渍滓。至如昏侵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瞻天命之贞符，秉顺动而履机。率骏民之思效，普邦国而同归。荡积霾之秽氛，启披阴之光辉。反平陵之杳蔼，复七庙之依稀。

务役简而农劝，每劳赏而忠甄。燮时雍于祖宗，扫逋丑于汉渚，涤僭逆于岷山。羁巢处于西木，引鼻饮于源渊。惠要襟而思颺，援冠弁而来虔。

视冶城而北属，怀文献之收扬。匪元首之康哉，执股肱之惟良。譬观曲而识节，似缀组以成章。业弥缠而弥微，事愈有而莫伤。次石头之双岸，究孙氏之初基。幸汉庶之漏网，凭江介以抗维。初鹄起于富春，果鲸跃于川湄。匝三世而国盛，历五伪而宗夷。察成败之相仍，犹膺亡而齿寒。载十二而谓纪，岂蜀灭而吴安。众咸昧于谋兆，羊独悟于理端。请广武以诲情，树襄阳以作蕃。拾建业其如遗，沿万里而谁难。疾鲁荒之诋辞，恶金陵之谰言。责当朝之惮贬，对曩籍而兴叹。

敦怙宠而判违，敌既勅而国圯。彼问鼎而何阶，必先贼于君子。原性分之异托，虽殊涂而归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乱其如矢。谢昧迹而托规，卒安身以全里。周显节而犯逆，抱正情而丧己。

薄四望而尤眇，叹王路之中陂。蠹于越之妖烬，敢凌蹈于五岭。崩双岳于中流，拟凶威于荆郢。隐雷霆于帝坐，飞芒镞于宫省。于时朝有迁都之议，人无守死之志。师旅痛于久勤，城墉阙于素备。安危势在不侔，众寡形于见事。于赫渊谋，研其神策。缓轡待机，追奔蹊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歼涤。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垒而宁役。

造白石之祠坛，怱二竖之无君。践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己，嘉忠武之立勋。道有屈于灾蚀，功无谢于如仁。讯落星之殒旅，索旧栖于吴余。迹阶阼而不见，横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乐辰，亦犹今之在余。慨齐吟于爽鸠，悲唐歌于《山枢》。

吊伪孙于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时运师以伐罪，偏投书于武王。迄西北之落纽，乏东南以振纲。诚钜平之先觉，实中兴之后祥。据左史之攸征，胡影迹之可量。过江乘而责始，知遇雄之无谋。厌紫微之宏凯，甘陵波而远游。越云梦而南溯，临浙河而东浮。穀连弩于川上，候蛟龙于中流。

爰薄方与，乃届欧阳。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广陵之乡。易千里之曼曼，溯江流之汤汤。洊赤圻以经复，越二门而起涨。眷北路以兴思，看东山而怡目。林丛薄，路逶迤，石参差，山盘曲。水激濑而骏奔，日映石而知旭。审兼照之无偏，怨归流之难濯。羨轻飏之涵泳，观翔鸥之落啄。在飞沈其顺从，顾微躬而缅邈。

于是抑怀荡虑，扬摧易难。利涉以吉，天险以艰。于敌伊阻，在国期便。勾践行霸于琅邪，夫差争长于黄川。葛相发叹而思正，曹后愧心于千魂。登高堞以详览，知吴淞之衰盛。戒东南之逆气，成刘后之駮圣。藉盐铁之殷阜，临淮楚之剽轻。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忿爰盎之扶祸，惜徒伤于家令。匪条侯之忠毅，将七国之陵正。褒汉籓之治民，并访贤以招明。侯文辨其谁在，曰邹阳与枚生。据忠辞于吴朝，执义说于梁庭。敷高才于兔园，虽正言而免刑。阙里既已千载，深儒流于末学。钦仲舒之辟容，遵缝掖于前躅。对园囿而不窥，下帷幕而论属。相端、非之两骄，遭弘、偃之双慝。恨有道之无时，步险涂以侧足。

闻宣武之大阅，反师旅于此廛。自皇运之都东，始昌业以济难。抗素旄于秦岭，扬殊旗于巴川。惧帝系之坠绪，故黜昏而崇贤。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趺。德非陟而继宰，衅逾禹其必颠。

造步丘而长想，钦太傅之遗武。思嘉遁之余风，绍素履之落绪。民志应而愿税，国屯难而思抚。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钓之假缕。总出入于和就，兼仁用于默语。弘九流以拮四维，复先陵而清旧宇。却西州之成功，指东山之归予。惜图南之启运，恨鹏翼之未举。

发津潭而迢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陀兮淮惊波，平原远兮路交过。面莽野兮悲桥梓，溯急流兮苦磧沙。躋千里而无山，缅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径，睹生烟而知墟。□□□□□□，谓信美其可娱。身少长于乐土，实长叹于荒余。□□□□具瘁，值岁寒之穷节。视层云之崔巍，聆悲飙之掩屑。弥昼夜以滞淫，怨凝阴之方结。望新晴于落日，起明光于跻月。眷转蓬之辞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悦。问徭役其几时，骇阅景于兴没。感曰归于《采薇》，予来思于雨雪。岂初征之惧对，冀鸛鸣之在埳。

□□□□逾宿，骛吾楫于邳乡。奚车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辅汤。绵三代而享邑，厕践土之一匡。嗟仲几之宠侮，遂舍存以征亡。喜薛宰之善对，美士弥之能纲。升曲垣之逶迤，访淮阴之所都。原入跨之达耻，俟遭时以远图。舍西楚以择木，迨南汉以定谟。乱孟津而魏灭，攀井陉而赵徂。播灵威于齐横，振余猛于龙且。观让通而告弔希，曷始智而终愚。

迄沂上而停柅，登高圯而不进。石幽期而知贤，张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于云仞。岂无累于清霄，直有概于贞吝。始熙绩于武关，卒敷功于皇胤。处夷险以解挫，弘忧虞以时顺。矜若华之翳晷，哀飞骖之落骏。伤粒食而兴念，眷逸翮而思振。

戾臣山而东顾，美相公之前代。嗟残虏之将糜，炽余焱于海济。驱鲐稚于淮曲，暴鰥孤于泗滢。托末命□□云，冀灵武之北阅。惟授首之在晨，当盛暑而选徒。肃严威以振响，渐温泽而沾腴。既云撤于胸城，遂席卷于齐都。曩四关其奚阻，道一变而是孚。

伤炎季之崩弛，长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诈爱，借兄弟以伪恩。相魏武以谄狂，充谟奋于东藩。桴未噪于东郭，身已馘于楼门。审贡牧于前说，证所作于旧徐。聆泗川之浮磬，玩夷水之螭珠。草渐苞于炽壤，桐孤干于峰隅。慨禹迹于尚世，惠遗文于《夏书》。

纷征迈之淹留，弥怀古于旧章。商伯文于故服，咸征名于彭、殤。眺灵壁之曾峰，投吕县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虽齐汨其何伤。启仲尼之嘉问，告性命以依方。岂苟然于迂论，聆寓言于达庄。

于是滥石桥，登戏台。策马钓渚，息辔城隅。永感四山，零泪双渠。怨物华之推驿，慨舟壑之递迁。谓徂岁之悠阔，结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识冲而量渊。降俊明以镜鉴，回风猷以昭宣。道既底于国难，惠有覃于黎元。士颂歌于政教，民谣咏于渥恩。兼《采芑》之致美，协《汉广》之发言。强虎氏之搏翼，瀾云网于所禁。驱黔萌以蕴崇，取园陵而湮沈。锡残落于河西，序沦胥于汉阴。攻方城而折扃，扰谯颖其谁任。世阙才而貽乱，时得贤而兴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体飞书之远情，悟犒师之通识。迨明达之高览，契古今而同事。拔渊谟于潜机，骋神锋于云旆。驱斥泽而风靡，蹙坑谷而鸟窠。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既克黜于肥六，又作镇于彭沛。晏皇涂于国内，震天威于河外。扫东齐而已宁，指西崑而将泰。

值秉均而代谢，实大业之兴废。心无忝于乐生，事有像于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勋而是税。捐七州以爱来，归五湖以投袂。屈盛绩于平生，申远期于暮岁。

访曩载于宋鄙，采《阳秋》于鲁经。晋申好于东吴，郑凭威于南荆。故反师于曹门，将以塞于夷庚。纳五叛以长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锄之忠辞，快韩厥之奇兵。追项王之故台，迹霸楚之遗端。挺宏志于总角，奋英势于弱冠。气盖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倾湍。始飙起于勾越，中电激于衡关。兴偏虑于攸吝，忘即易于所难。忌陈锦而莫照，思反乡而有叹。且夫杀义害婴，而卜蓍丰疑，縹贤不策，失位谁持。迨理屈而愈闭，方怨天而怀悲。对骏骓以发愤，伤虞姝于末词。陟亚父之故营，谅谋始之非托。遭衰嬴之崩纲，值威炎之结络。迄皓首于阜陵，犹谬觉于然诺。视一人于三杰，岂在己之庸弱。置丰沛而不举，故自同于俎饔。

发汴口而游历，迄西山而弭辔。观终古之幽愤，怀元王之冲粹。丁战国之权争，方恬心于道肆。学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类。洁流始于初源，累仁基于前美。拔楚族之休烈，传芳素于来祀。强见誉于清虚，德致称于千里。或避宠以辞姻，或遗荣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骏绝才以丧己。驱信道之成终，表昧世之亏始。悟介焉之已差，则不俟于终日。既防萌于未著，虽念德其何益。

尔乃孟陬发节，雷隐蛰惊。散叶萸柯，芳葩饰萌。麦萋萋于旄丘，柳依依于高城。相睢鸛之集河，观鸣鹿之食苹。沂泗远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绪风袭。风流蕙兮水增澜，诉愁衿兮鉴戚颜。愁盈根而蕙际，戚发条而成端。嗟我行之弥日，待征迈而言旋。荷庆云之优渥，周双七于此年。陶逸豫于京甸，违险

难于行川。转归弦而眷恋，望修檣而流连。愿关鄴之遄清，迟华銮之凯旋。穆淳风于六合，溥洪泽于八埏。颁贤愚于大小，顺规矩于方圆。固四民之获所，宜税稷于莱田。苦邯郸之难步，庶行迷之易痊。长守朴以终稔，亦拙者之政焉。

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曰：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

取素，悦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其辞曰：

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合宫非缙云之馆，衢室岂放勋之堂。迈深心于鼎湖，送高情于汾阳。嗟文成之却粒，愿追松以远游。嘉陶硃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理以相得为适，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所以为笑。孙权亦谓周瑜“公瑾与孤意合”。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缙云、放勋不以天居为所乐，故合宫、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阳，乃是所居。□文成、张良，却粒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陶硃、范蠡，临去之际，亦语文种云云。谓二贤既权荣素，故身名有判也。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

若夫巢穴以风露貽患，则《大壮》以栋宇祛弊；宫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惟上□于岩壑，幸兼善而罔滞。虽非市朝而寒暑均和，虽是筑构而飭朴两逝。（《易》云，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盖取诸《大壮》。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贲最是上爻也。此堂世异矣。谓岩壑道深于丘园，而不为巢穴，斯免□□得寒暑之适，虽是筑构，无妨非朝市云云。）

晋仲长愿言，流水高山；应璩作书，邛阜洛川。势有偏侧，地阙周员。铜陵之奥，卓氏充釭搆之端；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

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于兼求。（仲长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应璩与程文信书云：“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廨。”谓二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扬雄《蜀都赋》云：“铜陵衍。”卓王孙采山铸铜故《汉书·货殖传》云：“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扬雄《方言》：“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釶，裂帛为衣曰搯。”金谷，石季伦之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镇下邳时，过游赋诗，一代盛集。谓二地虽珍丽，然制作非栖盘之意也。凤台，秦穆公时秦女所居，以致箫史。丛台，赵之崇馆。张衡谓赵筑丛台于前，楚建章华于后。楚之云梦，大中□居《长饮赋》：楚灵王游云梦之中，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涛，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华之台。亦见诸史。淮南青丘，齐之海外，皆猎所。司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漳渠，史起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园，卫之竹园，在淇水之澳，《诗》人所载。橘林，蜀之园林，扬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左太冲谓户有橘柚之园。长洲，吴之苑囿，左亦谓长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为苑囿□。□□□□□□□□故□表此园之珍静。千乘宴嬉之所，非□□憩止之□，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随地势所遇耳。）

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絃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建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

山川，实基于此。)

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纒縈。绵联邪亘，侧直齐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乐无有。”此吴客说楚公子之词。当谓江都之野，彼虽有江湖而乏山岩，此忆江湖左右与之同，而山岳形势，池城所无也。往渚还汀，谓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谓东西有山，便是四水之里也。抱含吐吸，谓中央复有川。款跨纒縈，谓边背相连带。迂回处谓之邪亘，平正处谓之侧直。)

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塚、石滂，閔硎、黄竹。决飞泉于百仞，森高簿于千麓。写长源于远江，派深毖于近渎。(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处，并有名山川。西溪、南谷分流，谷鄣水畎入田口。西溪水出始宁县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高峰者，西溪便是口之背。入西溪之里，得石塚，以石为阻，故谓之塚。石滂在西溪之东，从县南入九里，两面峻峭数十丈，水自上飞下。比至外溪，封塍十数里，皆飞流迅激，左右岩壁绿竹。閔硎，在石滂之东溪，逶迤下注良田。黄竹与其连，南界莆中也。)

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嵒崩

飞于东峭，盘傍薄于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双流，谓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会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积岸，成此洲涨。表里合，是其貌状也。崿者，谓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将崩江中，行者莫不骇栗。盘者，是县故治之所，在江之口口用盘石竟渚，并带青林而连白沙也。）

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杨中、元宾，并小江之近处，与山相接也。唐皇便从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并在杨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涧而映红。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经始，并临江，皆被以绿竹。山高月隐，便谓为阴；鸟集柯鸣，便谓为风也。）

近北则二巫结湖，两辘通沼。横、石判尽，休、周分表。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山几下而回泽，濑石上而开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辘周回，在圻西北。边浦出江，并是美处。义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经始处所犹在。两辘皆长溪，外辘出山之后四五里许，里辘亦隔一山，出新塚。横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旧唐，故曰修堤。长溪甚远，故曰泉流。常石几口口口口故曰下几而回泽。里辘漫石数里，水从上过，故曰濑石上而开道。休山东北，周里山在休之南，并是北边。）

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异于纬牒，验感应于庆灵。凌石桥之莓苔，越稽溪之纡萦。（天台、桐柏，七县余地，南带海。二韭、四明、五奥，皆相连接，奇地所无，高于五岳，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

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也。五奥者，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犄角，并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万丈，下有长溪，亦是缙云之流云。此诸山并见图纬，神仙所居。往来要径石桥，过槧溪，人迹之艰，不复过此也。）

远南则松箴、栖鸡，唐巖、漫石。卒、乘对岭，鼈、孟分隔。入极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适。上嵌崎而蒙笼，下深沉而浇激。（栖鸡，在保口之上，别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里。松箴在栖鸡之上，缘江。唐巖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数百丈。漫石在唐巖下，郗景兴经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卒、

乘与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远南。前岭鸟道，正当五十里高，左右所无，就下地形高，乃当不称。远望鼈山甚奇，谓白烁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经始精舍。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墟，芋薯之增田。清溪秀竹，回开巨石，有趣之极。此中多诸浦涧，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嵌崎深沉，处处皆然，不但一处。）

远西则（下阙。）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昆涨缅旷，岛屿绸沓。山纵横以布护，水回沉而萦浥。信荒极之绵眇，究风波之睽合。（江从山北流，穷上虞界，谓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谓海为百谷王，以其善处下也。海人谓孤山为昆。薄洲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纵横无常，于一处回沉相萦扰也。大荒东极，故为荒极。风波不恆，为睽合也。）

徒观其南术之□□□生 几□□成衍□岸测深，相渚知浅。洪涛满则曾石没，清澜减则沉沙显。及风兴涛作，水势奔壮。于岁春秋，在月朔望。汤汤惊波，滔滔骇浪。电激雷崩，飞流

洒漾。凌绝壁而起岑，横中流而连薄。始迅转而腾天，终倒底而见壑。此楚貳心醉于吴客，河灵怀惭于海若。（南朮是其临江旧宅，门前对江，三转曾山，路穷四江，对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间，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狭处，故曰生几。勇门以南上便大阍，故曰成衍。岸高测深，渚下知浅也。江中有孤石沉沙，随水增减，春秋朔望，是其盛时。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吴客问之，举秋涛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国之储貳，故曰楚貳。河灵，河伯居河，所谓河灵。惧于海若，事见庄周《秋水篇》。）

尔其旧居，曩宅今园，粉口口槿尚援，基井具存。曲术周乎前后，直陌矗其东西。岂伊临溪而傍沼，乃抱阜而带山。考封域之灵异，实兹境之最然。葺骈梁于岩麓，栖孤栋于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里山之东麓。东窗瞩田，兼见江山之美。三间故谓之骈梁。门前一栋，枕几上，存江之岭，南对江上远岭。此二馆属望，殆无优劣也。）

阡陌纵横，塍埭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稂，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觐节，递艺递熟。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许由云：“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何待多须邪！工商衡牧，似多须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则足。但非田无以立耳。）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浚潭涧而窈窕，除菰洲之纤余。眇温泉于春流，驰寒波而秋徂。风生浪于兰渚，日倒影于椒涂。飞渐榭于中沚，取水月之欢娱。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顾情交之永绝，觐云客之暂如。（此

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诸涧出源入湖，故曰浚潭涧。涧长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言所以纾余也。）

水草则萍藻蒹葭，藿蒲芹荇，蒹菰苹蓼，蓴苳菱莲。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必充给而后攀，岂蕙草之空残。卷《叩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叹。秦筝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旧爱还。（攀出《离骚》。《叩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莲。秦筝倡《蒹菰篇》，《唐上》奏《蒲生》诗，皆感物致赋。鱼藻苹蓼苳亦有诗人之咏，不复具叙。）

《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参核六根，五华九实。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茜，林兰近雪而扬猗。卷柏万代而不殒，伏苓千岁而方知。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既往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药处，于今不复依，随土所生耳。此境出药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药。医缓，古之良工，故曰别悉。参核者，双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华者，董华、芫华、遂华、菊华、旋覆华也。九实者，连前实、槐实、柏实、兔丝实、女贞实、蛇床实、蔓荆实、蓼实、□□也。二冬者，天门、麦门冬。三建者，附子、天雄、乌头。水香，兰草。林兰，支子。卷柏、伏苓，并皆仙物。凡此众药，事悉见于《神农》。）

其竹则二箭殊叶，四苦齐味。水石别谷，巨细各汇。既修竦而便娟，亦萧森而蓊蔚。露夕沾而卜妻阴，风朝振而清气。捎玄云以拂杪，临碧潭而挺翠。蔑上林与淇澳，验东南之所遗。企山阳之游践，迟鸾鹭之栖托。忆昆园之悲调，慨伶伦之哀箫。

卫女行而思归咏，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叶；一者筭箭，细叶。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黄苦。水竹，依水生，甚细密，吴中以为宅援。石竹，本科丛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属，细者无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萧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关中之禁苑，淇澳，卫地之竹园，方此皆不如。东南会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阳，竹林之游；鸾鹭，栖食之所。昆山之竹任为笛，黄帝时，伶伦斩其厚均者吹之，为黄钟之宫。卫女思归，作《竹竿》之诗，楚人放逐，东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谏》。）

其木则松柏檀栾，□□桐榆。檿柘谷栋，楸梓桎橈。刚柔性异，贞脆质殊。卑高沃脊，各随所如。干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凌冈上而乔竦，廕涧下而扶疏。沿长谷以倾柯，攒积石以插衢。华映水而增光，气结风而回敷。当严劲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坠叶于秋晏，迟含萼于春初。（皆木之类，选其美者载之。山脊曰冈。冈上涧下，长谷积石，各随其方。《离骚》云：“青春受谢。白日昭只。”《诗》云“萼不韦韦”也。）

植物既载，动类亦繁。飞泳骋透，胡可根源。观貌相音，备列山川。寒燠顺节，随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鱼、鸟、兽、动物。兽有数种，有腾者，有走者。走者骋，腾者透。谓种类既繁，不可根源，但观其貌状，相其音声，则知山川之好。兴节随宜，自然之数，非可敦戒也。）

鱼则魀鯉鲋鰕，鰼鲙鲢鳊，魴鲭魮鰪，鰮鲤鲢鱣。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唼藻戏浪，泛苒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鲈鰈乘时以入浦，鰓迅沿濑以出泉。（魀音优。鯉音礼。鲋音附。鰕音叙。鰼音寸袁反。鲙音皖。鲢音连。鳊音

𩚑仙反。𩚑音房。𩚑音磐。𩚑音沙。𩚑音居缀反。𩚑音上羊反。𩚑音比之反。𩚑音竹众反。皆《说文》、《字林》音。《诗》云：“锦衾有烂。”故云锦烂。𩚑𩚑一时鱼。𩚑音感。𩚑音迅。皆出溪中石上，恆以为玩。）

鸟则鵙鵙鵙鵙，鵙鵙鵙相。鸡鵙绣质，鵙鵙鵙章。晨凫朝集，时鵙山梁。海鸟违风，朔禽避凉。萑生归北，霜降客南。接响云汉，侣宿江潭。聆清哇以下听，载王子而上参。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鵙音昆。鵙音洪。鵙音溢。《左传》云：“六鵙退飞”，字如此。鵙音下竺反。鵙音秋。鵙音路。鵙音保。相音相。唐公之马，与此鸟色同，故谓为相，音相。鸡鵙鵙鵙，见张茂先《博物志》。鵙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鸟并美采质。凫音符。野鸭也，常待晨而飞。鵙音已消反。长尾雉也。《论语》云：“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海鸟爱居。臧文仲不知其鸟，以为神也。事见《左传》。朔禽，雁也，寒月转往衡阳。《礼记》，霜始降，雁来宾。岁莫云，雁北向。政是阳初生时，萑生归北。霜降客南。山鸡映水自玩其羽仪者。）

山上则猿。狸獾，犴獾猓。盈。山下则熊罴豺虎，獬鹿麋麋。掷飞枝于穷崖，踔空绝于深砠。蹲谷底而长啸，攀木杪而哀鸣。（猿音袁。音魂。狸音力之反。獾音火丸反。犴音五悬反。獾音曼。似獾而长，狼之属，一曰獾。猓音安黠反。猓音弋生反，狸之黄黑者，一曰似猓分。豺音在皆反。獬音元，野羊大角。麋音鬼珉反。麋音京，能踔掷。虎长啸，猿哀鸣，鸣声可玩。）

缙纶不投，置罗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谁施。鉴虎狼之有仁，伤遂欲之无崖。顾弱龄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谅不远之在斯。抚鸥攸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八

种皆是鱼猎之具。自少不杀，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欢永废。庄周云，虎狼仁兽，岂不父子相亲。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兽，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岂复崖限。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苟此悟万物好生之理。《易》云：“不远复，无只悔。”庶乘此得以入道。庄周云，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今无害彼之心，各说豫于林池也。）

敬承圣诰，恭窥前经。山野昭旷，聚落膾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沦倾。岂寓地而空言，必有货以善成。钦鹿野之华苑，羨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虽粹容之缅邈，谓哀音之恆存。建招提于幽峰，冀振锡之息肩。庶镫王之赠席，想香积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绝而可温。（贾谊《吊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谓歌哭争讼，有诸喧哗，不及山野为僧居止也。经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贷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说《四真谛》处。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坚固林，说泥洹处。庵罗园，说不思议处。今旁林艺园制苑，仿佛在昔，依然托想，虽粹容缅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谓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处也。所谓息肩。镫王、香积，事出《维摩经》。《论语》云：“温故知新。”理既不绝，更宜复温，则可待为己之日用也。）

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栴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翦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

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云初经略，躬自履行，备诸苦辛也。罄其浅短，无假于龟筮，贫者既不以丽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谢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入口，粪扫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慨恨不早。）

贱物重己，弃世希灵。骇彼促年，爱是长生。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颓形。羨蝉蜕之匪日，抚云蛻其若惊。陵名山而屡憩，过岩室而披情。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纓。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于殒彭。（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于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乔师，安期先生是马明生师，二事出《列仙传》。《洞真经》云：“今学仙者亦明师以自发悟故不辞苦味颓形也。”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数经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殒彭，邈然有间也。）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资待各徒，随节竞逐。陟岭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簞，撻箬于谷。杨胜所拮，秋冬簫获。野有蔓草，猎涉蓂蕒。亦醞山清，介尔景福。苦以术成，甘以扠审熟。慕堪高林，剥芡岩椒。掘茜阳崖，撻扠鲜阴漂。昼见寥茅，

宵见索綯。芟菰翦蒲，以荐以芟。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采蜜，八月朴栗。备物为繁，略载靡悉。（此一章谓山水采拾诸事也。然渔猎之事皆不载。杨，杨桃也。山间谓之木子。籥音覆，字出《字林》。《诗》人云：“六月食郁及薁。”猎涉字出《尔雅》。术，术酒，味苦。𠂔审，𠂔审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𠂔审治痈核，术治痰冷。榘音甚，味似菰菜而胜，刊木而作之，谓之慕。苕音及，采以为纸。茜音倩，采以为渫。𠂔鲜音鲜，采以为饮。采蜜朴果，各随其月也。）

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两居谓南北两处，各有居止。峰嵴阻绝，水道通耳。观风瞻云，然后方知其处所。）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九泉别涧，五谷异巘。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远堤兼陌，近流开湍。凌阜泛波，水往步还。还回往匝，枉渚员峦。呈美表趣，胡可胜单。抗北顶以葺馆，殷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赭楣，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之未牵。鹄鸿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翩。汎泉傍出，潺湲于东檐；桀壁对峙，砢礧于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沉以蒙茂。萝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于柯间，风露披清于岫。夏凉寒燠，随时取适。阶基回互，棧乘隔。此焉卜寝，玩水弄石。迺即回眺，终岁罔斲。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眇遁逸于人群，长寄心于云霓。（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涂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余。南悉

连岭叠鄣，青翠相接，云烟霄路，殆无倪际。从径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门世□南□池东南，皆别载其事。缘路初入，行于竹径，半路阔，以竹渠涧。既入东南傍山渠，展转幽奇，异处同美。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鄣。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有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隩映渚。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浚壑。去岩半岭，复有一楼。回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备尽之矣。刊翦开筑，此焉居处，细趣密玩，非可具记，故较言大势耳。越山列其表侧傍緬□□为异观也。）

因以小湖，邻于其隈。众流所凑，万泉所回。汎滥异形，首毖终肥。别有山水，路邈緬归。（汎滥、肥毖，皆是泉名，事见于《诗》。云此万泉所凑，各有形势。）

求归其路，乃界北山。栈道倾亏，蹬阁连卷。复有水径，缭绕回圆。瀾瀾平湖，泓泓澄渊。孤岸竦秀，长洲芊绵。既瞻既眺，旷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异源同口。赴隘入险，俱会山首。濑排沙以积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倾澜而捎岩，木映波而结藪。径南濬以横前，转北崖而掩后。隐丛灌故悉晨暮，托星宿以知左右。（往反经过，自非岩涧，便是水径，洲岛相对，皆有趣也。）

山川涧石，州岸草木。既标异于前章，亦列同于后牋。山匪硃而是蛄，川有清而无浊。石傍林而插岩，泉协涧而下谷。渊转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结葩，树凌霜而振绿。向阳则在寒而纳煦，面阴则当暑而含雪。连冈则积岭以隐鳞，

举峰则群竦以截。浮泉飞流以写空，沈波潜溢于洞穴。凡此皆异所而咸善，殊节而俱悦。（土山载石曰砮，山有林曰岵。此章谓山川众美，亦不必有，故总叙其最。居山之后事，亦皆有寻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法音晨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凡厥意谓，扬较以挥。且列于言，诚特此推。（谓寒待绵纩，暑待絺绤，朝夕餐饮，设此诸业以待之。药以疗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于听讲放生，研书敷文，皆其所好。韩非有《扬较》，班固亦云“扬较古今”，其义一也。左思曰：“为左右扬较而陈之。”）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疏崖巘。杏坛、奈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榘梅流芬于回峦，棣柿被实于长浦。（庄周云：“渔父见孔子杏坛之上。”《维摩诘经》奈树园。扬雄《蜀都赋》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户有橘柚之园”桃李所殖甚多，枣梨事出北河、济之间，淮、颍诸处故云殊所也。）

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葳裸荠，葑菲苏姜。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寒葱缥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近阳。（葑菲见《诗·柏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阐云，寒葱挺园。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弱质难恆，颓龄易丧。抚鬓生悲，视颜自伤。承清府之有术，冀在衰之可壮。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轡。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搯曾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访钟乳于洞穴，讯丹阳于红泉。（此皆驻年之药，即近山之所出，有

采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乘此心之一豪，济彼生之万理。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畅于北机。非独惬于予情，凉金感于君子。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寒风兮搔屑，面阳兮常热。炎光兮隆炽，对阴兮霜雪。愒曾台兮陟云根，坐涧下兮越风穴。在兹城而谐赏，传古今之不灭。(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众远近聚萃，法鼓、颂偈、华、香四种，是斋讲之事。析说是斋讲之议。乘此之心，可济彼之生。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山中静寂，实是讲说之处。兼有林木，可随寒暑，恆得清和，以为适也。)

好生之笃，以我而观。惧命之尽，吝景之欢。分一往之仁心，拔万族之险难。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漾水性于江流，吸云物于天端。睹腾翰之颀颀，视鼓鳃之往还。驰骋者僥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观，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惧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万族之险难。水性云物，各寻其生。老子云，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猜害者恆以忍害为心，见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存，怀抱谁质。糟粕犹在，启滕剖帙。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或平生之所流览，并于今而弃诸。验前识之丧道，抱一德而不渝。(庄周云“轮扁语齐桓公，公之

所读书，圣人之糟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庄子。二、七，是篇数也。云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

□□□□□□□□□□□□□□□□遂与弟子别于山阿，终身不反。梁伯鸾隐霸陵山中，耕织以自娱，后复入会稽山。台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为土室，采药自给。高文通居西唐山，从容自娱也。）

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虚远。事与情乖，理与形反。既耳目之靡端，岂足迹之所践。蕴终古于三季，俟通明于五眼。权近虑以停笔，抑浅知而绝简。（谓此既非人迹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后可践履耳。故停笔绝简，不复多云，冀夫赏音悟夫此旨也。）

太祖登祚，诛徐羨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曰：

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运谢事乖，理违愿绝，仰德抱悲，恨存生尽。况陵茔未几，凶虜伺隙，预在有识，谁不愤叹。而景平执事，并非其才，且遭纷京师，岂虑托付。遂使孤城穷陷，莫肯极。

忠烈囚朔漠，绵河三千，翻为寇有。晚遣镇戍，皆先朝之所开拓，一旦沦亡，此国耻宜雪，被于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

咸云西虏舍末，远师陇外，东虏乘虚，呼可掩袭。西军既反，得据关中，长围咸阳，还路已绝，虽遣救援，停住河东，遂乃远讨大城，欲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弃巢窟，未足相拯。师老于外，国虚于内，时来之会，莫复过此。观兵耀威，实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忽值新起之众，则异于今，苟乖其时，难为经略，虽兵食倍多，则万全无必矣。又历观前代，类以兼弱为本，古今圣德，未之或殊。岂不以天时人事，理数相得，兴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昔魏氏之强，平定荆、冀，乃乘袁、刘之弱；晋世之盛，拓开吴、蜀，亦因葛、陆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于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夺气丧魄，指日就尽。

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终于来年。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仰望圣泽，有若渴饥，注心南云，为日已久。来苏之冀，实归圣明，此而弗乘，后则未兆。即日府藏，诚无兼储，然凡造大事，待国富兵强，不必乘会，于我为易，贵在得时。器械既充，众力粗足，方于前后，乃当有优。常议损益，久证冀州口数，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先才经创，基趾犹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为国长久之计，孰若一往之费邪！

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昔在前汉，屯军霸上，通火甘泉。况乃远戍之军，值新故交代之际者乎！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连岭判阻，三关作隘。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严兵守塞，则冀方山固。昔陇西伤破，晁错兴言；匈奴慢侮，贾谊愤叹。方于今日，皆为除矣。

晋武中主耳，值孙皓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况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风俱举，协以宰辅贤明，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远命，亦何敌不灭，矧伊顽虏，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机志务，久定神谟。臣卑贱侧陋，窜景岩穴，实仰希太平之道，倾睹岱宗之封，虽乏相如之笔，庶免史谈之愤，以此谢病京师，万无恨矣。久欲上陈，惧在触置，蒙赐恩假，暂违禁省，消渴十年，常虑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闻。

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郡。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

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璿之，字曜璿，临川内史，为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坐诛。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

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劭，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劭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蹶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剡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仇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曰：“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两绝，守分养命，庶毕余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异论噂沓，此

虽相了，百姓不许寂默，今微为其防。披疏骇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驰，归骨陛下。及经山阴，防卫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为何事。及见顗，虽曰见亮，而装防如此，唯有罔惧。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证，非但显戮司败，以正国典，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谗谤，圣贤不免，然致谤之来，要有由趣。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邦，剑客驰逐。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实悲其痛。诚复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牵曳疾病，束骸归款。仰凭陛下天鉴曲临，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臣忧怖弥日，羸疾发动，尸存恍惚，不知所陈。”

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赐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乱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受掩讨，遂共格战，悉禽付狱。其一人姓赵名钦，山阳县人，云：“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

‘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子凤，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稟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缚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遵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

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列传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义康 南郡王义宣

彭城王义康，年十二，宋台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时高祖自寿阳被征入辅，留义康代镇寿阳。又领司州刺史，进督徐州之钟离、荆州之义阳诸军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户，进号右将军。二年，徙监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如故。三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

太祖即位，增邑二千户，进号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给班剑三十人，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持节如故。二府并置佐领兵，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太子詹事刘湛有经国才，义康昔在豫州，湛为长史，既素经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举动事宜，莫不咨访之。故前后在藩，多有善政，为远近所称。九年，弘薨，又领扬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

侍中，辞班剑。十二年，又领太子太傅，复加侍中、班剑。

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太祖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纆者相系。义康医药，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弥日不解衣；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十六年，进位大将军，领司徒，辟召掾属。

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书仆射殷景仁为太祖所宠，与太子詹事刘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辅之权以倾之，景仁为太祖所保持，义康屡言不见用，湛愈僨。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太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上疾尝危殆，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艰难，讎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辄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义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闻之。而

斌等既为义康所宠，又威权尽在宰相，常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遂结为朋党，伺察省禁，若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构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

义康欲以斌为丹阳尹，言次启太祖，陈其家贫。上觉其旨，义康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启太祖曰：“羊玄保欲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属，仓卒曰：“我已用王鸿。”自十六年秋，不复幸东府。上以嫌隙既成，将致大祸。十七年十月，乃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又诛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贼曹参军孔邵秀、中兵参军邢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昱泰等。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颜遥之、湛弟黄门侍郎素、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王履废于家。胤秀始以书记见任，渐预机密，文秀、邵秀，皆其兄也。司马亮，孔氏中表，并由胤秀而进。怀明、昱泰为义康所遇。默子、景之、遥之，刘湛党也。

其日刺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衅，义康上表逊位曰：“臣幼荷国灵，爵遇逾等。陛下推恩睦亲，以隆棠棣，爱忘其鄙，宠授遂崇，任总内外，位兼台辅。不能正身率下，以肃庶僚，睚眦失所，渐不自觉，致令毁誉违实，赏罚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倾挠。今虽罪人即戮，王猷载静，养衅贻垢，实由于臣。鞠躬栗悚，若堕溪壑，有何心颜，而安斯宠，辄解所职，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如故，出镇豫章。

停省十余日，桂阳侯义融、新喻侯义宗、秘书监徐湛之往

来慰视。于省奉辞，便下渚。上唯对之恸哭，余无所言。上又遣沙门释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睚，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谏议参军，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谢综，素为义康所狎，以为记室参军，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至豫章。辞州，见许，增督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诸军事。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皆报示之。义康未败，东府听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鸥并飞入所住斋前。

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表曰：

盖闻哲王不逆切旨之谏，以博闻为道；人臣不忌歼夷之罚，以尽言为忠。是故周昌极谏，冯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储嗣，魏尚所以复任云中。彼二臣岂好逆主干时，犯颜违色者哉！又爰盎之谏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则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莫及。臣草莽微臣，窃不自揆，敢抱葵藿倾阳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远六千里，愿言命侣，谨贡丹愚，希垂察纳。

伏惟陛下躬执大象，首出万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辟天人之路，开大道之门，搜殊逸于岩穴，招奇英于侧陋，穷谷无白驹之倡，乔岳无遗宝之嗟，岂特罗飞翮于垂天，网沈鳞于溟海。况于彭城王义康，先朝之爱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远送南服，恩绝于内，形隔于远，躬离明主，身放圣世，草莱黔首，皆为陛下痛之。

臣追惟景平、元嘉之衅，几于危殆，三公托以兴废之宜，密怀不臣之计，台辅伺隙于京甸，强楚窥窬于上流，或莖恶而窥国或显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惶恐，神只之所忿忌也。赖宗社

灵长，庙算流远，洒涤尘埃，歼馘丑类，氛雾时靖，四门载清。当尔之时，义康岂不预参皇谋，均此休否哉。且陛下旧楚形胜，非亲勿居，遂以骠骑之号，任以藩夏之重，抚政南郢，绥民遏寇，播皇宋之泽，以洽幽荒。陛下之润，被之九有，岂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辅，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扬，所以幽显齐欢，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为得，义康受之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阙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谬之愆，可责之罪，正可数之以善恶，导之以义方。且庐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车之殷鉴，后乘之灵龟也。夫曾子之不杀，忠臣之笃譬；二告而犹织，仁王之令范。故《诗》云“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又云兄弟虽阅，不废亲也。《尚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可以亲百姓，兄弟安可弃乎！

臣伏愿陛下上寻往代黜废之祸，下惟近者谗言之衅。庐陵王既申冤魂于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于宋京，岂徒皇代当今之计，盖乃良史万代之美也。且谄谀难辨，是非易黷，福始祸先，古人所畏。故爱身之士，自为己计，莫不结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顽昧，独献微管，所以勤勤恳恳，必诉丹诚者，实恐义康年穷命尽，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弃弟之责。臣虽微贱，窃为陛下羞之。况书言记事，史岂能屈典谟而讳哉。脱如臣虑，陛下恨之何益。扬子云曰：“获福之大，莫先于和穆；遭祸之深，莫过于内难。”每服斯言，以为警戒。矧今睹王室大事，岂得韬笔默尔而已哉。臣将恐天下风靡，离间是惧，遂令宇内迁观，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实为难也。

陛下徒云恶枝之宜伐，岂悟伐柯之伤树，乃往古之所悲，当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荡以平听，屏此猜情，垂讯刍蕘之谋，

曲察狂瞽之计，一发非意之诏，逮访博古之士，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和，君臣缙穆，息宇内之讥，绝多言之路，如是则四海之望塞，谗说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扬州牧，然后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启违宪，于国为非，请即伏诛，以谢陛下。虽复分形赴镬，煮体烹尸，始愿所甘，岂不幸甚！

表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

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太祖至所亲敬。义康南上后，久之，上尝就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稽颡，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因恸哭。上流涕，举手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即封所饮酒赐义康，并书曰：“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车子，义康小字也。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谋反，事逮义康，事在《晔传》。有司上曰：“义康昔擅国权，恣心凌上，结朋树党，苞纳凶邪。重衅彰著，事合明罚。特遭陛下仁爱深至，敦惜周亲，封社不削，爵宠无贬。四海之心，朝野之议，咸谓皇德虽厚，实挠典刑。而义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诡饰情貌，外示知惧，内实不悛。穷好极欲，干请无度。圣慈含弘，每不折旧，矜释屡加，恩畴已往。而阴敦行李，方启交通之谋，潜资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岖伺隙，不忘窥窬。时犹隐忍，罚止仆侍。狂疾之性，永不惩革，凶心遂成，悖谋仍构。远投群丑，千里相结，再议宗社，重窥鼎祚。赖陛下至诚感神，宋历方永，故奸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圣，不辞同气之刑；汉文仁明，无隐从兄之恶。况义康衅深二叔，谋过淮南，背亲反道，自弃天地。臣等参议，请下有司削义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诏特宥大辟。于是免义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宁、丰城、益

阳、兴平四县主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义康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

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恠等谋反，袭杀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诸葛智之，聚众据郡，复欲奉戴义康。太尉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曰：“投畀之言，义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书》典。庶人义康负衅深重，罪不容戮。圣仁不忍，屡加迟回，宥其大辟，赐迁近甸，斯乃至爱发天，超邈终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谗言同众，恨悖徼幸，每形辞色，内宣家人，外动民听，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诞世假窃名号，构成凶逆。杜渐除微，古今所务，况祸机骤发，庸可忽乎！臣等参议，宜徙广州远郡，放之边表，庶有防绝。”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为广州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世祖时镇彭城，累启宜为之所，太子及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并以为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乃以被掩杀之，时年四十三，以侯礼葬安成。

六子：允、肱、珣、昭、方、昙辩。允初封泉陵县侯，食邑七百户。昭、方并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杀之。

世祖大明四年，义康女玉秀等露板辞曰：“父凶灭无状，孤负天明，存荷优养，没蒙加礼，明罚羽山，未足敕法。乌鸟微心，昧死上诉，乞反葬旧茔，糜骨乡壤。”诏听，并加资给。前废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臣闻忝祖远支，犹或虑亲，降霍省序，义重令戚。故严道疾终，嗣启方宇，阜陵愆屏，身膺晚恩。窃惟故庶人刘义康昔昧奸回，自贻非命，沈

魂漏籍，垂诚来典。运革三朝，岁盈三纪，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赋气，咸蒙更始。义康妻息漂没，早违盛化，众女孤弱，永沦黔首。即情原衅，本非己招，感事哀茆，俯增伤咽。敢缘陛下圣化融泰，春泽覃被，慈育群生，仁被泉草。实希洗宥，还齿帝宗，则施及陈荏，荣施朽壤。臣特凭国私，冒以诚表，尘触灵威，伏纸悲悸。”诏曰：“太宰表如此，公缘情追远，览以憎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亲，古今成准。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横罹凶虐，可特为置后。”太宗泰始四年，复绝属籍，还为庶人。

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元嘉元年，年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仍拜右将军，镇石头。七年，迁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犹戍石头。八年，又改都督南兖、兖州刺史，当镇山阳，未行。明年，迁中书监，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谯王，又领石头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

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谢晦平后，以授彭城王义康。义康入相，次江夏王义恭。又以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且临川武烈王有大功于社稷，义庆又居之。其后应在义宣。上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阳王义季代义庆，而以义宣代义季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军事、征北将军，持节如故。加散骑常侍。而会稽公主每以为言，上迟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义宣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先赐中诏曰：“师护以在西久，比表求还，出内左右，

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于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护虽无殊绩，洁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声著西土，朝野以为美谈。在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物议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复当为护怨，非但一诮而已也。如此则公私俱损，为不可不先共善详。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动生评论也。”师护，义季小字也。

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白皙，美须眉，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多畜婢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进位司空，改侍中，领南蛮校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虏退，太祖诏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

三十年，迁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征，值元凶弑立，以义宣为中书监、太尉，领司徒、侍中如故。义宣闻之，即时起兵，征聚甲卒，传檄近远。会世祖入讨，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众三千，助为前锋。世祖即位，以义宣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给班剑四十人，持节、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万户。进谥义宣所生为献太妃，封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食邑千户。义宣固辞内任，及恺王爵。于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丞相如故。降恺为宜阳县王。义宣将佐以下，并加赏秩。长史张暢，事在本传。谘议参军蔡超专掌书记并参谋，除尚书吏部郎，仍为丞相谘议参军、南郡内史，封汝南县侯，食邑千户。司马竺超民为黄门侍郎，仍除丞相司马、南平内史。其余各有差。

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既首创大义，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无不必从。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尝献世祖酒，先自酌饮，封送所余，其不识大体如此。初，臧质阴有异志，以义宣凡弱，易可倾移，欲假手为乱，以成其奸。自襄阳往江陵见义宣，便尽礼，事在《质传》。及至江州，每密信说义宣，以为“有大才，负大功，挟震主之威，自古鲜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处分。且万姓莫不系心于公，整众入朝，内外孰不欣戴。不尔，一旦受祸，悔无所及。”义宣阴纳质言。而世祖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秋冬举兵。报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义宣补天子，并送天子羽仪；遗宝亦勒兵向彭城。义宣及质狼狈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使僚佐悉称名。遣传奉表曰：

臣闻博陆毗汉，获疑宣后；昌国翼燕，见猜惠王。常谓异姓震主，嫌隙易构；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虽庸懦，少希忠谨。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国，虽历算有归，微绩不树，竭诚尽愚，贯之幽显。而微疑莫监，积毁日闻；投杼之声，纷纭溢听。谅缘奸臣交乱，成是贝锦。夫浇俗之季，少贞节之臣；冰霜竞至，靡后雕之木。并寝处凶世，甘荣伪朝，皆纓冕之所弃，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宠，任参大政，恶直丑勋，妄生邪说，疑惑明主，诬罔视听。又南从郡僚，劳不足纪，横叨天功，以为己力，同弊相扇，图倾宗社。臧质去岁忠节，勋高古贤；鲁爽协同大义，志契金石，此等猜毁，必欲祸陷。昔汲黯尚存，刘安寝志；孔父既逝，华督纵逆。臣虽不武，绩著艰难，复肆谗狡，规见诱召。宗祀之危，缀旒非所。

臣托体皇基，连晖日月，王室颠坠，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责。辄征召甲卒，分命众藩，使忠勤申愤，义夫效力，戮此凶丑，谢愆阙廷，则进不负七庙之灵，退无愧二朝之遇。临表感愧，辞不自宣。

上诏答曰：

皇帝敬问。朕以不天，招罹屯难，家国阽危，剪焉将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远凭高算，共济艰难。遂登寡暗，嗣奉洪祀，尊戚酬勋，实表心事，比政阙职，所愿匡拯。而嘉言蔑闻，末德先著，勤王之绩未终，毁冕之图已及。臧质嶮躁无行，见弃人伦，以此不识，志在问鼎，凶意将逞，先借附从，扇诱欺炽，成此乱阶。如使群逆并济，众邪竞逐，将恐瞻乌之命，未识所止，构怨连祸，孰知其极。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奸，迷昵谗丑，还谋社稷，虽履霜有日，喧议纠纷。朕以至道无私，杜遏疑议，信理推诚，暴于遐迩。不虞物变难筹，丑言遂验，是用悼心失图，忽忘寝食。

今便亲御六师，广命群牧，告灵誓众，直造柴桑，泉輶元恶，以谢天下。然后警蹕清江，鸣銮郢路，投戈袭衮，面禀规勳。有宋不造，家祸仍缠，昔岁事宁，方承远训，冀以虚薄，永弭厥艰。岂谓曾未期稔，复睹斯衅，二祖之业，将坠于渊，仰瞻鸿基，但深感恻。

太傅江夏王义恭又与义宣书曰：

顷闻之道路云，二鲁背叛，致之有由，谓不然之言，绝于智者之耳。忽见来表，将兴晋阳之甲，惊愕骇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强，政移冢宰，或时昏下纵，在上畏逼，然后贤藩忠构，睹难赴机。未闻圣主御世，百辟顺轨，称兵于言兴之初，扶危于既安之日。以此取济，窃为大弟忧之。

昔岁二凶构逆，四海同奋。弟协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钦嘉，又亦优渥。丞相位极人臣，江左罕授，一门两王，举世希有。表倍推诚，彰于见事，出纳之宜，唯意所欲。哀升进益，方省后命，一旦弃之，可谓运也。

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报厚恩，昊天罔极，竭力尽诚，犹惧无补。奈何妄听邪说，轻造祸难。国靡流言，遽归愆于二叔；世无晁错，仍袭轍于七藩。弃汉苍之令范，遵齐罔之败迹。

往时仲堪假兵灵宝，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刘牢，忠诚逝踵。皆曩代之成事，当今之殷鉴也。臧质少无美行，弟所具悉，凭恃末戚，并有微勤，承乏推迁，遂超伦伍，藉西楚强力，图济其私。凶谋若果，恐非复池中物。鲁宗父子，世为国冤，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齿之封。令据有五州，虎兕出于匣，是须为刘渊耳。徐遗宝是垣护之妇弟，前因护之归于吾，苦求北出，不乐远西。近磐桓湖陆，示遣刘雍，其意见可。雍是徐冲舅，适有密信，誓倒戈。自虏侵境以来，公私雕弊，安以抚之，庶可宁静，弟复随而扰乱，吾恐边鄙皆为禾黍。宜远寻高祖创业艰难，近念家国比者祸衅，时息兵戈，共安社稷。责躬谢过，诛除险佞，追保前勋，传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质改过，肃宗降泽。忠焉之诲，聊希往言；祸福之机，明者是察。

主上神武英断，群策如林，忠臣发愤，虎士投袂，雄骑布野，舳舻盖川。吾以不才，忝权节钺，总督群帅，首戒戎先，指晨电举，式清南服。所以积行缓期，冀弟不远而悟。如其遂溺奸说者，天实为之。临书慨慙，不识次第。

义宣移檄诸州郡，加进号位。遣参军刘湛之、尹周之等率

军下就臧质。雍州刺史硃修之起兵奉顺。义宣二月十一日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是日大风，船垂覆没，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恔为辅国将军，留镇江陵。遣鲁秀、硃昙韶万余人北讨硃修之。秀初至江陵，见义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误人事，乃与痴人共作贼，今年败矣！”义宣至寻阳，与质俱下，质为前锋。至鹊头，闻徐遗宝败，鲁爽于小岷授首，相视失色。世祖使镇北大将军沈庆之送爽首示义宣，并与书：“仆荷任一方，而衅生所统。近聊率轻师，指往翦扑，军锋裁交，贼爽授首。公情契异常，或欲相见，及其可识，指送相呈。”义宣、质并骇惧。

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义宣屡与玄谟书，要令降。玄谟书报曰：

频奉二海，伏对战骇。先在彭、泗，闻诸将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谓无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参军先僧瑗修书表心，并密陈入相之计，欲使周旦之美，复见于今。岂意理数难推，果至于此。昔因幸会，蒙国土之顾，思报厚德，甘起泉壤，岂谓一旦事与愿违。公崇长奸回，自放西服，信邪细之说，忘大节之重，溺流狡之志，灭君亲之恩，狎玩极宠，越希非觊，祖宗世祀，自图颠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复枉覃书檄，远示见招。此则丹心微款，未亮于高鉴，赤诚幽志，虚感于平日，环念周回，始悟知己之为难也。

公但念提职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见徐、鲁去就，未知仗义有人，岂不惜哉！有臣则欲其忠，诱人而导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不？苟不忠恕，则择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爱其易，求妻则敬其难。若承命如响，将焉用之。原穀存與，无礼必及，窃恐荆郢之士，已当潜贰其怀，非皇都陋臣，秉义

不徙。公虽心迷迹往，犹愿勉建良图。抑抚军忠壮慷慨，亮诚有素，新亭之勋，莫与为等，而妄信奸虚，坐相贬谤，不亦惑哉！

幸承人乏，夙诚前驱，精甲已次近路；镇军骆驿继发，太傅、骠骑嗣董元戎；乘舆亲御六师，威灵遐振。人百其气，慕义如林，舟骑云回，赫弈千里。辄属鞬秉锐，与执事周旋，授命当仁，理无所让。夫君道既尽，民礼亦绝，执笔裁答，感慨交怀。

抚军柳元景据姑孰为大统，偏帅郑琨、武念戍南浦。质径入梁山，去玄谟一里许结营，义宣屯芜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风猛，质乘风顺流攻玄谟西垒，冗从仆射胡子友等战失利，弃垒渡就玄谟。质又遣将庞法起数千兵从洲外趋南浦，仍使自后掩玄谟。与琨、念相遇，法起战大败，赴水死略尽。二十一日，义宣至梁山，质上出军东岸攻玄谟。玄谟分遣游击将军垣护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垒奋击，大败质军，军人一时投水。护之等因风纵火，焚其舟乘，风势猛盛，烟焰覆江。义宣时屯西岸，延火烧营殆尽。诸将乘风火之势，纵兵攻之，众一时奔溃。

义宣与质相失，各单舸进走，东人士庶并归顺，西人与义宣相随者，船舸犹有百余。女先适臧质子，过寻阳，入城取女，载以西奔。至江夏，闻巴陵有军，被抄断，回入径口，步向江陵。众散且尽，左右唯十许人，脚痛不复能行，就民僦露车自载。无复食，缘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报竺超民，超民具羽仪兵众迎之。时外犹自如旧，带甲尚万余人。义宣既入城，仍出听事见客，左右翟灵宝诫使抚慰众宾，以“臧质违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缮甲，更为后图；昔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义宣忘灵宝之言，误云“项羽千败”，众咸掩口而笑。

鲁秀、竺超民等犹为之爪牙，欲收合余烬，更图一决，而义宣恚怨无复神守，入内不复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鲁秀北走，义宣不复自立，欲随秀去，乃于内戎服，幘囊盛粮，带佩刀，携息悵及所爱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随。城内扰乱，白刃交横，义宣大惧落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马与之，超民因还守城。义宣冀及秀，望诸将送北入虏。即失秀所在，未出郭，将士逃散尽，唯余悵及五妾两黄门而已。夜还向城，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遣黄门报超民，超民遣故车一乘，载送刺奸。义宣送止狱户，坐地叹曰：“臧质老奴误我。”始与五妾俱入狱，五妾寻被遣出，义宣号泣语狱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

书，官至彭城王义康骠骑从事中郎，始兴太守。超少有才学，初为兖州主簿，时令百官举才，超与前始宁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参军会稽贺道养并为兴安侯义宾所表荐。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

恢，字景度，既嫡长，少而辩慧，义宣甚爱重之。年十一，拜南谯王世子，除给事中。义宣为荆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还西，乃以为河东太守，加宁朔将军。顷之，征为黄门侍郎。元凶弑立，恢为侍中。义宣起义，劭收恢及弟恺、卞炎、卞妻、憬、卞关系于外，散骑郎沈焕防守之。焕密有归顺意，谓恢等曰：“祸福与诸郎同之，愿勿忧。”及臧质自白下上趋广莫门，劭令焕杀恢等。焕乃解其桎梏，率所领数十人与恢等向广莫门欲出。门者拒之，焕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诸郎，并能为诸君得富贵，非徒免祸而已，勿相留。”亦值质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即除侍中。俄迁侍中、散骑常侍、西中郎将、湘州刺史。义宣并领湘州，转恢侍中，领卫尉。晋氏过江，不置城门校尉及卫尉官，世祖欲重城禁，故复置卫尉卿。卫尉之置，自恢始也。转右卫将军，侍中如故。义宣举兵反，恢与兄弟姊妹一时逃亡。恢藏江宁民陈铄家，有告之者，录付廷尉。恢子善藏，与恢俱死。

恺，字景穆，生而养于宫内，宠均皇子。十岁，封宜阳县侯。仍为建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迁步兵校尉，转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长水校尉。元凶以恺为散骑常侍。世祖以为秘书监。未拜，迁辅国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转五兵尚书，进爵为王。义宣反问至，恺于尚书寺内，著妇人衣，乘问讯车，投临汝公盖诒。诒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事觉，收付廷尉，诒伏诛。卞封临武县侯，年十八卒，谥曰

悼侯。卽妻封湘南县侯。憬封祁阳县侯。

徐遗宝，字石俊，高平金乡人。初以新亭战功，为辅国将军、卫军司马、河东太守，不之官。迁兖州刺史，将军如故，戍湖陆。封益阳县侯，食邑二千五百户。义宣既叛，遣使以遗宝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率军出瓜步。遗宝遣长史刘雍之袭彭城，宁朔司马明胤击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与雍之复逼彭城。时徐州刺史萧思话未之镇，因诏安北司马夏侯祖权率五百人驰往助胤，既至，击玄楷斩之，雍之还湖陆。遗宝复遣使人檀休祖应玄楷，闻败，亦溃散。遗宝弃城奔鲁爽，爽败，逃东海郡界，土人斩送之，传首京邑。

夏侯祖权，谯人也。以功封祁阳县子，食邑四百户。大明中，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卒官。谥曰烈子。

史臣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处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夫天伦由子，共气分形，宠爱之分虽同，富贵之情则异也。追味尚长之言，以为太息。

列传第二十九

刘湛 范晔

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也。祖耽，父柳，并晋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湛出继伯父淡，袭封安众县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以为太尉行参军，赏遇甚厚。高祖领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以湛为功曹，仍补治中别驾从事史，复为太尉参军，世子征虏西中郎主簿。父柳亡于江州，州府送故甚丰，一无所受，时论称之。服终，除秘书丞，出为相国参军。谢晦、王弘并称其有器干。

高祖入受晋命，以第四子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湛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府进号右将军，仍随府转。义康以本号徙为南豫州，湛改领历阳太守。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湛又为长史，太守如故。义真时居高祖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索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臠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既至，

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景平元年，召入，拜尚书吏部郎，迁右卫将军。出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嫡母忧去职。服阕，为侍中。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领抚军长史，行府州事。时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湛自谓才能不后之，不愿外出；是行也，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

湛负其志气，常慕汲黯、崔琰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琰字季圭。琰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丧还都，义恭亦为之陈请。太祖答义恭曰：“吾亦得湛启事，为之酸怀，乃不欲苟违所请。但汝弱年，新涉庶务，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获便相顺许。今答湛启，权停彼葬。顷朝臣零落相系，寄怀转寡，湛实国器，吾乃欲引其令还，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庆赏黜罚，豫关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上友于素笃，欲加酬顺，乃诏之曰：“事至于此，甚为可叹。当今乏才，委授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汝疏云‘泯然无际’，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万一觉也。汝年已长，渐更事物，且群情瞩目，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岁时，动止谘问。但当今所专，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轻重，未必尽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

先是，王华既亡，昙首又卒，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

白太祖征湛。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本州大中正，与景仁并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湛代为领军将军。十二年，又领詹事。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说。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

时彭城王义康专秉朝权，而湛昔为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构之于太祖，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无愧如此。

义康擅势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礼绸缪。善论治道，并谙前世故事，叙致铨理，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至晚节，驱煽义康，凌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待遇不改。上尝谓所亲曰：“刘班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迁丹阳尹，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詹事如故。

十七年，所生母亡。时上与义康形迹既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十月，诏曰：“刘湛阶藉门廕，少叨荣位，往佐历阳，奸谀夙著。谢晦之难，潜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诛屏。朕所以弃罪略瑕，庶收后效，宠秩优忝，逾越伦匹。而凶忍忌克，刚

愎靡厌，无君之心，触遇斯发。遂乃合党连群，构扇同异，附下蔽上，专弄威权，荐子树亲，互为表里，邪附者荣曜九族，乘理者推陷必至。旋观奸慝，为日已久，犹欲弘纳遵养，冀或俊革。自迩以来，凌纵滋甚，悖言怱容，罔所顾忌，险谋潜计，睥睨两宫。岂唯彰暴国都，固亦达于四海。比年七曜违度，震蚀表灾，侵阳之征，事符幽显。搢绅含愤，义夫兴叹。昔齐、鲁不纲，祸顷邦国；昭、宣电断，汉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肃明刑典。”于狱伏诛，时年四十九。

子黯，大将军从事中郎。黯及二弟亮、俨并从诛。湛弟素，黄门侍郎，徙广州。湛初被收，叹曰：“便是乱邪。”仍又曰：“不言无我应乱，杀我自是乱法耳。”入狱见素，曰：“乃复及汝邪？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倾之，迁尚书吏部郎。

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兄皓为宜都太守，嫡母

随皓在官。十六年，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太祖爱其才，不罪也。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及浚为扬州，未亲政事，悉以委晔。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无因进说。晔外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尝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为数，晔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熙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动晔，晔不回，熙先乃极辞譬说。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

记室参军，随镇豫章。综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蕃王政以詖谄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重阶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纳。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太祖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所奖说，亦有酬报之心。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耀自往酬谢，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胆干可施，深相待结，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籓之子也，与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讖。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熙先虑事泄，鸩采藻杀之。湛之又谓晔等：“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

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乃略相署置，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左卫将军，其余皆有选拟。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为檄文曰：

夫休否相乘，道无恆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勋，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机，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衅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跸，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罪百浞、豷，过十玄、莽，开辟以来，未闻斯比。率土叩心，华夷泣血，咸怀亡身之诚，同思糜躯之报。

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著幽显，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虽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无主，群萌莫系。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格天地，勋溢区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龙潜凤栖，于兹六稔，苍生饥德，亿兆渴化，岂唯东征有《鸛鸣》之歌，陕西有勿翦之思哉！灵祇告征祥之应，讖记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惬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赍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骆驿继进，并命群帅，镇戍有常。若干挠义徒，有犯无贷。昔年使反，湛之奉赐手敕，逆诚祸乱，预睹斯萌，令宣示朝贤，

共拯危溺，无断谋事，失于后机，遂使圣躬滥酷，大变奄集，哀恨崩裂，抚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辄督厉赧顿，死而后已。

熙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晔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曰：

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贵，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恆，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祸败已成，犹不觉悟，退加寻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复补。然至于尽心奉上，诚贯幽显，拳拳谨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宠骄盈，实不敢故为期罔也。岂苞藏逆心，以招灰灭，所以推诚自信，不复防护异同，率意信心，不顾万物议论，遂致谗巧潜构，众恶归集。甲奸险好利，负吾事深；乙凶愚不齿，扇长无赖；丙、丁趋走小子，唯知谄进，伺求长短，共造虚说，致令祸陷骨肉，诛戮无辜。凡在过衅，竟有何征，而刑罚所加，同之元恶，伤和枉理，感彻天地。

吾虽幽逼日苦，命在漏刻，义慨之士，时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间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为衅起群贤，滥延国家，夙夜愤踊，心复交战。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怀义秉理者，宁可不识时运之会，而坐待横流邪。除君侧之恶，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乱罪戾，终古所无，加之翦戮，易于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党，岂非功均创业，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战危，或致侵滥，若有一豪犯顺，诛及九族。处分之要，委之群贤，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往日嫌怨，一时豁然，然后吾当谢罪北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无恨。勉之，勉之！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

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于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与范晔，本无素旧，中忝门下，与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旋。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以臣昔蒙义康接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惧，深见劝诱。兼云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讖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论议转恶，全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于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荒情无措。”诏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俊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穷诘。”

其夜，先呼晔及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并皆款服。于时上在延贤堂，遣使问晔曰：“以卿拥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怀，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扇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晔仓卒怖惧，不即首款。上重遣问曰：“卿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逆，并已答款，犹尚未死，征据见存，何不依实。”晔对曰：“今宗室磐石，蕃岳张跣，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

为。’臣虽泥下，朝廷许其桷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辨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负国罪重，分甘诛戮。”

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遂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兒，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晔付廷尉，入狱，问徐丹阳所在，然后知为湛之所发。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熙先于狱中上书曰“囚小人猖狂，识无远概，徒持旬意气之小感，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国宪，搃脍脯醢，无补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录其一介之节，猥垂优逮之诏。恩非望始，没有遗荣，终古以来，未有斯比。夫盗马绝纆之臣，怀璧投书之士，其行至贱，其过至微，由识不世之恩，以尽躯命之报，卒能立功齐、魏，致勋秦、楚。囚虽身陷祸逆，名节俱丧，然少也慷慨，窃慕烈士之遗风。但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当身膏鈇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然区区丹抱，不负夙心，贪及视息，少得申暢。自惟性爱群书，心解数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

莫不穷揽，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所陈并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残，其言深切。

晔在狱，与综及熙先异处，乃称疾求移考堂，欲近综等。见听，与综等果得隔壁。遥问综曰：“始被收时，疑谁所告？”综云：“不知。”晔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卜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晔本意谓入狱便死，而上穷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当前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晔谓卫狱将曰：“惜哉！薶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晔曰：“大将言是也。”

将出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暂止。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病笃，何事强饭。”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以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亦殊胜不见。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

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忤。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蔼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晔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恚我邪？”蔼曰：“今日何缘复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云“当相讼地下”。其谬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晔及子蔼、遥、叔葵、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谢综及弟约、仲承祖、许耀，诸所连及，并伏诛。晔时年四十八。晔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谢综弟纬，徙广州。蔼子鲁连，吴兴昭公主外孙，请全生命，亦得远徙，世祖即位得还。

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中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愤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恆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

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葛幼而整洁，衣服竟岁未尝有尘点。死时年二十。晔少时，兄晏常云：“此儿进利，终破门户。”终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倾。刘湛识用才能，实苞经国之略，岂不知移弟为臣，则君臣之道用，变兄成主，则兄弟之义殊乎。而义康数怀奸计，苟相崇说，与夫推长戟而犯魏阙，亦何以异哉！

列传第三十

袁淑

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少有风气，年数岁，伯湛谓家人曰：“此非凡儿。”至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并不就。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刘湛，淑从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补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迁太子洗马，以脚疾不拜。卫军临川王义庆雅好文章，请为谘议参军。顷之，迁司徒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中庶子。

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出为始兴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淑始到府，浚引见，谓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还为御史中丞。时索虏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曰：

臣闻函车之兽，离山必毙；绝波之鳞，宕流则枯。羯寇遗丑，趋致畿甸，蚁萃蠹集，闻已崩殪。天险岩旷，地限深遐，

故全魏戢其图，盛晋辍其议，情屈力殫，气挫勇竭，谅不虞于来临，本无休于能济矣。乃者變定携远，阻违授律，由将有弛拙，故士少斗志。围溃之众，匪寇倾沦，攻制之师，空自班散，济西劲骑，急战蹴旅，淮上训卒，简备靡旗。是由绥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桡路入患，泉伊来扰，纷殄姬风，泯毒禹绩，腾书有渭阴之迫，悬烽均咸阳之警。然而切揣虚实，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谲诡既显。绵地千里，弥行阻深，表里蹶败，后先介逼。舍陵衍之习，竞湍沙之利。今虹见萍生，土膏泉动，津陆陷溢，店祸洊兴，刍稿已单，米粟莫系，水宇衿带，进必倾殒，河隘扁固，退亦堕灭。所谓栖乌于烈火之上，养鱼于丛棘之中。

或谓损缓江右，宽缮淮内。窃谓拯扼闽城，旧史为允，弃远凉士，前言称非。限此要荒，犹弗委割。况联被京国，咫尺神甸，数州摧扫，列邑歼夷，山渊反覆，草木涂地。今丘赋千乘，井算万集，肩摩倍于长安，缔袂百于临淄，什一而籍，实慊氓愿，履亩以税，既协农和。户竞战心，人含锐志，皆欲赢粮请奋，释纬乘城。谓宜悬金铸印，要壮果之士，重币甘辞，招摧决之将，举荐板筑之下，抽登台阜之间，赏之以焚书，报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贺阙，异能间至。

戎贪而无谋，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谬于合散之宜，犯军志之极害，触兵家之甚讳。咸畜愤矣，企策战矣，称愿影从，谣言缙命。宜选敢悍数千，骛行潜掩，偃旗裹甲，钳马衔枚，桢稽而起，晨压未阵，旌噪乱举，火鼓四临，使景不暇移，尘不及起，无不禽铄兽誓，冰解雾散，扫洗哨类，漂鹵浮山。如有决罅漏网，遂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还径，克部劲卒，梗其归涂。必剪元雄，悬首麾下，乃将只轮不反，战轲无

旋矣。于是信臣腾威，武士缮力，缁组接阴，鞞柝联响。

若其伪遁羸张，出没无际，楚言汉旆，显默如神，固已日月蔽亏，川谷荡贸。负塞残孽，阻山烬党，收险窃命，凭城借土，则当因威席卷，乘机芟剿。泗、汴秀土，星流电烛，徐、阜严兵，雨凑云集，蹶乱桑溪之北，摇溃浣海以南，绝其心根，勿使能植，衔索之枯，几何不蠹。是由涸泽而渔，焚林而狩，若浚风之舞轻箏，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余，望吊网悲之鬼。然后天行枢运，森举烟升，青盖西巡，翠华东幸，经启州野，涂一轸策，俾高阙再勒，燕然后铭。方乃奠山沉河，创礼辑策，阐耀炎、昊之遗则，贯轶商、夏之旧文。

今众贾拳勇，而将术疏怯，意者稔泰日积，承平岁久，邑无惊赴之急，家缓馈战之勤，阙阅训之礼，简参属之饰，且亦荐采之法，庸未既欤。若乃邦造里选，擢论深切，躬擢尽幽，斩带寻远，设有沉明能照，俊伟自宣，诚感泉雨，流通金石，气慑飞、贲，知穷苴、起，审邪正顺逆之数，达昏明益损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睿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蹑青蒲而扬谋，上说辰鉴，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纾国，救灾恤患。则宜拔过宠贵之上，褒升戚旧之右，别其旂章，荣其班禄，出得专誉，使不禀命。降席折节，同广武之请；设坛致礼，均淮阴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窃符之捷。

夷裔暴狠，内外侮弃，始附之众，分茂无序，盍以威利，势必携离，首顺之徒，靡然自及。今涖绎故典，漶土纓纓，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犹眇者愿明，痿之思步，动商遄会，功终易感。劫晋在于善觐，全郑实寄良谋，多纵反间，汨惑心耳，发险易之前，抵兴丧之术，冲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连率之贵，饵以析壤之资。罄笔端之用，展辞锋之锐，振辩则坚围可

解，驰羽而岩邑易倾。必府鬲土崩，枝干瓦裂，故燕、乐相悔，项、范交疑矣。

或乃言约功深，事迹应广，齐圉反驾，赵养还君，尽舆诵之道，毕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内层禁，游心明代，泽与身泰，恩随年行，无以逢迎昌运，润饰鸿法。今涂有遗镞，蛩未息蜂，敢思凉识，少酬闾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窃观都护之边论，属国之兵谟，终、晁之抗辞，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经之棘，犹阙上算，烛郭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综微，敢露昧见，无会昭采。

淑喜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浚书曰：“袁司直之视馆，敢寓书于上国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赋，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无或违贰。惧非郊赠之礼，覲飧之资，不虞君王惠之于是也，是有懵焉。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币。曾是附庸臣委末学孤闻者，如之何勿疑。且亦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迹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节清廉，好是洁直，以不邪之故，而贫闻天下。宁有味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赋，束马先璧以俟命。唯执事所以图之。”

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将为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许，呼淑及萧斌等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旦便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淑及斌并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左右皆动。斌惧，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节，况忧迫如此，辄当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时尝患风，或是疾动

耳。”劭愈怒，因问曰：“事当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之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急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截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淑出环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劭将出，已与萧斌同载，呼淑甚急，淑眠终不起。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因命左右：“与手刃。”见杀于奉化门外，时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赠太常，赐赙甚厚。

世祖即位，使颜延之为诏曰：“夫轻道重义，亟闻其教；世弊国危，希遇其人。自非达义之至，识正之深者，孰能抗心卫主，遗身固节者哉！故太子左卫率淑，文辩优洽，秉尚贞惠。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挠，厉辞道逆，气震凶党。虐刃交至，取毙不移。古之怀忠陨难，未云出其右者。兴言嗟悼，无废乎心。宜在加礼，永旌宋有臣焉。可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又诏曰：“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恤，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绰、卜天与四家，于是长给禀禄。文集传于世。

子几、斡、棱、凝、标。斡，世祖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为晋陵太守。太宗初与四方同反，兵败归降，以补刘湛冠军府主簿。淑诸子并早卒。

史臣曰：天长地久，人道则异于斯。薨华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间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没婴心。徒以灵化悠远，生不再来，虽天行路险，而未之斯遇，谓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吝寸阴而败尺璧。若乃义重于生，空炳前诰，投躯殉主，世罕其人。若无阳源之节，丹青何贵焉尔！